

月ノ如ク、四方及ビ西  
土ヲ照シ波ルヲ云フ、  
乍光ノ乍ハ作ト通ズ。  
稽人ハ農夫ナリ。  
天層臨文王怒トハ、文  
王ハ前迷ノ如ク仁政ヲ  
行ヒシカバ、天マタ之  
ヲ眷顧シテ、幸ヲ授ケ  
タルナリ。  
連獨ノ連ハ矜ノ轉音ニ  
シテ、哀レムベキ孤獨  
ノ者ヲ云フ。

有難於生人之間トハ、  
人並同様ニ、生業ヲ成  
スコトヲ云フ。  
放依ノ放ハ依ト同義ナ  
レバ、他人ノ力ニ依ル  
コトナリ。

將事泰山隧ハ、武王ス  
テ天下ヲ定メタル  
後、泰山ノ隧道ニ於テ、  
山神ヲ祭リタルコトヲ  
云フ。  
泰山有道曾孫云云、泰  
山ト、其神ヲ呼ビカケ  
テ言フ詞、有道云云ハ、  
武王ハ人民ノ爲ニ殷紂  
ヲ征伐シタルコトナレ  
バ、神ニ對シテ公明正  
大ニ、自己ノ正理ナル  
コトヲ言ハンガ爲ニ、  
敢テ謙遜セザルナリ、  
曾孫トハ、當時ノ儀式  
ニヨリ、鬼神ニ對シ  
テ自分ヲ稱スル用語ナ  
リ、大事既獲トハ、殷紂  
ノ征服ヲ云フ、仁人尙  
作云云ハ、既ニ天下ヲ  
一統スルノ大事ヲ成就  
シタリト雖モ、更ニ加  
之ニ、仁人起リテ以テ  
商(殷)夏二國、及ビ四  
夷ノ人民ヲ振救セリ、  
醜貉ハ衆多ノ貉(貊)人  
種ヲ云フ。  
雖有周親云云、周親ト  
ハ親密ナル親戚ヲ云  
フ、其意ハ假令至親ノ  
間ナルモ、其人ニシテ  
不賢不忠ナラバ、仁德  
アル他人ニ及バザルナ  
リ、萬民ノ過失ハ、ス

墨子言則此事皆在其  
中矣、乍光光大也、被也、  
不爲大國侮、小國不爲衆庶侮、鰥寡不爲

暴勢奪、穉人黍稷狗彘、  
畢云、說文云、畜、恐、濫也、  
直而賦之、故田夫謂之畜夫、  
穉、與、畜、通、天層臨

文王慈、  
注云、屑、顧也、畢云、漢書武帝紀云、  
屑然如有聞、蓋照字聲之誤、  
是以

老而無子者、有所得終其壽、  
連獨無兄弟者、  
畢云、連、同、鰥、音相近、  
字之異也、經典或作

榮、或作、憫、皆假音、王引之云、  
無兄弟不得謂之鰥、鰥、憫、憫、  
三字聲與連皆不相近、畢說非連

與、獨、文、義、不、倫、連、疑、當、作、  
連、與、連、相似而誤、連、猶、獨、也、  
故以連、獨、連、文、莊子大宗師篇、  
彼特

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  
卓乎、郭注曰、卓者、獨化之謂也、  
秋水篇、吾以一足跨卓而行、  
玉篇、踔、角切、蹠也、蹠者、  
獨任一足、故謂之遠、遠、與、卓、  
通、漢書河間獻王傳、卓爾不羣、  
說苑

君道篇、蹠然獨立、說文、  
蹠、特止、卓立也、卓、蹠、  
同、蹠、與、連、同、蹠、猶、言、  
幼、獨、也、俞云、連、當、讀、爲、  
雅、釋、畜、未、成、雞、健、郭璞注、  
江東呼雞、少者曰健、連、與、  
健、同、連、猶、言、幼、獨、也、  
離、連、與、離、一聲之轉、淮南子、  
原道篇、終身運枯形于連、  
樓、列、瑋、之、門、高注曰、連、  
樓、猶、離、樓、也、

是其證也、又本經篇、愚夫  
愚婦、皆有流連之心、注曰、  
流、連、猶、爛、漫、失、其、職、業、也、  
然則流連、即

詰云、矜苦也、詩小雅、鴻鴈云、  
爰及矜人、毛傳云、矜、憐也、  
又何草不黃云、何人不矜、  
連、獨、猶、言、

窮苦、矜、獨、耳、矜、從、令、聲、  
今、經、典、有、所、雜、於、生、人、之、間、  
集、成、也、就、言、連、獨、之、  
並、從、今、誤、連、獨、連、字、未、詳、

人得、以、成、就、其、生、業、  
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長、  
放、依、義、同、檀、弓、子、  
吾、將、安、放、  
此、文、王、之、事、  
以、上、下、文、校、之、此、字、下、亦、  
當、有、言、字、  
此、下、脫、言、字、  
則、吾、今、行、兼、矣、昔、者

武王將事泰山隧

廣雅釋詁云、將、行也、周禮小宗伯云、將事于四望、畢云、隧、或  
或作、關、案、隊、隧、字、皆、說、文、關、字、之、省、閻、若、璩、云、玩、其、文、義、乃、是、武、王、  
既定天下後、望祀山川、或初巡守、岱宗、禱神之辭、非、伐、紂、時事也、傳曰、泰山有

道曾孫周王有事

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孔疏云、自稱有道者、聖人至公、爲民除  
害、以紂無道、言己有道、所以告神求助、不得飾以謙辭也、稱曾孫者、曲禮說諸侯自稱之辭、  
云、臨祭祀、外事曰曾孫、某侯某、哀六年左傳、蒯聵禱祖、亦自稱曾孫、皆是己承籍上祖、奠享  
之意、泰山句、有道指周

大事既獲

小爾雅廣言、  
云、獲得也、  
仁人尙作、  
說文、  
云、作起也、  
以祗商夏蠻夷醜貉、  
僞武成云、予小子既獲仁人、敢  
罔不率俾、僞孔傳云、仁人謂太公周召之徒、言誅紂敬承天意、以絕亂路、案、祗、當、讀、爲、振、內  
則、祗、見、孺子、鄭注云、祗、或、作、振、國語周語云、以振救民、章注云、振、拯、也、此、謂、得、仁、人、以、拯、救  
中國、及、四、夷、之、民、僞、書、改、爲、祗、承、上、帝、失、其、指、  
矣、醜貉者、九貉類衆多、爾雅釋詁云、醜、衆也、  
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

有罪維予一人

蘇云、書泰誓篇、若作如、萬方有罪、作百姓有過、維作在、詒讓案、僞  
古文泰誓、即誤采此文、僞孔傳云、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  
家之少仁、人民之有過、在我教不至、又論語堯曰、篇云、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  
一人、集解孔安國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又說苑  
貴德篇云、武王克殷、問周公曰、將奈其士衆何、周公曰、使各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惟仁  
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尙書大傳、韓詩外傳、淮南子、主術訓、文並略、同、羣書治要、引、尸子  
綽子篇云、文王曰、苟有仁人、何必周親、  
則以爲文王語、與墨子韓詩說苑、並異、  
此言武王之事、吾今行兼矣、是

ベテ予一人ニテ其責ヲ受ケン。

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忠實欲天下之富。畢云。忠一本富士字衍。詁讓案。忠中通。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兼相愛。交相利。此聖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務為也。

兼愛下第十六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然當今之時。天下之害。孰為大。曰。若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劫弱。衆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敖賤。畢云。一作。此天下之害也。

為人君者之不惠也。呂氏春秋侈樂篇云。故強者劫弱。衆者暴寡。勇者凌怯。壯者傲幼。從此生矣。語意與此同。又與

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與今人之賤人。王云。今下

執其兵刃毒藥水火。以交相虧賊。此又天下之害也。姑嘗本

今人之ノ人ハ行。

分名乎云云、天下ノ人ヲ惡賊スル者ヲ、他ノ者ヨリ分チ名ヅケルナラバ、兼愛ト云フベキカ、又別愛ト云フベキカ。是故以下九字ハ、是故子墨子曰別非也、トナスベシ、本注ノ爲此ハ與此ノ誤ナルベシ。非人云云、人ノ別愛ヲ主張スルコトニ反對スルニハ、必ズ之ニ代ハルノ其法ナカルベカラズ。猶以水救火也ハ、猶以水救火也、以火救火也ノ誤、別愛說ニ反對ス。ト雖モ、之ニ代フル其法ナキ時ハ、水ヲ以テ水ヲ救ヒ、火ヲ以テ火ヲ救フガ如ク、何等ノ益スルナキヲ云フ。其說將必無可焉トハ、何等ノ適當ナル解決ヲ得ザルヲ云フ。一本、若爲其國ヲ若其國ニ作ル、故ニ考ニ此說アリ。

原若衆害之所自生。舊說此字今依下文衆利章補。此胡自生。此自愛人利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分名乎。謂謂自賊人惡人之事。而論之分。此而立名邪。天下惡人而賊人者。兼與別與。即必曰。別也。醫兼愛歟。別愛歟。就其父子兄弟君臣之親疎而辨愛利。則其愛各別也。然即之交別者。則即同交別猶言交相別。果生天下之大害者。與是故別非也。子墨子曰。俞云。此本作是故子墨子曰別非也。下文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爲此爲對文可證。非人者。必有以易之。醫言非佗人之所爲矣。若不易而論其若非人而無以易之。譬之猶以水救火也。畢云。一本作火救水。顧校季本同。蘇云。火救水是也。當據改。俞云。以水救火何不可也。之有。畢校云。一本作火救水。然墨子此譬。本明無以易之之不可。若水火是相反之物。無論以水救火。以火救水。皆是有以易之。與設喻之旨不合。疑墨子原文。本作猶以水救水。以火救火也。故曰其說將必無可。今本作水救火。別本作火救水。皆有脫文。案俞說近是。其說將必無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別。然即兼之可以易別之。故何也。曰。藉爲人之國。若爲其國。夫誰獨舉其國。以攻人之國者哉。爲彼者由爲己也。畢云。由同猶醫一本若下有爲字。李本同。無爲字。亦通。

出乎此方也、ハ、別ノ非ニシテ兼ノ是ナル

人之都。若爲其都。夫誰獨舉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爲彼猶爲己也。爲人之家。若爲其家。夫誰獨舉其家。以亂人之家者哉。爲彼猶爲己也。然即國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亂賊。此天下之害與。天下之利與。即必曰天下之利也。姑嘗本原若衆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惡人賊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愛人利人生。分名乎天下。愛人而利人者。別與兼與。即必曰兼也。然即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者與。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且鄉吾本言曰。畢云。鄉。鄉字省文。說文云。鄉。不之事者。舊本事。是今。據道藏本。正。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舊本。按。今。據道藏本。補。所生。絕句。非也。吾本原別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是故子墨子曰。別非而兼是者。出乎若方也。樂記鄭注云。方猶道也。畢云。乎。舊作平。以意改。今吾將正求與天下

ハ前述ノ如キ道理ニヨルコトナリ。正求與ノ與ハ興ノ誤、以兼爲正ノ正ハ、政ト通用ス。聽耳明目云云、若シ前述ノ如ク、兼愛ハ正道ニシテ、之ヲ用フル時ハ、人民ノ衆耳衆目皆吾ガタメニ力ヲ盡ス故ニ、自ラ聽明トナリ、又人民ノ股肱モ吾ガ爲ニ盡ス故、自ラ吾ガ仕事モ成績ヲ舉グルコトヲ得、畢強ノ義ハ中篇ヲ見ヨ、動宰ノ宰ハ中篇ノ誤、侍養ハ持養トナ

之利而取之。蘇云。與。以兼爲正。是以聽耳明目。相與視聽乎。舊本。是下衍故字。今據道藏本。刪。與。下。句。文。例。正。同。是以股肱畢強。畢與中篇云。畢劫有力義同。相爲動宰乎。畢云。舊動下有爲字。一本無。詒讓案。宰疑當作舉。尚同中篇云。使人之股肱助己動作。動舉與動作義同。而有道肆相教誨。爾雅云。肆力也。文選東京賦。厥庸孔肆。薛綜注云。肆。勤也。言勤力相教誨。言爲之股肱者。受兼愛。如父子兄弟之殊遇。則盡勉強。相爲動作。爲其宰臣也。有道者。亦遂以爲教誨衆人也。李本無。是以老而無妻子者。有所侍養。以終其壽。俞云。侍當爲持。古爲字。不達。而改爲侍。非是。案。俞校是也。詳七患及非命下篇。下並同。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放。舊本。今。謂。令。蘇云。令。當作。今。戴云。母語詞。案。道藏本。作。今。今。據。正。即。亦依。以長其身。今唯毋以兼爲正。舊本。今。謂。令。蘇云。令。當作。今。戴云。母語詞。案。道藏本。作。今。今。據。正。即。若其利也。戴云。若此也。若順也。今人唯無以兼爲正。而即順從其利也。不識天下之士。畢云。舊作此。所以皆聞兼而非者。非下當有之字。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即善矣。雖然。豈可用哉。子墨子曰。用而不可。雖我亦將非之。雖我。舊本作。難哉。王云。難哉二字。與下文義不相屬。難哉。當爲。雖我字之誤也。言兼愛之道。如其用而不可。則雖我亦將非之也。下文曰。我以爲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者。必從兼君是也。是其證。案。王說是也。蘇校同。今據正。善當作義。寫誤。言非兼者。就義而斷

姑嘗兩而進之トハ、善ナレバ必ズ用ヒラルルコトヲ證スルガ爲ニ、兼ト別トナシ、兩ツナガラ進メテ、之ヲ比較セシト訓ズ。

若之二士者云云ハ、別士兼士ノ言行ハ全ク正反對ナルヲ云フ。當使若二士者云云ノ當ハ嘗ノ借字ニシテ、コ

コロムト訓ズ、其意ハ此別士兼士ガ、各自其說ヲ實行スル場合ヲ假定スルコト。

權ハ機ノ誤ナルベシ。

往來及否云云、巴越齊荆ノ如キ遠方ノ國ヘ、使節トシテ往クコトナレバ、果シテ目的地ニ到達スルヤ否ヤハ、未定ノ事ナリ。不識將惡也家室ノ七字ハ、不識將惡之家室ヲ三意ニ從テトナスベシ、其意ハ、前條ノ場合ニ於テ、出陳者又使節ガ、其家族ヲ依頼スベキ者ヲ選擇スルニ、何ナリテ標準トアスカ、不識於兼云トハ、妻子ヲ寄託スル場合ニハ、兼愛主義ノ友人ニ託スルカ、或ハ別愛主義ノ友人ニ託スルカ、有是ノ有ハ友ノ誤。

之而可也。有義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爲亦不可用邪。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爲二士。王引之云。誰字義不可通。誰當爲設。言設爲二士於此。而使之各執一說也。隸書別與兼之二。設字作設。誰字作誰。二形略相似。故設誤爲誰。言嘗試兩之而進說其義。誰爲士而答之。使其一士者執別。使其一士者執兼。是故別士之言曰。吾豈能爲吾友之身。若爲吾身。爲吾友之親。若爲吾親。是故退睹其友。飢卽不食。寒卽不衣。陳澧云。此謂友飢而不餽。以食。友寒而不贈以衣也。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畢云。當爲難說。文云。難瘞也。玉。別士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爲高士於天下者。必爲其友之身。若爲其身。爲其友之親。若爲其親。然後可以爲高士於天下。舊說於字。畢云。一本有案。有者是也。今據增。李本無於字。非也。是故退睹其友。飢則食之。寒則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士之言若此行若此。若之二士者。言相非而行相反與。舊本無士字。畢云。一也。此也。李本當使若二士者。王引之云。當與儻同。若此也。言儻使此二無士字。非也。

當疑當爲嘗之借字。詳上篇。言必信。行必果。使言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卽敢問。今有平原廣野於此。被甲嬰冑。漢書賈誼傳。顏注云。嬰加也。畢云。說文云。嬰頸飾也。將往戰。死生之權。權疑當也。君大夫之遠使於巴越齊荆。左傳。桓九年。杜注云。巴國在巴郡。江州縣常伯。周武王克商。封其宗姬於巴。爵之以子。七國稱王。巴亦稱王。周慎王五年。秦遣張儀。司馬錯。伐蜀。滅之。因取巴。執王。以歸置巴郡。往來及否。未可識也。舊本重及否未三字。王云。此當作往來。然卽敢問。不識將惡也。惡下脫從字。將惡從也。猶云。將何從也。下文曰。不識將擇之二君者。將何從也。是其證。蘇云。句有脫誤也。字疑當作託。戴云。也。字乃宅之誤。二形相似。宅居也。或云。侂字誤。侂卽託。案俞校近是。據此。則下文家室上當有脫文。家室奉承親戚。錢大昕云。古人稱父母下云。寄託。則此不當云。託蘇戴說。非。疾病篇。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爲孝。孟子。盡心篇。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案錢說。是也。亦見節葬下。非命上中篇。提挈妻子。而寄託之。不識於兼之有是乎。於別之有是乎。戴云。有字皆友之聲誤。其於此也。我舊本譌。王云。哉亦當爲我。蘇校。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之人。必寄託之於兼之有是也。此言而非兼。擇卽取。

費拂不通之故、故ニ「モ  
トル」ト訓ズ。

兼即此言行費也

畢本費改拂云。舊作兼。費一本如此。王云古者拂與費通。不  
煩改字。大雅皇矣篇四方以無拂。鄭箋曰拂猶倦也。中庸君  
子之道費而隱。注曰費猶倦也。釋文費本又作拂。同扶弗反。是  
其證。顧說同。秋儀云以下文推之。言兼費當作言行拂是也。不識天下之士。

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

言猶未止也。曰意可以擇士而不可以擇君乎。

誤也。乎與意文義相承。下文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為。姑嘗兩而進之。誰

以為二君。誰亦當依上文王校作。使其一君者執兼使其一君

者執別。其字舊本挽道藏本。是故別君之言曰。舊本挽今據。吾惡

能為吾萬民之身若為吾身。舊本挽若字。今。此泰非天下之情

也。畢云泰一人之生乎地上之無幾何也。幾何何有衣食之養

之葬。譬之猶駟而過隙也。三年問云若駟之過隙。鄭注云喻疾也。莊子

忽然而已。釋文云卻本亦作隙。隙孔也。又盜跖篇云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

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畢本隙改卻云。卻舊作隙。据文選注引

節卻言節之會亦際縫之意。皆通詒讓案。隙卻通不必改。是故退睹其萬民。飢

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待養。死喪不葬埋。別君之言若此。

行若此。兼君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為明君於天下者。

必先萬民之身。畢云先舊作。後為其身。然後可以為明君於

天下。是故退睹其萬民。畢云舊脫其。飢即食之。寒即衣之。疾

病待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君之言若此。行若此。然即交若之

二君者。戴云然即交三字無義。當是衍文。案以上文校之。疑當作然。言相非

而行相反。與常使若二君者。蘇云據上文。常宜作當。案常王亦讀為當。

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

即敢問。今歲有癘疫。萬民多有勤苦凍餒。畢云當。轉死溝壑

中者。孟子公孫丑篇云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趙注云轉轉戶於溝壑也。國

南子主術訓作轉戶。高注。既已衆矣。不識將擇之二君者。將何從也。

云轉棄也。案高說為允。既已衆矣。不識將擇之二君者。將何從也。

我以為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者。者舊本作君。

王校改者云。

譬之猶駟云云、人生ノ  
短キコト、恰モ四頭曳  
ノ迅速ナル馬車ニテ、  
一寸シタル間隙ノ處ヲ  
通過スル如キ者ナリ。  
三年問ハ禮記ノ篇名。

一本、擇君乎ヲ擇君子  
ニ作、考注乃チコレニ  
據ル。

然即交若之二君者ノ八  
字ハ、然即交兼交別若  
之二君一者トナスベシ。

一本愚民愚婦ニ作ル。

故兼者直願之也トハ、兼愛ハ唯ク之ヲ行フコトヲ願フニ止ルノミ、實行スルコト能ハザルナリ。自古之ノ字ハ衍文。

六王ハ四王ノ誤。

豐碑ハ木ニテ造リタル者ニシテ、棺ヲ穴ニ下

涉上下文兼君而誤案王校是也。今據正。天必從兼君是也。言而非兼。下無愚民愚婦。李本。民作夫。上文又同是也。擇即取兼。畢云。二字舊說。據上文增案。畢校是也。然以上文校之。下句首仍當有。此言行拂也。不識天下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也。猶未止也。畢云。猶舊作。曰兼即仁矣。義矣。雖然。豈可為哉。吾譬兼之不可為也。猶挈泰山以超江河也。畢云。泰一本作太。詒讓案中篇作譬若挈泰山。越之也。夫豈可為之物哉。子墨子曰。夫挈泰山以超江河。自古之及今。戴云。之。生民而來。未嘗有也。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六王者親行之也。下文止有四王。此六疑四篆文之。先聖六王之親行之也。畢云。何下。太平。御覽引有以字。子墨子曰。吾非與之並世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也。以其所書於竹帛。鏤於金石。琢於槃盂。文選廣絕交論李注引云。琢之盤盂。銘於鐘鼎。傳於後世。疑兼用魯問篇文。呂氏春秋求人篇云。功績銘乎金石。著於槃盂。高注云。金鐘鼎也。石豐碑也。

ストキ、饒鐘ノ案ナツナグ者ナリ。

雖子墨子云云、子墨子ノ兼愛說モ、文王ノ行ヲ模範トナシタルモノナリ。

舜陟後ノ陟ハ崩御ヲ云フ。禹曰云云、此文ハ禹ガ有苗人種ヲ征討スルトキ、諸侯ニ誓ヒシモノナリ。濟濟有衆トハ盛ニ集リタル人々ヨト、諸侯ヲ呼ビカケタルナリ。群對諸群ハ、群封諸君ノ誤ニシテ、各國諸侯ヲ云フ、其意ハ自分ガ今日軍ヲ起シタルハ、敢テ事ヲ起シタル事アルノ意アルニ非ズ、彼ノ蠢動セル有苗

盤盂之器。傳遺後世子孫者知之。畢云。遺劉達注左思賦引作于。詒讓案。皆銘其功。遺劉。尚同下篇天志中篇非命上中下篇並作。文王若日若月。引非。泰誓曰。大誓此作泰與今僞孔本同。疑後人所改。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于舊本並作於。今據道藏本改。畢云。孔書云。唯我文古與。即此言文王之兼愛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無有私也。即此文王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雖與下並。於文王取法焉。且不唯泰誓為然。唯舊本作惟。今畢云。大禹謨文云。禹誓者禹之所誓也。詒讓案。今大禹謨出僞古文。即采此書為之。惠棟云。皋陶謨言苗頑勿即功。則舜陟後禹當復有征苗誓師之事。是也。禹曰濟濟有衆。孔安國云。濟濟衆盛之貌。咸聽朕言。畢云。孔安國云。蠢動也。用天之罰。畢云。孔書無此。蠢茲有苗。爾雅釋訓云。蠢不遜也。孔安國云。蠢動也。用天之罰。無此四字。若予既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畢云。孔書作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羣猶衆。惠棟云。羣猶君也。周書大子近是。此羣對諸羣。當讀為羣封諸君。封與邦古音近。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通用封對形近而誤。羣封諸君言衆邦國諸君也。

ニ對シテ天罰ヲ加ヘン  
 ガメナリ、故ニ爾等  
 諸侯ヲ引率シテ之ヲ征  
 スルナリ、以求富貴ノ  
 以ハ行。  
 求ハ上文ノ例ニヨリ、  
 取法ノ二字トナスベ  
 シ。  
 湯說ノ說ハ祭祀ノ一種  
 ニシテ、鬼神ニ奏スル  
 告白文ヲ云フ、而シテ  
 此文ハ論語堯曰篇ト大  
 同小異ナリ、唯ダ論語  
 ニハ桀ヲ伐ツトキノ詞  
 トナシ、墨子ハ旱ヲ禱  
 ル者トナス。  
 惟予小子履ノ履ハ湯王  
 ノ本名ナリ、天ニ告グ  
 ルコトナリ、天ニ告グ  
 テ自ラ名ヲイヒ、且小  
 子ノ二字ヲ加フ。  
 支社ハ、黒色ノ牡牛ナ  
 リ、何故ニ此犧牲ヲ用  
 ヒタルカニツキテハ、  
 諸說頗ル多シ、孔安國  
 ノ說ニヨレバ、殷家白  
 色ヲ尚ブモ、未ダ夏禮  
 ヲ變セザル故ニ、舊俗  
 ニ從フトナシ、鄭玄ハ  
 以冬至ヲ以テ、上帝ヲ祭  
 ルハ北ニシテ其色黒ニ配  
 ス、故ニ支社ヲ用フト、  
 上天ノ下ニ土字ヲ脱  
 ス、上天ハ天帝、后土ハ  
 土神ナリ。

以重富貴。戴云下以字衍。秋。干福祿。詩小雅假樂篇干祿。百福。鄭箋云干求也。樂耳。目也。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禹求焉。求以上下文校。之不唯禹誓爲然。本亦作惟。今。雖湯說。即亦猶是也。周禮大祝六祈六曰說。鄭注云。說以辭責。鬼神。若然。則說禮。殷時已有之。論語堯曰篇集解。孔安國云。墨子引湯誓。國語周語。內史過。引湯誓。與此文略同。韋注云。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也。今湯誓無此言。則已散。矣。案孔安國。引此作湯誓。或兼據國語文。湯曰。畢云。今。惟予小子履。論語堯曰篇。無。尙賢中篇。引湯誓。今書亦無之。此後文。則是湯禱旱之辭。孔說。蓋誤。大戴禮記。少閒篇云。乃有商履。代與。白虎通。義。三正篇。及周語。韋注。說同。然據。云。湯王。後更名。爲。子孫。法。本名。敢用玄牡。告於上天。后。論語作。敢昭告于。殷家。尙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皇太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白虎通。義。三正篇。云。論語。曰。予小子履。云云。此湯伐桀。告天。以夏之牲也。與論語。孔注。說同。書。湯誥。孔疏。云。鄭玄。解。論語。云。用玄牡者。爲舜。禹。事。於。時。總。告。五。方。之。帝。莫。適。用。皇。天。大。帝。之。牲。其。意。與。孔。異。國。語。周。語。皇。天。嘉。禹。昨。以。天。下。韋。注。亦。引。論。語。帝。臣。不。蔽。二。語。又。詩。閟。宮。孔。疏。云。論。語。曰。皇。皇。后。帝。論。語。說。帝。受。終。文。祖。宜。總。祭。五。帝。也。並。從。鄭。以。此。爲。禹。事。與。墨。子。尸。子。說。異。御。覽。八。十。三。引。帝。王。世。紀。載。此。文。作。告。于。上。天。后。土。疑。此。后。下。亦。挽。土。字。畢。云。孔。書。作。上。天。后。土。秋。儀。云。后。下。脫。土。是。也。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帝王世紀云。湯自伐桀後。大旱七年。禱于桑林之社。其辭如此。畢云。詳此。

宋知得罪于上下トハ、  
 自分ハ愚昧ナレバ、何  
 故ニ如此天罰ヲ蒙リ  
 シカチ知ラズ。  
 有善不敢蔽云云、若シ  
 善人ナラバ、必ズ之ヲ  
 登用シ、惡人ナラバ、必  
 ズ法ヲ正シテ之ヲ罰セ  
 ン、何レカ善ナルカ惡  
 ナルカヲ選擇スルハ、  
 上帝ノ大御心ニ御マカ  
 セ申サン。  
 萬方有罪云云、自分ハ  
 君主ナレバ、萬民ニ罪  
 惡アリトモ、之ヲ一身  
 一引受ケン、又自分ニ  
 惡事アリトモ、決シテ  
 萬民ニ累ナシ及ホズコト  
 ナカレ。

聯其手ノ聯ハ、假ノ假字  
 ニシテ、木ニ手ヲ指テ縛  
 バリツケルコト。  
 誓命ハ禹誓ノ誤。

文是湯禱旱文。孔。未知得罪于上下。畢云。孔書作未。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論語集解。包咸云。順天奉法。有罪者不敢擅赦。何晏。故案論語作帝臣不蔽。何氏以爲指桀。與此義不合。非也。僞湯誥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孔傳云。所以不蔽善人。不蔽己罪。以其簡在天心。故也。孔。疏云。鄭玄注論語云。簡閱在天心。言天。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簡閱其善惡也。畢云。皆與孔書微異。無及萬方。孔安國云。無以萬方不與也。萬方有罪。我身之過。羣書治要引尸子。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及萬方。萬方有罪。朕身受之。帝王世紀云。萬。小異。畢云。俱與孔書微異。孔安國注論語。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云。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國語周語。內史過引湯誓云。余一人有。鼻。無以萬夫。萬夫有鼻。在余一人。詒讓案。僞湯誥云。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孔傳云。在予一人。自。責化不至。無用爾萬方。言非所及。即此言湯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以祠說于上帝鬼神。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昔者湯。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翦。其。髮。斷。其。手。以。身。爲。犧。牲。用。祈。福。於。上。帝。與。此。文。合。則。湯。說。即。禱。桑。林。之。辭。也。御。覽。八。十。三。引。尸。子。及。帝。王。世。紀。說。與。呂。略。同。祠。疑。祀。說。疑。祝。謂。身。親。爲。犧。牲。祀。祝。于。上。帝。鬼。神。即。此。湯。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湯。取。法。焉。且。不。惟。誓。命。與。湯。說。爲。然。命。誓。

周詩曰云云ハ、今ノ書  
經洪範篇ニ見ユ、王道  
蕩蕩トハ王者天下ヲ治  
ムルノ道ハ、廣大平易  
ナリ、不偏モ不黨モ偏  
頗ナク、公明正大ナル  
チ云フ、平平ハ何事モ  
秩序整然タルチ云フ。  
大武遠宅不涉トハ、威  
武ノ大ナル者ハ、敢テ  
遠地ニ涉リテ、人ヲ攻  
メザルナリ、遠宅不薄  
トハ遠國ト雖モ之ヲ厚  
遇スルコト。  
其直如矢云云ハ、詩經  
ノ小雅大東篇ノ句ト大  
同小異ナリ、其意ハ王  
道ノ正シクシテ賞罰ノ  
偏ナラザルコト矢ノ如  
ク、賞賦ノ平ナルコト  
砥石ノ平夷ナルガ如  
シ、君子即チ在朝ノ  
百官ハ之ニ倣テ實行  
シ、小人即チ在野ノ人  
民モ、マダ之ヲ視テ則  
ル所アリ。  
若吾言云云ハ、反語ナ  
リ、爲正ハ政ヲ爲スナ  
リ、均分ハ公平ナルコ  
トナリ。  
曰意不忠云云ノ忠ハ、

中ノ去聲ニシテ、ア  
ルト訓ズ、其意ハ兼愛  
ヲ非トスル者ノ説ノ止  
マザルハ何ゾヤ、或ハ  
兼愛スレバ、其親ノ利  
益トナラズシテ、孝道  
ヲ害スル嫌アリトナス  
タメ乎、何トナレバ、兼  
愛ノ説ニ由ルトキハ、  
自分ノ親モ他人ノ親  
モ、同ジク愛セザルベ  
カラザルヲ以テナリ。  
愛利吾ノ上ニ、以字ヲ  
脱ス。  
惡人之親ノ人上ニ、賊  
字ヲ脱ス。  
之交孝者ハ、文意完全  
ナラザレドモ、前述ノ  
交モ兼愛スル孝子ト  
云フノ意ナルベシ。  
爲遇ノ遇ハ愚ト通ズ。  
一本孝子爲遇ナ孝子爲  
過ニ作ル。  
所書ノ所字ハ衍文。  
詩經大雅抑篇ノ意ハ我  
ガ言、我徳ノ如何ニヨ  
リテ、此ニ相當スル言、  
或ハ徳ヲ他人ヨリ得ル  
者ナリ、之ヲ例スレバ、

依上文當作禹誓漢書藝文志禹作命顏注云古禹字此書多古字  
蓋亦作命與命相似而譌校者不悟又移著誓下遂與上文不合矣周詩即亦猶是  
也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  
蘇云見  
書洪範  
篇四不字作無茲稱周詩或有據詒讓案洪範云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僞孔傳云蕩蕩言開關平不言辯治呂氏春秋貴公篇高注云蕩蕩平易也史記張釋之馮  
唐傳說苑至公篇引書無並作不與此同古詩書亦多互稱戰國策秦  
策引詩云大武遠宅不涉即逸周書大武篇所云遠宅不薄可以互證其直若矢  
其易若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  
蘇云詩大東篇作周道如砥其  
直如矢下無兩之字詒讓案親  
士篇云其直如矢其平如砥底仍作砥與毛詩同小雅大東毛傳云如砥貢賦平均也如矢  
賞罰不偏也鄭箋云此言古者天子之恩厚也君子皆法倣而履行之其如砥矢之平小人  
又皆視之共之無怨孟子萬章篇引詩砥亦作底字通趙注云底平矢直視比也周道平直  
君子履直道小人比而則之案底道藏本作底爲說文厂部云底柔石也重文作砥又厂部  
云底山居也下也二字  
迴別今經典多互譌  
若吾言非語道之謂也古者文武爲正  
呂氏春秋高義篇  
高注云阿私也  
即  
此文武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武取法焉不識天  
下之人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非兼  
者之言猶未止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爲孝乎  
蘇云忠當作中  
讀去聲戴云中

當訓爲得圖意抑通言唯意不忠  
親于父母之利而却害於爲孝也  
子墨子曰姑嘗本原之孝子之爲親  
度者吾不識孝子之爲親度者亦欲人愛利其親與意欲人  
之惡賊其親與  
蘇云意讀如  
抑下文亦然  
以說觀之即欲人之愛利其親  
也然即吾惡先從事即得此若我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  
後人報我愛利吾親乎  
愛利上當  
意我先從事乎惡人之親  
俞云惡下脫賊  
字當據上文補  
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即必吾先從事乎  
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然即之交孝子者  
之交孝子猶上云交兼  
交別圖之交二字疑衍  
果不得已乎毋先從事愛利人之親者與  
意以天下之孝子爲遇  
遇當爲愚同聲假借字畢云一本作偶圖一本過作  
遇或曰當作遇其非也意抑通言以爲孝爲過誤也  
而不足以爲正乎姑嘗本原之  
舊本據此字今  
據道藏本補  
先王之所書  
字所  
疑衍尙同中篇云是以先王  
大雅之道之曰是其證  
大雅之所道曰無言而不讐無德而不  
報  
大雅抑毛傳云離用也鄭箋云教令之出如賣物物善則  
其售賈貴物惡則其售賈賤蘇云大雅抑篇無兩而字  
投我以桃報之



他人ガ我ニ桃ヲ與フルトキハ、我亦其謝禮トシテ、李ヲ贈ルニ至ル。

小要ハ細腰ノ如シ。固據而後興トハ、固ク杖ニヨリカカリテ身ヲ興スコト。故約食爲其難爲也ノ其ハ甚ノ誤、其意ハ飯ヲ節約スルハ甚ダ爲シ難キコトナリ。然後ノ後ハ衆ノ誤。未論於世云云ノ論ハ流ノ誤ニシテ、變ト訓ズ、其意ハ一世ヲ經過セザル内ニ、國民ノ風俗一變シテ、細腰ヲ好ムニ至レリ。

ヲ試驗セリ。焚舟ノ舟ハ内ノ誤、死有ノ有ハ者ノ誤、不鼓而退也ノ退ノ上ニ、不字ヲ脱ス、其意ハ、越人皆勇氣アル故、此時前進ノ號令タル鼓ヲ鳴ラサズトモ、人人皆奮進シタルチ云フ。考本、死有チ死者ニ作爲之ノ之ハ而ノ誤。

苴服ハ粗服ト同ジ。大布ハ粗布ナリ、且苴ハ鹿麤粗ナリ。

以李。鄭箋云此言善往則善來人無。即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舊本兼作愛誤。今據道藏本正。意以爲難而不可爲邪。嘗有難此而可爲者。昔荆靈王好小要。畢云舊作腰非。李本無昔。當靈王之身。荆國之士飯不踰乎一固據而後興。畢云固一本作握。詒讓案固據屬下文固據當作據。扶垣而後行故約食爲其難爲也。俞云其當作甚。下即至難爲也。下文曰是故約食焚舟。然後爲而靈王說之。後疑當作衆。中篇云直服此天下之至難爲也。是其證。未論於世而民可移也。並同爾雅釋言云淪變也。言世未變而民俗已爲之移也。非命上篇云此世未易民未淪在於桀紂則天下亂在於湯武則天下治。又中篇云此世不淪而民不改。上變政而民易教。又下篇云此世不淪而民不易。上變政而民改俗。此云未淪。即求以鄉其上。也。鄉與向。於世猶彼云世不淪也。三十年爲一世。越王句踐好勇教其士臣三年以其知爲未足以知之也。蘇上知字當。焚舟失火。舟疑當作。內詳上篇。鼓而進之其士偃前列。廣雅釋詁云偃。

人者必見惡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舊本兼作愛誤。今據道藏本正。意以爲難而不可爲邪。嘗有難此而可爲者。昔荆靈王好小要。畢云舊作腰非。李本無昔。當靈王之身。荆國之士飯不踰乎一固據而後興。畢云固一本作握。詒讓案固據屬下文固據當作據。扶垣而後行故約食爲其難爲也。俞云其當作甚。下即至難爲也。下文曰是故約食焚舟。然後爲而靈王說之。後疑當作衆。中篇云直服此天下之至難爲也。是其證。未論於世而民可移也。並同爾雅釋言云淪變也。言世未變而民俗已爲之移也。非命上篇云此世未易民未淪在於桀紂則天下亂在於湯武則天下治。又中篇云此世不淪而民不改。上變政而民易教。又下篇云此世不淪而民不易。上變政而民改俗。此云未淪。即求以鄉其上。也。鄉與向。於世猶彼云世不淪也。三十年爲一世。越王句踐好勇教其士臣三年以其知爲未足以知之也。蘇

上知字當。焚舟失火。舟疑當作。內詳上篇。鼓而進之其士偃前列。廣雅釋詁云偃。

越王句踐好勇教其士臣三年以其知爲未足以知之也。蘇

上知字當。焚舟失火。舟疑當作。內詳上篇。鼓而進之其士偃前列。廣雅釋詁云偃。

上知字當。焚舟失火。舟疑當作。內詳上篇。鼓而進之其士偃前列。廣雅釋詁云偃。

上知字當。焚舟失火。舟疑當作。內詳上篇。鼓而進之其士偃前列。廣雅釋詁云偃。

偃也。儀禮鄉射禮。鄭注云偃猶仆也。伏水火而死有不可勝數也。王云有字文義不順。有當爲者字之誤也。中篇曰士聞鼓音破碎亂行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餘是其證。案王說是也。蘇校同。列字絕句。偃而進。當前相列也。謂不敢退也。當此之時不鼓而退也。退上疑脫不字。謂士爭進前赴。越國之士可謂顛矣。顛當讀爲篇云。以譚其衆。顛譚並與。譚同。畢云。玉。故焚身爲其難爲也。其亦當。然篇云。顛動也。言其驚畏。可謂顛未詳。故焚身爲其難爲也。其亦當。然後爲之。越王說之。畢云。上之字。據前後文當爲而。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上也。昔者晉文公好苴服。苴粗字通。猶中篇云惡衣。苴苴公之時。晉國之士大布之衣。左閔二年傳。衛文公大布之衣。杜注云。大布麤布。淮南子齊俗訓。許注。義同。當文羊之裘。練帛之冠。二句中。且苴之履。畢云。且當爲粗。王云。且苴即麤。詰粗麤大也。案王說是也。春秋繁露。俞序篇云。始於麤粗。終於精微。晏子春秋。諫下篇云。縵密不能。蘆苴。論衡。量知篇云。夫竹木麤苴之物也。說文。角部云。牖。角長貌。讀若麤。牖與且苴並聲近。入見文公。出以踐之朝。故苴服爲其難爲也。其亦當。然後爲而文公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上也。是故約食焚舟苴服。焚舟依上文。當作焚身。此天下之至難爲也。然後

爲而上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何故也。卽求以鄉其上  
也。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舊本按兼交相三字今依王校補此其有利且易爲  
也。不可勝計也。我以爲則無有上說之者而已矣。苟有上說  
之者。勸之以賞譽。威之以刑罰。我以爲人之於就兼相愛交  
相利也。蘇云。於就當作就於。案於就不誤。蘇校非。譬之猶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  
可防止於天下。故兼者聖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  
萬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審兼而務行之。爲人君  
必惠。爲人臣必忠。爲人父必慈。爲人子必孝。爲人兄必友。爲  
人弟必悌。畢云。當爲弟。此俗寫。故君子莫若欲爲惠君忠臣慈父孝子  
友兄悌弟。王云。皆欲爲惠君忠臣云云。若上當若猶言當如。詳尙同中。不當有莫字。蓋涉上文莫若而衍。當若兼之不可不行也。篇戴云。若字疑知字誤。非。此聖王之道而萬民之大利也。

墨子閒詁卷四終

莫若欲爲ノ莫ハ衍。

兼之ノ下ニ說字ヲ脱

墨子閒詁卷五

非攻上第十七

淮南子汜論訓高注云。非猶譏也。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  
上爲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雞  
豚者。殺梁成五年范甯注云。攘盜也。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  
以虧人愈多。依下文當有苟虧人愈多。五字。謂謂其人也。其不仁茲甚。茲滋古今字。詳尙同上篇。茲滋通。後文  
作。罪益厚。至入人欄廄。欄卽闌之借字。說文門部云。闌。門遮也。廣雅釋。室云。欄。牢也。畢云。說文無欄字。玉篇云。木欄也。取  
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依上下文。此句疑不當有仁字。此何  
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殺  
不辜人也。拖其衣裘。畢云。拖讀如終朝三拖之拖。陸德明易音義云。褫。鄭本作案。說文手部云。拖。曳也。淮南子人間訓云。秦牛缺徑於山中而遇盜。拖其衣被。許注云。拖。奪也。拖卽拖之俗。取  
戈劍者。其不義又甚。

○非攻ハ戰爭ノ不可ナ  
ルコトヲ論シタル者ナ  
リ。

以虧人愈多ノ下ニ苟虧  
人愈多ノ五字ヲ脱ス。  
欄廄ハやらいノ内、及  
ビうまやチ云フ。

不仁義ノ仁字ハ衍。

牛缺ハ人名。

至大爲攻國ハ、改メテ至大爲不義一攻國トナスベシ。

若以此說往ハ、以上ノ理ヲ推演スルチ云フ。

夫奚説トハ、何等ノ理由ニヨリテト云フガ如シ。少見黒曰黒云云、假令一人アリテ、少シ許

リノ黒色ヲ見ルトキハ、直チニ黒色ナリト判斷スレドモ、多クノ黒色ヲバ、反テ白色ナリト云フ、口ノ甘苦ニ於ケルモ之ト同シ者アルナラバ、其人ハ小ニ明ナルモ、大ニ明ナラザル者ト云フベシ、則以ノ間ニ、必字ヲ脱ス、此人ト不知トノ間ニ、爲字ヲ脱ス。考本、辯ヲ辨ニ作ル。

君子也ノ也ハ衍。

古者ハ今者ニ改ムベシ、譽之審ノ上ニ毀字ヲ脱ス。古者有語云云、古人ノ語ニヨレバ、人モシ事ヲ謀リテ、其目的ヲ達セザルトキハ、須ク過去ヲ以テ將來ヲ推シ、既知ヲ以テ未知ヲ測ルコトニ注意スベシト、成程事ヲ謀ルコト如此ンバ、何事モ目的ヲ達スルヲ得ベシ、王公大人

入人欄廢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子畢云舊批此字据後文增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畢云無子字然下文又今至大爲攻國畢云据後文云則弗知非畢云知一本作之舊脫非字据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可舊本作何畢云一一死罪矣荀子正論篇云殺人者死傷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不義攻國則弗知非舊本知作之下又衍而字畢云一本無而字是王云之當爲知俗音知之相亂故知誤爲之上文皆知而非之正與弗知非相對且上下文皆作弗知非則之爲知之誤明矣案王校是也今據正從而譽之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王云情誠通用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奚說言何辭以解說也畢云奚今有人於此少見黒曰黒多

說猶言何樂失之圖說音悅

今有人於此少見黒曰黒多

見黒曰白則以此人不知白黒之辯矣依下文則下當有必字人下必人下脫爲是也當有爲字圖秋儀云以上脫辨當作辯下同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爲不知甘苦之辯矣今小爲非則知而非之大爲非攻國則不知非舊本不知下衍而從而譽之謂之義畢云舊之謂二字今據王蘇校刪字倒一本如此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辯乎舊本可上挽此字又謂誤爲畢云一本作謂是案道藏本可上有此字爲正作謂今據補正季本謂亦不誤

非攻中第十八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情欲譽之審賞罰之當刑政之不過失情亦與誠通下並同王云古者當爲今者說見尙賢天下之人皆欲得上之賞譽而畏上之毀罰是其證過失下有脫文下文曰今者王公大人情欲得而惡失欲安而惡危故當攻戰而不可不非圖情誠也秋儀云譽上疑脫毀字是也是故子墨子曰古者有語謀而不得則以往知來論語學而篇以見知隱謀若此可得而知矣今師徒唯毋興起徒舊

ガ政チ國家ニナス場合  
ニモ、亦此注意必要ナ  
リ。

獲斂ハ農作物ヲ刈リ取  
リ收ムルコトヲ云フ、  
此句ノ下ニ、此不レ可  
以ニ春秋爲者也ノ九  
字ヲ脱ス。

軍上ノ上ハ出字ノ誤。  
撥劫ノ撥ハ大盾、劫ハ  
劔ノ誤ニシテ刀把(刀  
ノつか)ナリ。

臍冷ハ腐爛ノ轉音、又  
與ノ與ハ及ヒト訓ズ、  
加之ノ意ナリ、其列住  
ノ三字ハ牧野本ノ說ニ  
ヨレバ、比列而往ノ誤  
ニシテ、隊伍ヲ組ミテ  
進ムコト、靡弊而ノ而  
ハ衍文トナス。

往死ノ往ハ行。

徙今據道藏本正唯毋母語  
詞詳尙賢中篇見音現  
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爲

者也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穫斂  
此下依上文或當有此  
不可以春秋爲者也句

今唯毋廢一時則百姓飢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今嘗計

軍上  
嘗猶試也下同上字誤疑當作出國策齊策云軍之所出  
矛戟折鏃弦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大半上疑出誤

幕  
畢云說文云檉木帳也帷當从木詒讓案帷節葬下篇作屋此  
俗作周禮幕人鄭注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四合象宮室曰幄

孔子世家索隱云撥音伐謂大盾也劫未詳疑當作劔古書从街从去之字多互譌備蛾傳  
篇法譌作洩此劔譌作劫可以互證說文刀部云劔刀把也即禮記少儀之拊也刀把或以

木爲之故有靡敝腐爛之患  
往而靡弊臍冷不反者  
臍發揚也劫以力而去也  
臍音相近當爲爛詒讓案戰國策秦策高注云斃壞也此與少儀國家靡敝義微異

靡蓋罷通靡又有費耗意腐冷死而無生氣也一本反作及下同李本又同非也  
不可勝數又與矛戟戈劍乘車  
與下當依下  
文補其字

其列住碎折靡弊而  
不反者  
列住二字誤畢以意改列往蓋以往屬下爲句與上文同然其列二字仍與

本往譌往則譌列又倒其文  
不可勝數與其牛馬肥而往瘠而反往  
遂不可通耳碎解已見

死亡而不反者  
王云下往字涉上往字而  
衍詒讓案往字似不必刪

不可勝數與其塗道之

脩遠糧食輟絕而不繼  
畢云糧俗玉篇云糧同糧詒讓案周禮廩人凡邦有  
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鄭注云行道曰糧謂糶

也止居曰食謂米也孟子梁惠王篇云師行而糧食飢  
者弗食勞者弗息趙注云行軍皆遠轉糧食而食之

也與其居處之不安食飯之不時  
王云食飯當爲食飲之  
誤食飲不時見下篇

百姓死者不可勝數  
飢飽之

不節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勝數喪師多不可勝數喪

師盡不可勝計則是鬼神之神喪其主后  
后與後字通王制云天子諸  
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

後者鄭注云絕無後爲之祭主者即此義洪云后當作石即石函字省文左氏昭十八年傳使  
祝史徙主而于周廟杜預注而廟主石函說文而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夫以

石爲主从示从石  
亦不可勝數國家發政奪民之用廢民之利

若此甚衆然而何爲爲之曰我貪伐勝之名及得之利故爲

之子墨子言曰計其所自勝無所可用也計其所得反不如

所喪者之多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  
棟守篇云率萬家而城方三  
里孟子公孫丑篇亦云三里

之城七里之郭又作三里之城五里之郭  
攻此不用銳且無殺而徒得此

然也殺人多必數於萬寡必數於千然後三里之城七里之

攻此不用銳云云トハ、  
三里ノ城七里ノ郭ヲ攻  
ムルニ、銳兵ヲ用ヒズ、  
又多數ノ人ヲ殺サズ、  
テ、之ヲ陷ルコトガ出  
來レバ可ナランモ、事

食飯ノ飯ハ飲ニ作ルベ  
シ。  
喪師多トハ敗戦シテ軍  
士ノ多數ヲ失フコト、  
喪師盡トハ全滅ノ場合  
ヲ云フ。  
則是鬼神云云トハ、前  
述ノ如ク多數ノ人民皆  
戰死ヲナス故、自ラ祖  
先ノ祭祀ヲ繼續スベキ  
人ナキヲ云フ、主后ト  
ハ後チ主ル者ナリ。因  
國云云ハ新封ノ國都  
ハ、舊邦ノ國都ニ因ル  
コトヲ云フ。

實ハ決シテ如此者ニ非  
ズ、然也トハ可也ト言  
フガ如シ。  
虛ハ墟ニシテ、下ニ城  
字ヲ脫ス、虛城ハ城郭  
ナリ、廣衍ハ土地ノ面  
積ナリ、此二句ノ文意  
ハ三里ノ城ヲ攻メント  
欲スル萬乘ノ國ニハ、  
城モ多クシテ兵士ヲ收  
容シキレナイ位デア  
ル、又土地モ廣大ニシ  
テ、開墾シキレナイ程  
ナアル。

王民ハ士民ノ誤、嚴下  
上之患ノ下上ハ土地ノ  
誤、其意ハ境域擴張ノ  
事ヲ非常ニ心配スルコ  
ト。

而不可爲也ノ爲ハ非ノ  
誤。

郭且可得也。今萬乘之國。虛數於千。畢云。虛墟字正文。俗从土。詒讓案。虛下疑脫。城字下文云。以爭虛城。  
不勝而入。畢云。舊作人。以意改。人蓋入誤。言萬乘之國空虛。則其數至千。不勝而入其國。廣衍數於萬。畢云。王逸注楚辭曰。不勝而辟。地而無人。則其數雖萬。不勝而開辟其疆。然則土地者所有餘也。王民者所不足也。王云。王民二字。義不可通。當是士民。今盡王民之死。嚴下上之患。以爭虛城。則是棄所不足。而重所有餘也。爲政若此。非國之務者也。飾攻戰者言曰。畢云。舊作也。飾也。南則荆吳之王。吳當作越。墨子時。吳已亡。故下文以夫差亡吳事爲戒。不越節葬下篇云。諸侯力征。南有楚越。宜此復舍越而舉吳也。下篇云。今天下好戰之國。齊晉楚之王。而北有齊晉之君。皆其證也。北則齊晉之君。始封於天下之時。其土地之方。舊說地字。今據道藏本補。未至有數百里也。人徒之衆。未至有數十萬人也。以攻戰之故。土地之博。至有數千里也。人徒之衆。至有數百萬人。故當攻戰而不可爲也。俞云。不可爲也。當作文語意相屬。此是飾攻戰者之言。非子墨子之言也。今脫不字。義不可通。案下文云。故當攻戰而不可。不非則此文當作故當攻戰而不可。非也。俞校未塙。今當攻戰而得土地人民。

今有醫於此云云、祝藥  
ノ祝ハ下文ノ行ノ誤、  
其文意ハ戰爭ガ四五國  
ノ利益トナルモ、一般  
ノ利益トナラザルコト  
ヲ醫者ノ藥ニ譬ヘタル  
ナリ、即藥ヲ調劑シテ  
之ヲ多數ノ病人ニ服セ  
シムルトキ、其内平愈  
ノ利益ヲ蒙ル者四五人  
ニ過ギザルナラバ、常  
ニ行ヒ用フベキ藥ト稱  
スルコトヲ得ズ。  
素問二十四卷ハ、岐伯  
ガ黄帝ニ對シテ醫術  
ヲ述ベタル者ト稱セラ  
ル、唐ノ王冰之ヲ注ス。

同トハ兩國ニ夾マルコ  
トナリ、夾削ノ夾ハ狹  
ト同シ。

則不可爲也。子墨子言曰。雖四五國則得利焉。猶謂之非行道也。譬若醫之藥。人之有病者然。今有醫於此。和合其祝藥。後世醫術間有咒祝。今讀斯書。古既有之。之。于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祝由見素問。或云。祝藥猶言注藥。非一本無祝字。非也。案畢說。非也。周禮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鄭注云。祝當爲注。讀如注病之注。聲之誤也。注謂附著藥。彼祝藥爲劍瘍。附著之藥。此下文云。食則與彼義異。畢云。祝由又與此書及周禮義並不合。不可信也。惠士奇謂祝藥猶行藥。亦未知是否。萬人食此。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蘇云。食者多而利者少。則非常行之藥。故孝子不以食其親。忠臣不以食其君。古者封國於天下。尙者以耳之所聞。無古者以下至篇末。近者以目之所見。以攻戰亡者。不可勝數。何以知其然也。東方有莒之國者。畢云。今山東莒州。其爲國甚小。閒於大國之間。不敬事於大國。亦弗之從而愛利。國策齊策云。莒恃弗從之而愛利之也。是以東者越人夾削其壤地。越而滅與此異。西者齊人兼而有之。計莒之所以亡於齊。越之閒者。以是攻戰也。預杜

莒茲平公ノ事ハ、春秋左氏傳僖公二十六年ヲ見ヨ。

且一著何ハ、且不著何トナスベシ、且ハ祖何ハ不屠河ノ轉音ニシテ、東北夷種、其故城ハ奉天省內ニ在リト云フ。

劉恕ハ宋神宗元豐元年没シタル人ニシテ、温公通鑑以前ノ歴史ヲ編次シ、通鑑外記十卷日録五卷トナス。王會云云ハ、逸周書王會篇ノ文ニシテ、諸侯賈獻ノ法ヲ定メシメタル時、伊尹ガ四方ノ各國ヲ列舉シタル内ニ、正北ニハ且略胡等ヲ述ベタリ。古者ハ今者ノ誤。

春秋釋例云、莒國贏姓、少昊之後、周武王封茲與期於莒、十一世、茲平公方見春秋、其公以下、微弱不復見、四世楚滅之、蘇云、史記云、楚簡王元年、北伐滅莒、據此、則莒實爲齊滅、故其地在戰國屬齊、詒讓案、戰國策、西周策云、邾莒亡於齊、亦其證、**雖南者陳蔡、其所以亡於吳越之間者、**左傳魯哀公十七年、楚滅陳、史記管蔡世家、蔡侯齊四年、楚惠王滅蔡、案在貞定王二十二年、**亦以攻戰、雖北者且不著、**

**一著何、**道藏本如此、畢本作中山諸國云、四字舊作且一不著何、五字一本如此、史定州、戰國時爲中山國、中山之地方五百里、城中有山、故曰中山、今直隸定州是、蘇云、中山之亡、當魏文侯世、墨子與子夏子門人同時、此事猶當及見之、畢引史記趙惠文王三年滅中山、非是、詒讓案、中山初滅於魏、後滅於趙、詳所染篇、然此中山諸國四字、乃後人臆改、實當作且一不著何四字、舊本作且一道藏本亦作且一不著何、並衍一字、且疑祖之借字、國語晉語、獻公田見翟祖之氛、韋注云、翟祖國名是也、不著何、亦北胡國、周書王會篇云、不屠何、青熊、孔晁注云、不屠何、亦東北夷也、管子小匡篇、敗胡、破屠何、尹注云、屠何、東胡之先也、劉恕通鑑外紀、周惠王三十三年、齊桓公救燕、破屠何、屠何、不屠何、不屠何、不屠何、又王會、尹獻令、正北有且略胡、且略胡、即此且左傳翟祖、胡亦不屠何、約不胡、胡並一聲之轉、不屠何、漢爲徒河、縣屬遼西郡、故城在今奉天錦州府錦縣西、北祖、據國語爲晉獻公所滅、所在無考、且一不著何、五字未詳、**其所以亡於燕**

**代胡貉之間者、**貉貉之俗、詳兼愛中篇、**亦以攻戰、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情欲得而惡失、**而惡危、**畢云、欲舊作故、以意改、**故當攻戰而不可不非、飾攻戰者之言、**古者亦當從王校作、今者說見前、情與誠通、詳非攻下篇、**欲安**

**日彼不能收用彼衆、是故亡、我能收用我衆、以此攻戰於天下、誰敢不賓服哉、子墨子言曰、子雖能收用子之衆、子豈若**

**古者吳闔閭哉、**闔左傳昭二十七年、作廬、字通、詳所染篇、**古者吳闔閭、**史記闔閭九年、入郢、吳越春秋云、九年十月、楚二師、**奉甲執兵、奔三百里而舍焉、**

呂氏春秋簡選篇云、吳闔閭選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爲前陳、此云奉甲執兵、奔三百里而舍、即多力利趾者也、俞云、奉甲、執兵、奔三百里而舍、即教士之法、乃古所謂武卒者、荀子議兵篇、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置戈其上、冠軸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今據墨子之言、則闔閭先有此矣、**次注林、出於冥隘之徑、**左傳定四年、吳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

以度取之、トハ、兵士ヲ徵取スルニ一定ノ法度ヲ以テスルコト、下文ノ體力ノ如キ即チ是ナリ、三屬ハ三ツ揃ヒナリ、軸ハ胃、日中ハ一日ノ中、復其戶トハ、舊役ヲ復スルコト、注林ハ淮汭ノ誤、冥隘ハ淮隄ノ轉音ニシテ險要ノ土地ノ名。

中楚國トハ楚ノ中央ナル國都ヲ占領スルコト

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陁、釋文云、陁本或作隘、杜注云、三者、漢東之隘道、案此冥隘、即左傳之冥陁、史記蘇秦傳云、塞陁、陁亦即此、集解引徐廣云、陁、江、夏、郟、縣、注、林地、無考、以左傳校之、疑當作淮、汭、淮注、形近、汭、篆文作、與、林、亦相近、因而致誤、畢云、淮南子、地形訓、作、氾、阮、高、誘、曰、氾、阮、今、宏、農、氾、池、是、也、則、在、今、河、南、永、寧、縣、史、記、魏、世家、云、秦、攻、冥、陁、之、塞、集、解、云、徐、廣、曰、或、以、爲、江、夏、郟、縣、又、杜、預、注、左、傳、云、漢、東、之、隘、道、括、地、志、云、石、城、山、在、申、州、鍾、山、縣、東、南、二、十、一、里、魏、攻、冥、陁、即、此、山、呂、氏、春、秋、淮、南、子、九、塞、此、其、一、也、玉、海、在、信、陽、軍、東、南、五、十、里、今、在、河、南、信、陽、縣、東、南、二、十、一、里、**戰於柏舉、**事見春秋、定四年、經、柏舉、杜注云、楚地、呂氏春秋、陽州、東南、九、十、里、**戰於柏舉、**首時、篇、高注云、柏舉、楚南郟邑、畢云、在今湖北麻里、舉水之所出也、春秋吳楚戰於柏舉、即此地也、**中楚國、**國都、**而朝宋、**

宋與及魯ハ、宋與魯及トナシ、及字ハ下文ノ至ト連讀スベシ。汶上ハ汶水ノ邊、艾陵ハ地名。齊人チ追撃シテ、大山即泰山マテ逃レシメタルヲ云フ、葆ハ保ニシテ、閉ザコムルノ義アリ。

會稽ハ山名。

與及魯

燕誤一本及

蘇云及魯二字誤倒魯字屬上句及字屬下句也案蘇校近是左傳闕問時無宋魯朝吳事疑因哀七年夫差會魯於鄆徵宋魯百牢事傳會之與疑

至夫差之身北而攻齊舍於汶上戰於艾陵。見春秋

東而攻越濟三江五湖。畢云史記索隱云韋昭云

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詒讓案漢書地理志云會稽郡吳南江在

禮職方氏揚州之三江也國語越語云吳之與越也三江環之章昭別據松江浙江浦陽江

爲釋即張守節所引是也水經河水酈注云松江自太湖東北流逕七十里江水奇分謂之

三江口吳越春秋稱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者也此與顧夷說同要皆非

古之三江竊謂禹貢中江北江並於吳境入海南江入海又兼涉越境則三江下流自足環

吳越水經注又引郭璞云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此即據禹蹟下流言之近代胡渭金榜

並援以說越語之三江最爲瑣瑣當而葆之會稽。左傳哀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

畢致之未審五湖詳前兼愛中篇。而葆之會稽。夫椒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

保於會稽杜注云上會稽山也在會稽山陰縣南葆保九夷之國莫不賓服。

爾雅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王制孔疏云九夷依東夷傳九種曰吠夷于夷

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李巡注爾雅云一日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麗四曰滿

飾五曰鳧夷六曰索家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案王制疏所云皆海外遠夷之種別

此九夷與吳楚相近蓋即淮夷非海外東夷也書敍云成王伐淮夷遂踐奄韓非子說林

退不能賞孤云云。退ハ戰場ヨリ歸國スルコト、賞孤トハ戰死シタル者ノみなし子、施舍ハ物品ヲ賜與スルコト、群萌ノ萌ハ候ト通スル故、群民チ云フ。

說吳王夫差云云。此語ハ伍子胥ガ、其主夫差ニ説キタル者ナリ、高トハ高キ所ニ高キ臺トナリ、下トハ低地ニ池ヲ深クスルコトナリ。吳地記ノ意ハ、姑蘇ト稱スルハ姑蘇山ノ名ニ因ル、而シテ其名ハ國都ノ西南三十五里ニ在リ。離罷ハ人心離散シテ疲レルコト。

上篇云周公旦攻九夷而商蓋服商蓋即商奄則九夷亦即淮夷故呂氏春秋古樂篇云成王立般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象爲虐於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於江南又樂成篇云猶尙有管叔蔡叔之事與東夷八國不聽之謀高注云東夷八國附從二叔不聽王命周公居攝三年伐奄八國之中最大著在尙書餘七國小又先服故不載於經也案東夷八國亦即九夷也春秋以後蓋臣屬楚吳越三國戰國時又專屬楚說苑君道篇說越王句踐與吳戰大敗之兼有九夷淮南子齊俗訓云越王句踐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戰國策秦策云楚苞九夷方千里魏策云張儀曰楚破南陽九夷內沛許鄆陵危文選李斯上秦始皇書說秦伐楚包九夷制鄆郢李注云九夷屬楚夷也若然九夷實在淮泗之間北與齊魯接壤故論語子欲居九夷參互校覈其疆域固可致矣。於是退不能賞孤。說文子部云孤無父也月注云死事謂以國事死者孤寡其妻子也。施舍羣萌。畢云此氓字之假音詒讓案尙賢中篇云四鄙之傳云施舍寬民又云施舍不倦杜注云施舍猶云布恩德也。自恃其力伐其功。孤謂父兄戰死者類羣萌羣民也不行賞賜不能爲施舍。

譽其智怠於教遂築姑蘇之臺七年不成。國語吳語說吳王夫差姑蘇章注云姑蘇臺名在吳西近湖案國語以築姑蘇爲夫差事與此書正合畢云史記集解云越絕書曰闔閭起姑蘇之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顏師古注漢書伍被傳云吳地記云因山爲名西南去國三十五里今江南蘇州府治詒讓案越絕以姑蘇爲闔閭所築疑誤。及若此則吳有離罷之心。罷音疲離離散也。越王句踐視吳上下不相得收其衆以復其讐入北郭徙大內。王云徙大內三字義不可通大內當爲大舟隸書舟字或作角與內相似而誤吳語越王句踐襲吳入其郛焚其姑

入北郭ハ、吳ノ王宮ノ  
北方ノ外郭ヨリ亂入ス  
ルコト、徒大内ノ内ハ  
舟字ノ誤、大舟ハ王舟  
ナリ。

六將軍ハ、六卿ニシテ  
韓・趙・魏・范・中行・智  
ノ六氏ヲ云フ。

而智伯莫云云ハ、智伯  
ヲ以テ、六卿中ノ最強  
者トナス。

以爲英名攻戰之速ノ英  
名ハ莫若ノ誤、蓋論ハ  
選擇スルコト、皆列ハ  
比列ノ誤。

以其謀爲既已足矣云云  
トハ中行氏ノ土地ヲ占  
領シタル謀ヲ以テ、一  
時ハ十分ナリト満足セ  
リ、然ルニ間モナク、茲  
范氏ヲ征服スルニ至  
レリ、茲范氏ノ茲ハ衍  
文、本注左傳ノ意味ハ、  
荀寅及比士吉射ヲ逐ヒ  
タル者ハ、此ノ知伯瑤  
ガ祖父ノ文子荀躒ガ、  
ナレタル事ナリト云フ  
コト。

蘇徒其大舟章注曰大舟王舟吳越春秋夫差內傳亦作徒其大舟案王說是也吳語  
章注云郭郭也徒取也此哀十三年越入吳事與二十年圍吳事不相涉此類舉之耳  
圍  
王宮  
國語吳語云越師入吳國  
圍王宮章注云王宮姑蘇  
而吳國以亡  
左傳哀二十年十一月越圍  
吳二十二年十一月越滅吳

昔者晉有六將軍。六將軍即六卿爲軍將者也春秋時通稱軍將爲將軍穀梁  
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其孰先亡乎又人問訓云張武爲智伯謀  
曰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弱許注云六將軍韓趙魏范中行智伯也  
而智伯莫爲  
強焉計其土地之博人徒之衆欲以抗諸侯以爲英名攻戰  
之速故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列其舟車之衆  
王云皆當爲比天志  
篇比列其舟車之卒  
是其證下篇皆列同案王說是也又舊  
以攻中行氏而有之以其謀爲  
本列下挽其字王據上句補今從之  
既已足矣又攻茲范氏  
圖未  
而大敗之  
茲字疑衍中行氏即荀氏范  
氏即士氏左傳定十三年晉  
逐荀寅士吉射乃知伯瑤祖文子躒事此及魯問篇並通舉不  
復析別淮南子人閒訓亦謂張武爲智伯謀伐范中行滅之  
并三家以爲一  
家而不止又圍趙襄子於晉陽  
公十五年  
及若此則韓魏亦  
相從而謀曰古者有語唇亡則齒寒  
戰國策趙策淮南子人閒訓並  
穀梁傳二年傳虞宮之奇曰語曰  
唇亡則齒寒左傳五年傳語作諺  
趙氏朝亡我夕從之趙氏夕亡我朝

從之。畢云我舊作  
吾一本如此  
詩曰魚水不務  
務疑當讀爲驚東魏嵩陽寺碑朝野傾  
而驚高注云驚疾也又  
陸將何及乎  
王云陸將何及乎不類詩詞乎字蓋淺人  
所加蘇云此蓋逸詩水者魚之地也今  
不務己之地而遠及  
是以三主之君一心戮力  
畢云戮勁  
字假音  
辟門除  
道  
蘇云辟  
奉甲興士韓魏自外趙氏自內擊智伯大敗之  
畢  
事俱見  
韓非子  
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有語曰君子不鏡於水而鏡  
於人鏡於水見面之容鏡於人則知吉與凶  
蘇云書酒誥篇云古  
人有言曰人無於水  
監當於民監太公金匱陰謀有武王鏡銘云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  
書所云與此合蓋古語也詒讓案國語吳語云申胥曰王盍亦鑑於人無鑑於水  
以攻戰爲利則蓋嘗鑒之於智伯之事乎  
畢云蓋  
同益  
此其爲不  
吉而凶既可得而知矣

非攻下第十九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所譽善者其說將何哉  
舊本挽哉字王  
云天志篇曰天  
下之所以亂者其  
說將何哉今據補  
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

申胥曰云云、吳王が徒  
ラニ形ヲ見ルガ爲ニ、  
水ヲ鑑トナスモ、成敗  
ヲ知ルガ爲ニ、人ヲ鑑  
トセザル故ニ、之ヲ戒  
メタルナリ。

魚水石務云云ノ務ハ驚  
ト通用ス、故ニ馳驚ノ  
義アリ、其意ハ魚水中  
ニ於テ游キ走ラナケレ  
バ、陸地ニ至リテ悔ユ  
トモ及ブナシ。



意ハ抑ト通用ス、亡ハ語詞ニシテ意義ナシ。考本、故譽之與チ故與之與ニ作ル。

免攻伐并兼ノ免ハ勉ノ誤。

此譬猶盲云云、今日ノ諸侯ハ、口先計リ仁義ヲ賞譽スト雖モ、其實際ハ戰鬪ヲナスコトナレバ、恰モ盲者ガ普通人ト同ジク口先ダケニ白黒ヲ分ツコトヲ得ルト云フモ、實際ニハ其區別ヲナスコト能ハザルガ如シ。速通成得其所欲ハ遠邁成得其所欲ノ誤、其意ハ遠近ヲ論セズ、如

利故譽之與。舊本作譽。王引之據下改與是也。今從之。蘇云。下譽當作與讀平聲。意亡非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與。王引之云。意與抑同。亡與無同。皆詞也。非命篇曰。不識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與。蘇說同。一本與作譽。李本同。非也。雖使下愚之人。畢云。以意移。必曰。將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今天下之所同義者。畢云。義舊作養。一本如此。聖王之法也。今天下之諸侯將。猶多皆免攻伐并兼。俞云。免字衍文。天志篇云。今天下之諸侯將。猶皆侵凌攻伐兼并。無免字。可證。圖舊皆字絕句。非也。一本免上有不字。李本同。按非也。則是有譽義之名。而不察其實也。此譬猶盲者之與人同命。白黑之名。而不能分其物也。則豈謂有別哉。是故古之知者之爲天下度也。必順慮其義。而後爲之行。是以動則不疑。速通成得其所欲。戴云。成下當脫則字。案戴說未瑣速通成得其所欲。疑當作遠邁成得其所欲。而順天鬼百姓之利。則知者之道也。畢云。知遠邁成得其所欲。是故古之仁人有天下者。必反大國之說。反當作交。至不然百五十八字。

何ナル事ニテモ、其心ノ儘ニナラザルハナシ。必反大國之說ノ反ハ、交ノ誤、說ハ悅ト同ジ、其意ハ大國ノ歡心ヲ得ルコトナリ。功故ノ故ハ衍文。

皆列ハ比列ノ誤。

牲ハ六種ノ犧牲ニシテ、牛馬羊豕犬雞、怪ハ其色ノ純ナル者ヲ云フ。燔潰ノ潰ハ燎ノ誤ニシテ、兩字皆ナ燒クト訓ズ。

二字形近。詳七患篇。此謂與大國交相說。下文云。以此效大國。則小國之君說。交效字通。大國謂以攻伐兼并廣大其國也。一。天下之和。總四海之內。洪云。左氏襄十三年傳。小人農力以事其上。管子大匡篇。耕者用力。不農有罪。無赦。廣雅釋詁。農勉也。以農臣事上帝山川鬼神。戴云。故即功之衍文。蓋功一本作大。戴云。故即功之衍文。蓋功一本作大。戴云。故即功之衍文。蓋功一本作大。是以天賞之。鬼富之。畢云。鬼舊作人譽之。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參乎天地。至今不廢。此則知者之道也。先王之所以有天下者。也。今王公大人。天下之諸侯。則不然。將必皆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列其舟車之卒伍。皆亦當作比。詳上篇。李本比作皆非也。於此爲堅甲利兵。以往攻伐無罪之國。入其國家邊境。芟刈其禾稼。斬其樹木。墮其城郭。說文。昌部云。敗城。昌墮之變體。左傳。僖三十二年。杜注云。墮。毀也。畢云。墮。一本作墜。以湮其溝池。畢云。湮。塞之字。當爲重。攘殺其牲。怪。注云。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怪。體完具。鄭衆云。怪。純色。燔潰其祖廟。王引之云。燔潰。與潰義不相屬。燔潰。當爲燔燎。隸書。寮字。或作寮。與貴字相似。故字之從寮者。或誤從貴。史記。仲尼弟子傳。索隱。引家語。有申繆。今本家語。七十二弟子篇。作申繆。趙策。魏殺呂遠。下文又作呂

勁ハ勁ノ誤ニシテ刺ス  
ト訓ズ。三蒼ハ李斯著讀篇、楊  
雄訓纂篇、賈勗滂喜篇  
テ合稱シタル者ニシ  
テ、郭璞及ビ張揖ノ注  
アリ。遷其重器トハ敵國ノ大  
切ナル國寶ヲ、自分ノ  
國ヘ持テ歸ヘルコト。  
柱乎闕ノ柱ハ極ノ誤ニ  
シテ、極ハ極ノ借字、平  
ハ行文、考本ハ桂乎闕  
ニ作ル。死命爲上トハ命令ノ爲  
ニ命ヲスル者ヲ第  
一ノ功勳トナス。  
失列北撓トハ隊列ヲ亂  
シ、或ハ敗北逗留スル  
コト。考本、譚其衆ヲ殫其衆  
ニ作ル。夫無ノ無ハ語詞ニシテ  
意義ナシ。緒ハ事業ナリ。  
剝振神之位ノ振ハ振ノ  
誤ニシテ裂クト訓ズ、  
之ハ衍文、其意ハ神祇  
ヲ蹂躪スルコト、其性  
穢ノ其ハ衍。

滅鬼神之主トハ、人民  
ヲ殺スコト、神ハ民ヲ  
以テ主トナス、左傳桓  
公六年ニ曰ク、夫鬼神  
之主也ト。  
夫殺之人爲利人也博矣  
ノ十字ハ夫殺人之爲  
利人也博矣ノ十字ト  
ナスベシ、其意ハ戰爭  
ヨリ得ル利益ノ甚ダ博  
キコトヲ云フ。  
此爲周生之本ノ周ハ害  
字ノ誤、其意ハ人民生  
計ノ根本ヲ害スルコ  
ト。  
今夫師者云云トハ今戰  
争ノ不利ヲ一言センニ  
ト云フ意味ニシテ、下  
文ノ曰將不勇云云ヲ惹  
起スル句ナリ。  
士不分ノ分ハ、奮ト通  
ズ。  
率不利和ノ率ハ士卒ナ  
リ、利字ハ衍。  
害之ノ害ハ圍ノ誤、孫  
之ノ孫ハ係ノ誤、與國  
ハ同盟國ヲ云フ。

遺皆其類也。齊與貴赫相似。故燎誤爲憤。又誤爲潰耳。此篇云攘殺其  
性怪。燔燎其祖廟。天志篇云。焚燒其祖廟。攘殺其犧牲。文異而義同也。勁殺其萬  
民。左傳定四年杜注云。勁取其首。史記陳涉世家索隱引三蒼郭  
璞注云。勁刺也。下文云。刺殺天民。與此義同。畢云。勁字从刀。覆其老弱。周  
書周祝篇孔。遷其重器。孟子梁惠王篇文同。卒進而杜乎闕。戴云。柱  
注云。覆滅也。日死命爲上。多殺次之。一本。柱作柱。李本同。按柱  
誤。草書極與柱相似。乎字衍。極亟字之借。闕也。死命死於君命  
也。多殺多殺敵也。身傷者爲下。又況失列北撓乎哉。罪死無赦。  
舊本失作先。赦作殺。王云。先列二字義不可通。當是失列之誤。謂失其行列也。罪死無赦。  
亦不可通。當作罪死無赦。此涉上下文殺字而誤。畢本撓作撓。云。北謂奔北也。北之言背馳。  
撓之言曲行。謂逗撓。案王校是也。今據正。撓俗字。據道藏本。正。國語  
吳語韋注云。軍敗奔走曰北。左成二年傳。師徒撓敗。杜注云。撓曲也。以譚其衆。  
說文玉篇無譚字。古字言心相近。即憚字。案畢說是也。國語周語韋注云。憚懼也。國  
策秦策云。王之威亦憚矣。賈子新書解縣篇云。陛下威憚大信。國一本。殫作譚非也。夫  
無兼國覆軍。漢書貨殖傳注孟康云。無發聲助也。案無與唯無。  
以亂聖人之緒。廣雅釋詁。意將以爲利天乎。夫取天之人。以  
攻天之邑。此刺殺天民。剝振神之位。也。之恐衍。傾覆社稷。攘  
殺其犧牲。王云。剝與振義不相屬。振當爲振字之誤也。說文剝裂也。廣雅振裂也。曹  
憲音必麥反。是剝振皆裂也。故曰剝振神位。自刺殺天民以下。皆以四字

爲句。今本作剝振神之位。之字涉上文取天之人。攻天之  
邑。而衍。攘殺其犧牲。其字亦涉上文攘殺其犧牲。而衍。則此上不中天之利  
矣。意將以爲利鬼乎。夫殺之人。改戴云。殺下脫天字。滅鬼神  
之主。廢滅先王。賊虐百民。百姓離散。則此中不中鬼之利矣。意  
將以爲利人乎。夫殺之人。爲利人也博矣。戴云。殺下脫天字。愈云。  
利人。其利亦薄也。若作博字。則不可通。案俞校是也。此。又計其費。此爲周生  
疑當作夫殺人之爲利人也博矣。與上文不同。戴說非。又計其費。此爲周生  
之本。王云。周字義不可通。周當爲害。財者生之本也。用兵而費財。故曰害  
百姓之財用。不可勝數也。則此下不中人之利矣。今夫師者  
之相爲不利者也。曰將不勇士不分。畢云。同。愈云。率讀爲將率之率。利即  
八字。兵不利。教不習。師不衆。率不利和。和字之誤。而衍者。秋儀云。  
利疑衍。威不圍。圍與疆圍義同。逸周書諡法篇云。威德剛  
是也。武曰圍。孔注云。圍禦也。圍禦也。下同。害之不久。當作  
圍形近。爭之不疾。孫之不強。孫無義。疑當作係。國語吳語韋注云。係縛也。蓋  
而誤。植心不堅。與國諸侯疑。與國諸侯疑。則敵生慮而意羸矣。偏

偏具此物云云トハ、前  
述ノ不利ヲ、悉ク一國  
ニ具有シテ、戰爭ニ從  
事スルコト。  
漢三公山碑ハ、王昶ノ  
金石萃編卷六ヲ見ヨ。

中興師トハ國中ニ軍ヲ  
起スコト、君子ノ下ニ  
數百ノ二字ヲ脫ス、其  
意ハ有位者數百人ナル  
トキハ、庶人ハ之ニ應  
ジテ數千トナリ、兵征  
モ亦倍シテ十萬トナラ  
シ。  
與ハ加之ト云フガ如

序疏ハ厚餘ノ誤、其意  
ハ前述ノ軍用品モ、大  
抵損失シテ其五分ノ一  
ヲモ存スルコトガ出來  
ル者トナス。

樺ハ大樺、丘牛ハ井田  
法ニ本ヅキ、一丘ノ地  
ヨリ徵發シタル牛。  
糧食不繼條ノ條ハ際ニ  
シテ、接ノ意義アリ、繼  
字ハ衍文、其意ハ糧食  
ノ接續セザルコト、食  
飲之時ノ之ハ、不ノ誤、  
張運碑ハ金石萃編卷十  
八ヲ見ヨ。  
前役ハ前役ノ誤ニシ  
テ、薪水係リノ兵ヲ云  
フ。  
廐ハ馬ヲ養フ人、養ハ  
炊事割烹ヲスナ人。

此皆十倍云云、齊晉等  
ノ土地廣大ナル故ニ、  
現在ノ人民ヲ十倍スト  
モ、盡ク之ヲ耕シ盡ス  
コト能ハザルヲ云フ。  
虧不足云云、前述ノ如  
クナルトキハ、不足ノ  
人民ヲ一層不足ニナ  
シ、有餘ノ土地ヲ一層  
餘リアラシムルニ至  
以攻伐之ハ子以攻伐

具此物

畢云。偏當爲徧。王云。古多以徧爲徧。不煩改字。非儒篇遠施周徧。公孟篇今  
名不徧諱。大戴記勸學篇徧與之而無私。魏策。偏事三晉之吏。漢書禮樂志。海內徧知上德。  
皆以徧爲徧。又漢書郊祀志。其遊以方徧諸侯。張良傳。天下不足。以徧封。張湯傳。徧見貴人。  
史記並作徧。若諸子書中。以徧爲徧者。則不可枚舉。漢三公山碑。與雲膚寸。徧雨四海。亦以徧爲徧。然則徧之爲徧。非傳寫之譌也。而致從事焉。則  
是國家失卒。畢云。一本作足。疑。而百姓易務也。易音夷。今不  
嘗觀其說。好攻伐之國。若使中興師。君子  
庶人也。必且數千。徒倍十萬。然後足以師而動矣。久者數歲。  
速者數月。是上不暇聽治。士不暇治其官府。農夫不暇稼穡。  
婦人不暇紡績織紵。畢云。說文云。紡。網絲也。績。緝也。織。作  
卒。而百姓易務也。然而又與其車馬之罷弊也。字衍。幔幕帷  
蓋。說文巾部云。幔。幕也。廣雅釋  
器云。幔帳也。幕帷詳中篇。  
一則猶爲序疏矣。序疏二字義不可通。疑當爲厚餘。皆形之誤。厚餘言多餘也。  
之費。十去其七。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矢弓。戟楯矛  
櫓。丘牛大車。十去其六。此說與彼略同。疏通也。分也。然而又與其散亡道

疑衍道路二字說  
文是部云。遼遠也。  
糧食不繼條。食飲之時。  
注楚辭云。  
際住也。楚人名住曰際。王云。際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未詳之時。當爲不時。食飲不時。與糧  
食不繼對文。俞云。際即際字。張遷碑。騰正之際是也。昭四年左傳。爾未際。孟子。萬章篇。敢問  
交際何心也。杜預。趙岐注。並曰。際。接也。疑墨子原文本作糧食不際。不際即不接也。與中篇  
所云。糧食輟絕而不繼。文異義同。後人不達際字之義。據中篇。改爲不繼。而寫者。兩存之。遂  
作不繼。際耳。案王俞說。近是。廁役以此。飢寒凍餒疾病。而轉死溝壑中  
者。王云。廁役二字。義無所取。當爲廩役之誤。宣十二年。公羊傳。廩役。廩。養死  
勝計也。此其爲不利於人也。天下之害厚矣。而王公大人樂  
而行之。則此樂賊滅天下之萬民也。豈不悖哉。今天下好戰  
之國。齊晉楚越。若使此四國者。得意於天下。此皆十倍其國  
之衆。而未能食其地也。食謂治田以耕者。周禮。遂師云。經牧其田野。辨  
人不足而地有餘也。今又以爭地之故。而反相賊也。然則是  
虧不足而重有餘也。重。重。與中篇合。今據正。今選夫好攻伐之君。  
舊本選作還。洪云。明鬼下篇。逮至昔三代文與此同。還當是選之譌。選。逮古字通用。戴云。還  
當是假字之誤。王逸注。楚詞云。假。假也。則假夫猶倭人也。案洪說是也。今據正。下文云。則且

路道路遼遠

疑衍道路二字說  
文是部云。遼遠也。

糧食不繼條

注楚辭云。

際住也。楚人名住曰際。王云。際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未詳之時。當爲不時。食飲不時。與糧  
食不繼對文。俞云。際即際字。張遷碑。騰正之際是也。昭四年左傳。爾未際。孟子。萬章篇。敢問  
交際何心也。杜預。趙岐注。並曰。際。接也。疑墨子原文本作糧食不際。不際即不接也。與中篇  
所云。糧食輟絕而不繼。文異義同。後人不達際字之義。據中篇。改爲不繼。而寫者。兩存之。遂  
作不繼。際耳。案王俞說。近是。廁役以此。飢寒凍餒疾病。而轉死溝壑中  
者。王云。廁役二字。義無所取。當爲廩役之誤。宣十二年。公羊傳。廩役。廩。養死  
勝計也。此其爲不利於人也。天下之害厚矣。而王公大人樂  
而行之。則此樂賊滅天下之萬民也。豈不悖哉。今天下好戰  
之國。齊晉楚越。若使此四國者。得意於天下。此皆十倍其國  
之衆。而未能食其地也。食謂治田以耕者。周禮。遂師云。經牧其田野。辨  
人不足而地有餘也。今又以爭地之故。而反相賊也。然則是  
虧不足而重有餘也。重。重。與中篇合。今據正。今選夫好攻伐之君。  
舊本選作還。洪云。明鬼下篇。逮至昔三代文與此同。還當是選之譌。選。逮古字通用。戴云。還  
當是假字之誤。王逸注。楚詞云。假。假也。則假夫猶倭人也。案洪說是也。今據正。下文云。則且

子未察云云、子未未  
吾言ノ實例ヲ察セズ、  
又其理由ヲ知ラザル者  
ナリ、禹以下ノ戰ハ決  
シテ無罪ノ國ヲ攻メタ  
ル者ニアラズシテ、  
有罪ヲ誅伐シタル者ナ  
リ、謂誅ノ上ニ所字ヲ  
脱ス。  
日妖宵出ノ日妖ハ妖日  
ノ誤、怪シキ日輪ガ夜  
ニ出テタルコト。  
開元占經ハ唐ノ羅壘悉  
達ノ撰ニシテ、百二十  
卷アリ。  
隋巢子ハ墨子ノ流派ナ  
リ。  
龍生於廟云云ハ怪異ノ  
事ヲ列舉シタルナリ。

殿ノ名ナリ、禹ハ水土  
ヲ平ケ、水ハ北方ニシ  
テ黑色ニ配スルヲ以  
テ此名アリ。  
瑞令ノ瑞ハ信ヲ表スル  
ノ玉ナリ、故ニ天ヨリ  
信任セラレタル命令ト  
云フ意味ニシテ、天命  
ヲ云フ。  
四電誘祇ハ雷電誘振ノ  
誤ニシテ、詩ハ物、振ハ  
震ト通用ス、故ニ雷電  
ノ鳴リハタメメクヲ云  
フ。  
若理以侍ノ若瑾ハ、奉  
珪ノ誤、其意ハ人身鳥  
面ノ神ガ、珪玉ヲ奉ジ  
テ、禹王ヲ助ケタルヲ  
云フ。  
司祿司命ハ皆星ノ名。  
搃矢有苗之祥ノ祥ハ將  
ノ誤、搃矢ハ不明ナレ  
ドモ、有苗ノ大將ヲ射  
殺シタルノ意ナラン  
カ。  
此神ハ句芒ト稱シテ東  
方ニ位ス、珪ハ青色ノ  
玉ナレバ之ヲ配シタル  
者ナリ。  
方明六玉ト天子ガ、  
諸侯ヲ會同スルトキ、  
壇場ヲ設ケテ其上ニ方  
明ヲ加フ、方明トハ木  
ヲ以テ作りタル神主ノ

夫好攻伐之君可證。又飾其說以非子墨子曰以攻伐之爲不義。畢云以  
之君可證。又飾其說以非子墨子曰以攻伐之爲不義。畢云以  
据後文當云。非利物與昔者禹征有苗湯伐桀武王伐紂此皆  
子以攻伐。立爲聖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  
者也。大取篇云辭以放生以理長以類行。彼非所謂攻謂誅也。依下文  
當有所字。說文言部云誅討也。昔者三苗大亂。舊本者下有有字。王云即者字  
謂討有罪與攻戰無罪之國異。平御覽引刪。天命殛之日妖宵出。日妖不可通。日疑當爲有之譌。下云婦  
有三苗有發聲。天命殛之日妖宵出。妖宵出有鬼宵吟通鑑外紀引隨巢子  
汲冢紀年云三苗將亡日夜。雨血三朝。開元占經三引太公金匱。龍生於  
廟。犬哭乎市。舊本挽於字。又犬作大王。龍生廟當作龍生於廟。方合上下句法。  
爲犬。犬哭乎市。與龍生於廟對文。開元占經犬占引墨子曰三苗大亂。犬哭于市。太平御覽  
獸部十七引隨巢子曰昔三苗大亂。龍生於廟。犬哭于市。皆其證。案王校是也。今據正。通鑑  
外紀引隨巢子汲冢紀年云青龍。夏冰地坼及泉。畢云太平御覽引此云三  
生於廟。秋儀云大疑犬誤是也。苗欲滅時地震坼泉湧。  
五穀變化。民乃大振。畢云。高陽乃命玄宮。故云。王云此當作高陽  
乃命禹於玄宮。下文禹征有苗正承此文而言。又下文天乃命湯於鑿宮。與此文同一例。今  
本脫禹於二字。則文義不明。詒讓案。魏文類聚符命部引隨巢子云。天命夏禹於玄宮。有大

神人面鳥身云云。則非高陽所命也。此文疑有脫誤。今本  
竹書紀年帝舜三十五年帝命夏后征有苗。有苗氏來朝。禹親把天之瑞令。畢  
把文選注引作抱說文云瑞以玉爲信也。詒讓案。宮絕句。禹有治水之  
令文選東京賦李注引作命說文手部云把握也。以征有苗。宮絕句。禹有治水之  
功。故云玄宮。把天之。四電誘祇。未詳疑當爲雷電誘振。雷壞字爲田。又誤爲四。諄  
祇懼史記魯世家。有神人面鳥身。若瑾以侍。秦穆公所見之句芒也。若瑾  
以侍。義不可通。若瑾。疑奉珪之誤。若鐘鼎古文作。奉篆文作。二形相似。珪瑾亦形之誤。  
儀禮覲禮記方明六玉云。東方圭。周禮大宗伯禮四方玉云。東方以青圭。白虎通義文質篇  
云。珪位在東方。是珪於方位屬東。句芒亦東方之神。故奉珪猶國語晉語說西方之神。虢收  
執。珪矣。或云瑾當作璜。於形亦近。但於四方之玉不合。魏文類聚符命部引隨巢子云。有大  
神人面鳥身。降而福之。司祿益富。而國家實。司命益年。搃矢有苗之祥。疑當作  
而民不天。疑即指此事。秋儀云。若珪以下疑有脫誤。搃矢有苗之祥。疑當作  
通作。并與祥形近。而譌玉篇手。苗師大亂。後乃遂幾。道藏本後作后。說文玆  
部云。玆微也。言三苗之  
後世遂。禹既已克。有二苗。句。焉磨爲山川。別物上下。王云焉字  
衰微也。禹既已克。有二苗。句。焉磨爲山川。別物上下。王云焉字  
焉猶於是也。乃也。下文湯焉敢奉其衆。武王焉襲湯之緒。義並與此同。又云磨字義不可  
通。磨當爲曆。曆與歷通。周官遂師注曰。曆者適歷。中山經。歷石之山。郭注。或作曆。史記高祖  
功臣侯表。曆簡侯程黑。漢表作歷。春申君傳。濮曆之北。新序善謀篇。作歷。樂毅傳。故鼎反乎  
曆室。燕策作歷。歷之言離也。大戴五帝德篇曰。歷離日月星辰。是歷與離同義。淮南精神篇  
曰。別爲陰陽。離爲八極。然則曆爲山川。亦謂離爲山川也。離與曆皆分別之義。故曰曆爲山  
川。別物上下。世人多見磨。少見曆。故書傳中曆字多譌作磨。史記及山海經注。曆字。今本皆

類ニシテ、上下四方ノ神明ニ象下リタル者ナリ、而シテ其前ニ上下四方ノ色ニ配當シタルソレゾレノ玉ヲ供ス。幾ハ微ニシテ衰滅ナリ、磨爲山川ノ磨ハ磨又歷ト通用シ、歴ハ離ト同義、故ニ山川ヲ分ト治ムル事、別物上下トハ各地物産ノ等級ヲ區別スルコト、癩制大極ノ大ハ四ノ誤、癩ハ章ニシテ彰ト通用ス、其意ハ四方極遠ノ國ヲ明カニ制スルコト、中山經ハ山海經ノ篇名氏家訓ノ文意ハ、太山ノ羊肅ガ世本ヲ讀ミシニ、其中ニ容成造磨トアリシカバ、其磨ヲ以テ石確ノ類ト誤解シタルコトナリ。漢石經ハ後漢ノ時、經書ヲ石ニ刻シテ、大學ニ建テシメタル者ヲ云フ。天有轄命ノ轄ハ酷ノ誤、嚴酷ナル命令ニシテ下文ノ不祥ヲ云フ。鬼呼ノ下ニ於字ヲ脱ス。鶴ハ鶴ナリ。

偽作磨。又逸周書世俘篇伐磨。楚策。遠自棄於磨山之中。今本亦譌作磨。顏氏家訓。卿勉學篇曰。太山羊肅讀世本。容成造磨。以磨爲確磨之磨。則以磨爲磨自古已然矣。卿制大極。畢云。說文云。卿章也。詒讓案。疑當爲卿制四極。卿與卿形近。四象文作卍。與至於濮鉛。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郭注云。皆四方極遠之國。磨猶云治。治水分別諸物。貢賦之上下也。卿恐卽之誤。大極大中也。而神民不違。天引作夏桀時。下乃靜。則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選至乎夏王桀。選舊本作還。王云。還字義不可通。或曰。還卽旋字。案禹桀相去甚遠。不得言旋。至乎桀。還當爲選。選與逮同。逮及也。選與還字形相似而誤。下文還至乎商王紂。同又云。選之誤爲還。猶鏢之誤爲鏢。漢書律曆志。丙午選師。今本誤作還。中庸所以逮賤也。釋文逮作選。哀十四年公羊傳。祖之所逮聞也。漢石經逮作選。案王說是也。洪說同。今據正。天有轄命。畢云。轄當是誥字。詒讓案。轄疑當爲酷。謂嚴命也。說文告部云。魯魯告之甚也。白虎通義號篇云。魯者極也。魯酷字亦通。一切經音義云。酷古文倍魯。焯三形。轄字書不載。日月不時。寒暑雜至。易釋文引孟喜云。雜亂也。謂寒暑錯亂而至失其恒節。五穀焦死。史記龜策傳。說桀紂云。天數枯旱。鬼呼國。王云。呼下當有於字。方合上下句紀亦云鬼。鶴鳴十夕餘。鶴舊本作鶴。盧云。鶴字未詳。若作鶴與鶴同。案盧說是也。呼於國。天乃命湯於鑊宮。畢云。鑊宮卽孟子牧宮。天乃命湯於鑊宮。往而誅之。卽天誅造攻自牧宮也。案孟子萬章篇趙注云。牧宮桀宮。似與此鑊宮異。王用受夏之大命。夏德大亂。予既卒其命於天矣。往而誅之。必使汝堪之。畢云。文選注。載文類聚引作戡。此戡字之假音。說文云。戡殺疑校書者附記異同。遂與正文淆混。文選辯命論。褚淵碑文注。兩引亦無此數語。畢所校乃下文之異文也。夏德以下大命之辭。卒率之誤。率由之率。秋儀云。堪戡同是也。湯焉敢奉率其衆。是以鄉有夏之境。王引之云。焉猶乃也。言湯既受天命。是帝乃使陰暴毀有夏之城。陰疑降。少少有神。恐焉誤。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予既受命於天。天命融隆火。畢云。隆疑作降。言命祝融降火。王云。隆與隆通。不煩改字。詳尙賢中篇詒讓案。八年傳。鄭災禳火於玄冥。回祿。孔疏云。楚之先吳。回爲祝融。或云。回祿卽吳回也。是融卽回祿。此與周語所云卽一事也。融和也。于夏之城。開西北之隅。備城門篇云。城四面四隅。皆爲高。磨考工記。匠人。城隅之制。湯奉桀衆。蘇云。有下。屬諸侯於薄。禮記經解。鄭注云。屬猶合也。畢云。此作薄是。以克有。脫夏字。屬諸侯於薄。也。管子地數云。湯有七十里之薄。周書般祝解云。湯放桀。而復薄。荀子議兵云。古者湯以薄。武王以瀋。呂氏春秋云。湯嘗約于薄。皆作薄。地理志云。河南偃師尸鄉。殷湯所都。是今河南偃師也。史記集解云。皇甫謐曰。梁國穀孰爲南亳。卽湯都也。括地志云。宋州穀孰縣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卽南亳湯都也。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爲景毫。湯所盟地。因景山爲名。河南偃師爲西亳。帝嚳及湯所都。盤庚亦從

姚景玄造象記。金石萃編卷六十五。楚金。師碑。同卷百四卷。在。鑊宮。宮殿之名。夏德大亂以下。天ノ湯ニ命シタル詞ナリ。予既卒其命於天矣トハ。天ハ夏ノ命ヲ奪ヘタリト云フコト。堪ハ戡ト通用シテ。勝ツレト訓ズ。天命融隆火云。融ハ祝融ニシテ。火ノ神ナリ。隆ハ降ト通用ス。其文意ハ。天ガ祝融ニ命シテ。夏ノ城間ニシテ。西北隅ニ當ル所ヲ燒カシムルコト。國語ノ回祿信ノ信ハ。再宿ヲ云フ。九雉ノ雉ハ。高サ一丈ナリ。角浮思トハ。城角ノ門扉ヲ云フ。以克有。下ニ。夏字ヲ脱ス。薄ハ亳ニシテ。湯ノ都。今ノ安徽省内ニ在リ。

宮異。王用受夏之大命。夏德大亂。予既卒其命於天矣。往而誅之。必使汝堪之。疑校書者附記異同。遂與正文淆混。文選辯命論。褚淵碑文注。兩引亦無此數語。畢所校乃下文之異文也。夏德以下大命之辭。卒率之誤。率由之率。秋儀云。堪戡同是也。湯焉敢奉率其衆。是以鄉有夏之境。王引之云。焉猶乃也。言湯既受天命。是帝乃使陰暴毀有夏之城。陰疑降。少少有神。恐焉誤。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予既受命於天。天命融隆火。畢云。隆疑作降。言命祝融降火。王云。隆與隆通。不煩改字。詳尙賢中篇詒讓案。八年傳。鄭災禳火於玄冥。回祿。孔疏云。楚之先吳。回爲祝融。或云。回祿卽吳回也。是融卽回祿。此與周語所云卽一事也。融和也。于夏之城。開西北之隅。備城門篇云。城四面四隅。皆爲高。磨考工記。匠人。城隅之制。湯奉桀衆。蘇云。有下。屬諸侯於薄。禮記經解。鄭注云。屬猶合也。畢云。此作薄是。以克有。脫夏字。屬諸侯於薄。也。管子地數云。湯有七十里之薄。周書般祝解云。湯放桀。而復薄。荀子議兵云。古者湯以薄。武王以瀋。呂氏春秋云。湯嘗約于薄。皆作薄。地理志云。河南偃師尸鄉。殷湯所都。是今河南偃師也。史記集解云。皇甫謐曰。梁國穀孰爲南亳。卽湯都也。括地志云。宋州穀孰縣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卽南亳湯都也。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爲景毫。湯所盟地。因景山爲名。河南偃師爲西亳。帝嚳及湯所都。盤庚亦從

薦章ハ進メ明カニスル  
コト。別有毫士號湯トハ、周  
桓王ノ時代ニ、殷湯王  
ト全ク別人ノ毫王湯ト  
云フ人アリトノ意。

天不序其德ノ序ハ享ノ  
誤ニシテ、殷紂ヲ見放  
シタルコト。

祀用失時トハ祭祀ヲ忘  
ルコトヲ云フ。

兼夜中ノ下ニ誤脱アリ  
文義明ナラズ。

李淳風ハ唐太宗時代ノ  
人ニシテ、天文占術ニ  
長ズ、本書十卷ハ、十萬  
卷樓叢書ニ之ヲ收ム。

九鼎遷止トハ夏禹ノ  
時、九州ノ金ヲ以テ鑄  
タル鼎ガ、自然ニ其位  
置ヲ移シテ、別處ニ  
止ルコト、婦妖宵出  
ハ、婦人ノ妖怪ガ夜中  
出テタルコト、有鬼神  
吟トハ、怪物アリテ夜  
嘆息ノ聲ヲ洩ラスコ  
ト、天雨肉トハ天ヨリ  
鮮血淋漓タル肉ヲ雨ラ

都之。又案薄惟孟子作毫非正字也。毫京兆杜陵亭。爾雅釋詁云。薦進也。見說文。別有毫王號湯。在今陝西三原縣。地各不同。薦章天命。儀禮士冠禮鄭注云。章明也。薦薦通。通于四方。而天下諸侯莫敢不賓服。則此湯之所以誅桀也。還至乎商王紂。選舊本亦作還。今依王校正。詳上。畢云。文天不序其德。王云。序順也。言天不順紂之德。非樂篇引湯之官刑曰。上帝不順是順同。周語曰。周旋序順。序亦順也。逸周書序曰。文王告武王。以序德之行。兪云。序乃享字之誤。莊子則陽篇隨序之相理。釋文曰。序一本作享。是其例也。天不享其德。文義甚明。字誤作序。不可通矣。案兪說是也。尚賢中。祀用失時。史記龜策傳說。桀紂云。逆亂四時。失百鬼嘗。蓋言祭祀不以時舉也。兼夜中。有說。十日雨土于薄。畢云。太平御覽引作毫。假音字。詰讓案。李淳於堯今本紀年帝。九鼎遷止。婦妖宵出。有鬼宵吟。文選蘇子卿古詩。李也。有女爲男。天雨肉。呂氏春秋慎大篇說。棘生乎國道。國道謂道緯也。王兄自縱也。王云。兄與況同。況益也。言紂益自放縱也。小雅常棣篇。況也。涂也。況益也。無逸則皇自敬德。漢石經皇作兄。王肅本作況。況滋益也。晉語。衆況厚之。韋注曰。況益也。兄閔篇。職兄斯引。傳竝曰。兄茲也。案王說是也。顧說同。蘇謂卽微子出奔之事。誤。赤鳥銜珪。畢云。鳥太平御覽引作雀。珪初學記引作書。詰讓案。太平御覽時序部引尚書中候云。周文王爲西伯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豐。止于昌戶。

王乃拜稽首受取曰。姬昌者帝子亡殷者紂也。宋書符瑞志同。史記周本紀集解正義引尙書帝命。驗云。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于鄆。止于昌戶。其書云。敬勝怠者吉。云。與大戴禮記。武王踐阼篇。丹書文同。與此異。以上諸書。並作銜書。與初學記同。呂氏春秋。應同篇。云。文王之時。赤鳥銜丹書。集之。周社。亦與此書。降岐社事同。疑皆一事。而傳聞緣飾。不免詭異耳。降周之岐社。今本紀年帝辛三十二年。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畢云。太平御覽云。命曰周文。王伐殷事類賦云。命伐殷也。泰顛來賓。蘇云。孟子云。太公避紂居北海之濱。開文人。詳尙賢上篇。河出綠圖。北堂書鈔地部引。隨巢子云。姬氏之與。河出綠圖。呂氏至德之世。洛出丹書。河出綠圖。易緯。乾鑿度云。昌以西伯受命。改正朔布。地出乘黃。王號於天下。受錄。應河圖。綠圖。藝文作錄圖。未知孰是。然綠字似是。地出乘黃。周書王會篇云。白民乘黃。乘黃者似狐。其背有兩角。山海經。海外西經同。宋書符瑞志云。帝舜卽位。地出乘黃。淮南子云。黃帝治。踐功疑踐。乘。則地出乘黃。淮南子云。黃帝治。踐功疑踐。天下。飛黃服。阜高注云。飛黃乘黃。武王踐功。踐功疑踐。畢云。舊脫此字。据文。予既沈漬。殷紂于酒德矣。孔疏云。人。以酒亂。若沈。選注。藝文類聚。增。予既沈漬。殷紂于酒德矣。孔疏云。人。以酒亂。若沈。於水。故以耽酒。爲沈也。史記。宋世家。紂沈湎于酒。詩。小雅。釋文云。漬。淹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水浸曰漬。畢云。漬。藝文類聚。引作漬。一本。漬。作。漬。非也。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畢云。堪。藝文類聚。文選注引作載。武王乃。一本。乃。作。反。非也。攻狂夫。指紂。猶尙。反商之周。攻狂夫。疑當作往攻之。上文屢見。往狂之。夫形近而誤。攻書。桀謂獨夫。反商之周。攻狂夫。疑獨夫之誤。非。

スコト、棘生乎國道ト  
ハ山野ニ生スベキ荊棘  
ガ、國都ノ大道ニ生ズ  
ルコト、九經九緯トハ  
國都ノ道路ノ縱橫各九  
條アリテ、碁盤ノ如キ  
有様ナルヲ云フ。  
王兄自縱也ノ兄ハ、況  
ニシテ、マスマスト訓  
ズ、其意ハ前通ノ如ク、  
諸種ノ不祥アルモ、紂  
王ハ少シモ之ニ恐レズ  
シテ、益々放縱ナルヲ  
云フ、赤鳥ト稱スルハ  
周ハ火德ヲ以テ王タル  
ガ故ナリ。  
岐社ハ岐ト云フ土地ノ  
社、河出綠圖ノ綠ハ錄  
ト通用ス、錄ハ未來記  
ノ類、幡薄ハ意義不明。  
乘黃ハ狐ノ如ク、背ニ  
兩角アル者、周書王會  
篇ノ文意ハ、白民ト稱  
スル東南夷ヨリ、乘黃  
ヲ貢セシコト、唐ノ劉  
晏ノ稽瑞一卷ハ、後知  
不足齋叢書中ニアリ。  
所乘ノ乘ハ、原本業ト  
ナセドモ、玉函山房輯  
佚書中ノ孫氏瑞應圖ニ  
從ヒ、改メテ乘トナス、  
淮南子ノ服阜ノ阜ハ麻  
ナリ。

踐功ハ踐阼ノ誤。予既沈沈云ハ、天ハ彼ヲシテ酒ニ沈溺セシメタリ。通俗文ハ後漢服虔ノ撰下稱セラル。攻及之商之周ハ往攻之及商之國ノ誤。黃鳥之旗トハ黃色ノ鳥ヲ畫ケル旗ナリ、周ハ赤色ヲ尚ブ、黃ハ赤ト近シ、故ニ之ヲ用フ、巾車ハ太宗伯管下ノ官名ニシテ、今ノ車馬監ノ如キ者ナリ、司常ハ旗ヲ掌ル官名ナリ、七旒ノ旒トハ、旗ノヒラビラナリ、鶴火ハ星宿ノ名、流俗緣飾トハ俗説ノ附會ヲ云フ。成帝之來ノ來ハ喪ニシテ天ノ命セシ事業ヲ完成スルヲ云フ、周書ハ逸周書ニシテ、□ハ不明ノ闕字。分主諸神トハ各諸侯ニ命ジテ、諸神ヲ分チ祭ラシムルコト。始討ノ討トハ封ノ誤。雖爲楚望トハ雖山ハ楚ノ名山ニシテ、祭祀ヲ

享ル資格アル山ナリト云フコト。長言短言トハ發音ノ長短ヲ言フ。續漢書郡國志トハ、范曄後漢書ノ郡國志ヲ云フ、之ヲ續ト稱スルハ志類三十卷ハ、晉ノ司馬彪ノ撰ナルヲ以テナリ。出自有連ノ有連ハ熊渠ノ轉音、繫虧熊渠皆人名ナリ。

周疑國 天賜武王黃鳥之旗。畢云、賜太平御覽引作錫、北堂書鈔引隨巢誤、謂中都。黃鳥之旗、疑即周禮巾車之大赤、亦即司常之鳥、隼爲旗、考工記、轉人云、鳥旗七旒、以象鶴、火也。國語、吳語、謂之赤旗、曲禮云、行前朱雀、而後玄武、朱雀、即指鳥旗言之、黃與朱色近、故赤旗謂之黃鳥之旗、大赤爲周正色之旗、流俗緣飾、遂以爲天錫之祥矣。王既已克殷、成帝之來。周商誓篇云、武王曰、予惟甲子克致天之大罰、口帝之來、革紂之口、予亦無敢違大命、與此文意略同。畢云、來當爲實。分主諸神。通維所實部分。祀紂先王。明鬼下篇云、昔者武王之攻殷、誅紂也、使諸侯分主于諸神。祀紂先王。其祭曰、使親者受內祀、疏者受外祀、是其事也。四夷。維當作于、上文說湯也。而天下莫不賓。魯詩頌闕宮云、纘禹之緒、毛傳云、緒業也。此即武王之所以誅紂也。若以此王引之云、言武王乃襲湯之緒也。三聖王者、觀之、則非所謂攻也。所謂誅也。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以非子墨子曰、子以攻伐爲不義、非利物與。昔者楚熊麗。畢云、史記楚世家云、熊麗。始討此唯山之閒。畢云、討字當爲沮漳之沮、詒讓案、史記楚世家、熊麗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麗於楚蠻。是始封楚者、爲熊麗之孫、釋與此書不同、梁玉繩云、麗是釋祖、雖爲楚望、然則釋之前已建國楚地、成王蓋因而封之、非成王封、始有國耳。此唯山、蓋山名、此字疑北、無所考。越王繫虧。盧云、即無餘也。繫虧作繫、非以意改、案畢本亦依盧

校、今從之。史記周本紀、共王名繫扈、與此相類、無餘見越絕書外傳、地篇、吳越春秋、越王無餘、外傳、字作余、同。依盧校、繫虧即無餘、疑無餘本名無虧、左傳、僖十七年、齊有公子無虧、越王名或與彼同、古語無長言之、或曰繫無、周禮職方氏、幽州、鎮山醫、無闕、醫亦與繫音同、續漢書郡國志、遼東、屬國、無慮、縣、有醫、無闕、山、是醫、無闕、短言之、曰無慮、則無虧、長言之、亦可云繫無、虧、短言之、又可云繫虧、虧、餘、亦聲、相轉也、但無餘、遠在夏世、而史記越世家、則謂句踐始爲越王、史記正義、引輿地志云、周敬王時、有越侯、夫譚、子曰、允常、拓土、始大稱王、案允常、爲句踐父、漢書古今人表、亦云、越王允常、並與史記不同、此越王或當是出自有連、史記越世家云、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吳夏后少康、封少子杼、以奉禹祠、爲越、則與帝杼同名、疑誤、水經注、又云、秦望山、南有嶠、峴、峴、裏有大城、越王無餘、之舊都也、故吳越春秋、句踐語、范蠡曰、先君無餘、國在南山之陽、則鄞氏亦兼據趙說矣、但此云、出自有連、古籍無徵、國語、鄭語云、芊姓、夔、越、與、史記、不同、吳語、章注云、越王句踐、祝融之後、允常之子、芊姓也、又引世本云、越芊姓也、漢書地理志、顏注、引臣瓚亦據世本、明越非禹後、大戴禮記、帝繫篇云、陸終產六子、其六曰季連、是爲芊姓、季連產付祖、氏付祖、氏產穴、熊、九世、至于渠婁、緜、出自熊渠、有子三人、其孟之名、爲無康、爲句實王、其中之名、爲紅、爲鄂、王、其季之名、爲疵、爲威、章、王、史記楚世家云、熊渠立其長子康、爲句實王、其中子紅、爲鄂、王、少子執疵、爲越、章、王、孔廣森云、婁、緜、或當爲夔、越、越、卽、越、章、字、形之誤、詒讓案、以世本帝繫、證之、則國語之說、不爲無徵、左傳、二十六年、傳、夔、子、曰、我先王熊摯、漢書古今人表、及史記正義、引宋均樂緯注、並謂熊摯、亦熊渠子、竊疑夔、越、同、出、孔、說、似可通、若然、此出自有連、或當云、出自熊渠、猶帝繫云、婁、緜、出自熊渠、也、渠、邊、聲、近、古、通用、始邦於越。唐叔與呂尙邦。齊晉。此皆地方數百里。今以并國之故。四分天下而有之。蘇

萬有餘ノ下ニ國ヲ脱ス、萬國有餘ハ萬有餘國ノ誤。

譬如傳子之爲馬然ノ傳ハ僮ノ誤ニシテ、童ト通用ス、其意ハ今日ノ諸侯ハ久シキ間、戰爭ヲナシテ疲レタルコト、恰モ童子ガ戯レニ馬ノ眞似ヲナシテ、足ヲ勞スルガ如シ。考本ハ傳子ヲ傳子ニ作ル。注亦之ヲ説ク。

墨子當春秋後、其時越方強盛、而晉尙未亡、故以荆越齊晉爲四大國、不數秦者、時秦方衰亂故也。此可徵墨子在孔子後、而未及戰國也。凡書中涉戰國時事者、皆其徒爲之爾。  
**是故何也。** 李本作 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

者也。古者天子之始封諸侯也、萬有餘。 畢云、呂氏春秋用民云、當禹之時、天下萬國、至於湯而三千餘國、戴云、當補國字、文義始足。 今以并國之故、萬國有餘皆滅。 戴云、萬國有餘、當作萬有餘國、而

四國獨立、此譬猶醫之藥、萬有餘人、而四人愈也、則不可謂

良醫矣。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曰、我非以金玉子女壤地爲不足也、我欲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求諸侯也。 畢云、求來下同、醫一本

諸侯者、天下之服可立而待也。夫天下處攻伐久矣、譬若傳

子之爲馬然。 傳畢本改傳云、傳子言傳舍之人、王云、畢說非也、傳當爲僮、字之誤也、僮今童字也、說文、僮未冠也、魯語曰、使僮子備官、史記樂書曰、使

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宋世家曰、彼狡僮兮、玉篇曰、僮今爲童、耕柱篇曰、大國之攻小國、譬猶童子之爲馬也、童子之爲馬、足用而勞、今大國之攻小國也、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爲事、攻人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爲事、故大國之攻小國也、譬猶童子之爲馬也、是其證。洪云、傳子當是僮子之譌、方言、燕齊之間、養馬者謂之僮、後漢書杜篤傳

信效ノ效ハ交ト通用。周禮大行人ノ文意ハ、各國ノ交際ヲ述ベタル者ナリ、歲相問也トハ、每歲大夫ヲシテ音問セシムルコト、殷相聘也トハ、疎遠ヲ謝スルタメニ、卿ヲシテ音問セシムルコト、世相朝也トハ、新君即位ノ際ニハ、來朝スルコトナリ。之絶ハ、乏絶ノ誤、委ハ、運輸ヲ云フ、租委、鮮薄トハ、君主ノ所ニ運上セラルル租賦ノ少ナキコト、調委トハ、物品ヲ送リテ不足ヲ補フヲ云フ。共ハ、供ト通用、小國之君ハ、大國之君ノ誤、緩急、民必移トハ、嚴急ノ政治ニ代フルニ、寬大ノ政治ヲ以テスルトキハ、民皆之ニ歸ス、易攻伐云云ハ、攻伐ヲヤメテ、尊ラ内治ニ心ヲ盡ストキハ、其功績倍加ス、功ハ、功ト通用、量我師舉云云ハ、其出征ノ軍費ヲ量リテ、之ヲ適度ニ使用シ、以テ敵國戰後ノ疲弊ニ乘ズルコト、斃ハ、弊ト通用。

李注引方言、假養馬人也、案道藏本、李本作傳、王說近是、蘇校同、傳或當爲孺、孺俗作孺、與傳形近、孺子、童子義同、傳子、掌傳車者、今若有能信効、

先利天下諸侯者。 効讀爲交、同聲段借字、信交謂相交以信、周禮大行人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効致也

大國之不義也、則同憂之、大國之攻小國也、則同救之、小國

城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布粟之絕、則委之。 王云、之絶二字不詞、當是乏絶之誤、月令

曰、賜貧窮、振乏絶、是也、委讀委輸之委、後漢書千乘貞王伉傳、租委鮮薄、注委謂委輸也、案王說、是也、周禮小行人云、若國凶荒、則令調委之、幣帛不足、

則共之。 畢云、共、同供、以此効大國、則小國之君說、効亦讀爲交、此云、交大國、則不交云

小國之君說、疑小國亦當爲大國、上文云、是故 人勞我逸、則我甲兵強、寬

以惠、緩易急、民必移。 呂氏春秋義賞篇云、賞重則民移之、高注云、移猶歸也。 易攻伐、以治我

國、攻必倍。 攻當爲功之借、字、國攻當作功、量我師舉之費、以爭諸侯之斃、 爭舊本作

或作斃、从死、左襄二十七年傳、以誣道蔽諸侯、釋文、引服虔作斃、斃、踏也、一曰罷也、

則必可得而序利焉。 王引之云、序利、當爲厚利、隸書厚字、或作序、見漢荆州刺史度尙碑、又作序、見三公山碑、形與序相似而誤、詩序、厚



序利ノ序ハ享ノ誤。督以正トハ、正道ヲ以テ之ヲ監察スルコト、義其名トハ正義ヲ標榜スルコト、授諸侯之師ノ授ハ援ノ誤ニシテ、攻メ取ルコトナリ。

其爲下不可勝數也ハ、其爲利天下不可勝數也ノ誤。

巨務ハ最大急務ナリ。

今且ハ今夫ノ誤。

者此二字ハ此者ノ誤。

人倫釋文。厚本或作序。非荀子王霸篇。桀紂即厚於有天下之執。鹽鐵論國病篇。無德厚於民。今本厚字竝譌作序。此言量我與師之費以爭諸侯之斃者。則厚利必可得也。明鬼篇曰。豈非厚利哉。今本厚作序。則義不可通。俞云。序亦享字之誤。案俞說是也。詳前。督以正。說文目部云。督察也。爾雅釋詁。義云。督正也。郭注云。督謂御正。義

其名。即上文云。我以義必務寬吾衆。信吾師。以此授諸侯之師。授字無義。疑當爲援禮記儒行鄭注云。援猶引也。取也。則天下無敵矣。其爲下不可勝數也。蘇

句有脫字。當作其爲。此天下之利。而王公大人不知而用。則此可謂不知利天下之巨務矣。畢云。巨舊作臣。以意改。是故子墨子

曰。今且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王引之云。今且今夫也。中情

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繁爲攻伐。此實天下

之巨害也。今欲爲仁義。求爲上士。尙欲中聖王之道。尙上

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非攻之爲說。而將不可不察

者此也。畢云。舊脫下不字。以意增。王云。不可不察者此也。本作不可不察。此

字指非攻之說而言。言欲爲仁義。則不可不察。此非攻之說也。今本此者二

字倒轉。則與上文今欲二字義不相屬矣。節葬篇故當若節喪之爲政。而不可不察者此也。者此亦此者之誤。尙賢篇故尙賢之爲說。而不可不察。此者也。明鬼篇故當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以爲將不可以不明察。此者也。此者二字皆不誤。

墨子閒詁卷五終

○節用トハ財用ヲ節約スルコト。  
一國可倍也トハ、國利ヲ倍加スルコトヲ得。

無不加用而爲者トハ、從來ヨリモ一層利便ヲ増スニ非レバ、聖王之ヲ爲サザルナリ。

坐衽ハ則止ノ誤、或ハ曰ク、鮮髓ノ誤ニシテ、華美ナルコト、此意味ニテハ、不加者ト句讀シ、徒ラニ華美ニシテ實益ヲ加ヘザル者ト云フコト。  
考本、坐衽ヲ坐衽ニ作

墨子閒詁卷六

節用上第二十

聖人爲政一國一國可倍也。畢云言利可倍。大之爲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國家去其無用之費。舊本說用之費

三字王據下  
文及中篇補。足以倍之。聖王爲政其發令興事使民用財也。舊使

本作便。王云便民二字與下句文意不合。便民當爲使民。舊

言必有用之事。然後使民爲之也。案王校是也。今據正。無不加用而爲者。是

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德與得通下同。其興利多矣。其爲衣裳何以

爲。冬以圍寒。夏以圍暑。圍禦字通。詳辭過篇。凡爲衣裳之道。冬加溫。夏

加清者。坐衽不加者去之。畢云坐衽二字凡四見。疑一鮮字之誤。鮮少也。言

于民利者。聖王弗爲是也。不加猶云無益。洪云篇中言爲宮室甲盾五兵舟車坐衽字凡四

見。其文義皆同。以中篇言衣服舟楫宮室句證之。坐衽當是則止二字之譌。則譌爲鮮。止譌

爲且。傳寫者又割裂譌爲坐衽。俞云坐衽二字凡四見。疑當作鮮且。蓋鮮字左旁之魚誤移

在且字左旁耳。且讀爲臚。鮮且者鮮髓也。說文帶部臚合五采鮮色。從帶盧聲。詩曰衣裳臚

有盜賊加固者ハ前後ノ  
文例ニ由ルトキハ、誤  
脱アルニ似タリ、牧野  
本ニ、凡爲宮室之道有  
加固者ト改ム、從フベ  
シ、  
司馬法五篇一卷ハ、三  
代軍政ノ遺規ヲ追述セ  
シ者ニシテ、七書ノ一  
ナリ、五兵當ノ當上ニ  
五字ヲ脱ス、五兵五當  
トハ、五種ノ武器、各  
其用ニ適當スル所アル  
ヲ云フ、  
五兵ハ五種ノ武器ニシ  
テ、弓矢、戈、長一丈二  
尺ノ棒、矛、長柄ノ頭ニ  
刃ヲツケタル者ニシテ  
長二丈ノ戈、此二者ノ  
差ハ戈ハ一本ニシテ、  
戟ハ股ノアル者、皆柄  
アリ、ト云フ、長以衛短  
云トハ、五兵ノ使用上

ニ就キテ、長短得失相  
助クルヲ云フ、魯矛ハ  
短キヲニシテ、魯二丈  
尺、夷矛ハ長キ者ニシ  
テ、二丈四尺ナリ、漢書  
儀ノ著者衛宏ハ後漢ノ  
學者ニシテ、孫星衍ノ  
王清館叢書ニ其善本ヲ  
收ム、五經異義ハ後漢  
許慎ノ著ニシテ、清朝  
陳壽祺、其疏證ヲ著ス、  
皇清經解之ヲ收ム、范  
甯注引證ノ公羊說ハ、  
許說ニ由リテ之ヲ證  
ス、故ニ之ヲ並稱ス、禮  
記隱義トハ、東西南北ニ  
ヨリテ、五兵ヲ配當ス  
ルコトヲ稱シタル者ニ  
シテ、之ヲ隱義ト云フ  
ハ、正經以外ノ說ナル  
ヲ以テナリ、  
於數倍乎若則不難云云  
トハ、以上ノ物品ヲ増  
加スルコトハ、特ニ  
困難ナル事ニ非ズ、唯  
人口ヲ増加スルコトガ  
困難ナルコトナリ、  
處家トハ一家ヲ立ツル  
コトニシテ、即妻帯ス  
ルコト、事人トハ嫁ス  
ルコト、  
王肅ハ魏(三國)ノ人、  
聖論ノ完本已ニ佚  
ス。

黼鮮色謂之黼故合而言之曰鮮黼今詩作楚楚毛傳曰楚楚鮮明貌然則鮮黼連言正古  
義也鮮且不加謂徒爲華美而無益於用畢云不加猶言無益是也黼從盧聲盧從且聲故  
黼得以及爲之如籀文遼小篆作迥或作祖而詩溱洧篇士曰既且釋文曰且往也則即以  
且爲之是其例矣案俞說近是公孟篇云楚莊王鮮冠組纓半組鮮組並鮮黼之異文又疑  
當爲華駟晏子春秋諫下篇云今君之服駟華不可以導衆又云聖人之服中悅而不駟此  
駟字从魚且聲舊本並同俞正變謂羊乃善挽組乃但誤則誤仍爲从且又讀羊屬上爲句  
並謬蘇云或作鮮有二字亦非半組不詳按羊菜蔬之小者也組  
驪屬凡从且者組組粗皆小也言雖瑣小不有加焉者去之不問也 其爲宮室何  
以爲冬以圍風寒夏以圍暑雨有盜賊加固者半組不加者  
去之其爲甲盾五兵何 周禮司兵云掌五兵五盾又軍事建車之五兵鄭衆  
注云五兵者戈、矢、戟、矛、守、戈、戟、助、凡五兵當長以衛短短以  
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司馬法定齋篇云弓矢圍、戈、矛、守、戈、戟、助、凡五兵當長以衛短短以  
救長案五兵古說多差異惟鄭君與司馬法合當爲定論此甲盾五兵並舉而衛宏漢舊儀  
說五兵有甲、鎧、周禮肆師賈疏引五經異義公羊說穀梁莊二十五年范  
甯注曾子問孔疏引禮記隱義揚雄大玄經玄數說五兵並有盾皆非也 以爲以圍  
寇亂盜賊若有寇亂盜賊有甲盾五兵者勝無者不勝 畢云  
作有以 是故聖人作爲甲盾五兵凡爲甲盾五兵加輕以利  
意改 堅而難折者半組不加者去之其爲舟車何以爲車以行陵  
陸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之利凡爲舟車之道加輕以利者

半組不加者去之凡其爲此物也無不加用而爲者 舊無不  
上文云無不加用而爲者此 疑用是也 其  
脫不字案俞校是也今據補 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  
興利多矣有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鳥獸犬馬 舊本無矣字戴云多  
有疑者字之誤者上脫今字去字乃王公二字之誤案戴校多下補矣字是也今據增有當  
讀爲又此承上文言聖人爲衣裳宮室甲盾五兵舟車既去其半組不加者而不爲又去珠  
玉鳥獸犬馬之玩好以益爲衣裳 以益衣裳宮室甲盾五兵舟車之數  
五者故其數自倍增也戴說並非 於數倍乎若則不難 戴云若猶此也則不難下有  
於數倍乎若則不難 脫文案審校文義似無脫文 故孰爲難倍唯  
人爲難倍然人有可倍也昔者聖王爲法曰丈夫年二十毋  
敢不處家 明吳寬鈔本作不敢毋處家左文十八年傳云男  
吳鈔本作 毋敢不事人 周禮媒氏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賈疏引王肅聖  
二十誤 敢不有其家王 此聖王之法也 韓非子外儲說右篇齊桓公下令於民曰丈夫  
肅語本於此 子此說與彼同國語越語亦云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  
也 次讀爲恣言 其欲蚤處家者有所一十年處家其欲晚處  
也 恣民之所欲

子民次也ノ次ハ、恣トト通ズ、其意ハ人民ガ法制ヲ守ラズシテ、勝手ノ事ヲナスコト。所ハ時ト訓ズ。以其蚤與其晚相踐ノ踐ハ、窮ノ義アリ、其意ハ先王ノ定法ト後人ノ所爲トヲ差引勘定スルコト。若純三年而字子生可以二三年矣ノ純ハ全ト訓ズ、字ハ孳乳ニシテ子ヲ生ムコト、年ハ人ノ誤、其意ハ前述ノ如ク、十年ノ相違アリ、モシ人ガ九三年ニ、一人宛生ルトスレバ、二三人アルベキ筈ナリ。此不惟云云ハ、荀クモ前述ノ如ク、蚤ク結婚セシムルトキハ、人口ヲ増加セシムル其法ト言フベカラザルカハ、反語、且不然已ハ且不惟此爲然已ノ誤、其意ハ、人口減少ノ源因ハ、結婚制度ノ壞敗ノミニアラズ、其外ニモ源因アリト云フコトニシテ、下文ヲ惹起スル句法ナリ。

籍斂ハ稅斂ナリ、綬藥ハ伏案ノ誤ニシテ火攻ノ具、此不令ノ令ハ今ノ誤、數術而起トハ、人口ヲ減少スル法ハ前述ノ如ク數多アルヲ云フ、無此ノ下ニ、此ノ一字ヲ補フテ下文ト連讀セシムベシ。考本、去無用之費聖王之道ヲ去無用之聖王之道ニ作ル。

卷ハ倦ト通用。考本、歿世而ヲ歿二十而ニ作ル。正諸侯ノ正ハ長ニシテ諸侯ノ盟主トナルヲ云フ。

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

王云所猶時也。言有時二十年有時四十年也。文十三年公羊傳注曰所猶時也。

以其

蚤與其晚相踐。

玉藻鄭注云踐當爲翦聲之誤也。呂氏春秋制樂篇高注云翦除也。戴云踐讀如籩豆有踐之踐。傳曰踐行列兒行列有比較之義。案戴說未允。

後聖王之法十年若純三年而字子生可以一三年

矣。周禮玉人注云純猶皆也。說文子部云字乳也。蘇云字猶養也。下年字疑當作人。蓋聖王之法二十而處家。今後十年彼早處家者當有二三子也。戴云虞氏注易屯卦云字

之誤。純十音之轉。此不惟使民蚤處家。而可以倍與

且不然已。此文未足必有挽字。明鬼下篇云且不惟。今天下爲政者其

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民勞其籍斂厚。王引之云籍斂稅斂也。大雅韓奕篇實斂實籍箋曰籍稅

也正義引宣十五年民財不足凍餓死者不可勝數也且大人惟

毋興師以攻伐鄰國。惟母與鈔本作唯無。畢本母改母云母同貫。久者

終年速者數月男女久不相見此所以寡人之道也與居處

不安飲食不時作疾病死者有與侵就倭稟。有讀爲又侵就未詳。稟以舉火攻城之具。

見備穴篇韓非子八說篇云干城距衝不若堙穴。攻城野戰死者不可勝數。伏襲疑此倭亦當爲伏之譌。畢云倭即援字異文。

此不令爲政者所以寡人之道數術而起與。

畢云令當爲今戴云不猶非也。令

善聖人爲政特無此。此字疑當重。不聖人爲政其所以衆人

之道。以衆人民之道亦有術也。亦數術而起與。故子墨子曰去無

用之費。王云舊本脫費字中篇曰諸加費。聖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

言去聖王之道之無用者則天下之大利也。

節用中第二十一

無此篇

子墨子曰古者明王聖人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彼其愛

民謹忠。說文言部云謹慎也。此蓋與信義近。利民謹厚忠信相連。又示之以利是

以終身不廢。吳鈔本作厭。歿世而不卷。歿吳鈔本作沒。世舊本作二十二字。

當爲倦。詒讓案正字當作券。說文力部云券勞也。考工記鞀人鄭注云券今倦字也。卷即券

之段字。秋儀云歿疑役可是倦倦之誤。忠信則不饗其役也。二十蓋年二十而爲成人。身

已不倦。古者明王聖人其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也。正長也。詳

鞮、鞮ハ皮ヲ作リ鼓ヲ作ル職人ナリ、鞮或ハ鞮ニ作ル、周禮考工記函人ノ條ヲ見ヨ。

梓ハ器具ヲ作ル者、匠人ハ建築ノ職人。

交趾ハ今ノ安南地方、北降幽都ノ降ハ際ノ誤、幽都ハ山西省雁門以北ノ地。

豐象傳ハ上六ノ辭ニシテ、豐大ノ極ニ居ル者ナレバ、天際ニ飛翔スルガ如キヲ以テ、之ニ譬フ。

厚愛ハ財物ヲ愛惜スルコト、黍稷不二トハ黍稷ヲ一品限リトナスコト、羹載不重トハ、羹即チ肉汁、載即チ肉ノ細切チモ一品限リトナスコト、毛無ハ豚ヲ毛ガルミニ焼キ蒸スコト、大羹ハ味ヲツケザル肉汁、羹ハ羹ト云フ鼎ニ似タル者ニ盛リタル肉汁、土摺土形皆瓦ヤキノ食器ナリ、刑ハ銅ニ通ズ。

鞮

畢云、鞮說文云、韋繡也。鞮當爲鞮。說文云、柔革工也。讀若朴。王云、鞮即考工記函之爲鞮。鞮亦借字耳。故考工記又借作鞮。案王說近是。說文革部云、鞮攻皮治鼓工也。或从鞮。鞮車匠字亦作鞮。或云考工記設色之工畫鞮。鞮即鞮之借字亦通。鞮鞮使羣處也。鞮鞮人鞮也。陶冶梓匠使各從事其所能。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

諸加費不加于民利者。聖王弗爲。

畢云、舊民用下作諸加費不加民利。則止。今据後文改。史記李斯列傳李

斯曰、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即用此義。

古者聖王制爲飲食之法。

日足以充虛。繼氣強股肱。

畢云、太平御覽引有使字。

耳目聰明則止。不極。

五味之調。芬香之和。

畢云、芬字同寮。

不致遠國。珍怪異物。

怪舊本作恢。畢云、恢。

一本作怪。太平御覽引同。說文云、恢大也。亦通。詒讓案、作怪是也。今據正。恢篆文相近而譌。公羊昭三十一年傳、有珍怪之食。何注云、珍怪猶奇異也。荀子正論篇云、食飲則重大牢而備。珍怪。淮南子精神訓云、珍怪奇異人之所美也。何以知其然。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趾。

新書並作趾。案交趾即今越南國。

北降幽都。

王云、降字義不可通。降當爲際。爾雅、際、接也。郭注曰、捷謂相接續也。際降字形相似。故傳寫易譌。周易

集解、豐象傳、天降祥也。王弼本、降祥作際。翔案、王校是也。淮南子脩務訓、高注云、陰氣所在故曰幽都。今雁門以北是。莊子在宥篇云、堯流共工於幽都。釋文引李頤云、即幽州也。尚書作幽州。東西至日所出入。畢云、謂鳴谷味谷。詒讓案、荀子王霸篇、楊注引戶北裔也。入韓非子十過篇云、昔者堯有天下。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不賓服。文並略同。又大戴禮記少閒篇云、昔虞舜以天德嗣堯。朔方幽都來服。南撫交趾。出入日月。莫不率俾。淮南子脩務訓云、堯北撫幽都。南通交趾。賈誼新書脩政語上云、堯撫交趾。北中幽都。亦與此文大同小異。莫不賓服。逮至

其厚愛。黍稷不二。羹載不重。

說文肉部云、載大榘也。詩魯頌閟宮、毛包載。羹載不重。尹注云、載謂肉而細切。案不重。謂止一品不多重也。秋儀云、二貳同。

飯於土墀。

飯舊本譌飲。王云、土墀乃飯器。非飲器。飲乃飯字之誤。案

王校是也。今據正。畢云、墀當爲溜。太平御覽引此云、飯土軌。史記李斯列傳、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飯土。軌。徐廣曰、軌一作溜。說文無墀字。玉篇云、力又切。瓦飯器也。詒讓案、史記秦始皇本紀云、飯土。索隱本、簠作墀。云如字。一音鏤。一作簠。又叙傳云、食土。簠。集解徐廣云、一作墀。與此字並同。韓非子十過篇云、堯飯於土。簠。飲於土。銅。即李斯所本。韓詩外傳三又云、舜飯。於土。形。禮云、銅。羹。器也。後漢書注引此云、堯舜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飲土。簠。飲土。銅。梁之飯。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是約己也。文選注亦以爲此文。案出韓非子。顧云、秦本紀、正作土形。太史公自序作刑。詒讓案、說文口部云、啜管也。形刑並銅之段字。史記叙傳、司馬談論六家要指云、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食土。簠。啜土。刑。刑所以盛羹也。土謂燒土爲之。即瓦器也。秦始皇本紀作啜土刑。集解引如淳云、土刑飯器之

斗以酌也。李斯傳作銅韓非子。斗以酌。王云斗上脫一字。此與下文義不相屬。酌十過篇同。韓詩外傳又作型。斗以酌。下必多脫文不可考。詒讓案詩大雅行葦云酌以大斗。說文木部云勺也。勺部云勺挹取也。此斗酌即勺之段借字。謂以料挹酒漿也。俛仰周旋威儀之禮。畢云云。類低頭也。聖王弗爲。此句上以上下文例校之。當亦有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九字。古者聖王制爲衣服之法曰冬服紺緇之衣。輕且暖。畢云說文云紺帛深青揚赤色。爲纁。考工記云五入爲緇。鄭君注云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說文纁云帛雀頭色。與鄭注緇義合。說文無緇字。是知當爲纁。紺青而含赤色。帛青赤色。夏服絺綌之衣。輕且清。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爲。古者聖人爲猛禽狡獸暴人害民。廣雅釋詁云狡健也。呂氏春秋恃君篇服狡蟲義。於是教民以兵。行日帶劍。爲刺則入。日疑當擊則斷旁。擊而不折。此劍之利也。甲爲衣。則輕且利。動則兵且從。無義。疑當作弁。與兵形近而誤。弁者變之段字。書堯典於變時雍。漢孔宙碑作於元時應。元即弁之隸變。是其證也。考工記函人爲甲衣之無斷則變也。鄭注云變隨人身便利。此變且從之義。此甲之利也。車爲服。重致遠。乘之則安。引之則利。安以不傷人。利以速至。此車之利也。古者聖王爲大川廣谷之不可濟。於是利爲舟楫。王云利字義不可通。利當爲制。隸止。廣雅釋詁云將行也。止舊譌。雖上者三公諸侯至。舊云上舊作止。以王是也。舟楫不易。津人不飾。說文水部云津水渡也。津人蓋掌渡之吏。士左傳人得諸河上。列子黃帝篇云津人操舟若神。劉此舟之利也。古者聖王制爲節葬之法曰衣三領。意林作三領之衣。荀子正論篇楊注云三領三寸衣。衾三領。葬田不妨田。故不掘也。蓋掘穴深不通於泉。意林不作則誤。掘寸衣衾三領。葬田不妨田。故不掘也。蓋掘穴深不通於泉。意林不作則誤。掘戰國時相傳有是語。不獨墨家言也。掘穴深不通於泉。吳鈔本作掘下同。畢云說文云掘窟窟也。此窟字假音。案畢說非也。說文土部別有掘字。訓突也。引詩曰蟬蟬掘閱。段玉裁注本校改掘塚作掘。而刪掘窟窟也一條。最爲精密。此掘穴則借爲窟字。戰國策楚策云掘穴窟窟。漢書鄒陽傳則士有流不發洩則止。畢云流疑當爲氣。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顏注云堀與窟同。流不發洩則止。据下篇有云氣無於上。死者既葬。生者毋久喪用哀。古者人之始生。未有宮室之時。因陵丘堀穴而處焉。聖王慮之。以爲堀穴曰冬可以辟風寒。畢云辟同避。言堀穴但逮夏。畢云逮舊作。下潤溼。上熏蒸。道

牧野本ニヨレバ行日ノ日ハ則字ノ誤。擊則斷旁。擊而不折トハ、劍ヲ四方八方ニ振リ舞シテ、物ヲ斬ルモ折レザルコト、然レドモ原文ニ誤アルベシ、或ハ原文ニ誤アルベシ、或動則兵且從ノ兵ハ弁ノ誤ニシテ、弁ハ變ノ假字、其意ハ甲冑ハ身體ノ舉動ニヨリテ風伸自在ナルヲ云フ。漢孔宣碑ハ金石萃編卷

十一ヲ見ヨ。考工記ノ無斷トハ甲ノ工合ヨク作ラレテ、摩擦シ窮風ナラザルヲ云フ。利爲ノ利ハ制ノ誤。津人不飾トハ渡守ガ特ニ舟ヲ美シクセザルヲ云フ。左傳ノ文ハ昭公二十四年ニシテ、其文意ハ王子朝ガ河神ニ寶玉ヲ捧グテ福ヲ求メタルコトナリ。三領ハ三枚ナリ、衣服ヲ數フルニ、首領ヲ圓ム所ノ襟ヲ以テス、故ニ三領ト云フ、禮記ノ文ハ喪大記ヲ見ヨ。棺三寸トハ棺ノ厚サ三寸ヲ云フ、葬田不妨田トハ、古來ハ人ヲ田野ニ葬ムルモ、政テ農耕ヲ妨グズ、故ニ後ニ至リテモ之ヲ發掘スル者ナシ、堀穴ノ堀ハ窟ト通ズ、葬穴ヲ云フ、蟬蟬掘閱ノ句ハ、詩經曹風蟬蟬篇ニ在リ、其意ハ蟬蟬ノ穴カラ羽ヲヒログテ出ヅルコト、堀穴ハ疊積ナリ。流不發洩則止ノ流ハ氣ノ誤ナルベシ、其意ハ死者ノ氣ガ、外部ニ洩

屬瓦器也。李斯傳作銅韓非子。斗以酌。王云斗上脫一字。此與下文義不相屬。酌十過篇同。韓詩外傳又作型。斗以酌。下必多脫文不可考。詒讓案詩大雅行葦云酌以大斗。說文木部云勺也。勺部云勺挹取也。此斗酌即勺之段借字。謂以料挹酒漿也。俛仰周旋威儀之禮。畢云云。類低頭也。聖王弗爲。此句上以上下文例校之。當亦有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九字。古者聖王制爲衣服之法曰冬服紺緇之衣。輕且暖。畢云說文云紺帛深青揚赤色。爲纁。考工記云五入爲緇。鄭君注云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說文纁云帛雀頭色。與鄭注緇義合。說文無緇字。是知當爲纁。紺青而含赤色。帛青赤色。夏服絺綌之衣。輕且清。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爲。古者聖人爲猛禽狡獸暴人害民。廣雅釋詁云狡健也。呂氏春秋恃君篇服狡蟲義。於是教民以兵。行日帶劍。爲刺則入。日疑當擊則斷旁。擊而不折。此劍之利也。甲爲衣。則輕且利。動則兵且從。無義。疑當作弁。與兵形近而誤。弁者變之段字。書堯典於變時雍。漢孔宙碑作於元時應。元即弁之隸變。是其證也。考工記函人爲甲衣之無斷則變也。鄭注云變隨人身便利。此變且從之義。此甲之利也。車爲服。重致遠。乘之則安。引之則利。安以不傷人。利以速至。此車之利也。古者聖王爲大川廣谷之不可濟。於是利爲舟楫。王云利字義不可通。利當爲制。隸止。廣雅釋詁云將行也。止舊譌。雖上者三公諸侯至。舊云上舊作止。以王是也。舟楫不易。津人不飾。說文水部云津水渡也。津人蓋掌渡之吏。士左傳人得諸河上。列子黃帝篇云津人操舟若神。劉此舟之利也。古者聖王制爲節葬之法曰衣三領。意林作三領之衣。荀子正論篇楊注云三領三寸衣。衾三領。葬田不妨田。故不掘也。蓋掘穴深不通於泉。意林不作則誤。掘寸衣衾三領。葬田不妨田。故不掘也。蓋掘穴深不通於泉。意林不作則誤。掘戰國時相傳有是語。不獨墨家言也。掘穴深不通於泉。吳鈔本作掘下同。畢云說文云掘窟窟也。此窟字假音。案畢說非也。說文土部別有掘字。訓突也。引詩曰蟬蟬掘閱。段玉裁注本校改掘塚作掘。而刪掘窟窟也一條。最爲精密。此掘穴則借爲窟字。戰國策楚策云掘穴窟窟。漢書鄒陽傳則士有流不發洩則止。畢云流疑當爲氣。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顏注云堀與窟同。流不發洩則止。据下篇有云氣無於上。死者既葬。生者毋久喪用哀。古者人之始生。未有宮室之時。因陵丘堀穴而處焉。聖王慮之。以爲堀穴曰冬可以辟風寒。畢云辟同避。言堀穴但逮夏。畢云逮舊作。下潤溼。上熏蒸。道

レナケレバ十分ナリト  
スルコト。

獨潔ハ清潔ナルコト。

藏本吳鈔  
本作重誤。

恐傷民之氣。于是作爲宮室而利。

于吳鈔本作於。  
戴云下有脫文。

然

則爲宮室之法。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其旁可以圍風寒。上

可以圍雪霜雨露。其中獨潔可以祭祀。

獨潔詳尙  
同中篇。

宮牆足以

爲男女之別。則止。諸加費不加民利者。聖王弗爲。

下疑有  
脫文。

節用下第二十二闕。

節葬上第二十三闕。

節葬中第二十四闕。

節葬下第二十五

畢云。說文云。葬。藏也。从死在艸中。一其中所以薦之。  
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又云。節。竹約也。經典借

爲約  
之義。

子墨子言曰。仁者之爲天下度也。辟之無以異乎孝子之爲

親度也。

畢云。辟  
同譬。

今孝子之爲親度也。將奈何哉。曰。親貧則從

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衆之。衆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

不智ノ智ハ知ト通用。

於此也。亦有才力不足。財不贍。智不智。

此字與知通。下同。畢云。一本  
作知。圖下智恐知誤。下同。

然

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親爲之者矣。

隱謀謂  
隱匿其

智謀。猶尙同上篇云。隱匿良道。不以相教也。荀子王  
制篇云。無隱謀。無遺善。而百事無過。非君子莫能

若三務者

畢云。舊脫此字。據  
後文增。圖指上三

孝子之爲親度也。既若此矣。雖仁者之爲天下度

畢云。舊  
脫爲字。

一本 亦猶此也。曰。天下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

衆之。衆而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亦有才力不足。財不贍。

智不智。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天下爲之

者矣。若三務者。此仁者之爲天下度也。

句首此字。據上文。不當有。  
畢云。舊脫也。字。據上文增。

既若此矣。今逮至昔者。三代聖王既沒。

盧云。今逮至昔者。連  
下爲文。亦見下篇。

天 下失義。後世之君子。或以厚葬久喪。以爲仁也。義也。孝子之

事也。或以厚葬久喪。以爲非仁義。非孝子之事也。曰。二子者

言則相非。

畢云。則字。據下當爲  
卽。詒讓案。二字古通。

行卽相反。

卽吳鈔  
本作則。

皆曰。吾上祖

言則相非。行卽相反。云云  
トハ二者ノ言行ハ全然

相反スルニモ關セズ、二者各先王ノ道ヲ奉シタル者トナス。

傳ハ轉ノ誤ニシテ、其意ハ言論バカリニテハ其是非ヲ分チガタシ、故ニ試ニ一步ヲ轉シテ、實際ノ政事上ニ就キ之ヲ觀ルベシ。

三利ハ上文ノ富、衆、治ヲ云フ。

仁者將ノ下ニ求字ヲ脱ス。

誰買ハ設置ノ誤、其意若シ厚葬久喪ガ、果シテ國利民福トナル者ナラバ、仁者ハ此風ヲ天下ニ興起スルコトヲ求メ、此制度ヲ設置シ、天下ノ人ヲシテ其善事ナルコトヲ譽メ、長ク廢

述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也。而言即相非。行即相反。於此乎後世之君子皆疑惑乎二子者言也。若苟疑惑乎之二子者言。然則姑嘗傳而為政乎國家萬民而觀之。

傳道藏本吳鈔本並同。畢本作傳。王云傳字義不可通。當依舊本作傳。傳與轉通。呂氏春秋必己篇。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高注曰。傳猶轉。莊子天運篇。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漢書劉向傳。禹稷與咎繇。傳相汲引。傳並與轉同。淮南主術篇。生無之用。死無轉尸。逸周書大聚篇。轉作傳。襄二十五年左傳注。傳寫失之。釋文傳一本作轉。言若疑惑乎二子之言。則試轉而為政乎國家萬民以觀之也。計厚葬久喪。奚當此三利者。我意若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此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

畢云。舊脫此字。據前後文增。為人謀者不可不勸也。畢云。此下舊有仁者將求與天下字。與下文復出。今刪。案吳鈔本亦衍。弱作伯。秋儀云。自為人至事也。六十四字衍是也。仁者將與之天下。誰買而使其民譽之終勿廢也。畢云。此下當依俞近而譌。畢校一本作弱。尤譌。認不可據也。下文云。仁者將求除之。天下相廢而使人非之。與除置與廢。譽與非。文並相對也。俞云。此上舊有仁者將求與天下誰買而使人非之。與畢氏刪之是也。惟將下當有求字。下文云。仁者將求除天下之相廢而使人非之。終身勿廢也。與此為對文可證也。此當云。仁者將求與天下之利而使民譽之終身勿廢也。案將下俞校

スルコトナカラシメントス。誰買ヲ誰弱ニ作ル。治ハ唐ノ高宗ノ諱ナリ。

相廢ハ指廢ノ誤、終身勿廢ノ下ニ也字ヲ脱ス。

且故ハ是故ノ誤。

今天下之士君子云云ハ、天下ノ士君子ガ、厚葬久喪ヲ以テ是非利害ノ何レニ中ルカニツキテ疑惑チナスコト。

此存乎云トノ存ハ在下同意。棺ハ死體ヲ收容スル

補求字是也。餘並非。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畢云。理前作治。詒讓案。唐人避諱改。此非仁非義。非孝子之事也。為人謀者不可不沮也。仁者將求除之。天下。畢本作除。天下之。今據道藏本。吳鈔本乙。相廢而使人非之。疑當為措。與廢義同。書微子之命。叙云。殷既錯天命。釋文引馬融云。錯廢也。非命上篇云。今雖母求有命者之言。不必得。不亦可錯乎。措錯字通。今本作相。形近而譌。終身勿為。俞云。此當云。仁者將求除天下之害。而使人非之。且故興天下之利。王云。且故二字文義不順。當為是故之誤。與利除害。正承上文而。言案王說是也。俞謂終身勿為。下舊有也字。且即也字之誤。失之。除天下之害。令國家百姓之不治也。自古及今。未嘗之有也。當作未之。何以知其然也。今天下之士君子。將猶多皆疑惑。厚葬久喪之為中是非利害也。穆天子傳。郭璞注云。中猶合也。故子墨子言曰。然則姑嘗稽之。今雖毋法。執厚葬久喪者言。母語詞。畢改。毋非。詳尙賢中篇。王云。唯案王以為事乎國家。此存乎王公大人有喪者曰。棺槨必說是也。

唯案王以為事乎國家。此存乎王公大人有喪者曰。棺槨必說是也。



者、槨ハ其棺ヲ收容スル者、禮記檀弓ノ柏槨以端長六尺トハ、柏樹ヲ以テ槨材トナシタル者ニシテ、當時ノ制ニヨルニ槨材ハ下ヨリ上ニ積重スル者ニシテ、其形大略目ノ如シ、各段ノ長サ六尺、此ノ如キ者ヲ以テ棺ノ四面ヲ圍ム時ニ、其槨材ノ端ト端トナシ合ハシテ、組立テル者ナリ。其ノ形、如シ、抗木トハ、椁上ニ置カル材ニシテ、上ヨリ土ヲカケルトキ、其ノ直接ニ接觸シ防グ者ナリ。禮記喪大記ノ小斂トハ、死ノ明日之ヲ戸内ニ行フ儀式ニシテ、大斂ハ其明日降階ニ行フ者ナリ、斂トハ死者ニ衣ト衣トナシ被ラシメ、其遺體ヲ斂ムル意味ナリ。文縞ハ、棺ノ飾又帷幕ノ類ヲ云フ、丘隴ハ、高キ土地ニシテ墓ヲ云フ。禮記禮器ノ文意ハ、匹夫ノ身分不相應ナル祭ヲ斥シタルナリ。家室ハ一家ノ財產ト云フガ如シ。

乎諸侯ノ上ニ、存字ヲ脱ス、車府ハ、庫府ノ誤、比於身ハ、死者ノ身ニ金玉等ヲ周ク裝ハシムルヲ云フ。綸組節約云云、綸ハ、組約ハ、くみといふノ類、節約ハ、縛リツケルコト、據ハ、墓地、淮南子ノ含珠鱗施トハ、含珠ハ、死者ノ口中ニ入レル珠、鱗施トハ、珠ヲ死體ニツケルコト、恰モ魚ノ鱗ノ如キヲ云フ。屋幕ハ、帷幕、凡ハ、机、椁ハ、筵席、蓋ハ、壺鑑ニシテ鏡ノ類、羽旄ハ、鳥羽ヲ以テ飾リタルさしものノ類、齒革ハ、象牙厚革ノ類。歸ハ、扶ノ誤、滿意ハ、得意ノ状態、若送從ハ、送死ノ如シ、徒ノ誤、其意ハ、死者ヲ送ルコト、轉宅スル人ヲ送ル如クナスコト、生器ハ、生時用ヒタル道具。天子ノ下ニ、諸侯ノ二字ヲ脱ス。不秩聲ハ、哭泣ノ聲ヲ安リニ發スルコト、翁經ノ聲ハ、擁ノ誤、牧野本ニハ、韻會小補ノ翁

**重。** 畢云、樽舊作槨、以意改。詒讓案、檀弓云、天子之棺四重。柏槨以端、長六尺。鄭注云、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荀子禮論篇云、天子棺槨十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楊注云、禮記云、天子之棺四重。今云十重。蓋以棺槨與抗木合爲十重也。諸侯以下與禮記多少不同。未詳也。案莊子天下篇述喪禮、作天子棺槨七重。餘與荀子同。  
**葬埋必厚。衣衾必多。** 喪大記云、小斂、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衣十繡。必繁。文縞謂棺飾若帷荒之屬。周禮縫人鄭注云、孝子既啓棺、猶見親之身、既載飾而後行、遂以葬。若存時、居於帷幕而加文繡是也。 **必巨。** 說文土部云、壘、丘壘也。禮記曲禮鄭注云、丘壘也。壘、冢也。隴、壘之段字。淮南子說若山、其樹存乎匹夫賤人死者。匹夫爲一類、此匹夫賤人爲一類、無取於征夫也。隸書匹字、或作疋、與疋相似而誤。禮器匹士大夫而祭謂之攘。釋文、匹本或作疋。疋、緇衣。唯君子能好其疋。注疋當爲匹。案王說是也。今 **殆竭家室。** 莊子養生主釋文引。 **乎諸侯死者。** 畢云、乎當云存乎。 **虛車** 言周乎身。 **綸組節約。車馬藏乎壙。** 淮南子齊俗訓云、古者非不能綸組節約、絕句謂固棺用綸組也。下文云、堯時穀木之棺、葛以絨之、與此應。 **又必多** 爲屋幕。吳鈔本作帳。案屋非攻中篇亦作帳。帳俗字。古止作屋。詩大雅抑、尚不愧于屋漏。鄭箋云、屋小帳也。史記周本紀云、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並以

屋爲帷幙。 **鼎鼓几椁壺濫。** 椁道藏本吳鈔本並作挺。从手誤。畢云、椁同筵。呂氏濫取其冷也。盧文弨云、壺濫蓋器名。高注似臆說。呂覽慎勢篇云、功名著乎盤孟。銘篆著乎壺鑑。梁履繩云、周禮、春始治鑑。集韻鑑或從水。案盧梁說是也。 **戈劍羽旄齒革。** 呂氏春秋節喪篇云、國彌大、家彌富、葬彌厚。含珠鱗施、夫玩好貨寢而埋之。後文云、扶而埋之、扶王引之校。 **滿意。** 滿意義同、說文、心部云、意滿也。 **若送從。** 此當改挾。此寢字疑亦挾字之誤。 **曰天子殺殉。** 畢云、古也。此說死字送字誤。著若字之下、徒又誤。從遂不可通。 **衆者數十。寡者數人。處喪之法。將奈何哉。曰、哭泣不秩。** 爾雅釋詁云、秩、常也。儀禮士喪記云、哭晝夜無時。襟記云、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聲。翁當是聲嗟之譌。說文嗟、咽也。籀文作蘇。與翁字形相近。案洪說是也。 **不秩無時也。** 翁啞同音。蓋古通。 **綰經。** 畢云、說文云、綰、服長六尺。禮記云、麻在首、在要、皆曰。 **垂涕處倚廬。寢苦枕塊。** 居倚廬、寢苦枕塊。鄭注云、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苦編、案、塊、榻也。 **又相率強不食而爲飢。** 釋文、塊本又作臼。案由本字塊或體。 **若當作苦。** **薄衣而爲寒。使面目陷隕。** 畢云、當爲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總麻再不食。 **薄衣而爲寒。使面目陷隕。** 阪、阪之訓

擁也ヲ引キテ、改字ヲ煩ハサズトナス、縗ハ長六寸廣四寸ノ喪章ニシテ、胸ニツケル者、經ハ首及腰ニツケル喪章、垂涕ハ哭泣ノ餘リ、眞汁ヲ垂ラスコト、倚廬ハ喪中閉居ノ處ニシテ、一時ノ假小屋、寤苦ハ藁席ニ臥スルコト、枕由ノ由ハ塊ノ本字、強不食而爲飢ハ斬衰(父ノ三年喪)ニハ三日、齊衰(母ノ三年喪)ニハ二日、大功(九月)ニハ三日、小功(五月)ニハ三日、同、禮記問傳ニ出ヅ、陷障ノ障ハ障ノ誤ニシテ障ニハ障ノ義アリ、即チカドマリタルコトナリ、故ニ面目瘦セコケタルコト、黎黑ハ光澤ナキコト、上士之操喪也云云トハ、上流社會ノ喪事ヲ行フヤ、天子諸侯ノ如キ貴キ身分ノ人ニ在リテハ、左右ノ人ニ扶ケラレテ漸ク起チ、大夫士ノ如キ者ニアリテハ、自ラ杖ニヨリスガリテ行ク、以此共三年ノ共ハツトメタルコト

阪隅、言面瘦稜稜也。盧云、玉篇有殯字、先外切。云瘦病也。則當爲殯詒讓案、莊子天地篇云、卑阪失色。釋文云、李云、卑阪愧懼貌。一云、顏色不自得也。此殯疑亦與阪同、皆形容阻喪之貌。與瘦異也。闕字書不載。蓋阪字隅也。陷如在隅。顏色黧黑。兼愛中篇。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又曰、上士之操喪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喪服四制云、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鄭注云、扶而起謂天子諸侯也。杖而起謂大夫士也。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王引之云、若猶此也。使王公大人行此。則必不能蚤朝。俞云、蚤朝下脫宴退二字。蚤朝晏退與下蚤出夜入。夙興夜寐對文。若無宴退二字。夙興蚤出莫入相對。非樂篇非命上篇非命下篇並有蚤朝晏退之文。尙賢篇與夜寢是其證也。案俞說是也。但此處說文尙不止此二字。今未敢臆補。五官六府。此當實倉廩指卿大夫言也。非樂上篇云、王公大人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此其分事也。此與彼正同。今本五官上有挽文。遂以五官六府以下並爲王公大人之事。非也。又案五官者。殷周侯國之制也。史記周本紀云、古公作五官。有司大戴禮記千乘篇云、千乘之國列其五官。曾子問諸侯適天子乃命國家五官而後行。鄭注云、五官五大夫典事者。管子大匡篇云、乃令五官行諸事。商子君臣篇云、地廣民衆。故分五官而守之。戰國策齊策云、五官之計不可不聽也。曲禮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士師。鄭注云、此亦殷時制也。府主藏六物之稅者。周禮大宰說邦國官制云、設其參傅其伍。鄭注云、伍謂大夫五人。檀弓孔疏引崔靈恩說謂小宰小司徒小司馬小司空

ナリ、蚤朝ノ下ニ晏退聽獄治政ノ六字ヲ補ヒ、不能ト連讀スベシ。五官六府ノ上ニ、使士大夫行此、則必不能以テ下文ノ實倉廩ニ至ルマテテ連讀スベシ。五官ハ司徒(教育ノ官)司馬(軍事ノ官)司空(土木ノ官)司士(公卿以下ノ版籍簿録ヲ司ル官)司寇(司法官)ナリ、六府ハ司徒司馬司空草司器司貨ニシテ、一國ノ山林水物理物產等ヲ管理スル官吏ナリ、曾子問ハ禮記ノ篇名、設其參傅其伍トハ、諸侯ノ國ニ三卿五大夫ヲ立ツルヲ云フ。九府圓法トハ、九府ノ貨幣ヲ造ル法ナリ、圓ハ圓ニシテ錢ノ形ヲ云フ。細計厚葬云ハ、計厚葬爲多埋賦財者也トナスベシ。財以成者云ハ、厚葬ノ時ニハ、既ニ實用ニ適セル財物ヲバ、葬穴ヲ穿テ埋ムルコト、扶ハ扶ノ誤也、後得生

是也。蓋諸侯雖止三卿。然亦備五官。但其二官無卿耳。戰國時諸侯蓋猶沿其制。至淮南子天文訓云、何謂五官。東方爲田。南方爲司馬。西方爲理。北方爲司空。中央爲都。春秋繁露五行相生篇云、司馬者火也。司營者土也。司徒者金也。司寇者水也。司農者木也。左昭二十九年傳云、五行之官是謂五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此並古五官之別制。與周侯國五官之名不甚合也。六府古籍無明文。曲禮六府。鄭君以爲殷制。則非周法。左傳文七年大戴禮記四代篇並以水火金木土穀爲六府。亦非官府。漢書食貨志說太公爲周立九府。圓法顏注謂即周官大府。玉府內府外府。辟草木。畢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等官。若然。天子有九府。六府或亦諸侯制與。辟草木。畢艸字假音。實倉廩。使農夫行此。則必不能蚤出夜入。畢云、夜一艸字假音。實倉廩。使農夫行此。則必不能修舟車。爲器皿矣。使婦人行此。則必不能夙興夜寐。李本、寢作寐是也。蘇云、之字。紡績織紉。二字皆通。細計厚葬。爲多埋賦之財者也。行俞云、細字無義。蓋卽上句紉字之誤。而衍者。紉本作紉。因誤爲細矣。埋賦二字亦不可通。賦當作賦。而破賦爲賦。則非。此當云計厚葬爲多埋財者也。與下文云計久喪爲久禁從事者也。文例同。謂賦物之爲財者。計久喪爲久禁從事者也。爲之則必不務而廢之。此與久禁從事同也。財以成者。畢云、以扶而埋之。王引之云、扶字義不可通。扶當爲挾。謂挾已成之財而埋之也。隸書挾字或作挾。與扶相似而誤。俞云、扶乃挾字之誤。廣雅釋詁。挾穿也。挾而埋之。謂穿

者云云トハ、久喪ノ爲メ後ニ生キ殘リタル人ハ、生活ニ必要ナル業務ニ從事スルコト能ハザルナリ云フ。考本、獲ヲ獲ニ作ル。

喪服經トハ儀禮ノ喪服ニ經傳ノ區別アリ、故ニカク云フ。後子ハ長子ナリ、者五ト後子トナシテ、考本ハ死者五ニテ句トシテ注ス。

天子絶期トハ、天子ハ至尊ナルヲ以テ、旁親ノ爲ニ服スルコトナク、隨ツテ期ノ喪ナシ、唯其子ニ對シテ義理上三年間、再娶チナザルナリ。禮記禮記ノ練、祥、禫ハ皆祭ノ名ナリ。

學子ハ長子以外ノ衆子ノ其ハ期ト通ズ、一年ノ喪トナフ、喪服經ノ世父母トハ伯父母ナリ。族人ハ戚族人トナシ、スベシ、戚族人トハ近縁ノ人ナシ、從祖父母トハ祖父ノ兄弟及其配偶者、從祖父母トハ從祖父ノ子、從祖昆弟トハ從祖父ノ子、從祖下トハ彼我ガタメニ喪服チ着スレバ、我亦彼ノ爲メニ服スルナリ云フ。姑ハ父ノ姉妹、姉ハ己ノ姉妹、甥舅ハ爾雅ニ謂ク我舅、吾謂ク之甥トアリテ、相互ノ稱呼ナリ、月數ハ數月ノ稱ハ忍ト通ズ。

地而埋之也。說文穴部突穿也。又曰。瘞。後得生者。而久禁之。畢云。言厚葬則埋。深決也。義並與決相近。案王說近是。後得生者。而久禁之。畢云。言厚葬則埋。禁後生之財。案此謂死者之親屬得生。以此求富。此譬猶禁耕而求穫。而禁其從事耳。非謂財也。畢失其義。

**也。**  
**獲也。** 富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富家。其說又不可矣。而  
**既已不可矣。欲以衆人民意者。可邪。** 屬上。其說又不可矣。  
**今唯無以厚葬久喪者。爲政。** 唯舊本作惟。今據吳鈔本改。下文亦作唯。唯。無唯母義同。畢本並改無爲母。非詳前吳鈔。卒爲母齊衰三年。說苑修。

**本喪下。君死喪之三年。父母死喪之三年。妻與後子。五皆喪之三年。死者。** 左傳。君三年。則戰國時。非儒者蓋不盡持三年服也。妻與後子。五皆喪之三年。左傳。子荀子謂丹朱爲堯後子。其義並同。畢云。後子。嗣子適也。五皆喪之三年。左傳。昭十五年。傳。證此文是也。彼叔向語。指景王有穆后太子壽之喪。而云有三年之喪。二。是妻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父以其子有三年之喪。爲之三年不娶。則夫之於妻有三年之義。故可通謂之三年之喪。孔廣森云。據記云。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有練有祥有禫。故妻喪禫期兼得三年之稱也。假令遭喪於甲年之末。除禫於丙年之首。前二字倒轉。則義不可通。俞云。上文君死。父母死。既已別而言之。此不當總數爲五。五疑二字。

**之誤案王俞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醫死者五。秋儀云。五疑衍。非是。妻後子與上君父母合爲五。然後伯父叔父兄弟孽子。其。畢云。其同期。詒讓案。公孟篇正作期。非儒篇作其。與此同。喪服經爲世父母。叔父。母昆弟。衆子。並齊衰期。說文子部云。孽。庶子也。孽子。即衆子。對前後子爲家嫡也。

**族人五月。** 喪服經爲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從祖昆弟。並小功五月。王云。族人當脫戚字。則義不可通。公孟篇。姑姊甥舅皆有月數。喪服爲姑姊妹。在室期。戚族人五月。今本亦脫戚字。姑姊甥舅皆有月數。適人大功九月。甥舅相爲總麻。三月。王云。月數當爲數月。公孟篇正作姑姊甥舅皆有月數。則毀瘠必有制矣。有數月之喪。亦見喪服。今本數月二字倒轉。則文義不明。

**使面目陷隕。顏色鰲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 又曰。上士操喪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苟其飢約。又若此矣。是故百姓冬不仞寒。畢云。仞。忍。字假音。醫秋儀云。夏不仞暑。作疾病死者不可勝計也。此其爲敗。初任同。是也。下同。夏不仞暑。作疾病死者不可勝計也。此其爲敗。

**男女之交多矣。以此求衆。譬猶使人負劍而求其壽也。** 負伏。傳襄三年。魏絳將伏劍。孔疏云。衆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衆人民。謂仰劍。刃身伏其上而取死也。衆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衆人民。而既以不可矣。同已。欲以治刑政。意者可乎。其說又不可。

必是ノ是ハ且ノ誤。

内積矣后ハ、内積矣后ノ誤ニシテ、矣后ハ誤ト通ズ、恥辱ノ念ヲ云フ、心中ニ恥ザ怒ルヲ云フ。

三襲ハ三還ナリ、三還トハ三タビ同轉スルコト。

矣。今唯無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唯舊本作惟今。從吳鈔本改。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爲上者行此，則不能聽治。使爲下者行此，則不能從事。上不聽治，刑政必亂。下不從事，畢云：不下舊。有行字衍文。衣食之財必不足。若苟不足，爲人弟者求其兄而不得，不弟必將怨其兄矣。爲人子者求其親而不得，不孝子必是怨其親矣。是據下文。疑當作且。爲人臣者求之君而不得，不忠臣必且亂其上矣。是以僻淫邪行之民。僻淫，吳鈔本作淫。出則無衣也。入則無食也。內續奚吾。俞云：四字不可解。疑當爲內積矣后，皆字恥也。重文譎曰：譎或從奚，又曰：譎譎語恥也。重文詢曰：譎或從荀。荀子非十二子篇作譎詢。是其本字。漢書賈誼傳作美譎，美即譎之省。墨子作奚后，奚即譎之省。后即譎之省。古文以聲爲主，故省不從言耳。內積譎語者，內積恥辱也。蓋出則無衣，入則無食，不勝其恥辱，故竝爲淫暴而不可勝禁也。內續親戚也。奚吾未詳，蓋奚與勃蹊之蹊通。吾支吾之吾，謂不和也。並爲淫暴而不可勝禁也。是故盜賊衆而治者寡，夫衆盜賊而寡治者。王云：夫字承上文而言。舊本夫譎作先今改正。以此求治，譬猶使人三襲而毋

ト、其意ハ人ナリ己ノ前ニ三タビ同轉セシメテ、必ズ己ニ面セシメテ、無理ナルコトニシテ、場合ニヨリテハ、己ニ背テ向ケルコトモアルナリ。考本ハ三襲ヲ三衆ニ作ル、斧依ハ一ニ負展ニ作ル、屨ハ屏風ノ如キ者ニシテ、王者ノ南面スルヤ、之ヲ背後ニ備フル者ナリ。力征トハ兵力ヲ以テ征伐スルコト。

積委多シトハ、兵糧等ノ蓄積多大ナルヲ云フ。

書ハ嗜ト通ズ。

負己也。王引之云：農與還同。還讀周還折還之還。謂轉折也。使人三轉其身於己前。則或轉而向己。或轉而背己。皆勢所必然。如此而欲使其背己不可得也。故曰：以此求治，譬猶使人三襲而毋負己也。亦言求治之必不可得也。負亦背也。明堂位：天子負斧依，注：負之言背也。秦策：齊東負海，北倚河，高注：負背也。負與背古同聲。而字亦相通。史記：主父偃傳：南面負屨，漢書：負作背。漢書：高紀：項羽背約，史記：背作負。案王說是也。莊子：說劍篇：說趙文王：宰人上食，王三環之。釋文云：環繞也。環環義同。一本衆作農，未詳。蓋己與三人之衆抗而已。欲不負也。言寡不可勝衆也。治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治刑政而既已不可矣。欲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意者可邪？其說又不矣。是故昔者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侯力征。國語：吳語云：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大戴禮記：用兵篇云：諸侯力政不朝於天子。盧注云：言以威力侵爭。案征正政通。天志上篇：作力政。下篇及明鬼下篇：並作力正。南有楚越之王，而北有齊晉之君，此皆砥礪其卒伍。畢云：礪當爲厲。以攻伐并兼，爲政於天下。是故凡大國之所以不攻小國者，積委多。說文：禾部。云：積聚也。周禮：大司徒：鄭注云：少曰委，多曰積。左傳：僖三十三年：杜注云：積，芻米禾薪。城郭修，上下調和。是故大國不者攻之。漢書：景帝紀：顏注云：者讀曰嗜。畢云：之舊作者，據後文改。無積委，城郭不修，上下不調和。是故大國者攻之。畢云：者舊作者，據上文改。今唯無以厚葬久

城郭溝渠ノ上ニ脩字ヲ  
脱ス。

上帝鬼神云ハ、前述  
ノ如キ政事ナストキ  
ハ、上帝鬼神ハ天ヨリ  
下ヲ照臨シ、之ヲ撫  
循シテ曰ク、我（上帝）  
ハ是ノ如キ國君アルト  
國ナキトハ、何レカ利  
益多キヤト云フニ、其  
有無ニツキ可否ノ別ナ  
シ、換言スレバ是ノ如  
キ國君ナキモ可ナリ。  
惟ト雖ト通用、之ハ與  
ト通用、則豈不亦云云  
トハ、上帝ノ罪禍ヲ降  
ストハ至當ノ事ナリト  
云フコト。

棺三寸ノ上ニ桐字ヲ脱  
ス、不設屬時トハ、當  
時ノ制度ニヨルニ、王  
ノ棺ハ四重ニシテ、辟  
ハ第二重ノ棺、屬ハ第  
三重ノ棺ナリ、此言ハ  
晉卿趙盾子ノ言ナレド  
モ、當時卿大夫ハ多ク  
君主ヲ借ス、故ニ此言  
アリ、桐棺ヲ用フルハ  
何ゾヤ、棺材ハ一般堅  
牢ノ材ヲ用フ、然ルニ  
桐ハ朽チ易シ、以テ刑  
罰ノ意ヲ示スナリ、以  
死體ヲ掩蔽スルニ足  
コト。  
下母及泉トハ、喪穴ヲ  
深ク穿ツトモ、泉マデ  
ホリサゲザルコト、上  
母通臭トハ、上ハ死體  
ノ臭氣ヲ發散セシムル  
ホド淺クナケレバ可ナ  
リトスルコト、壘若參  
耕之畝トハ、墓地ハ廣  
サ三尺位ヲ以テ、十分  
トスルコト、三耦耕ハ、  
意ハ、古代ノ相ハ、金屬  
ノアタリタル先ハ一ツ  
ナレドモ、其柄ハ二ツ

喪者爲政。唯無舊本作惟母。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

苟貧是無以爲積委也。若苟寡是城郭溝渠者寡也。王云城

上當有脩字而今本脫之則義不可通此脩字正承上文。若苟亂是出戰不克

入守不固。此求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

干上帝鬼神之福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今唯無以厚葬

久喪者爲政。唯舊本作惟。今據吳鈔本改。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

苟貧是乘盛酒醴不淨潔也。若苟寡是事上帝鬼神者寡也。

若苟亂是祭祀不時度也。今又禁止事上帝鬼神爲政若此。

上帝鬼神始得從上撫之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孰愈

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無擇也。則惟上帝鬼神。惟吳鈔  
本與惟同。降之罪厲之禍罰而棄之。王云之禍罰之猶與也。謂罪厲與禍罰  
則豈不亦乃其所哉。乃畢本作反云。舊作乃以意改。王云畢改非也。乃其所猶  
言固其宜。言以不事上帝鬼神而獲禍。固其宜也。襄二十

一年左傳曰。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是其證。文二年傳。吾以勇求右。無勇而  
黜。亦其所也。哀十六年傳。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若改爲反。其所則義不可通。

故古聖王。畢云後漢書趙咨傳注引作古者聖人。制爲葬埋之法。宋書

引尸子禹治水爲喪法。曰。桐棺三寸。棺三寸。棺上當有桐字。左傳哀二  
下卿之罰也。釋文云。棺用難朽之木。桐木易壞。不堪爲棺。故以爲桐。墨子尙儉。有桐棺三寸。

荀子禮論篇說刑餘罪人之喪。棺厚三寸。衣衾三領。呂氏春秋高義篇云。楚子囊死。爲之桐

棺三寸。是皆示罰之法。墨子制爲恒典。則太儉矣。檀弓云。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

槨。鄭注云。爲民作制。荀子楊注引墨子曰。桐棺三寸。葛以爲絨。蓋兼用下文。孟子公孫丑篇

云。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畢云

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並與此異。以及其葬也。下母及泉。上母通臭。壘若參耕之畝。

故云。覆惡。以及其葬也。下母及泉。上母通臭。壘若參耕之畝。參耕之畝。謂三耦耕之畝也。考工記。匠人爲溝洫。相廣五寸。二相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

謂之畝。鄭注云。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其壘中曰畝。畝土曰伐。今之耜。歧頭兩金象古之

耦也。說文。耜部云。耜廣五寸。爲伐。二伐爲耦。與考工說同。若然。一耦之畝。其

廣一尺。則三耦之畝。其廣三尺也。壘丘壘也。參耕。蓋參錯之耕。而并畝者。則止矣。

死者既以葬矣。生者必無久哭。王云。久哭當爲久喪。喪字從哭。哭聲。墨

脫去二字。耳。節用篇曰。死者既葬。生者毋久喪。用哀。是其證。而疾而從事。而

二分レテ、二人相並耦シテ之ヲ使用ス、此相ヲ以テ土地ヲ耕シ起スニ、廣一尺深一尺ナリ、此ノ耕シ起スコトヲ伐(空ト通ズ)トイヒ、其面積ヲ畝(畝)ト云フ、故ニ三耦耕ハ六人ニテ耕スコトニテ、其廣三尺トナル。久哭トハ久喪ノ誤ナリ。考本ハ此聖王之道也、此聖王也以道也ニ作方同ハ人名ナリ。

郭緣生ハ史記原文郭生ニ作ル、恐クハ人名ナシ、穀ハ楮ニシテ惡木ナリ、禮ニヨレバ天子ノ棺ハ梓地ヲ用フ、今穀ヲ用フルハ儉ヲ尙ブナリ、葛以緘之トハ、古ハ棺ヲ制スルニ釘ヲ用ヒズシテ、皮ニテ之ヲ束縛スルハ儉ヲ尙ブナリ、禮記喪大記ノ意ハ封ハ

變ニシテ、棺ヲ穴ニ下スコト、梓ハ綿ニシテ棺ヲ下ストキ、碑間ノ鹿盧ニ繞ラズ者ナリ、碑トハ棺ヲ葬穴ニ降ストキニ、鹿盧ヲシカクタル石ノ杭ノ類ニシテ、之ニ綿ヲカケ、棺ト連絡セシメテ、之ヲ穴ニ下ス者ナリ、其時ニ綿ヲ引ク所ノ人ハ、碑ヲ背ニシテ之ヲ引ク、故ニ去碑負引ト云フ、衡トハ横木ニシテ棺束ノ緘ヲ貫穿シ、平持セシムル者ナリ、咸ハ緘ニシテ士大夫ハ君ノ如ク横木ヲ用ヒズシテ、直チニ綿ヲ棺束ニ繫ク、而シテ此棺束ハ、禮記檀弓ニヨレバ縮(縮)ニシテ衡(横)三ナリ、喪大記鄭注ノ意味ハ、廣ハ墓穴、說載除飾ハ、今迄車ニ載セ來リシ者ナルモ、墓穴ニ及ビテハ、之ヲ下ロシ(說ハ脱ト通ズ)又諸種ノ裝飾品ヲモ除クコト、既泥ノ泥ハ塗字ト通テ、墓穴ヲ埋メルコト、無封ノ封ハ土地ヲ高ク盛ルコト、牛馬乘之ト

之言曰、厚葬久喪雖使不可富貧衆寡定危治亂然此聖王之遺也。畢云、之舊作也以二字、据後文改。子墨子曰不然昔者

堯北教乎八狄。城而崩畢云、北堂書鈔引作北狄案畢據書鈔九十二引校然

書鈔二十五又引仍作八狄爾雅釋地有八狄詩小雅蓼蕭孔疏引李巡本爾雅云五狄在

北方周禮職方氏又云六狄禮記王制孔疏引李巡云五狄一曰月支二曰穢貊三曰匈奴

四曰單于。道死葬蛭山之陰。畢云、蛭初學記引作鞏一本亦作鞏北堂書鈔

五曰白屋。道死葬蛭山之陰。後漢書注太平御覽俱引作鞏呂氏春秋安死

云堯葬於穀林高誘曰堯葬成陽此云穀林成陽山下有穀林詒讓案後漢書趙咨傳注作

堯葬山之水經瓠子河注引帝王世紀云墨子堯北教八狄道死葬鞏山之陰山海經曰

堯冢在濟陰城陽劉向曰堯葬濟陰巨壠皆小呂氏春秋曰堯葬穀林皇甫謐曰穀林即城

陽正義云括地志云堯陵在濮州雷澤縣西三里郭

緣生述征記云城陽東有堯冢亦曰堯陵有碑是也。衣衾三領穀木之棺。文說

木部云穀楮也毛詩小雅鶴鳴傳云穀惡木也禮天子

棺用梓地此用穀尙儉畢云穀字从木穀惡木楮也

也古者棺不釘也喪大記云凡封用紼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鄭注云咸讀爲緘

凡柩車及輿說載除飾而屬紼於柩之緘今齊人謂棺束爲緘繩又檀弓云棺束縮二衡三

案禮棺束用皮此用葛亦尙儉也漢書楊王孫傳云昔帝

堯之葬也歛木爲匱葛藟爲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殯

窆字之假音也。既泥而後哭。畢云、古無罔字當爲坎北堂書鈔後漢書注太平

未詳蓋窆字之音近。滿罔無封。御覽俱引作坎玉篇云罔苦咸切亦與坎同封後

漢書注引作窆封窆聲相近俞云上云既泥畢云泥當爲犯窆字之假音也則此不當云無

窆矣且窆者葬下棺也葬雖至薄亦必下棺而云無窆理不可通封仍當讀如本字禮記王

制篇不封不樹鄭注曰封謂聚土爲墳無封言不

爲墳也檀弓曰古也墓而不墳言土滿罔耳。已葬而牛馬乘之。其丘壟而

不禁也下文市。舜西教乎七戎。畢云、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引俱作犬戎詒讓案

人乘之又同。舜西教乎七戎。爾雅釋地有七戎詩蓼蕭孔疏引李本爾雅云

六戎在西方周禮職方氏又云五戎王制孔疏引李注云六戎

一日僬夷二曰戎夷三曰老白四曰耆羌五曰鼻息六曰天剛。道死葬南己之

市。蒼梧九疑山之陽是爲零陵謂之紀市在今營道縣孟子離婁篇云舜卒於鳴條史

記五帝本紀舜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爲零陵集解皇

覽曰舜冢在零陵營浦縣畢云後漢書注引作舜葬紀市又一引作葬南巴之中太平御覽

亦作紀呂氏春秋安死云舜葬于紀市不變其肆高誘曰傳曰舜葬蒼梧九疑之山此云于







之國二作ル。

其長子生云云ハ、若シ長男生ルルトキハ、其肉ヲ切放シテ、之ヲ食ヒ、以爲ヘラク、其弟ノ爲ナリトナス、蓋シ兄ノ壽命ヲ損シテ弟ニ讓ルノ意ナラン。

大父母ノ大ハ衍文ナラン。鬼妻不可云トハ、亡者ノ配偶者ハ、生者ト一家ニ居ルベカラズ。

矣ハ啖ニシテ食フト訓ズ。博物志十卷ハ、晉張華ノ撰ト稱セラル。親戚ハ父母ヲ云フ。朽ハ朽ノ誤ニシテ、高ト通ズ、肉ヲ割リトルコト。

之國者。

畢云、軻舊作輪不成字。据太平廣記引作軻音善愛反。今改。盧云、列子湯問篇作軻才。新論作軻沐。顧云、世德堂列子作木。影宋本作沐。詒讓案、意林引列子及道藏本、劉子風俗篇並作軻沐。博物志五引作軻沐。宋本列子作軻沐。注云、又休道藏本、殷敬順釋文及盧重元注本並作軻沐。殷云、軻說文作軻。諸涉切耳。垂也。休美也。蓋儻耳之類是也。諸家本作軻沐者誤耳。案諸文外互此無文義可校。集韻十九代云、軻沐國名。在越東。是北宋本實作軻沐。依殷說則軻當作軻。後魯問篇以食子爲啖人國。俗與此復不同。後漢書南蠻傳說啖人國在交趾西。交趾即南越。而國名及方域並異。未知孰是。圖輪字書不載其義未考。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

盧云、解魯問作軻與列子同。杜預注左傳云、人不以壽死曰鮮。顧云、此列子釋文之謬說。詒讓案、殷敬順列子釋文引杜說而釋之云、謂少也。即盧說所本。盧校列子則謂鮮析一聲之轉。引析支亦作鮮支。爲證。說較此爲長。蓋解鮮析義並同。新論作其長子生則解肉而食其母。圖解牛之解。謂之宜弟。其大

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

博物志引作父死則負其母而棄之。新論作其人父死即負其母而棄之。案此不必定爲大父母。疑張劉

所引。曰、鬼妻不可與居處。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爲而不已。

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

者也。楚之南有炎人國者。顧云、季本、炎作啖。盧云、列子作炎。殷敬順釋文讀作炎。道藏本、列子釋文作啖。人云、談去聲。本作炎。

其親戚死。其親戚死。詳兼愛下篇。朽。

其肉而棄之。畢云、列子朽作朽同。太平廣記引作列。詒讓案、御覽七百九十引博物志亦作列。列子釋文云、朽本作高音寡。剔肉也。又音朽。殷作高蓋

門之譌。說文門部云、門剔人肉置其骨也。新論作剔尤誤。然後埋其骨。乃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

渠之國者。畢云、渠舊作乘。据列子及太平廣記改。史記正義括地志云、寧原慶三

西之西。詒讓案、渠吳鈔本作乘。不成字。博物志引作義渠。新論同。宋本列子渠下注云、又康

康與乘並渠之形誤。周書王會篇云、義渠以玆白。孔晁注云、義渠西戎國。後漢書西羌傳云、

涇北有義渠之戎。俞云、史記秦本紀厲共公三十三年伐義渠。虜其王。即此國也。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燻上

謂之登遐。畢云、燻即熏字。俗寫。太平廣記引作熏。其燻上謂之登煙霞。詒讓案、列子

煙上謂之登遐。呂氏春秋義賞篇云、氏羌之民。其虜也不憂其係累而憂其死不焚也。荀子

大略篇說同。義渠在秦西。亦氏羌之屬。登遐者。禮記曲禮云、天子崩告喪曰、天王登假。鄭注

云、登上也。假己也。上己者。僂去云耳。釋文云、假音遐。漢書郊祀志云、世有僂人。登遐

退。倒景。顏注云、遐亦遠也。案依廣記所引及新論似皆以遐爲霞之假字。非古義也。然

後成爲孝子。成爲吳鈔。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畢云、太平廣記

爲非也。詒讓案、博物志引有中國未足爲非也。七字。列子作而未足爲異也。爲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

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若以此若三國者觀之。則亦猶薄矣。若以中國之君子觀之。則亦猶厚矣。

王云、爾雅猶已也。言亦已薄亦已厚也。

如彼則大厚。如此則大薄。然則

按白ハ、怪獸ノ名ニシテ義渠ヨリ貢獻セシ者。聚柴薪云云ハ、柴薪ヲ聚メテ其死體ヲ焚キ、煙昇リテ空ニ蒸ズルコト。登遐ハ禮記曲禮鄭玄ノ注ニヨレバ、登ハ上リ、遐ハ已ムコトナレバ、僂去又上天ト云フガ如シ。

生利トハ生者ニトリテ  
ノ利益、死利トハ死者  
ニトリテノ利益ヲ云  
フ。

下無渣漏ノ渣ハ沮ニシ  
テ濕フコト、其意ハ葬  
穴ノ深サハ、外部ヨリ  
水ナドノ侵入スルヲ防  
グチ以テ十分トスルコ  
ト。  
期其所トハ、墓所ナル  
コトヲ知ラシムルノ目  
標トナスコト、得乎祭  
祀トハ時時祭祀ヲ行フ  
コト。

葬埋之有節矣。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猶尙有節。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吳鈔本無者字夫何獨無節於此乎。子墨子制爲

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韓非子顯學篇云。墨者之

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掘地之深。下無渣漏。沮與沮通。廣雅釋詁云。沮溼也。氣無發

洩於上。壘足以期其所。畢云。言期會。則止矣。哭往哭來。反從事乎

衣食之財。何乎祭祀。畢云。說文何飲也。飲訓便利。案何者。次比之義。言不疏曠也。畢說非。以致孝於親

於吳鈔。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故子墨子

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請將欲爲仁義。請舊本作謂。畢本改誠。云舊作謂。以意改。王云。

謂即請之。請與誠通。畢徑改爲誠。未達。假借之旨。案王校是也。顧說同。今據正。

求爲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

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節喪之爲政。而不可不察此者也。此者二字舊本倒。今依王校乙。詳非攻下篇。

墨子閒詁卷六終

### 墨子閒詁卷七

#### 天志上第二十六

春秋繁露楚莊王篇云。事君者儀志。事父者承意。事天亦然。此天志之義也。畢云。玉篇云。志意也。說文無志字。鄭君注周禮云。志古文識。則識與志同。又篇中多或作之。疑古文志亦只作之也。圖李本無此篇。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何以知之。以其處家者知之。若處家得罪於家長。猶有鄰家所避逃之。

廣雅云。所厠也。玉篇云。處所。王云。所猶可也。言有鄰家可避逃也。下文同。畢引廣雅所厠也。失之。案此當從畢說。下文云。此有所避逃之者也。又云。無所避逃之。即承此文。然

且親戚兄弟所知。絕。親戚即父母也。下篇云。共相倣戒。畢云。共舊

作其一本。如此下同。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惡有處家而得罪於

家長而可爲也。惡。平聲。非獨處家者爲然。雖處國亦然。處國得

罪於國君。猶有鄰國所避逃之。然且親戚兄弟所知。共相

倣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誰亦有處國得罪於國

○天志篇ハ、人人凡テ  
天帝ノ意志ヲ體シテ、  
兼愛交利ヲ實行スベキ  
コトヲ論ズ。  
春秋繁露引證ノ、事君  
云云ノ句ハ、事父云云  
ノ句ノ後ニ置クベシ。

語言ノ言ハ衍文、晏日  
ハ清明ナリ、其意ハ、古  
語ニ白日青天ノ時ニ罪  
ヲ犯ストキハ、逃避ス  
ベカラズト、以テ天ノ  
人民ヲ監督スルコトヲ  
云フ。

幽門ノ門ハ開ノ誤ニシ  
テ、世間ト懸ケハナレ  
タル土地ナク、  
攸遠ハ悠遠、重巖石中  
トハ石ノ中ニ深ク藏ル  
ルコト。

君而可爲也。此有所避逃之者也。相倣戒猶若此其厚。況無  
所避逃之者。相倣戒豈不愈厚然後可哉。圖可下疑且語言  
有之曰焉而晏日焉而得罪將惡避逃之。日舊本作曰畢校並上  
日字皆改爲日云猶云

日暮途遠兩日字舊作曰以意改俞云畢改兩日字皆作日然上日字實不誤且語有之曰  
蓋述古語也言字即語字之誤而衍者下日字當從畢改作日焉而字疊出文義難通疑上  
焉而字亦爲衍文墨子本作且語有之曰晏日焉而得罪將惡避逃之晏者清也明也說文  
日部晏天清也小爾雅廣言晏明也文選羽獵賦于是天清日晏淮南子繆稱篇暉日知晏  
陰蟻知雨竝其證也此謂人苟於昏暮得罪猶有可以避逃之處若晏日則人所共觀無所  
逃避矣下文曰夫天不可爲林谷幽門無人明必見之然則墨子正以晏日之不可避逃起  
下文明必見之之意晏之當訓明無疑矣畢注謂猶云日暮途遠是但知晏晚之義而忘天  
清之本訓宜於墨子之意不得矣案俞說晏日之義是也此當以焉而晏日焉而得罪八字  
爲句上焉與於同義焉而猶言於而言於此晴晏之日焉而得  
罪也俞以上焉而二字爲衍文則尙未得其義焉而何也下同

夫天不可爲林谷幽門無人。畢云門當爲淵王云畢據明鬼篇文也余謂  
門當爲淵開讀若淵言天監甚明雖林谷幽  
間無人之處天必見之也賈子耳痺篇曰故天之誅伐不可爲廣虛幽間攸遠無人雖重巖  
石中而居其必知之乎淮南覽冥篇曰上天之誅也雖在墟虛幽間攸遠隱匿重巖石室界  
障險阻其無所逃之亦明矣義皆本於墨子則幽門爲幽間之誤明矣明鬼篇雖有深谿博  
林幽澗毋人之所幽澗亦幽間之誤案王校是也但讀開爲淵尙未得其義開當讀爲開隙  
之間荀子王制篇云無幽閒隱僻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楊注  
云幽深也開隔也夫天以下十五字句門當作淵下文作淵

明必見之然而

天下之士君子之於天也。舊本批士字及之於二字王據上下文補士字  
又以意補之於二字今從之之脫士字字

下脫忽然不知以相倣戒此我所以知天下士君子知小而

不知大也。圖下下然則天亦何欲何惡天欲義而惡不義然

則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義則我乃爲天之所欲也我爲

天之所欲天亦爲我所欲然則我何欲何惡。舊本無我字畢云一  
本則下有我字案有

者是也王我欲福祿而惡禍崇若我不爲天之所欲而爲天之

所不欲。舊本批此十五  
字王據中篇補然則我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禍崇

中也然則何以知天之欲義而惡不義。吳鈔本  
無以字曰天下有義

則生無義則死有義則富無義則貧有義則治無義則亂然

則天欲其生而惡其死欲其富而惡其貧欲其治而惡其亂

此我所以知天欲義而惡不義也。畢云我舊作義以  
意改顧云季本我曰且夫義

者政也。王云政與正同下篇皆作正詒讓案意林引下篇正  
皆作政二字互通義者正也言義者所以正治人也無從下之政

義者政也ノ政ハ正ト同  
意、正シク人ヲ治ムル  
コトヲ云フ、從下之ノ  
之ハ而字ノ誤、次己ノ  
次ハ恣ノ略字。

固明知ノ下ニ、之字ヲ  
脱ス、未得之明知也ハ  
未得ニ明知レ之也ノ誤。

考ハ爲菜二字ナシ。

上必從上之政下是故庶人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爲政。畢云。畢次恣字省文下同。一本作恣俗改。王引之云。畢說非也。次猶卽也。下文諸次字竝同。此言士在庶人之上。故庶人未得卽已而爲正。有士正之也。次卽聲相近而字亦相通。康誥勿庸以次。女封。荀子致士宥坐二篇。竝作勿庸。卽女家語始誅篇。作勿庸。卽女心。皆其證。說文盜古文作聖。亦其例也。案意林引下篇次並作恣。則畢說亦通。節用上篇云。聖王既沒于民次也。恣亦作次。可證。國政正也。下同。次已言不修身而正人也。有士政之。士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爲政。有將軍大夫政之。將軍大夫卽卿大夫也。詳尙同中篇。將軍大夫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爲政。有三公諸侯政之。三公諸侯竭力聽治未得次已而爲政。有天子政之。天子未得次已而爲政。有天政之。天子爲政於三公諸侯士庶人。天下之士君子固明知天之爲政於天子。天下百姓未得之明知也。畢云。當云明知之也。俞云。上之字當在天字上。屬上爲句。本云。天子爲政於三公諸侯士庶人。天下之士君子固明知之。今之字誤在天字下。則固明知句文氣未足。且天爲政與天子爲政相對。不當作天之爲政也。案固明知下當有之字。至天之爲政於天子。下文屢見之字似不當刪。故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欲以天之爲政於天子。明說天下之百姓故莫不犒牛羊豢犬彘。潔爲菜盛

天下ノ下ハ衍文。

窮貴ハ最上ノ貴キコ  
ト。故於ノ於ハ欲ノ誤。

考ノ本文ハ賊ヲ賤ニ作  
ル。

得賞ノ下者字ヲ脱ス。

我所利ノ上ニ、之字ヲ  
略シタル者トナシテ、  
解釋スベシ、之ハ於ト  
同義。  
考ノ本文、貴爲天子ヲ

酒醴。畢云。爲菜二字舊脱。据後文增。國物以芻葦。稊牛也。秋儀云。潔下脱爲菜。是也。以祭祀上帝鬼神而求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下之所求祈福於天子者也。蘇校同。戴云。案中篇云。吾未知天之祈福於天子也。則此文衍下字及所求二字及者字。國秋儀云。下字衍是也。我所以知天之爲政於天子者也。故天子者天下之窮貴也。天下之窮富也。戴云。窮極也。此二字轉相訓。故於富且貴者。於吳鈔。本作欲。當天意而不可不順。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然則是誰順天意而得賞者。誰反天意而得罰者。子墨子言曰。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此順天意而得賞也。畢云。賞下當有者字。國一賤作賊。下同。昔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此反天意而得罰者也。然則禹湯文武其得賞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愛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兼而愛之。我所利兼而利之。愛人者此爲博焉。國博當作薄。利人者此爲厚焉。故使貴爲

貴為天下ニ作ル。業萬世子孫ノ業ハ纂業ノ意アリ、故ニツグト訓ズ。古文苑ノ編者不明、宋ノ章樵之ヲ注シテ、廿一卷トナス。方ハ旁ト通用シ、一轉シテ溥トナル、故ニヒロク又ハアマネクト訓ズ。得其ハ其得ノ誤、詭鬼ノ下ニ神字ヲ脱ス。

賤人ノ賤ハ賊ノ誤。

明ハ明照ノ意、食ハ下文ノ如ク、人民ノ祭祀ニ供スル牛羊等ヲ食スルヲ云フ。四海ノ上ニ曰字ヲ脱ス。粒食ハ米食ヲ云フ。

天子。作子。富有天下。業萬世子孫。傳稱其善。業謂子孫纂業也。左昭元年傳

臺駘能業其官。杜注釋為纂業。又疑當為葉萬子孫。葉與世同。公孫龍子云。孔穿孔子之葉也。萬下世字衍。古文苑秦詛楚文云。葉萬子孫毋相為不利。檀弓云。世世萬子孫毋變也。毛詩長發傳。方施天下。畢云。方猶旁。或當為勇字之壞。詒讓案。方旁古通。皋陶謨。方云。葉世也。施象刑。惟明。新序節士篇。方作旁。說文上部云。旁溥也。方施言施溥。徧於天下也。至今稱之。謂之聖王。然則桀紂幽厲。得其罰。何以也。

依上文當作其得。子墨子言曰。其事。幽厲事。上詬天。中詬鬼。道

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別而惡之。桀紂不兼愛。而別其人而惡。我所利交而

賊之。惡人者此為之博也。賤人者此為之厚也。賤亦賊之誤。此並家上文別相

謂之暴王。然則何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以其兼而明之。兼亦賊之誤。此並家上文別相

其兼而食焉。何以知其兼而食焉。四海之內。粒食之民。大戴禮記

天有邑人トハ、前述ノ如ク、人民ハ祭祀ヲナシ、牛羊等ヲ供スル故ニ、天ニトリテハ其領土ノ人民ノ如キ者ナリ。考ノ本文邑ヲ色ニ作ル。

予之不祥ノ下ニ、哉字ヲ脱ス。

多詐ノ多ハ衍文。

倖馳ハ借馳ノ誤ニシテ、義政ト力政トノ反對ヲ云フ。

少閒篇云。粒食之民昭然明視。莫不嚮牛羊。豢犬彘。潔為粢盛酒醴。以祭祀於

上帝鬼神。天有邑人。畢云。邑舊作色。非。以意改。人字屬上。色疑食字。上文與兼而食焉相照。何用弗愛

也。且吾言殺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殺不辜者。誰也。則人也。

予之不祥者。誰也。則天也。若以天為不愛天下之百姓。則何

故以人與人相殺。而天子之不祥。此我所以知天之愛天下

之百姓也。此我下。吳鈔。本有之字。順天意者。義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

力政下篇。作力正。謂以力相制。義詳節葬下篇。然義政將奈何哉。畢云。舊脱政字。一本有。子墨子言曰。

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篡。小家強者不劫。弱者不傲。賤多詐者。不欺愚。中篇及兼愛中篇下篇文。並略同。皆無多字。此疑衍。此必上利於天。中利

於鬼。下利於人。三利無所不利。故舉天下美名加之。謂之聖

王。力政者。則與此異。言非此。畢云。非。猶背。行反此。猶倖馳也。畢云。

本作借。詒讓案。倖疑倖之誤。玉篇人部云。淮南子。分流倖馳。倖相背也。與舛同。今淮南子說山訓作舛。又汜論訓高注云。舛乖也。借與背同。見坊記。投壺及荀子。與倖義亦同。謂於僥

方圓ノ圓ハ圓ト同字。

義者善政也ノ善ハ、言ノ誤、其意ハ、上篇所述

倖之事也。處大國攻小國。處大家篡小家。强者劫弱。貴者傲賤。多詐欺愚。此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三不利無所利。故舉天下惡名加之。謂之暴王。子墨子曰。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圓。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書。不可勝載。言語不可盡計。上說諸侯。下說列士。其於仁義則大相遠也。畢云。相舊作其一本如此。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

天志中第二十七

李本無此篇。

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欲爲仁義者。吳鈔本。君子下無之字。則不可不察義之所從出。既曰不可以不察義之所從出。然則義何從出。子墨子曰。義不從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何以知義之不從愚且賤者出。而必自貴且知者出也。曰。義

ノ如ク、義ハ正ナ以テ不正ヲ治ムルコトナシ。フ、爲善政ノ兩爲字、皆削ルベシ。

張遷碑ハ、金石粹編卷十八、靈臺碑ハ、洪适ノ隸釋卷一、孫叔敖碑ハ同卷三ニ在リ。

貴且知者ノ下ニ、貴且知者ノ一句ヲ挿入シテ、下文ト連續スベシ。

倚ハ稿ノ誤ニシテ、確ト同字。兩貴字ノ下ニ皆於字ヲ補フベシ。

者善政也。何以知義之爲善政也。曰。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是以知義之爲善政也。王云。舊本脫兩爲字。下篇曰。何以知義之爲政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我以此知義之爲

正也。今據補。俞云。三善字皆言字之誤。隸書善字或作善。見張遷碑。靈臺碑。孫叔敖碑。與言字相似。故言誤爲善。義者言政也。何以知義之言政也。曰。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是以知義之言政也。語意甚明。若作善政。則義之善政不可通矣。下篇曰。義者正也。何以知義之爲正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我以此知義之爲正也。並無善字。可知此文善字之誤。義之言政猶義之爲正也。夫愚且賤者不得爲政乎。貴且知者。畢云。當脫貴且知者四字。是也。然

後得爲政乎。愚且賤者。圖一。然上有貴且知者四字。是也。此吾所以知義之不

從。愚且賤者出。而必自貴且知者出也。然則孰爲貴孰爲知。

曰。天爲貴。天爲知而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今天下之人

曰。當若天子之貴。諸侯之貴。大夫。倘明知之。畢云。倘當爲

知。鈕樹玉云。倘明當作高明。案畢說是也。兩貴字下疑皆當有於字。圖。倘字書不見。蓋商之誤。然吾未知天之貴且知於

天子也。子墨子曰。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有矣。曰。

天子爲善。天能賞之。天子爲暴。天能罰之。天子有疾病禍祟。

以先王之云云ノ訓ハ訓解ハ懈ト通用、其意ハ、先生ノ經典ニ、天ノ明德赫赫トシテ、人間世界ヲ偏照シ、少シモ間斷ナキコトヲ、吾人ニ教訓シタルコトアルニヨリテ、天ノ天子ヨリ更ニ貴キコトヲ知ル、考ハ馴ヲ訓ニ、維天ヲ維大ニ、下土ヲ下出ニ作ル。一本ニハ不知亦ノ亦字ナシ。

慎ハ順ト通用。天之ノ下ニ意字ヲ脱ス。

必齋戒沐浴。潔爲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則天能除去之。然吾未知天之祈福於天子也。此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不止此而已矣。又以先王之書。馴天明不解之道也。知之。畢云。馴與訓同。言訓釋天之明。曰。明哲維天。畢云。舊作大。以意改。臨君下土。士舊本作出。王引之云。下出二字。義不可通。出當爲土。明哲維天。臨君下土。猶詩言。明明上天。照臨下土。耳。隸書出字。或作土。若數省作放。曩省作賣。數省作教之類。形與土相似。故土譌爲出。案王說是也。則此語。天之貴且知於天子。不知亦有貴知夫天者乎。夫吳鈔本作子。曰。天爲貴。天爲知而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慎與順同。上下文屢云。順天意。下同。遵一作。既以天之意。以爲不可不慎。已。然則天之將何欲何憎。畢云。之下。子墨子曰。天之意不欲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暴寡。詐之謀愚。

相營トハ互ニ相救護スルコト。

聘撓ノ撓ハ交ト同意、冤ハ怨ト通ズ。

光施ノ光ハ廣ト通ズ。便室ハ安室ナリ。

貴之傲賤。此天之所不欲也。不止此而已。舊本脱不字。又止作上。爲止。今並據正。欲人之有力相營。文選陸士衡贈從兄車騎詩。李有道相教。有財相分也。又欲上之強聽治也。下之強從事也。上強聽治。則國家治矣。下強從事。則財用足矣。若國家治。財用足。則內有以潔爲酒醴粢盛。潔吳鈔。本作潔。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爲環璧珠玉。以聘撓四鄰。畢云。撓與交同音。環又玉也。撓。諸侯之寃不興矣。一切經音義云。古文寃寃二形。今作怨。同。蘇云。寃。邊境兵甲不作矣。內有以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荀子榮辱篇。楊注云。持養保養也。義。則君臣上下惠忠。父子弟兄慈孝。故唯母明乎順天之意。唯舊本作惟。今賢中篇。奉而光施之天下。光與廣通。則刑政治。萬民和。國家富財用足。百姓皆得煖衣飽食。便室無憂。廣雅釋詁云。便安也。室。舊本作室。今據吳鈔本改。光大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

天子ノ子ハ衍。

辟ハ譬ト通用。

臣國ハ國臣ノ誤。

無己ノ已ハ以ト同ツ。

考ノ本文、然有所不爲  
ヲ然者所不爲ニ作ル。

一本、之所ヲ不所ニ作  
ル。

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慎亦讀且夫天子之有天下也。戴云子辟之無以異乎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吳鈔本辟今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夫豈欲其臣國萬民之相爲不利哉。俞云。臣國當爲國臣。正對國君而言。君曰國君。故臣曰國臣也。今倒作臣國。義不可通。臣國蓋當作國民。今若處大國則攻小國。處大家則亂小家。欲以此求賞譽。終不可得。誅罰必至矣。夫天之有天下也。將無已異此。畢云。已同以。今若處大國則攻小國。畢云。舊脫則。字。據下句增。處大都則伐小都。吳鈔本二句。並無則字。欲以此求福祿於天。福祿終不得。而禍崇必至矣。然有所不爲。天之所欲。上恐衍。而爲天之所不欲。則夫天亦且不爲人。之所欲。而爲人。之所不欲矣。人之所不欲者何也。秋儀云。不之字。日。病疾禍崇也。畢云。舊脫禍。字。據下文增。若己不爲天之所欲。而爲天之所不欲。是率天下之萬民。以從事乎禍崇之中也。故古

孰ハ熱、辰ハ厲ト照ズ。

考本、道字ナシ。

故ハ則、與ハ舉ト同意。

撤遂ノ撤ハ打撃ノ意、  
遂ハ成長ノ意、故ニ天  
ノ萬物ヲ驅リタテ、生  
長發達セシムルヲ云  
フ。

者聖王。明知天鬼之所福。而辟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而除天下之害。是以天之爲寒熱也。節四時。調陰陽。雨露也。時五穀孰。道藏本。吳鈔。本作熟俗字。六畜遂。節字句。調字句。言寒熱得節。則四時調和也。雨露得時。則五穀熟。六畜遂。其辰厲字通。詳尙同。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畢云。舊脫道。字。一本有。本。察仁義之本。天意不可不慎也。圖天下脫之字。下同。本字句非也。且夫天下蓋有不仁不祥者。曰當若子之不事父。弟之不事兄。臣之不事君也。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祥者。王云。故猶則也。畢云。與同舉。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撤遂萬物以利之。物吳鈔本作民。下同。畢云。說文云。擊。可通。撤當爲邀。疑本作邀。或作撤。傳寫誤合之爲撤。邀而邀。遂與邀通。莊子庚桑楚篇。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徐無鬼篇。作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是交邀古通用也。邀萬物以利之。即交萬物以利之。與兼天下而愛之同義。交猶兼也。案俞說。迂曲不足據。韓非子說林上篇云。有欲以御見荆王者。曰。臣能撤鹿。莊子至樂篇云。莊子至楚。見空闕。撤以馬箠。成玄英疏云。撤打擊也。依韓子撤鹿義。推之。疑當爲撤。御之義。遂或當爲遂之。然下文云。以長遂五穀麻絲。使民得而財利之。則遂字又似非誤。未能



豪之末ハ秋毫ヲ云フ、非天ノ上ニ、無字ヲ脱ス、否ハ后字ノ誤ニシテ、后ハ厚ト通用ス、天ノ民ヲ愛スルコトノ厚キヲ云フ。  
一本矣ナ也ニ作ル。

一本、獨チ得ニ作ル

磨ハ歷ト同字ナルコト、非攻下篇ノ注ヲ見ヨ。

降ハ霪ノ誤。

列爲山川云云トハ、天山ハ山川等ヲ地上ニ並ベ設ケテ、ソレヲ適當ナル仕事ヲ命ズルコト、臨司ハ臨何ナリ。

質定也。邀同遂成也。

若豪之末。

豪吳鈔本作毫。下同。畢云：豪本作豪，毫字正文。經典或从毛，非。豪毫通。末字絕句，謂瑣少也。

非。

天之所爲也。

爲舊本作謂。今據吳鈔本。正蘇云：非上當有莫字。下同。謂當從下文作爲。俞云：非上脫無字。下文同。言雖至秋豪之末，無非天之所爲也。

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

蘇云：否義未詳。疑當作厚。俞云：否字義不可通。乃后字之誤。后讀爲厚。禮記檀弓篇后木正義曰：世本云厚。此云后。其字異耳。是后厚古通用。說文厚古文作厚。本從后聲。故聲近而義通也。此云若豪之末，無非天之所爲也。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厚矣。言天愛民之厚也。下文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有矣。又曰：此吾以知天之愛民之厚也。並可爲證。案俞說是也。否猶云非。

然獨無報夫天而不

知其爲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且吾

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有矣。曰以磨爲日月星辰。

道藏本吳鈔本補。顧云：顏氏家訓世本容成造曆以曆爲確磨之磨。王云：磨亦當爲曆。曆爲日月星辰。猶大戴記五帝德篇言曆離日月星辰也。案王校是也。詳非攻下篇。一得作獨也。以昭道之。說文日部云：昭明也。道導也。制爲四時。春秋冬夏。讀以

紀綱之。雷降雪霜雨露。王云：雷降雪霜雨露義不可通。雷蓋實字之義。實與雅隕降落也。故曰實降雪霜雨露。隕同。左氏春秋經莊七年：星隕如雨。公羊隕作實爾。

以長遂五穀麻絲。使民得而財利之。列爲山川谿谷。播賦百事。

畢云：播布。長上聲。遂遂其性也。以臨司民之善否。畢云：司讀

如何俗

爲王公侯伯。

侯伯舊本作諸伯。吳鈔本作侯伯。道藏本作諸侯。審校文義。吳本較長。今據正。

使之賞賢

而罰暴。

畢本賢舊作焉。一本如此。顧云：藏本賢季本同。案吳鈔本亦作賢。

賊金木鳥獸。

賊當爲賦。形近而誤。言賦斂金木鳥獸而用之也。獸字句。賊戕賊也。

從事乎五穀麻絲。

吳鈔本作絲麻。以爲民衣食之財。自古及今。未嘗不有此也。今有人於此。驩若愛其子。

其子長而無報乎父。

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驩

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仁不祥。

蘇云：單同。彈。其子長而無報子求

父。長而無報乎父。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仁不祥。同舉。今

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撒遂萬物以利之。

以吳鈔本作而。若豪之末。

非天之所爲。

非上亦當有無字。畢云：据上文當有也字。

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

然獨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爲不仁不祥也。

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且吾所以知天愛民之

厚者不止此而足矣。曰殺不辜者天予不祥。不辜者誰也。

不辜者誰也。曰天也。若天不愛民之厚。亦當有。曰人也。予之不祥者誰也。曰天也。若天不愛民之厚。

殺字。

不辜者誰也。曰天也。若天不愛民之厚。亦當有。曰人也。予之不祥者誰也。曰天也。若天不愛民之厚。

殺字。

賊ハ賦ノ誤。

其子長云云ノ一句ハ、其子長而無報乎父ノ誤。

非天之所爲ノ非上ニ無字、爲ノ下ニ也字ヲ脱ス、否ハ后ノ誤。

不辜者誰也ノ句初ニ、殺字ヲ脱ス。

夫胡說云云ハ、モシ天ニシテ人ヲ愛スルコト深カラズンバ、如何ゾ、不辜ヲ殺シタル人ニ、天罰ヲ與フルコトアラ

書ノ下ニ、其事ノ二字ヲ脱ス、槃ハ盤ト同。

皇矣道之云云ハ、詩經大雅皇矣ノ詩ナリ、其文意ハ天帝ガ周ノ文王ニ宣ハク、予即天帝ハ明德アル人君ヲ助ケント欲ス、彼ノ徒ニ聲即言語又色即容貌ヲ飾ラズ、又夏即中國ニ君長トナルモ、妄リニ舊法ヲ變更スルコトアラズ、又古今ノ事理ヲ知ラザルモ、唯一意天意ヲ奉體スル者ヲ助ケント欲ス。

既可得留而已ノ六字ハ、既可得而智己ノ誤、智ハ知ト同意。

夫胡說人殺不辜而天子之不祥哉。夫舊本亦作天。王云。天胡說之天當爲夫。此涉上下文。天字而誤。夫發聲也。言若天非愛民之厚。則人殺不辜。而天子之不祥者。果何說哉。節葬篇曰。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夫胡說中國之君子爲而不已。操而不擇哉。是其證。此

吾之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也。舊本說之所二字。今據吳鈔本增。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吳鈔本吾下有之字。天下無之字。不止此而已矣。曰愛人利

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有之。憎人賊人。畢云。二字舊脫。据下文增。一無賊人二字。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亦有矣。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

之賞者誰也。曰若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堯舜禹湯文武焉所從事。何也。曰從事兼不從事別兼者處大

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亂小家。強不劫弱。衆不暴寡。詐不謀

愚。貴不傲賤。觀其事。上利乎天。中利乎鬼。下利乎人。三

利無所不利。是謂天德。聚斂天下之美名。而加之焉。曰此仁也。義也。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不止此而已。書

於竹帛。畢云。後漢書注。引書於作書其事。据下文亦然。戴云。當依下文補脫文三字。今作書於竹帛者。後人据兼愛下篇刪之。鏤之

金石。琢之槃孟。吳鈔本槃作盤。下同。畢云。後漢書注。引槃作盤。槃盤通。下同。傳遺後世子孫。曰

將何以爲。將以識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皇矣。篇名。道之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

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詩大雅毛傳云。懷歸也。不大聲。見於色。革更也。不以長大有所更。鄭箋云。夏諸夏也。天之言云。我歸

人君有光明之德。而不虛廣言語。以外作容貌。不長諸夏。以變更王法者。其爲人不識古。不知今。順天之法。而行之者。此言天之道。尚誠實。貴性自然。案墨子說詩與鄭義同。皇矣詩曰。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毛傳云。革更也。不以長大有所更。帝善其順法則也。故舉殷以賞

之。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譽至今不息。故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既可得留而已。畢云。据下云。既可謂而知也。此句未詳。王云。既可得留而已。當

夫憎人賊人。賊。吳鈔本作疾。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誰也。曰若昔者

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也。桀紂幽厲焉，所從事曰從事別。不從事兼別者，處大國則攻小國，處大家則亂小家，強劫弱衆，暴寡詐謀，愚貴傲賤，觀其事，上不利乎天，中不利乎鬼，下不利乎人。三不利無所利，是謂天賊。聚斂天下之醜名，而加之焉，曰此非仁也，非義也。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也。不止此而已，又書其事於竹帛，鏤之金石，琢之槃盂，傳遺後世子孫，曰將何以爲？將以識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也。大誓之道之。

誓道藏本吳鈔本並作明莊述祖云墨書引大誓有去發有大明去發當爲太子發爲大誓上篇大明即詩所謂會朝清明也詩書皆曰大明明武王之再受命爲中篇案此文非命上中二篇並作大誓明瑞爲諱字蓋誓省爲折明即隸古折字之諱顏師古匡謬正俗引書湯誓誓字作新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載古文甘誓誓字作斷蓋皆新折二字傳寫諱舛與明形略相類莊說不足據圖下之字指上事

居。江聲云夷居倨慢也。說文戶部云居躄也。不宥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祇舊本譌藏本正圖大明大雅篇名其詩序云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故此句謂紂無道也。乃曰：吾有命，無虺尪務。

大誓之道之上ノ六字ハ衍文、大誓ハ書經ノ篇名。

紂越厥夷居ノ越ハ、曰ニシテココニト訓ズ、夷居ハ踞居ニシテ、尻ヲツキ兩足ヲナゲ出スコト、紂ノ無禮ナル態度ヲ云フ。無虺尪務ハ、侮侮其務ノ轉訛ナリ、文意ハ殷

紂ハ我ハ天命アリト思ヒ、鬼神ヲ侮慢毀辱スルコトヲ主トス。

天下ノ二字衍文。

葆ハ保ニシテ保護ノ意ナリ。

天之ノ之ハ、志ト通ズ、辟人ノ人ハ之字ノ誤。

非命上作無僂匪扁，非命中作毋僂其務。据孔書泰誓云：罔懲其侮，則知無罔音義同。僂，僂星衍云：當作無僂，其務言不勦力其事，或孔書僂字反是。務假音未可知也。江聲從母僂其與鬼神爲其務，又云：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則此反聖王之務。此非命天志引書之意，與明鬼篇大指略同。詒讓案：無當讀爲侮，詳非命中篇書太誓僂孔傳云：平居無故廢天地百神宗廟之祀。紂言吾所以有兆民，有天命，故羣臣畏罪不爭，無能止。天下其慢心，孔說非墨子義。圖僂僂未詳。按繆紕蓋以音相譌邪。僂字書不載。天下疑衍，即下天亦二字重文。莊讀無僂鼻務，天下爲句云：僂且也，鼻當爲肩。案莊說難通，不足據。天亦縱棄紂而不葆。畢云孔書泰誓云：紂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縱放也，舍也，葆保同，護也。察天以縱棄紂而不葆者，反天之意也。故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既可得而知也。得舊本誤謂今據吳鈔本正。王校亦改得。本一作疾。是故子墨子之有天之畢云：一本作辟人無以異乎輪人之有規。辟人人當作之上文云：辟之境之內也，是其證。辟譬同。匠人之有矩也。今夫輪人操其規，將以量度天下之圓與不圓也。量度吳鈔本到下同。曰：中吾規者謂之圓，不中吾規者謂之不圓。是以圓與不圓，皆可得而知也。此其故何？則圓

天ノ意也ノ意ハ衍文ニシテ、天之ハ天志ナリ。

意ハ應ノ誤ニシテ德ナリ。

法明也。匠人亦操其矩，將以量度天下之方，與不方也。曰：中吾矩者謂之方，不中吾矩者謂之不方。是以方與不方，皆可得而知之。此其故何？則方法明也。故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  
王云：天之意本作天之，天之即天志。本篇之名也。子墨子之有天之已見上文。古志字通作之。說見號令篇。後人不達，又見上下文皆云順天之意。反天之意，故於天之下加意字耳。  
 上將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為刑政也。  
為上吳鈔。本有之字。 下將以量天下之萬民為文學，出言談也。觀其行，順天之意，謂之善意；行，反天之意，謂之不善意行。  
王校刪二意字云：舊本謂之善下衍意字，謂之不善下脫行字，又衍意非二字，今據下文改正。案意疑當作惠，與德通。善德行不善德行，猶下云善言談不善言談。善刑政不善刑政也。王謂衍文未壞，下行字舊本譌非，今從王校正。 觀其言談，順天之意，謂之善言談；反天之意，謂之不善言談。觀其刑政，順天之意，謂之善刑政；反天之意，謂之不善刑政。故置此以為法，立此以為儀。將以量度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與不仁，譬之猶分黑白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

人士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順也。順天之意者，義之法也。

天志下第二十八

李本無此篇。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所以亂者，其說將何哉？則是天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何以知其明於小、不明於大也？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何以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以處人之家者知之。今人處若家，得罪將猶有異家，所以避逃之者，  
畢云：據下文當有矣字。王引之云：所以可以也。案此所當從畢訓。為處所。王說非。詳上篇。若語辭。猶云其上文又有若國字。 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慎之。處人之家，不戒不慎之，而有處人之國者乎？  
有疑當為可。 今人處若國，得罪將猶有異國，所以避逃之者矣。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慎之。處人之國者，不可不戒慎也。今人皆處天下而事天，得罪於天，將無所以避逃

之者ノ下ニ矣字ヲ脱ス。

極戒ノ極ハ徹ト通ズ。

吾以此知云云トハ、前  
述ノ理ヲ以テ、天下ノ  
士君子ガ、一層大ナル  
事ニ通ゼザルヲ知ル。

爲政ノ政ハ正トナスベ  
シ。

之者矣。然而莫知以相極戒也。

王引之云、極字義不可通、極戒當爲徹  
戒、字之誤也。上篇相徹戒三字凡五見。

俞云、極戒即徹戒也。極通作亟。荀子賦篇出入甚極。又曰反覆甚極。楊倞注並曰、極讀爲亟。  
是也。廣雅釋詁亟敬也。亟爲敬。故亦爲徹矣。亟又與苟通。見爾雅釋詁篇釋文。而敬字即從  
苟。是可知其義之通。說文心部極疾也。從心  
亟聲。一曰謹重貌。謹重之義亦與徹相近。吾以此知大物則不知者也。

是故子墨子言曰、戒之慎之、必爲天之所欲而去天之所惡。

曰、天之所欲者何也、所惡者何也、天欲義而惡其不義者也。

何以知其然也、曰、義者正也。正猶言正  
人、詳上篇。何以知義之爲正也。

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我以此知義之爲正也。然而正者

無自下正上者、必自上正下。是故庶人不得次己而爲正。

引次並作恣。正並作政。案次當依馬  
讀爲恣。王訓爲卽似未塙。詳上篇。有士正之、士不得次己而爲正。有

大夫正之、大夫不得次己而爲正。有諸侯正之、諸侯不得次

己而爲正。有三公正之、三公不得次己而爲正。有天子正之、

天子不得次己而爲政。依上下文  
亦當作正。有天正之、今天下之士君

禍福ノ福ハ崇ノ誤。

禱ノ下ニ祠字ヲ脱ス、  
重且貴ハ貴且知ノ誤。

誰爲知ノ句上ニ誰爲  
貴天爲貴ノ二句六字  
ヲ脱ス。

以兼而食之也トハ、天  
ハ萬民ヨリ供スル犧牲

子皆明於天子之正天下也、而不明於天之正天子也。

王云、  
舊本

不明於天下脱之字、正  
下又脱天子二字、今補。是故古者聖人明以此說人曰、天子有善

天能賞之、天子有過、天能罰之、天子賞罰不當、聽獄不中、天

下疾病禍福。王云、福字義不可通、禍福當爲禍祟、下者降  
也。言降之以疾病禍祟也。疾病禍祟見中篇。霜露不時、天

子必且嚮黍其牛羊犬彘、絜爲粢盛酒醴。絜舊本作潔、今據  
吳鈔本改、下同。以

禱祠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之禱祈福於天子也。畢云、禱下  
當有祠字、

吾以此知天之重且貴於天子也。吳鈔本此作是重且貴作貴且重、以  
此下文及中篇校之、重且貴當作貴

且是故義者不自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曰誰爲知

天爲知。俞云、此上脱誰爲貴天爲貴六字、中篇曰、然則孰  
爲貴孰爲知、曰天爲貴天爲知而已矣、是其證。然則義果自天

出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欲爲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

曰、順天之意、何若曰兼愛天下之人、何以知兼愛天下之人

也、以兼而食之也。倉謂享食其  
賦稅物產。何以知其兼而食之也、自古

案盛等享食スルコト。遠靈ノ靈ハ虚ノ誤ニシテ、虚ハ墟ト通ズ、遠國ト云フガ如シ。

祭比干文ハ金石萃編卷廿七、本業寺記ハ同卷百廿二、造像設ハ同卷三十一ニ在リ。

食於越ノ下ニ之四境之内ノ五字ヲ補ヒ讀ムベシ。

物ハ此ノ誤ニシテ、中篇ノ不止此而已矣ト同意。考本、殺一不辜ヲ國殺一不辜ニ作ル。

孰子之不辜ノ辜ハ詳ノ誤。

及今無有遠靈孤夷之國。

戴云遠靈二字義不可通靈疑當作雱雱說文以爲籀文羽字羽與方通今文尙書多借羽爲方遠武定二年邑主造象頌靈作靈二形並相似耕柱篇評靈亦墟虛之誤與此正同未詳按遠去聲靈神靈也指下文上帝山川鬼神也孤單也皆物豢其牛羊犬彘絜謂不由道而獨用也夷夷狄也有不知禮之意也。

爲黍盛酒醴以敬祭祀上帝山川鬼神以此知兼而食之也。

苟兼而食焉必兼而愛之譬之若楚越之君。

王食於楚之四境之内。

故愛楚之人越王食於越。

愛越之人。

其兼愛天下之人也且天之愛百姓也不盡物而止矣。

不辜者必有一不祥。

殺不辜曰人也孰予之不辜。

曰天也若天之中實

戴云遠靈二字義不可通靈疑當作雱雱說文以爲籀文羽字羽與方通今文尙書多借羽爲方遠武定二年邑主造象頌靈作靈二形並相似耕柱篇評靈亦墟虛之誤與此正同未詳按遠去聲靈神靈也指下文上帝山川鬼神也孤單也皆物豢其牛羊犬彘絜謂不由道而獨用也夷夷狄也有不知禮之意也。

王引之云今是與今夫義同秋儀云內下似脫故愛楚之人越王食於越之四境之内十五字此說是戴云當據上文補之四境之内五字墨子文不避重複不得於此文獨省也。

道藏本季本吳鈔本並

王云舊本民下衍國字今刪殺一下脫不辜者必有一六字今據上中二篇補國疑而誤

王云

依上文當作不祥

別ハ偏ト通ズ。

考ノ本文ハ百姓別矣ナ百姓厚矣ニ作ル。

兼愛之ノ之ハ衍文。

從而利之云云トハ、聖王ガ萬民ニ利益ヲ與ヘ、冥冥ノ中ニ、人心ヲ自己ノ欲スル方ニ導クコト、以テ也。三字ハ、改メテ以テ爲ニ民父母、是以天下之庶民、屬而譽之、業萬世子孫繼嗣、譽之者、不廢也トスベシ。

不愛此民也何故而人有殺不辜而天予之不祥哉且天之愛百姓厚矣天之愛百姓別矣。

也吾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何以知天之愛百姓

也吾以昔者三代之聖王知之。

也三代之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兼愛之天下也。

從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以爲

從其所愛而愛之從其所利而利之於是加其賞焉使之處

上位立爲天子以法也。

是故昔也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之兼惡天下也從而賊之。

名之曰聖人以此知其賞善之證。

是故昔也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之兼惡天下也從而賊之。

是故昔也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之兼惡天下也從而賊之。

振失ノ振ハ損失ナリ。

賁ハ者ノ誤、不之ノ之ハ衍。  
衡方ノ下ニ碑字ヲ脱ス、此碑ハ金石粹編卷十二、曹全碑ハ同卷十八ニ在リ。  
失王ハ暴王ノ誤。

義正トハ義ニ基キタル政治、力正トハ暴力ヲ行フ政治。

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詬侮上帝山川鬼神。天畢云一本有鬼神三字案道藏本以為不從其所愛而惡之。不從其所利而賊之。於是加其罰焉。使之父子離散。國家滅亡。振失社稷。畢云說文云。振有所失也。春秋傳曰。振子辱矣。玉篇云。振于粉切。亦失也。憂以及其身。是以天下之庶民屬而毀之。業業萬世詳上篇王云。貴當爲者。隸書者字或作着。見漢衛尉卿衡方。邵陽合曹全碑。與貴相似而誤。不之廢衍之字。廢者止也。見中庸表記注。言業萬世子孫繼嗣而毀之者。猶不止也。尙賢篇云。萬民從而非之。曰暴王。至今不巳是也。今本者。譌作賁。下文又衍之字。則文不成義。名之曰失王。蘇云。失字誤。上篇皆暴王。以賁貴未詳。按雜卦賁無色也。言毀其無實之事也。此知其罰暴之證。今天下之士君子。欲爲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者。兼也。反天之意者。別也。兼之爲道也。義正。別之爲道也。力正。正上篇並作政。字通。力正義。詳明鬼下篇。上篇正作政。曰義正者。何若。曰大不攻小也。強不侮弱也。衆不賊寡也。詐不欺愚也。貴不傲賤也。富不驕貧也。壯不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莫

之賊ハ天賊ノ誤。

天之ノ之ハ志ト同字。

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害也。若事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三利而無所不利。是謂天德。故凡從事此者。聖知也。仁義也。忠惠也。慈孝也。是故聚斂天下之善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順天之意也。曰力正者。何若。曰大則攻小也。強則侮弱也。衆則賊寡也。詐則欺愚也。貴則傲賤也。富則驕貧也。壯則奪老也。也是以天下之庶國。方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賊害也。若事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人。三不利而無所利。是謂之賊。俞云。之當作天。是謂天賊。與是謂天德對文。中篇正作天賊。若字解已見。故凡從事此者。寇亂也。盜賊也。不仁不義不忠不惠不慈不孝。是故聚斂天下之惡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反天之意也。故子墨子置立天之以爲儀法。畢云。之一本作志。疑俗改考。古志字只作之。說文無志字。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也。今輪人以規。匠人以矩。以此知方圓之別矣。王云。舊本脫知字。中篇曰。圓與不圓。方與不方。皆可得而知。今

今知氏ノ知ハ衍、氏ハ是ト通ズ。

寬者然曰ハ、蓋然曰ノ誤。

差論蚤牙之士トハ、爪牙トモナルベキ兵士ヲ選擇スルコト。

攻罰ノ罰ハ伐ノ誤。

溝ハ邊ノ誤。

御ハ抑ノ誤ニシテ、抑ハ塞グト訓ズ。

據補<sub>分</sub>別方園也。是故子墨子置立天之<sub>シテ</sub>以爲儀法<sub>。畢云之當爲志</sub>。吾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義遠也<sub>。道藏本吳鈔本義下有之字</sub>。何以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義遠也<sub>。吳鈔本義下有之字</sub>。今知氏大國之君<sub>。俞云知字衍文蓋涉上句</sub>。

士君子之去義遠也。吾以知天下之士君子何以知天下之士君子兩句並有知字而衍氏當讀爲是禮記曲禮篇是職方鄭注曰是或爲氏儀禮覲禮篇大史是右注曰古文是爲氏也周官射人注引作大史氏右然則是氏古通用今氏即今是也今是即今夫也禮記三年問篇今是大鳥獸荀子禮論篇今是作今夫荀子宥坐篇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韓詩外傳今夫作今是並其證也上文曰今是楚王食於楚之四境之內此云今氏大國之君文法正同上文作是此文作氏則字之異耳寬者然曰者乃衍文寬當爲蓋之借字聲義並與謹同說文部云蓋呼也讀若謹寬蓋同从莫聲古通用言今大國之君皆蓋然爭持攻國之論也俞說非。

吾處大國而不攻小國吾何以爲大哉是以差論蚤牙之士<sub>。蚤吳鈔本作爪非攻中下二篇並作爪</sub>。比列其舟車之卒<sub>。俞云卒下脫伍字非攻下篇作皆列</sub>。以攻罰無罪之國<sub>。罰當從非攻下篇作伐</sub>。入其溝境<sub>。溝境二字不詞當依非攻篇作邊境此涉下文溝池而誤也</sub>。刈其禾稼<sub>。王引之云御字義不可通御當爲抑抑之言墮</sub>。斫其樹木<sub>。樊鄴</sub>。殘其城郭<sub>。樊鄴</sub>。以御其溝池<sub>。王引之云御字義不可通御當爲抑抑之言墮也謂壞其城郭以塞其溝池若周語所云墮高</sub>。

牙之士。其舟車之卒伍是其證也皆列即比列。非攻篇作邊境此涉下文溝池而誤也。刈其禾稼。斫其樹木。殘其城郭。以御其溝池。樊鄴。王引之云御字義不可通御當爲抑抑之言墮也謂壞其城郭以塞其溝池若周語所云墮高

也。謂壞其城郭以塞其溝池若周語所云墮高

校官碑ハ、隸釋卷五、帝堯碑ハ、同卷一ヲ見ヨ。民之格者トハ、服從セザル人民、勤拔ハ勤殺ノ誤。

係操ハ係業ノ誤ニシテ、捕虜トナスチ云フ。僕圍ハ馬丁ノ類、胥靡ハ懲役人足。

春會ノ春ハ粟米ヲ白ニテツクコト、會ハ酒ヲ作ルコト、當時女ノ奴隸ヲシテ、此工業ヲ執ラシム、或ハ曰ク、會ハ抗ノ假字ニシテ、春ト同義ナリト。

堽庫也。史記河渠書禹抑鴻水。索隱曰抑漢書溝洫志作堽。堽抑皆塞之也。是抑與堽同義。非攻篇作堽其溝池。堽亦堽也。隸書抑字或作抑。見漢校官碑。御字或作御。見帝堯碑。二形相似而誤。御。焚燒其祖廟。攘殺其犧牲<sub>。吳鈔本作性</sub>。民之格者<sub>。格者則係操而歸。畢云係一本作繫。王引之云民可係而歸不可操而歸。古亦止也。使水不通。畢云勁奮作勁。力非勁。拔即剌。拔音同。剌詒讓案。勁拔疑勁殺。</sub>

格者則係操而歸。畢云係一本作繫。王引之云民可係而歸不可操而歸。古亦止也。使水不通。畢云勁奮作勁。力非勁。拔即剌。拔音同。剌詒讓案。勁拔疑勁殺。

也。繫誤爲臬。後人因改爲操耳。案王校是也。孟子梁。丈夫以爲僕圍<sub>。史記賈誼傳云。傅</sub>。御也。周禮夏官鄭注云。養馬曰圍。畢云。圍舊作圍。以意改。胥靡<sub>。史記賈誼傳云。傅</sub>。廣云。胥靡。刑也。晉灼云。胥靡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莊子庚桑楚篇。釋文引司。馬彪云。胥靡。刑徒人也。崔譔云。靡刑也。荀子儒效篇。楊注云。胥靡。刑徒人也。胥靡。繫也。謂。鏤相聯。相繫。漢書所謂銀鑿者也。顏師古曰。聯繫。使相隨而服役之。猶今囚徒以鏤連枷也。案尚賢中篇。說傅說被褐帶索。庸築乎傅巖。即史記所謂胥靡則當爲刑徒役作之名。徐崔。

婦人以爲春會。吳鈔本婦作嬪。會作因。誤。畢云。周禮云。其男子入于皐。皐。女。婦人爲會之義。會與昏聲形相近。說文云。杼曰也。亦春。皐義與王云。畢以會爲或春。或昏之。官謂之會者。以其掌酒也。然則女奴之掌酒者。亦得謂之會矣。周官酒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鄭注曰。女酒。女奴。曉酒者。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爲奴。其少才知以爲奚。是其證。惠。士奇禮說曰。酒人之奚。多至三百。則古之酒。皆女子爲之。卽墨子所謂婦人以爲春會也。宋。翔鳳云。呂氏春秋精通篇云。臣之父不幸而殺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爲公家爲酒。則此。

婦人以爲春會。吳鈔本婦作嬪。會作因。誤。畢云。周禮云。其男子入于皐。皐。女。婦人爲會之義。會與昏聲形相近。說文云。杼曰也。亦春。皐義與王云。畢以會爲或春。或昏之。官謂之會者。以其掌酒也。然則女奴之掌酒者。亦得謂之會矣。周官酒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鄭注曰。女酒。女奴。曉酒者。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爲奴。其少才知以爲奚。是其證。惠。士奇禮說曰。酒人之奚。多至三百。則古之酒。皆女子爲之。卽墨子所謂婦人以爲春會也。宋。翔鳳云。呂氏春秋精通篇云。臣之父不幸而殺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爲公家爲酒。則此。



言春會者或為春或為酒也案畢說是也周官春人有女春抗二人鄭注云女春抗女奴能春與抗者抗扞曰也說文昏或作抗此以春會連文則會即抗之段字可知墨呂二書義本不同王宋說非春會未詳按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為不仁義

以告四鄰諸侯曰下為不仁義又同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

矣其鄰國之君亦不知此為不仁義也有與又有具其皮幣通下同

發其認處畢云未詳說文玉篇無認字詒讓案認吳鈔本作綰即總之俗於義亦無

遂譌作認耳遠處亦形近而誤國語吳語云徒遠來告章注云徒步也遠傳車也周禮行夫

注云遠若今時乘傳騎驛而使者也發其徒遠謂使人致賀於攻伐之國必起發卒徒車馬

以從行也或云認當為縱之譌縱隸古或作經右半形與忍相類縱又從之使人饗

借字縱處即從遠亦通認未詳字書不載按其義猶云其要蓋總字之誤

賀焉饗當讀為聘高之音周禮玉人鄭注云享獻也則夫好攻伐之君有重不知此為不

仁不義也有書之竹帛藏之府庫為人後子者後子即嗣子必

且欲順其先君之行曰何不當發吾府庫舊本說府字視吾

先君之法美王云法美二字義不相屬美當為義字之誤也少儀言語之美鄭注

篇云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非命篇曰先立義法即儀法當讀為嘗荀子性惡篇今當

試去君上之執無禮義之化去法正之治無刑罰之禁則天下之悖亂而相亡不待頃矣呂

有ハ又ト通ズ、認處ハ徒遠ノ誤、徒ハ徒步、遠ハ傳車ニシテ、茲ニハ隣國ノ君ガ、戰勝國ヲ賀スルタメニ、徒歩又ハ傳騎ノ使者ヲ發スルヲ云フ。

當ハ嘗ト通ズ、試ムト訓ズ、法美ハ法義ノ誤ニシテ、義ハ儀ト通ズ。

爲正ノ正ハ政ト通ズ。

已ハ以下同シ、有所ハ誤倒、故ニ已非以下ノ八字ハ、已非其所ハ有取之故トナスベシ、於人ノ於ハ衍文、扭格ハ捕虜トナスナ云フ。

與ハ加之ト同シ、角ハ穴ノ誤ニシテ、府庫ニ

氏春秋疑似篇戎寇當至當並與嘗同史記西南夷傳嘗擊南越者八校尉漢書嘗嘗嘗嘗也言試發吾府庫視吾先君之法儀也必不曰文武之爲正者若此矣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矣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爲不仁不義也其鄰國之君不知此爲不仁不義也是以攻伐世世而巳者此吾所謂大物則不知也所謂小物則知之者何若今有人於此入人之場園取人之桃李瓜薑者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何也曰不與其勞獲其實言不與種植之勞而取其已非其有所取之故此有誤疑當云以而況有踰於人之牆垣以下文校之扭格人之子女者乎蘇云扭說文云挹也从手且聲讀若據格舉持也爾雅釋訓云格格舉也之金玉蚤案竊人之牛馬一律曰格曰竊皆以一字爲文也下文踰人之牆垣扭格人之子女者亦衍扭字又下文此爲踰人之牆垣格人之子女者正無扭字可證上兩處之衍矣畢反謂其脫扭字非也格人之子女謂拘執人之子女後漢書鍾離意傳注曰格拘執也是其義案扭據字通方言云扭據取也南楚之間凡取物溝泥中謂之扭或謂之據釋名釋姿容云據又也五指俱與角人之府庫俞云角字無義乃穴字之誤穴隸書竊往又取也俞說非

穴ヲ穿チテ亂入スルコト、蚤素ハ布縹ノ誤、布縹ハ布帛ノ類。

欄牢ハ牛馬ヲ畜養スル欄内ヲ云フ。

一本者ノ下平字アリ。

場園ノ圍ハ果物等ヲ蒔ク所、場ハ其果物ノ成熟スルトキ、垣ヲ築キタル所ニ名ヅク。

人之金玉蚤素者乎。

王引之云。蚤素二字義不可通。蚤素當爲布帛。隸書布字作蚤。蚤字作蚤。蚤二字形相似。故布爲蚤。荀子儒效篇必蚤。

正以待之也。新序雜事篇蚤作布。帛蓋縹之借字。布縹即布帛。說文縹帛如紺色。或曰深縹。讀若縹。縹縹同音。故字亦相通。凡書傳中從縹從參之字多相亂。故非樂篇多治麻絲葛緒。而從參。隸書參字作參。與縹相似。因譌爲縹矣。西伯戡黎。乃罪多參在上。馬融讀參爲縹。亦以其字形之相似。金玉布縹。皆府庫所藏。故曰角人之府庫。縹人之金玉布縹。與踰

人之欄牢。

欄牢。吳鈔本作欄。下同。義詳非攻上篇。周禮充人鄭注云。牢。閑也。說文牛部云。牢。閑養牛馬圈也。下文宮作牢。是也。作宮寫誤。

竊人之牛馬者乎。

而況有殺一不辜人乎。今王公大人之爲政也。畢云。人舊作天。以意改。案道藏本。吳鈔本作夫。季本作人。與畢校合。自殺一不辜人者。踰人之牆垣。掘人之子女者。與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蚤素者。

道藏本吳鈔本下並有乎字。因前文誤。與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畢云。舊脫之。字。據上文增。與入人之場園。

毛詩豳風七月傳云。春夏爲圃。秋冬爲場。鄭箋云。場園同地。自物生之時。耕治之以種菜茹。至物盡成熟。築堅以爲場。竊人之桃李瓜薑者。

王引之云。舊脫者。與入人之場園。竊人之十字。當據上下文補。竊桃李上脫入人之場園。取六字。竊人之入下脫之字。今王公大人之加罰此也。雖古之堯舜禹湯文武之爲政。亦無以

異此矣。今天下之諸侯。將猶皆侵凌攻伐兼并。此爲殺一不辜人者。數千萬矣。此爲踰人之牆垣。掘人之子女者。

畢云。據上格上當脫。與角人府庫。竊人金玉蚤素者。數千萬矣。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與入人之場園。竊人之桃李瓜薑者。

黃畢本並改。責云。舊作黃。下同。以意改。顧云。黃讀若治絲而棼之棼。我當爲義。案顧說是也。棼亦與紛同。尙同中篇云。本無有敢紛天子之教者。與此文例略同。急就篇云。芬薰脂粉膏澤。芬皇象本作黃。此以黃爲棼。與彼相類。秋儀云。黃或責誤。蓋是也。黃飾也。非義而言。義是飾言者。則豈有以異是黃黑白甘苦之

辯者哉。今有人於此。少而示之黑。謂之黑。王引之經傳釋詞。謂下刪之字。多示之黑。謂白。必曰吾目亂。不知黑白之別。今有人於此。能少嘗

之甘。畢云。能少當爲少。而據上文如此。能而音同。故也。王引之云。能猶而也。能與而古聲相近。故義亦相通。戴說同。謂甘多嘗謂苦

王氏釋詞。多嘗。必曰吾口亂。不知其甘苦之味。今王公大人之

下增之甘二字。

必曰吾口亂。不知其甘苦之味。今王公大人之

下增之甘二字。

必曰吾口亂。不知其甘苦之味。今王公大人之

下增之甘二字。

必曰吾口亂。不知其甘苦之味。今王公大人之

下增之甘二字。

必曰吾口亂。不知其甘苦之味。今王公大人之

下增之甘二字。

必曰吾口亂。不知其甘苦之味。今王公大人之

下增之甘二字。

必曰吾口亂。不知其甘苦之味。今王公大人之

黃ハ棼ニ通ジテ紛ト訓ズ、我ハ義ノ誤、其意ハ、前述ノ如ク、小惡ハ之ヲ罰シ、大惡ハ之ヲ行ウテ亂ミザルコトハ、義ヲ紛亂シテ人ヲ迷ハス者ナリ。急就篇三十四章四卷ハ漢ノ元帝時代ノ人史游ノ撰、唐ノ顏師古之ヲ注ス。

能少ハ少能ノ誤ニシテ、少能ハ少而ト通ズ、多嘗謂苦ハ、多嘗之甘ニ謂苦ノ誤。

政也ノ上ニ爲字ヲ脱ス。此蚤越ノ三字ハ蚤牙ノ誤ニシテ、上文ノ爪牙之士ヲ云フ、文義ハ大義ノ誤。

天之ハ天志ト同ジ、天之志ノ志ハ衍。

大夏ハ詩經ノ大雅ニシテ、此六句ハ中篇ニ之ヲ解釋セリ。

詁ハ語ノ誤。

政也。戴云政上 或有爲字。或殺人其國家禁之。此蚤越。

戴云三字有脱誤。蚤疑發誤。謂發兵越。

也。有能多殺其鄰國之人。因以爲文義。

王云文義二字義不可通。文當爲大字之誤也。謂多殺鄰

國之人聞之者不以爲不義。反以爲大義也。非攻篇曰。小爲非則知而非之。大爲非攻國則不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之謂也。案王據非攻篇證此是也。而改文爲大則非是。此當作因以爲之義。爲與謂通。文即此豈有異黃白黑甘苦之別者哉。

別辯聲近。

通。故子墨子置天之以爲儀法。非獨子墨子以天

之志爲法也。

王云志字亦後人所加之。卽志字也。案說詳中篇。

於先王之書。大夏之道之

然。俞云大夏卽大雅也。雅夏古字通。荀子榮辱篇曰。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儒效篇曰。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夏與雅通也。下文所引帝謂文王六句。正

大雅皇矣篇文。圖下之指。上事大夏當作大明。以詩語有長夏字。誤乎。下文有大明篇語可見矣。帝謂文王。予懷明德。

吳鈔

有而字。毋大聲以色。毋長夏以革。

蘇云詩大雅文王篇二母字作不。詒讓案。中篇引母並作不。與詩同。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順帝之則也。且今天下之士君子。

吳鈔本。詁作告。畢云詁字据上。文當爲語。詒讓案。也字疑衍。

義並詳中篇。

天之志ノ志ハ皆衍文。

中實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者。當天之志而不可不察也。天之志者義之經也。兩志字。王校亦刪。詳前。

墨子閒詁卷七終

墨子閒詁卷八

○明鬼ハ鬼神ノ實ニ存  
在スルコトヲ明ニスル  
ノ意。

是以存云トハ、前述  
ノ理由ナル故、人道順  
廢チ生ズルニ至ルチ云  
フ。

退ハ遊ノ誤、率徑ハ術  
徑ニシテ、術ハ車道、徑  
ハ步道、其意ハ無罪ノ  
人チ道路ニ要撃スルコ  
ト。

明鬼上第二十九闕

明鬼中第三十闕

明鬼下第三十一

之實  
有也。

淮南子汜論訓作右鬼。高注云右猶尊也。漢書藝文  
志亦同。顏注引此作明鬼神疑衍神字。明謂明鬼神

子墨子曰。逮至昔三代。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侯力正。

夫為人君。臣上下者。之不惠忠也。父子弟兄之不慈孝。弟長

貞良也。正長之不強於聽治。賤人之不強於從事也。民之為

淫暴寇亂盜賊。亦官長也。李本無亂字。非也。以兵刃毒藥水火退

無罪人乎。道路率徑。蘇云。退疑當作遇。下文同。俞云。退字無義。疑迫字之誤。謂

迫而奪其車馬衣裘也。率徑二字亦無義。據下文此語兩

杜臺卿ノ玉燭寶典ハ、支那ニ亡ビタレドモ、黎庶昌之ヲ我邦ニ發見シ、古逸叢書中ニ編入セリ。

借若 若ハ衍。

疑天下之衆ノ五字ハ衍。

見而皆無率徑二字疑爲衍文。案二說皆非也。退當爲逆字之誤。逆與禦通。書牧誓弗逆克奔釋文引馬融本逆作禦。云禁也。史記周本紀弗逆作不禦。集解引鄭注云。禦強禦謂疆暴也。孟子萬章篇云。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趙注云。禦人。以兵禦人。而奪之貨。即其義也。率徑當讀爲術徑。屬上道路爲句。率聲與尤聲古音相近。廣雅釋詁云。率。述也。白虎通義五行篇云。律之言率。所以率氣令生也。周禮典同。鄭注云。律。述氣者也。述氣。即率氣。是其證。說文行部云。術。邑中道也。月令審端徑術。鄭注云。術。周禮作遂。夫間有遂。遂上有徑。遂小溝也。步道曰徑。杜臺卿玉燭寶典引蔡邕月令章句云。術。車道也。徑。步道也。鄭蔡說並通。漢書刑法志亦云。術。路如道。注云。術。大道也。俞以率徑爲衍文亦誤。疑徑疑徒誤。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並作由此始。是以天下亂。此其故何。以然也。則皆以疑惑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不明乎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今若使天下之人。借若信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又言借若。余謂若字涉上文而衍。借乃借字之誤。借與皆通。湯誓子及女皆亾。孟子梁惠王篇皆作借。周頌豐年篇降福孔皆。晉書樂志皆作借。言使天下之人。皆信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則天下必不亂也。舊本罰暴二字倒轉。據上文改。則夫天下豈亂哉。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且暮以爲教誨乎天下。舊本下有之字。畢又以意增入字。王云。畢補非也。此文本作且暮以爲教誨乎天下。今本天下下有之字者。涉下句天下之衆而衍。畢不解其故而於之下補入字誤矣。下文天下之衆。即天下之人也。案王說是也。今據刪。李本無曰鬼以下至無鬼者二百二十九字。疑天下之衆。使天

以爲將不以下ハ、將不  
可ニ以不察此者也ノ  
九字トナスベシ、以爲  
及ビ明ノ三字ハ、皆衍  
文。

是與ノ與ハ舉ト通ズ、  
有與亡ノ亡ハ無ト通  
ズ、其文意ハ鬼神ノ有  
無ヲ察スルニハ、衆人  
ノ實際經驗シタルコト  
ヲ以テ、儀即チ標準ト  
ナスベキ者ナリ。  
惑ハ或ト通ズ。

下之衆皆疑惑乎鬼神有無之別。吳鈔本無惑字。是以天下亂。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故當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以爲將不可以不明察此者也。舊本明上脫不字。今從王校補。俞云。此本作故當鬼神之別。以爲不可不察。已然則吾爲明察此。此文以爲字。即涉下文而衍。明察此字。即涉下文而誤。下云不可不察。正承此而言。故知此文無明字也。蘇云。下以字當作不。案俞說是也。今從之。此字不當刪。既以鬼神有無之別。以爲不可不察。已然則吾爲明察此。其說將柰何而可。子墨子曰。是與天下之所以察知有與無之道者。必以衆之耳目之實知。有與亡。爲儀者也。亡。吳鈔本作無。亡古無字。篇中諸有無字。疑古本並作亡。請惑聞之見之。請當讀爲誠。墨子書多以請爲情。尙同中下二篇惑與或通。則必以爲有莫聞莫見。則必以爲無。若是何不嘗入一鄉一里而問之。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有嘗見鬼神之物。聞鬼神之聲。則鬼

何謂無乎及可謂有乎  
ノ何可謂乎ノ中、執レ  
カニ從フベシ、今暫ク  
何チ可ニ改ム。

亦孰云云トハ、聞見シ  
タル多數ノ中ニツキ、  
何人ガアルカト、其證  
ヲ問フ語ナリ。

其ノ下ニ、後字ヲ脱ス。

考ハ田於ヲ用於ニ作  
ル。田於圃田トハ、圃田ト  
云フ所ニ、田獵ヲ試ム  
ルコト、畢說ニハ田於

圃ナリテ句トナシ、(然  
則圃ハ周都京ノ遠郊  
ナルベシ)田車數百乘  
ノ田於以テ佃トナシ、  
之ヲ證スルニ、說文ノ  
佃中也ヨリ一轅車ニ至  
ルマテテ以テス、然則  
田車ハ中佃ニシテ二頭  
立ノ馬車ナリ、左傳ノ  
文ハ哀公十七年ヲ見  
ヨ)孫說ハ兩者ニ就キ  
テ定說ナシ、但田車ト  
ナストキハ、田馬ヲ駕  
スル木ノ車トナス、胡  
氏ノ說ハ、毛詩後箋車  
攻篇ヲ見ヨ、  
從ハ徒ノ誤ニシテ、步  
卒ヲ云フ。

跋ハ弓彘ナリ。

神何謂無乎。若莫聞莫見。則鬼神可謂有乎。何可錯出義兩通。不知孰爲正字。

今執無鬼者言曰。夫天下之爲聞見鬼神之物者。不可勝計也。亦孰爲聞見鬼神有無之物哉。子墨子言曰。若以衆之所

同見與衆之所同聞。則若昔者杜伯是也。周宣王殺其臣杜

伯而不辜。畢云。史記索隱。引作不以罪。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

爲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年

年。畢云。文選注引作必死吾君之期。韋昭注國語引三作二。太平御覽引作後三年。俞

但刪其字耳。韋昭注周語引作後二年。雖誤三爲二。而後字固在。皆可爲證。文選劉孝標重

答劉秣陵書注引作必死吾君之期。則誤其爲期。而屬上讀。且誤使爲死。又脫知字。文不成

義不足據也。案宋尤袤本文選注。惟其作期。餘並與今本同。國語韋注宋明道本。亦正作三

年。畢俞並誤。據俗本疏矣。史記周本紀正義引周春秋。亦作後三年。據史記宣王四十六年

崩。則殺杜伯。當在四十四年。通鑑外紀載殺杜伯於四十六年。非也。今本竹書紀年云。宣王四十四年。王殺大夫杜伯。其子隰叔出奔晉。則不數所殺年亦通。周宣

王合諸侯。而田於圃田。車數百乘。田於圃。吳鈔本作舍於圃。畢云。田與佃一轅車。案今左氏作衷佃同。又案韋昭注國語。文選注。史記索隱引俱無此字。顏師古注漢書有。俞云。田於圃。田地名。詩車攻篇。東有甫草。駕言行狩。鄭箋以鄭有甫田說之。

爾雅釋地。作鄭有圃田。卽其地也。畢讀圃字絕句。非是。詒讓案。周語云。杜伯射王於鄆。韋注云。鄆。鄆京也。史記周本紀集解引徐廣云。豐在京兆鄆縣東。鎬在上林昆明北。有鎬池。去豐二十五里。皆在長安南數十里。周禮職方氏。鄭注云。圃田在中牟。以周地理言之。鄆在鄆。圃田在東都。相去殊遠。又韋引周春秋。宣王會諸侯於圃田。明道本圃作圃。史記封禪書。索隱。周本紀正義。所引竝與韋同。論衡死僞篇云。宣王將田于圃。則漢唐舊讀並於圃字。斷句皆不以圃爲圃。田荀子。王霸篇。楊注引隨巢子云。杜伯射宣王於圃。圃與牧聲轉字通。疑卽鄆京遠郊之牧田。亦與圃田異。但隨巢子以圃田爲圃田。似可爲俞讀左證。近胡承珙亦謂此卽圃田。而謂國語鄆卽鄆。序章以爲鄆京之誤。其說亦可通。姑兩存之。堯通學詳定焉。田車者。考工記云。田車之輪六尺有六寸。鄭注云。田車木路也。駕田馬。畢引左傳中佃。非此義。用疑田誤。從數千人滿野。畢云。太平御覽引作車徒滿野。節文。俞云。從乃徒字之誤。車數百乘。徒數千人。徒與車爲對文。御覽引作車也。圖從下。徒滿野。是其證。案俞校近是。但此當以徒數千爲句。人屬下。滿野爲句。非以徒與車爲對文。脫者字。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朱衣冠。蓋章弁服也。周禮司服。凡兵事。章弁服。鄭注云。章弁以韎韐爲弁。又以爲衣。裳也。韎。朱色。近通稱。執朱弓。挾朱矢。追周宣王射之車上。射之車上。舊本作射入畢云。文選注引作射。中心折脊。殪車中。後漢書光武紀。伏殺而

死。畢云。殺太平御覽引作輶。一引作伏。弓衣義同。詒讓案。史記索隱。文選注引並作殺。與今本同。論衡死僞篇。亦作輶。說文弓部云。殺弓衣也。左成十六年傳。楚共王使養

由基射呂錡。中項伏殺畢。又云。國語云。內史過曰。杜伯射王于鄆。韋昭注曰。杜國伯。齊陶唐

氏之後。周春秋曰云云。與此略同。地理志。杜陵故杜伯國。有周右將軍杜主祠四所。又國語

范宣子曰。昔句之祖在周。爲唐杜氏。韋昭曰。周成王滅唐。而封弟唐叔虞。遷唐于

杜。謂之杜伯。封禪書曰。杜主故周之右將軍。今陝西長安縣南杜豐。殺弓衣也。當是

杜。謂之杜伯。封禪書曰。杜主故周之右將軍。今陝西長安縣南杜豐。殺弓衣也。當是

杜。謂之杜伯。封禪書曰。杜主故周之右將軍。今陝西長安縣南杜豐。殺弓衣也。當是

杜。謂之杜伯。封禪書曰。杜主故周之右將軍。今陝西長安縣南杜豐。殺弓衣也。當是

杜。謂之杜伯。封禪書曰。杜主故周之右將軍。今陝西長安縣南杜豐。殺弓衣也。當是

杜。謂之杜伯。封禪書曰。杜主故周之右將軍。今陝西長安縣南杜豐。殺弓衣也。當是

杜。謂之杜伯。封禪書曰。杜主故周之右將軍。今陝西長安縣南杜豐。殺弓衣也。當是

杜。謂之杜伯。封禪書曰。杜主故周之右將軍。今陝西長安縣南杜豐。殺弓衣也。當是

杜。謂之杜伯。封禪書曰。杜主故周之右將軍。今陝西長安縣南杜豐。殺弓衣也。當是

之時。周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周之春秋。

字句見

國語晉語司馬侯謂悼公曰羊舌肸習於春秋韋注云春秋紀人事之善惡而目以天時謂之春秋周史之法也時孔子未作春秋又楚語莊王使士亶傳太子申叔時告之曰教之春秋以感勸其心公羊莊七年傳云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何注云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爲春秋管子法法篇云故春秋之記臣有弑其君子有殺其父者矣尹注云春秋即周公之凡例而諸侯之國史也史通六家篇隋書李德林傳並引墨子云吾見百國春秋蓋即此史通又云汲冢璣語記太丁時事目爲夏殷春秋又有晉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

不修春秋トハ、孔子ノ筆削ヲ經ザル春秋ナリ云

史通二十卷ハ唐ノ劉知幾ノ撰、汲冢璣語ハ晉ノ太康二年、汲冢ノ塚ヨリ發見セラレタル古史ニシテ、其斷簡ハ、玉山函房輯佚書中ニ收メ、晉速ハ迅速ナルコト。

爲君者以教其臣。爲父者以教其子。戒之慎之。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誅。若此之懾也。

畢云。說文云。警。戒也。此異文。

畢云。舊作謀。據後文改。

懾也。懾也。李作摺。淮南子本經訓云。兵莫懾於志。而莫邪爲下。高注云。懾猶利也。並與此義相近。道藏本吳鈔本並無也。字畢云。說文云。懾。籀文蘇云。懾與威義同。當作懾。速摺字懾未詳。

神有之。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昔者鄭穆公。

史記鄭世家。穆公蘭文公子。然此實當爲秦穆公之譌。畢云。郭璞注山海經。鄭穆公。引此作秦穆公。又太平御覽。太平廣記。引穆作穆。詒讓案。郭引作秦是也。玉燭寶典。引墨子曰。昔秦穆公有明德。上帝使句芒賜之壽十九年也。即約此文。論衡福虛篇云。儒家之徒。董無心。墨家之役。纏子相見。講道。纏子稱墨家佑鬼神。是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十九年。纏子難以堯舜不賜年。桀紂不天死。堯舜桀紂猶爲尙遠。且近難以秦穆公。晉文公。夫諡者行之迹也。迹生時行。以爲死諡。穆者誤亂之名。文者德惠之表。有誤亂之行。

天賜之年。有德惠之操。天奪其命乎。案穆公之霸。不過晉文之謚。美於穆公。天不加晉文。以命獨賜穆公。以年。是天報誤亂。與穆公同也。又無形篇云。傳言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十九年。北齊書樊遜傳。遜對問禍福。報應亦云。秦穆有道。句芒錫祥。以諸書證之。則不當作鄭明矣。下文凡鄭字。並當作秦。當書日中處乎。

鄭ハ秦ノ謚、下文ノ鄭モ亦同シ。太平廣記、五百卷ハ北宋初年ノ勅撰。論衡ノ纏子難ハ、董子難ノ誤。

廟。當吳鈔本作。有。神入門而左。鳥身。素服三絕。面狀正方。鄭穆公見之。乃恐懼。神曰。無懼。壽十年有九。使若國家蕃昌。子孫茂。毋失鄭。使予錫女。予爲句芒。以鄭穆公之所身見爲儀。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

當ハ嘗ト讀ムベシ。

鳥身ノ上ニ人面ノ二字ヲ脱ス、三絶ハ玄純ノ誤、黑色ノ線ヲツケタル衣服ヲ云フ。面狀正方トハ、顔ノ形ノ眞四角ナルコト。

茂ハ懸ニ通ジ、ツトムト訓ズ。

句芒ハ春ノ神ナリ。

天賜之年。有德惠之操。天奪其命乎。案穆公之霸。不過晉文之謚。美於穆公。天不加晉文。以命獨賜穆公。以年。是天報誤亂。與穆公同也。又無形篇云。傳言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十九年。北齊書樊遜傳。遜對問禍福。報應亦云。秦穆有道。句芒錫祥。以諸書證之。則不當作鄭明矣。下文凡鄭字。並當作秦。當書日中處乎。廟。當吳鈔本作。有。神入門而左。鳥身。素服三絕。面狀正方。鄭穆公見之。乃恐懼。神曰。無懼。壽十年有九。使若國家蕃昌。子孫茂。毋失鄭。使予錫女。予爲句芒。以鄭穆公之所身見爲儀。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

之說爲然也昔者燕簡公

畢云案史記簡公平公子周敬王十六年公元

僞篇作趙簡公並誤惟訂

殺其臣莊子儀而不辜

顧云論衡訂鬼書

子儀曰吾君王殺我而不辜

簡公時燕尙未僞王

死人毋知亦

已

母吳鈔

死人有知

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

期年燕將馳祖

畢云祖道王云畢說非也法苑珠林君臣篇作燕之有祖澤猶宋

燕簡公方將馳於祖塗亦謂祖澤之塗也然則祖非祖道之謂案王說近是顏之推還冤

記又作燕之沮澤當國之大祀祖與沮滄字通王制云山川沮澤孔疏引何胤隱義云沮澤

下溼地也孟子滕文公篇趙注云滄澤生草者也今青州謂澤有草者爲滄也俞正燮據說

苑臣術云魏翟璜乘軒車載華蓋時以閒暇祖之於野蓋所謂馳祖者也未知是否

期作明是也下文有馳

於祖塗疑脫於塗二字

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

王引之云當猶如也又齊

語魯語云莊公如齊觀社曹劌諫曰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又曰今齊社而往觀旅非

先王之訓也韋注云旅衆也襄二十四年左傳云楚子使遠啓疆如齊聘齊社蒐軍實使客

觀之

觀之

觀之

觀之

觀之

觀之

觀之

觀之

觀之

觀之

觀之

觀之

觀之

觀之

觀之

觀之

觀之

雲夢澤名

祖塗祖澤道路

桓門周禮大司馬中

禘之觀幸其名

立其祀左昭二十一年傳云宋城舊郛及桑林之門當即望祀桑

爾雅釋地云楚有雲夢郭注云今南郡華容縣東

南巴丘湖是也周禮職方氏荆州其澤藪曰雲夢

周禮州長鄭注云

而擊之殪之車上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燕簡公在位十二年卒當敬王二十七

傳昭三年北燕伯款即簡公史表則以爲惠公其元年當周景王元年

於道左執彤杖而捶之斃於車下與此小異疑兼采它書桓古與和通

桓門當即周禮大司馬中冬狩田之和門與此云馳於祖塗不同也

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燕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

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

然也

日禘觀幸

五年魯有申夜姑釋文夜本或作射又文六年晉狐射姑殺梁作狐夜姑春秋桓九

年經有曹世子射姑左傳定二年又有邾大夫夷射姑是古人多以射姑爲名之證



厲ハ神祠ノ類、公厲ハ古諸侯ノ後ナキ者、秦厲ハ古ノ天子ノ後ナキ者、  
厲子ハ禍子ニシテ巫ナリ、杖揖ハ杖受ノ誤ニシテ、杖ハ杖即チ木杖ノ神ガ、巫ニ憑リテ、其意ヲ神官ノ觀奉ニ告グルコト。  
類篇四十九卷ハ、宋ノ丁度(景祐ノ人)ノ編纂セシ書。  
說文云云ノ意味ハ、禍ハ犧牲及ビ馬ノコトニツキテ、禱ルコトヲ云フ、更ニ之ヲ周禮ノ甸祝(官名)ニ證スレバ、禍性禱トアリ、此禍ニツキテ、鄭玄ハ以爲ララフ、今ノ大ト云フコトナリ、即チ馬ノ爲ニ肥健充大ナラシムコトヲ祈ル祭ナリ。  
考本註テ陸ニ作ル。全ハ陸ニシテ純色ヲ云フ。  
選失時ハ選効失時ノ誤、選効ハ選効ニシテ、祭祀ノ物品ヲ具ヘ致スコト。

嘗從事於厲

祿子杖揖出與言曰

論衡祀義篇云、掌將事於厲者、厲云厲公秦厲之厲也、宋歐陽士秀以厲爲神祠、以管子請桓公立五厲祀堯之五吏爲證、後世統謂之類篇示部引廣雅云、祿謂也、畢云、祿祝字異文、祿子即祝史也、玉篇云、祿之俞切、呪詛也、又音注、言神馮於祝子而言也、蘇云、下言舉揖而禱之、則揖宜从木爲揖、俞云、下文祿子舉揖而禱之、揖未可知何物、疑此文本作祿子杖揖出、下文本作祿子舉杖而禱之、尙書大傳、八十者杖於朝、見君揖杖、鄭注曰、揖挾也、此揖杖之義也、因揖杖誤倒爲杖揖、後人遂改下文之舉杖爲舉揖、以合之耳、舉杖而禱之、猶定二年左傳云、奪之杖以敲之、稟即敲之、段音案、祿疑禱之異文、說文示部云、禱、牲馬祭也、周禮甸祝、禱牲禱馬、鄭注云、禱讀如伏誅之誅、今侏大字也、畢以祿爲祝異文、說無所據、上觀辜已是祝、則祿子不當復爲祝、竊疑當是巫、巫能接神、故厲神降於其身、謂之祿子、猶楚辭謂巫爲靈子也、蘇校謂揖當作揖、近是、論衡祀義篇作厲鬼杖、概而與之言、又云、舉杖而禱之、概即揖之俗、然說文木部云、揖、舟楫也、於義無取、竊疑揖實當作杖、篆文形近而誤、說文爰部云、杖、軍中士所持也、與爰音義同、淮南子齊俗訓云、指笏杖、爰許慎注云、爰木杖也、但漢人引已作揖、未敢輒改、圖一本揖作揖、蓋言祿子杖策而揖讓、下文舉揖而禱之語、揖疑杖策類、  
**觀辜是何珪璧之不滿度量、酒醴粢盛之不淨潔也、犧牲之不全肥。** 淮南子時則訓高注云、全無虧缺也、畢云、全謂純色與、陸疑珪誤、全疑陸誤、陸純色、  
**春** 詳後、選未考、  
**豈女爲之與、意鮑爲之與、** 畢云、荷與何同、漢書注李奇云、繩絡也、疑薦以音誤、  
**觀辜曰、鮑幼弱在荷繩之中、** 畢云、荷與何同、漢書注李奇云、繩絡也、以繪布爲之、絡負小兒、師古曰、即今之意。

荷繩ハ小兒ヲ負ブトキニ、用フル「かひまき」ノ類。

官臣トハ、其職務ヲ奉ズル官吏。

稟ハ穀ニ通ジ、タタケト訓ズ。

小兒綱也、居丈反、詒讓案、繩吳鈔本作繩、繩正字、繩借字、說文衣部云、繩、負兒衣也、論語子路篇、繩負其子而至矣、集解包咸云、負者以器曰繩、呂氏春秋明理篇云、道多繩、繩高注云、繩、小兒被也、繩、褸格上繩也、孫奭孟子音義引博物志云、繩、褸、繩爲之、廣八寸、長一尺二寸、以負小兒於背上、史記魯世家云、成王少在強葆之中、繩句、繩、褸負子之具、故云、荷繩、  
**鮑何與識焉。** 盧云、此云在荷繩之中、則非春秋時宋文公也、案宋世家、無兩文公、說非、  
**官臣觀辜特爲之。** 左襄十八年傳、中行獻子禱于河、稱官臣、假杜注云、守官之臣、  
**祿子舉揖而稟之。** 揖疑亦當爲棧、蘇校改、棧亦通、俞校改、杖未塙、論衡祀義篇云、厲鬼舉棧而禱之、斃於壇下、此稟疑當讀爲敲、同聲段借字、左定二年傳云、奪之杖以敲之、釋文云、敲、苦孝反、又苦學反、說文作敲、擊頭也、字林同、又一日擊聲也、口交反、又口卓反、訓從敲、云、橫槌也、案今本說文、支部、槌、作槌、畢云、稟同敲、圖一本稟作稟、未知孰是、按稟、古木也、謂以揖擊之、厲鬼奪其生氣、使知稟也、  
**殮之壇上、當是時。** 畢云、舊脫此、字一本有、  
**宋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 畢云、舊脫者字、一本有、詒讓案、道藏本吳鈔本並有、  
**著在宋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諸不敬慎祭祀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慥慥也。** 道藏本吳鈔本無也字、  
**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 惟吳鈔本作唯、  
**昔者齊莊君之臣、** 畢云、君事類賦引作公、舊脫臣字、據太平御覽事類賦增補之、  
**有所謂王里國、** 畢云、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作王國、卑下同、疑此非、  
**中里徼者、** 畢云、太平御覽

下疑脫時字、

由謙云云トハ、由及ビ猶ハ皆欲ト同意、謙ハ兼、其意ハ前述ノ如ク、永年ノ訴訟ナル故、齊君ハ兩人トモ殺サント欲セシモ、不幸ノ人ヲ殺ス嫌アリ、サリトテ兩方トモ殺ストキハ、有罪者ヲ漏ス患アルヲ云フ。  
使之人ノ之ハ二ノ誤。

淵漚ハ在レ盟ノ誤、搃ハ到ト通ジテ、首ヲ刎ヌルコト、流ハ灑ノ誤。

事類賦引作傲下 此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 公羊宣元年何注云古者疑獄三年而後斷

齊君由謙殺之恐不幸猶謙釋之 畢云由與猶同故兩作王云由猶皆欲也謙與兼同言欲兼殺之兼釋之

也大雅文王有聲篇匪棘其欲禮器作匪革其猶周官小行人其悖逆暴亂 恐失有罪 謙謙通猶當作由聲之訛由斷獄不足而

罪 殺之恐殺不幸由不足而釋之恐失有罪 乃使之入共一羊 畢云太平御覽

事類賦引 盟齊之神社 畢云事類賦無神字詒讓案周禮司盟云有獄訟者則使之盟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

鄭注云使其邑閭出牲而來盟此所云與禮合 二子許諾 畢云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作二子相

從 於是油漚 畢云說文云油水貌讀若窟漚未詳疑血字言以水漂血洪云油漚當作酒漚漚音同唐人書函字或作函

與出形近故譌漚又涉油字而誤加水也 搃羊而漉其血 畢云太平御覽事類賦引已上八字作以

三切王引之云搃即到字也廣雅曰到刑刻到也吳語自到於客前賈逵曰到到也作搃者或字耳此文本作搃羊出血而漉其血謂到羊出血而漉其血於社也太平御覽獸部十三

引作以羊血漉社者省文耳今本出血作油漚涉下文漉字而誤加又誤在搃羊之上則義不可通案王以油漚為出血未瑋而讀搃為到則是也洪說同

既已終矣 畢云四字事類賦作已盡二字 讀中里微之辭未半也 畢云太平御覽

祭 羊起而觸之 畢云事類賦引作觸中里微 折其腳 祧神之 此有撓誤畢云疑

羊跳安能殺人使 而稟之 疑出誤 瘞之盟所當是時齊人從者莫 當云跳神之社案

不見遠者莫不聞 畢云太平御覽引云齊人以爲有神疑以意改 著在齊之春 爲情王引之云畢謂品

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請品先不以其請者 畢云品當爲盟下請當 爲情王引之云畢謂品

當作盟是也上請字當爲諸先當爲共隸書先字或作失與共相似而誤共字當在盟字上 共盟見上文諸猶今人言諸凡也言凡共盟而不以其情者必受鬼神之誅也上文曰諸不

敬慎祭祀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僭邀也是其證今本諸譌作請共譌作先盟譌作品又升 品字於先字上則義不可通下請字即情字也墨子書通以請爲情不煩改字俞云先字之

義尚不可曉王氏改爲共字而移在盟字之上似亦未安先疑矢字之誤矢誓古通用盟矢 即盟誓也矢字隸書或作六見孔宙碑先字隸書或作失見北海相景君碑兩形相似而誤

案俞說是也請品二字未考先字句情 鬼神之誅至若此其僭邀也 與品物先之也其請之請共情誤情實也

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有豈可疑哉是故子墨子言曰雖 有深谿博林幽澗毋人之所 王云深谿博林幽澗毋人即天志上篇所謂

人正指深谿博林言之若作幽澗則與深谿相複 林谷幽閒無人也幽澗亦幽閒之誤幽閒毋 也蓋薄誤榛薄之薄之所句上文毋人作無人 施行不可以不董 顧云爾

也蘇云董疑謹字之訛俞云董字無義疑董字之誤董借爲謹言不可以不謹也管子五行 篇修暨水土以待乎天董尹知章注曰董誠也訓董爲誠即讀董爲謹也說文董古文作董

董ハ董ノ誤ニシテ、謹 下同。

幽澗ノ澗ハ開ノ誤。

請品先ハ諸盟矢ノ誤、 矢ハ誓ト同シ、其請ノ 請ハ情ト通ズ。

神之神而稟之トハ、祧 神之ハ、跳神之社ノ誤、 其文意ハ羊ガ中里微ノ 足ヲ折リ、更ニ神社ニ 跳リ上リテ、中里微ヲ 敲キ瘞シタルコト。

祭 羊起而觸之 畢云事類賦引作觸中里微 折其腳 祧神之 此有撓誤畢云疑

羊跳安能殺人使 而稟之 疑出誤 瘞之盟所當是時齊人從者莫 當云跳神之社案

不見遠者莫不聞 畢云太平御覽引云齊人以爲有神疑以意改 著在齊之春 爲情王引之云畢謂品

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請品先不以其請者 畢云品當爲盟下請當 爲情王引之云畢謂品

當作盟是也上請字當爲諸先當爲共隸書先字或作失與共相似而誤共字當在盟字上 共盟見上文諸猶今人言諸凡也言凡共盟而不以其情者必受鬼神之誅也上文曰諸不

敬慎祭祀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僭邀也是其證今本諸譌作請共譌作先盟譌作品又升 品字於先字上則義不可通下請字即情字也墨子書通以請爲情不煩改字俞云先字之 義尚不可曉王氏改爲共字而移在盟字之上似亦未安先疑矢字之誤矢誓古通用盟矢 即盟誓也矢字隸書或作六見孔宙碑先字隸書或作失見北海相景君碑兩形相似而誤 案俞說是也請品二字未考先字句情 鬼神之誅至若此其僭邀也 與品物先之也其請之請共情誤情實也

請ハ情ト通ズ。

高ハ尙士ノ誤ニシテ、尙士ハ上士ナリ、其意ハ無鬼論者ノ説ニ曰ク、天下ノ士君子タル者、豈衆人ノ見聞ニヨリテ、鬼神ノ實在ヲ信ズルヲ得ンヤ。

使親者受内祀トハ、同姓ノ國即チ親者ヲシテ、其祖先ノ父タル子ヲ祭ラシムルコト、例スレバ魯ノ祖先周公ハ文王ノ子ナレバ、魯ニ文王ヲ祭ルコト、疏者受外祀トハ、異姓ノ

諸侯ハ山川四望（四方ノ山）ヲ祭ルコト。

故ハ古ノ誤。

分之均トハ、恩賞ノ公平ナルコト、聽之中トハ、斷獄ノ至當ナルコト。

建國ノ國ハ國都ヲ云フ。

脩茂ハ長ク茂リタルコト。

葢位ハ葢社ノ誤、葢社タル森林ノ所ニ、社ヲ建ツルコト、禮器碑ハ金石萃編卷九、祀孔子奏銘ハ同卷十三ヲ見ヨ。

史記ノ次近云云ノ次

形與董相似故誤案俞說是也禮記内則塗之以謹塗玉篇引作董塗亦謹董通用之證秋儀云董疑董董督正也蓋謂正之也見有鬼神視之

今執無鬼者曰夫衆人耳目之請畢云當爲情下同案請即情之假借不必改字非命中篇作情請疑情

豈足以斷疑哉柰何其欲爲高君子於天下高君子無義高疑當作尙

之耳目之請哉有讀爲又衆之疑當子墨子曰畢云舊脫墨子二字以意增若

以衆之耳目之請以爲不足信也不以斷疑不識若昔者三

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足以爲法乎故於此乎自中人以

上皆曰若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爲法矣若苟昔者三代聖王

足以爲法然則法字句姑嘗上觀聖王之事謂武王克殷昔者武王

之攻殷誅紂也使諸侯分其祭日使親者受内祀謂武王克殷分命諸侯使

得祖所自出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此謂異姓之國祭山川四疏者受外祀望之屬祭統說周錫魯重

左傳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

祭云外祭則郊祀是也内祭則大嘗禘是也故武王必以鬼神爲有是故

彼大祀非凡諸侯所得祀蓋不在所受之列

攻殷伐紂使諸侯分其祭若鬼神無有則武王何祭分哉吳祭

也必於祖其侈也必於社後詳賞於祖者何也告分之均也

侈於社者何也告聽之中也江聲云分之均謂願賞平均聽之中謂斷臬允當也非惟若書

之說爲然也且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

都日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爲宗廟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左祖右社前朝後市呂氏春秋慎勢篇云古之必擇木之脩茂者脩吳鈔

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

之中而立廟劉逢祿云壇場祭壇場也置措也

立以爲葢位畢云葢字假音說文云葢朝會東茅表位曰葢春秋國語曰葢位

社也王云畢說非也葢與葢同位當爲社字之誤也隸書社字漢魯相韓勅造孔廟禮器碑

作社史晨祠孔廟奏銘作社因譌而爲位急就篇祠祀社稷臘奉葢一本作葢顏師古曰

葢謂草木岑蔚之所因立神祠即此所謂擇木之脩茂者立以爲葢社也秦策恒思有神葢

高注曰神祠葢樹也莊子人間世篇曰見櫟社樹其大蔽牛呂氏春秋懷寵篇曰問其葢社

大祠民之所不欲廢者而復興之太玄聚次四曰牽羊示于葢社皆其證也置以爲宗廟承

上賞於祖而言立以爲葢社承上侈於社而言則位爲社字之誤明矣史記陳涉世家又開

ハ、兵士ノ陣ヲ云フ。  
季孫紹ノ下ニ與字ヲ脱ス。

勝膺肥倅ノ勝ハ、衍文ニシテ、倅ハ粹ト通シ、下文ノ毛ト連リテ句トナスベシ、粹毛トハ純色ノ毛ヲ云フ。  
駢牲ハ赤色ノ犧牲、黝牲ハ黒色。

考本察テ瑣ニ作ル。

與歲上下也トハ、年ノ豐凶ニアリテ、祭祀ニ厚薄アルヲ云フ。

不與昔聚群トハ、昔ハ疇昔ニシテ平時ヲ云

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索隱引墨子云。建國必擇木之脩茂者。以為叢位。則所見本。社字已誤。作位而叢字作叢。則不誤也。又耕柱篇曰。季孫紹孟伯常治魯國之政。不能相信。而祝於禁社。禁社乃叢社之誤。禁亦與叢同。洪云。史記陳涉世家。索隱引墨子。作叢位。叢即叢字。叢位謂叢社之位。案王說是也。六韜略地篇云。冢樹社叢。勿伐。社叢即叢社也。叢叢同。必擇國之父兄。慈孝貞良者。以為祝宗。劉云。祝太祝。宗宗伯也。必擇六

畜之勝膺肥倅。畢讀倅毛為句云。粹字假音。作倅異文也。劉刪勝字。讀與畢同。顧全粹。高注云。粹毛色之純也。又齊俗訓云。犧牛粹毛。宐於廟牲。此畢所本。依其讀則勝當為衍文。但以文例校之。似顧讀為長。毛。倅倅之誤。以為犧牲。周禮小宗伯。毛六牲。鄭注云。毛擇毛也。牧人。凡陽祀用駢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注云。毛之取純毛也。山海經南山經。郭注云。毛言擇牲取其毛色也。李本犧。珪璧琮璜。畢云。琮舊作璜。本如此。案吳。稱財為度。必擇五穀

之芳黃。以為酒醴粢盛。故酒醴粢盛與歲上下也。逸周書羅匡篇云。成年穀足。賓祭以盛。年饑。舉祭以薄。大荒有禱無祭。祭以薄資。即與歲上下之法。芳黃。謂登熟者也。故古聖王治天下也。故必先鬼神。而後人者。此也。故讀為固。故曰官府選効。選讀為假。說俗效字。選具也。効蓋效字。必先祭器祭服。畢藏於府。祝宗有司。畢立於朝。犧牲不與昔聚羣。畢云。昔之言夕。王逸注楚詞曰。昔夜也。詩曰。樂酒今昔不聚羣。言別羣也。案此言祭牲當特繫。

フ、文意ハ、犧牲ハ神聖ナル者故、平常畜フ所ノ者ト、一集ニセザルコト。  
爲ノ下ニ有字ヲ脱ス。

咸ハ或ノ誤。

敬若ハ敬若ノ誤ニシテ若ハ順ト通ズ、羊ハ祥ナリ幸福ヲ云フ。聖人ノ下ニ、之言ノ二字ヲ脱ス。

不與當時所畜羣聚耳。周禮充人云。掌繫祭祀之牲。牲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是也。畢說非。與去聲。昔疇昔也。不預。平昔所聚羣之牛羊也。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若此。古者聖王必以鬼神為謂其敬慎也。王云。為下當有有字。而今本脱之。必以鬼神為有。見上文。其下仍有脱文。不可考。其務鬼神厚矣。又恐後世子孫不能知也。故書之。竹帛。傳遺後世子孫。畢云。文選注引作以其所獲。一引作以其所。咸恐其腐蠹絕滅。王引之云。咸字文義不順。當是或字之誤。行此無四字。後世子孫不得而記。言或恐竹帛之腐蠹絕滅。故又琢之。盤盂鏤之。金石。後世子孫不得而記。字一句。故琢之。盤盂鏤之。金石。

以重之。有恐後世子孫。有吳鈔本作又字通。畢云。當為猶非。有字絕句。謂十七。不能敬若以取羊。畢云。言敬威以取祥也。孫云。說文云。若讀若威。又云。字薰之誤。羊謂牲也。以敬取薰。又取羊而祭也。故先王之書。聖人。王云。此下脱二字。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有又同非也。重有重之。有吳鈔本。王云。有與又同。此其故何。則聖王務之。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則此反聖王之務。反聖王之務。則非所以為君子。

慎無、聖人之言ノ誤。考ノ本文、重有重之ヲ重有重亦何書之ニ作

墨子ノ説ニ由リテ、大雅文王ノ詩ヲ解釋スレバ、文王ノ神靈赫赫トシテ、天上界ニ昭カナリ、周ハ創國以來、多ク天命ヲ受ケテ王トナルハ、文王ノ新シキ御世ナリ、周徳ノ天下ニ光被スルコトモ、又天命ヲ受ケタルコトモ、疑フベカラザルコトナリ、文王ハ聖徳此クノ如キヲ以テ、没後其神靈、宇宙間ニ昇降シテ、天帝ノ左右ニ侍ス、此クノ如キ威儀赫赫然タル文王ノ令名ハ、何時迄モ消滅スルコトナシ、令問ハ令聞ト同ジ。

貞蟲ノ貞ハ征ノ假字ニシテ、征行ナドト連用スル者ナレバ、活動スル蟲ト云フコト、即チ動物ナリ。尤ハ以下通ズ。

比方ハ道ニ順フコト。矧佳ノ佳ハ惟ノ古字ニシテ、二字皆語詞、人面ハ人類ヲ云フ。考ハ佳ナ住ニ作ル。夏竦ハ北宋ノ人ニシテ、本書ハ五卷。外庶子ハ公卿大夫士ノ子ヲ支配スル官、訓人ハ師儒ノ如キ職、服采ハ天子ノ侍臣、服采ハ天子ノ祭祀ノ職ヲ掌ル者、若疇折父ハ、折父ハ司馬ノ官ニシテ、畿内ノ田疇ヲ理ムル者、薄遊農父トハ司徒ノ官ヲ述ベタル者ニシテ、此官ハ萬民ノ邪行ヲ戒飾スル者ナリ、若保安父ノ空ハ、司空ニシテ、順ヒ保ツコトヲ掌ル。

之道也。今執無鬼者之言曰。先王之書。慎無一尺之帛。一篇之書。王云。慎無二字。義不可通。慎無當爲聖人上文曰。故先王之書。聖人一尺之帛。一篇之書。是其證。語數鬼神之有。重有重之。重下有字。亦讀爲又。畢云。重有重下。舊有亦何書。三字。衍文。有字句。重下脫之字。何下脫入字。亦何書之有哉。吳鈔本之。子墨子曰。周書大雅有之。古者詩書多互備。吳鈔本無大雅二字。大雅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大雅文王篇文。毛傳云。在上在民上也。於歎辭。昭見也。鄭箋云。文王初爲西伯。有功於民。其德著見於天。故天命之於周。王迹起矣。而未有天命。至文王而受命。言新者美之也。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毛傳云。乃新在文王也。鄭箋云。大王聿來。胥宇而國也。文王而受命。言新者美之也。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毛傳云。有周周也不顯也。顯光也。不時。時也。時是也。鄭箋云。周之德不光明。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毛傳云。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乎。光明矣。天命之不是乎。又是矣。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毛傳云。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案依墨子說。謂文王既死。神在帝之左右。則與毛鄭義異。穆穆文王。令問不已。問。吳鈔本作聞。穆穆。毛詩作穆。穆。問作聞。毛傳云。穆。穆。勉也。鄭箋云。勉。勉乎不倦。文王之勤用明德也。其善聲聞日見。稱歌無止時也。若鬼神無有也。且周書獨鬼而商書不鬼。則未足以爲法也。然則姑嘗上

觀乎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獨鬼獨語鬼也。不鬼不語鬼也。夏字絕句。百獸貞蟲。淮南子墜形訓云。萬物貞蟲各有以生。原道訓云。蚊蟻貞蟲。高注貞蟲之屬。無牝牡之合。曰貞。案貞當爲征之段。允及飛鳥。王引之云。允猶以也。言百字。乃動物之通稱。高說未。該說詳非樂上篇。莫不比方。用同義。故允可訓爲用。亦可訓爲以。說文曰。允從儿。言聲。言允一聲之轉耳。矧佳。疑魚誤。允及。易中孚云。豚魚吉也。意允信也。信字置句間。字法。莊子田子方篇云。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案比方猶言順道也。易比象傳云。比下順從也。樂記。樂行而民鄉方。鄭注云。方猶道也。畢云。佳古惟字。舊誤作佳。江聲說同。王引之云。古惟字。但作佳。古鍾鼎文。惟字作佳。石鼓文亦然。又夏竦古文四聲韻。載道德經惟字。作佳。墨子多古字。後人不識。故傳寫多誤。矧惟者語詞。康誥曰。矧惟不孝不友。又曰。矧惟外庶子。訓人。酒誥曰。矧惟爾事。服采。矧惟若疇。折父。薄遊農父。若保安父。皆其證也。鹽鐵論未通篇曰。周公抱成王。聽天下。恩塞海內。澤被四表。矧惟人面。含仁保德。靡不得其所。絲役篇曰。普天之下。惟人面之倫。莫不引領而歸。其義後漢書章帝紀曰。訖惟人面。靡不率俾。和帝紀曰。戒惟人面。無思不服。並與墨子同意。案王說是也。願說同人面言有面目而爲人。非百獸貞蟲飛鳥之比也。國語越語范蠡曰。余雖覩然而人面哉。余猶禽獸也。住未詳。按疑住在之誤。面而之誤。而屬下讀。胡

共允。江聲云。共讀爲恭。恭恪也。允誠也。佳天下之合。蘇云。二語見商書伊訓。餘略同。畢云。佳舊作住。亦誤。江王說同。察山川鬼神之所以莫敢

若能其尤ノ若ハ順ト訓ズ、共ハ恭ニシテ、尤ハ誠ト訓ズ、佳ハ惟、葆ハ保ト通ズ。

柏啓ノ二字ハ、相（人名）ノ誤。

左右六人トハ左右六軍ノ將ナリ、下ハ車ヨリ下ルコト。周禮大司馬ノ説ハ、天子ノ六軍ハ左右二分レテ各三軍トナリ、各中軍アリ、然則天子又元帥ノ中軍ハ、左右何レカナルカ明ナラズト雖モ、恐ラクハ右ナルベシ、老子ニ云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貴、右、買誼新書ノ左、臆右臆ノ臆ハ、億ニシテ、其數ノ多キチ云フ、或ハ一本異ニ作ル。

不寧者。舊以字句非也。

以佐謀禹也。此吾所以知商書之鬼也。商書舊本作禹書王

舊本作商周王蘇據上文改是也。今從之。

且商書獨鬼而夏書不鬼。蘇據上文改今從之。

甘誓文微畢云此孔書

則未足以爲法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夏書禹誓曰。甘誓文微

畢云此孔書

有不相同書序云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與此不同。而莊子人間世云禹攻有扈。呂氏春秋召類云禹攻曹魏。屈鷺有扈。以行其教。皆與此合。詒讓案呂氏春秋先己篇云夏后柏啓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是呂覽有兩說。或禹啓皆有伐扈之事。故古書或以甘誓爲禹誓。與說苑政理篇云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修教三年。而有扈氏請服。說亦與此合。甘誓篇。大戰于甘。尚書釋文引馬融云甘有扈南郊地也。甘水。王乃命

左右六人下聽誓于中軍。孔書云乃召六卿詩械棨正義引鄭康成云六卿

者六軍之將。僞孔傳云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孫

星衍云鄭注周禮大司馬云天子六軍三三而居一偏賈誼新書云紂將

曰有扈氏

與武王戰紂陳其卒左臆右臆是天子親征王爲中軍六卿左右之也。古今字不同耳。尚書釋史記正義云地理志鄂縣古扈國有戶亭。訓纂云戶扈鄂三字一也。右扶風鄂縣古扈國。夏文云有扈國名與夏同姓。馬云妘姓之國爲無道者。漢書地理志云右扶風鄂縣古扈國。夏啓所伐者也。案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尚書釋文引馬融云建子建丑建寅三

即今陝西鄂縣。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正也。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鄭康成云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政也。威侮暴逆之三正。天地人之正道。僞孔傳云五行之德王者相承所取法。有扈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是則威侮慢五行怠棄廢天地人之正道。言亂常王引之謂書及此威字並當爲天用勦絕其命。僞孔傳云勦截也。截絕謂滅之。威之誤。威者蔑之。段借字亦通。畢云勦字同。勦詒讓案勦當从

刀。舊本从力誤。唐石經尚書亦譌勦。說文刀部云勦絕也。引書作剝。水部灑字注引作勦。

有曰。有讀亦爲又。

日中。此有扈氏所言也。言自

謂吾之有天下如日中矣。其盛無比。謂其不知誠慎也。

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非以下誓語。予非爾田野葆土之欲也。孔書無此三十二

古文書。與今本異。或脫簡。或孔子所刪也。葆同保。鄭注月令云小城曰保。俗作葆。言不貪其

土地人民。俞云葆土無義。土疑玉字之誤。葆土即寶玉也。史記周本紀展九鼎葆玉。徐廣曰葆一作寶。卽其例也。案俞說近是。秋

儀云士恐土是也。葆字未詳之欲句法。予共行天之罰也。共與鈔本作恭。孔

書云今予惟恭行

天之罰。僞孔傳云恭奉也。史記夏本紀恭亦作共。與此同。呂氏春秋先己篇高注。引書作龔。孫云恭當作龔。說文龔怒也。言謹行。天罰。左不共于左。

右不共于右。汝不恭命四字。史記夏本紀亦無。孔傳云左車左。右車右。共。孔書並作攻。又首句下多

治其職。右車右。勇力之士。執戈矛以退敵。若不共命。玉裁云墨子作共。其義蓋亦訓供奉。如榮誓無敢

也。御非爾馬之政。若不共命。以正馬爲政。三者有失。皆不奉我命。史記

夏本紀。正亦作政。是以賞于祖而僂于社。于舊本並作於。今據吳鈔本改。下二句

賞于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僂于社者何也。孔書作用命賞

于社。僂字通。史記夏本紀亦作僂。孔傳云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又載社主。謂之社事。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親祖。嚴社

五行三正ノ説、紛紛トシテ一定セザルモ、今暫ク馬鄭ノ説ヲ以テ、之ヲ解スルニ、五行ハ尙書洪範ノ五行ニシテ、水火木金土ニ配當セラルル仁義禮智信卽チ是ナリ。三正ハ三種ノ曆法ニ本ヅキタル正朔ナリ、之ヲ要スルニ、有扈氏ハ天道人道ヲ輕蔑放棄シタルチ云フ。勦絶其命トハ、天ガ有扈氏ノ生命ヲ絶タシムルコト、勦モ絶ト同義。爭一日之命トハ、勝敗ノ運命ヲ今日中ニ決スルコト、葆土ノ葆ハ寶ト通ジ、土ハ玉ノ誤。共ハ恭ト通ズ。左右ハ車ノ左右ニシテ、左ハ射ヲ主リ、右ハ戈ヲ執ル、此句ハ左右ノ者、其職務ヲ怠ルコト。榮誓ハ、尙書ノ費誓ナリ。

事ハ中ノ誤。

尙ハ上ト通ズ。

周以子卯爲忌日トハ、  
桀ハ乙卯ノ日、紂ハ甲  
子ノ日ヲ以テ亡ビタル  
故ニ、之ヲ忌ム、然ルニ  
墨子ニ吉日丁卯ト稱ス  
ルハ不可、故ニ孫注ニ  
漢書ヲ引キテ、卯ヲ以  
テ卯ノ誤トナス、卯ハ  
今ノ酉字ナリ。  
周代祝社方ハ、用代祀  
社方ノ誤、社ハ土地ノ  
神、方ハ四方ノ神、考本  
祝方視ニ作ル。歲於社  
考於社考ハ、歲於社

若考ノ誤、其意ハ祖  
考ニ歲時ノ祭ナナスコ  
ト。  
嘗若ハ當若ニシテ、如  
シト訓ズ、如ハ而ト通  
ズ。  
若以爲不然ハ衍文。

退ハ逆ノ誤ニシテ、迎  
擊スルコト。

是以莫放ヨリ誅罰ニ至  
ルマデ、二十一字ハ衍  
文。

鬼神ノ明云云トハ、幽  
闇廣澤ノ如キ所モ、鬼  
神ノ聰明ヲ掩フコト能

之義。言聽獄之事也。王云事者中之壞字也。中者平也。與均字對文。上文曰僂於社者何也。言聽之中也。是其證。詒讓案事疑當爲衷。篆文二字形近。中衷通。秋儀云。上文事作中。按上文云。賞於祖者何也。告分之均也。僂於社者何也。告聽之中也。此以頒賜不偏聽獄之所中。告之也。至此又同事作中。是也。故

古聖王必以鬼神爲賞賢而罰暴。是故賞必於祖。而僂必於社。此吾所以知夏書之鬼也。故尙者夏書。尙者舊本作尙書。王云尙書夏書。文不成義。尙

與上同。書當爲者。言上者則夏書。其次則商周之書也。此涉上下文書字而誤。案王說是也。今據正。其次商周之書。語數鬼神

之有也。重有重之。有亦讀爲又。此其故何也。則聖王務之。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於古曰。吉日丁卯。

周以子卯爲忌日。疑此卯當爲卯。二字形近而誤。漢書翼奉傳云。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是以王者惡子卯也。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是以王者吉午酉也。是吉卯之義。周代祝社方。方謂秋祭四方地示后土句芒等也。詩小雅甫田云。以社以穀成熟。報其功也。此周代祝社方。疑當歲於社者考。

爲用代祀社方。周用祀祝並形近而誤。歲於社者考。歲上疑有脫文。於吳鈔本作爲祖。歲於祖若考。言薦歲事於祖及考。以延年壽。

也。少牢饋食禮云。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延年壽。本同。社當作祀。方當作有。社考當作祖考。李若無鬼神。彼豈有所延年壽哉。是故子墨子曰。

嘗若鬼神能賞賢如罰暴也。嘗若當作嘗。若此書文例

所以治國家利萬民之道也。吳鈔本治利二字互易。若以爲不然。王云此五

女之爲無別者。國之字句可刪。鬼神見之。民之爲淫暴寇亂盜賊。以

兵刃毒藥水火。國樂當作樂。下同。退無罪人乎道路。退亦當爲逆。奪

人車馬衣裳。以自利者。有鬼神見之。畢云。見舊作現非。詒讓案。吳鈔本作見不誤。國秋儀云。現疑視。按當

是以吏治官府不敢不絜廉。見善不敢不賞。見暴不

敢不罪。民之爲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奪車馬衣裳。以自利者。由此始。是以莫放幽閒擬乎鬼神。之明顯。有一人畏上誅罰。戴云。是以莫放幽閒。至畏上誅罰。二

ハザルチ云フ、不可爲トハ何等ノ效力ナキチ云フ。

殃傲ノ傲ハ殺ノ誤。

詳ハ詳ノ誤、伐元山帝行ノ五字不明、牧本ニハ王說ヲ引キテ、伐元山帝祀トナシ、郊壇ノ社樹ヲ伐リシ者ノナリトセリ。九兩ハ九十輛ノ誤。

大贊ハ地名。

與天下亂文正相對。中不當間以此二十一字明矣。秋儀云奪下脫人。是也。放依也。間當作澗。下同。上文有博林幽澗語。開下脫廣澤山林深谷六字。明恐則誤。是以天下治。故鬼神之神不可爲幽閒廣澤。

山林深谷。鬼神之神必知之。鬼神之神不可爲富貴衆強。

本作特云。舊脫此字。一本有王云。不可下一字乃爲字。非特字也。下文曰。此吾所謂鬼神之神。不可爲富貴衆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鬼神之神必勝之。若以爲可下脫爲是也。

不然。昔者夏王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上詬天。侮鬼。下殃傲。

天下之萬民。王云。殃傲二字義不相屬。是殃殺之誤。下文殷王紂殃傲天下之萬民。同。案王說是也。此書殺字多譌。爲傲。詳尙賢中篇。李本無若以。

以下至孝子乎。祥上帝伐元山帝行。伐吳鈔本作代山帝疑亦當爲上帝。本代作伐帝。祥上帝伐元山帝行。畢云。此句未詳。疑詳誤。伴同一。

行下疑脫落。故於此乎天乃使湯至明罰焉。畢云。至湯以車九兩。

周禮夏官敍官云。二十五人爲兩。古者兵車一兩。卒二十五人。九兩止二百二十五人。於數太少。殆非也。此九兩疑當作九十兩。呂氏春秋云。良車七十乘。數略相近。下文有車百兩語。

按九字百之誤。鳥陳鴈行。六韜鳥雲澤兵篇有鳥雲之陳。云所謂鳥雲者。鳥散而雲合。變化無窮者也。湯乘大

贊。畢云。疑鞏字。俞云。畢非也。湯乘大贊。即書序所謂升自陞者。枚傳云。湯升道從陞出。其不意是也。呂氏春秋簡選篇亦云。登自鳴條。蓋湯之伐桀。必由間道。從高而下。故書序言升。呂覽言登。墨子言乘。乘即升也。登也。詩七月篇毛傳曰。乘升也。襄二十三年左傳。杜注曰。乘登也。升陞登鳴條。皆以地言。則乘大贊亦必以地言。但不能知其所在耳。贊疑

犯遂下衆人之螭遂。畢云。疑有誤字。詒讓案。疑當作犯遂。夏衆入之郊遂。從火。毛詩疏。焯焯氣。王乎禽推哆大戲。畢云。乎禽當爲手禽。或云乎同。呼呂熱之盛也。疑是邪。王乎禽推哆大戲。氏春秋簡選云。殷湯以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於鄆。遂禽移大轅。高誘云。桀多力。能推大轅。因以爲號。而禽克之。案

移即推。此書所染云。夏桀染于干辛。推哆。古今人表作雅修。此下又云。推哆大戲。生列。兕指畫殺人。則推哆大戲。是人名無疑。哆移戲。皆音相近也。高誘注。呂氏春秋誤。詒讓案。淮南子主術訓云。桀之力能推移大轅。高蓋本彼而誤。乎當作手。禽擒同。推哆大戲。蓋

名。故昔夏王桀。昔下當。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有勇力之人。舊脫力字。人字。據太平御覽增。秋儀云。按下文勇下脫力之下。脫人。推哆大戲。晏子春秋內篇諫上云。推哆大戲。足走千里。手裂兕虎。生

列兕虎。兕虎。列即今裂字也。說文列。分解也。裂。繒餘也。義各不同。良九三列。其彘大戴記。曾子天圓篇。割列。履癸管子。五輔篇。博帶黎大袂。列。皆是古分列字。今分列字。皆作裂。而列。但爲行。列字矣。鈔本。太平御覽。皇王部。七。引墨子。作生裂。兕虎。故知今本主別。爲生列。之譌。刻本作生捕者。淺人以意。指畫殺人。書所謂熊羆類。指指畫謀畫也。人

改之耳。案王說是也。今據正。指畫殺人。謂人民衆多。侯作滿於海內也。然不能以民之衆。兆億侯盈厥澤陵。詩周頌下武。毛傳云。侯維也。然不能以

犯遂下衆人之螭遂ハ犯遂夏衆入之郊遂ノ誤、殷湯ガ夏軍ヲ郊外マテ追撃シタルコト、王乎乎ハ、手ノ誤、推哆大戲ハ人名。

故昔ノ下ニ者字ヲ脱ス。

列ハ今ノ裂ト通ズ、サクト訓ズ、三三良九三又ハ良ノ極點ニシテ、内外兩卦ノ際ナリ、故ニ彘ヲ以テ之ヲ示ス、彘ハ管ニシテ、人體ノ上下ノ際ナリ、之ヲ列クトキハ上下從屬セズシテ、一處ニ止マル、以テ良ノ止リタル所以ヲ表ス。天圓篇ノ割列



或曰埋之於土、五輔  
 篇ノ文ハ實素ノ事ヲ述  
 ベタル者ニシテ、文中  
 ノ黎ハ、下通シ、割裂  
 ノ義アリ。考本ハ生列  
 ナ主別ニ作ル。指畫計  
 指畫トハ、指畫計畫ヲ  
 云フ。  
 侯ハ維ト訓ズ、詩ノ文  
 章ハ人民ガ寇亂ヲ禦グ  
 ニ心ヲ勞スルコトヲ云  
 フ。  
 播棄黎老トハ、老人ヲ  
 打チ棄テルコト、黎ヲ  
 老ニツケタルハ、老人ノ  
 面色光澤ナク、恰モ黎  
 ノ如シト云フノ説アリ  
 又黎ハ書ト通ズ、者ハ  
 六十歳ヲ云フ故ニ老ト  
 連稱ストノ説アリ、孔  
 傳ノ語背ハ、老人ノ背  
 ノ肉瘠セテ、筋(きん)ノ  
 ノ皮ノ如ク汚點アルヲ  
 云フ、方言ハ前漢楊雄  
 ノ著ナリ。  
 賊誅孩子トハ、赤子ヲ  
 殺スコト。  
 楚毒ノ二字ハ焚炙ノ誤  
 ニシテ、所謂炮烙ノ刑  
 ナリ。  
 庶舊ハ庶民老人、號咷  
 ハ泣キサケブコト。

此圍鬼神之誅。圍禦字通詩大雅桑柔篇孔  
 棘我圍鄭箋云圍當作禦。此吾所謂鬼神之罰。  
 不可爲富貴衆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者此也。且不惟此爲  
 然。昔者殷王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上詬天侮鬼。  
 鬼下御覽。下殃傲天下之萬民。傲亦當依。播棄黎老。  
 引有神字。王校作殺。播棄黎老。御覽引作河  
 老。孔傳云。給背之者稱黎。布棄不禮敬。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引古本。書黎作黎。與此同。孔  
 疏云。孫炎曰。着面凍黎色似浮垢也。然則老人面色似黎。故稱黎老。傳以播爲布。布者徧也。  
 言徧棄之。不禮敬也。方言云。黎老也。燕代之北鄙曰黎。國語吳語云。今王播棄黎老。韋注云。  
 給背之者稱黎老。王引之云。黎老者耆老也。古字黎與耆近。尙書西伯戡黎。釋文大傳黎作  
 耆。是其例也。黎黎黎黎。誅吳鈔本作殺。說文口部云。咳小兒笑也。古文作  
 同。顏色老而黑也。賊誅孩子。誅吳鈔本作殺。說文口部云。咳小兒笑也。古文作  
 作。孩子。此謂紂誅殺小兒也。楚毒無罪。王云。楚毒本作焚。焚云。刻子論衡本性篇引刻子亦  
 兒也。謂孩提之兒也。楚毒無罪。字義不可通。後人不得其解。遂以意改爲楚毒。  
 耳。焚炙即所謂炮烙之刑也。焚炙判別皆實有其可指之刑。若改作楚毒。則不知爲何刑矣。  
 北堂書鈔政術部十五。出焚炙無罪四字。注曰。墨子云。殷紂則墨子之本。作焚炙無罪。甚明。  
 偽古文泰誓。焚炙忠良。判別孕婦。即用墨子。而小變其文。案王說是也。泰誓偽孔  
 傳云。忠良無罪。焚炙之。孔疏云。焚炙俱燒也。殷本紀。炮烙之刑。是紂焚炙之事也。判別  
 孕婦。偽古文書泰誓同。孔傳云。懷子之婦。判別視之。孔疏云。判別謂割剝也。說文云。判  
 妻。以視其胎。即引此爲判。庶舊寡。號咷無告也。楚辭離世。王注云。號咷  
 別孕婦也。楚筆毒害也。庶舊寡。號咷無告也。楚辭離世。王注云。號咷

擇車ハ選擇シタル兵  
 車、虎賁ハ虎ノ如ク勇  
 猛ニ奔ル兵士、賁ハ奔  
 ト通ズ。  
 書叙中ノ受ハ紂王ノ  
 名。

庶國節トハ、武王ヨリ符  
 節ヲ受ケテ、臣下トナ  
 リシ諸侯群臣ヲ云フ。  
 窺戎トハ、武王ハ此等  
 ニ率先シテ、敵兵ノ隙  
 ニ乘ズルコト、王乎ノ  
 乎ハ手ノ誤。  
 考ハ戎ヲ成ニ作ル。  
 百ハ而ノ誤。  
 萬年梓株折紂ハ、意味  
 不明ナレドモ、牧野本  
 引證ノ松崎謙堂ノ説ニ  
 由レバ、紂自ラ其長壽  
 ナ祝シテ、之ヲ梓樹ニ  
 寄セリ、然ルニ今ヲ武  
 王其樹ヲ以テ、紂ヲ打  
 千瘞スニ至ル。  
 赤環ハ赤色ノ環ヲ以  
 テ、紂ノ首ヲツナグコ  
 ト、載之白旗トハ、白旗

號咷憂。故於此乎。天乃使武王至明罰焉。武王以擇車百兩  
 聲也。呂氏春秋云。簡車選  
 擇車猶呂氏春秋云。簡車選  
 車。說文手部云。擇東選也。  
 虎賁之卒四百人。逸周書克殷篇云。周車三百  
 也。書彼云。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孟子盡心篇云。武王之伐殷也。革  
 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史記周本紀云。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風  
 俗通義三王篇引尙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禽紂于牧之野。呂氏春秋簡選篇云。  
 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於牧野。而紂爲禽。先庶國節窺戎。  
 貴因篇作選車三百。虎賁三千。案諸書所言數並差異。未知孰是。與殷  
 畢云。未詳。洪云。史記周本紀。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集解馬融曰。諸受符節。有  
 司也。庶節。節節窺戎。即觀兵。此當本於尙書泰誓篇。節字未詳。成疑。伐誤。與殷  
 人戰乎牧之野。王乎禽費中。乎亦當爲手。史記殷本紀。紂用費中爲政。正  
 手。中。惡來。見所。衆畔百走。畔吳鈔本作叛。王引之云。百字義不可通。百  
 仲同。惡來。見所。衆畔百走。畔吳鈔本作叛。王引之云。百字義不可通。百  
 近是。武王逐奔入宮。御覽引作遂。萬年梓株。折紂而  
 疑而誤。武王逐奔入宮。御覽引作遂。萬年梓株。折紂而  
 繫之赤環。畢云。太平御覽引作折紂而出。環作轅。是言繫之朱輪。案此無攷。苟  
 子解蔽篇云。紂縣於赤旆。正論篇云。縣之赤旆。並與此異。畢說未塙。載  
 之白旗。逸周書克殷篇云。商辛奔內。登于鹿臺之上。屏遮而自燔于火。武王入適王  
 所。擊之以輕呂。斬之以黃鉞。折縣諸太白。孔注云。折絕其首。萬年梓株。未  
 詳。言折脊紂於梓樹株。以赤環繫。以爲天下諸侯僂。故昔者殷王紂貴  
 之。建白旗表之。白旗蓋取喪儀。

ノ上ニ其首ヲ懸クルコト。指寡ハ、上文ノ指畫ト同シ。

禽艾ハ禽艾侯ト云フ人ノ言ヲ記シタル書名。得璣無小云云ノ璣ハ織祥ニシテ、吉兆ヲ云フ、其意ハ鬼神ノ降セル幸福ハ小ナリトモ、之ヲ輕蔑スルコトナカレ、又一族ヲ滅亡スル程ノ不幸ヲ降ストモ之ヲ大ナリトスル勿レ、更ニ一層大ナル不幸ヲ降スコトアルベシ。

古之今之ノ上ノ之字ハ、天鬼ノ下ニ神字ヲ脱ス。

意雖使然云云ハ、前述ノ如ク、往住子弟ノ父

兄ヨリ先ニ死スルコトアリトモ、世間一般ノ說ニ由レバ、先ニ生レタル父兄ハ後生ノ子弟ヨリ、先ニ死スル者ナリ、陳物トハ、陳說セラレタル理由ト云フガ如シ。

媿ハ妹。

自夫費之云云ノ自ハ、且ノ誤、其意ハ酒食ヲ費スコトアルモ、空シク之ヲ汚墜ノ中ニ棄ツル者ニアラズ、親戚等ト飲食シテ、懇親ヲ結ブノ利益アル者ナリ。得如ノ如ハ而ト通ズ。國語ノ日月會于龍虬トハ、日月ガ龍ト云フ星宿ノ尾ニ會スルコトニシテ、初冬ノ時ヲ云フ、嘗祀ハ百物ヲ神ニ嘗メシムルノ祭、令辰ハ吉日ヲ云フ。

爲天子富有天下有勇力之人費中畢云太平御覽引作仲惡來崇侯虎見所指寡殺人上說推哆大戲作指畫畢云寡畫字假音人民之衆兆

億俟盈厥澤陵然不能以此圍鬼神之誅此吾所謂鬼神之

罰不可爲富貴衆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者此也且禽艾之

道之曰釋瀨云逸周書世俘解有禽艾侯之語得璣無小畢云此即璣祥字蘇云禽艾蓋

逸書篇名呂覽報更篇云此書之所謂德幾無小者也德幾與德幾古字通用案蘇說是也

說苑復恩篇云此書之所謂德無小者也疑即本此今書僞古文伊訓亦云惟德罔小畢說

非是璣當作禮禮祥也滅宗無大則此言鬼神之所賞無小必賞之鬼神

之所罰無大必罰之今執無鬼者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爲

孝子乎蘇云忠當作中非攻篇言上中天之利子墨子曰古之今之爲

鬼疑當作古今之爲鬼此衍非他也有天鬼疑當有神字周禮大宗伯天

文得通也總曰鬼神散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爲鬼者今有子先

其父死弟先其兄死者矣意雖使然畢本使作死云一本作使案道

然而天下之陳物謂陳說事故文選古詩李注曰先生者先死若是

則先死者非父則母非兄而媿也爾雅釋親云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媿

謂長婦爲媿婦王後生爲媿長婦謂稚婦爲媿婦媿婦

引之云而猶則也今絜爲酒醴粢盛絜道藏本作以敬慎祭祀若

使鬼神請有請畢本改誠云舊作請一本如此下依改案道藏本吳鈔本並作請

神請亡是亦同是得其父母媿兄而飲食之也豈非厚利哉若使鬼

神請亡請畢本作誠道藏本吳鈔是乃費其所爲酒醴粢盛之財

耳自夫費之非特注之汗壑而棄之也自當爲且舊本無非字畢云

近故特亦作植蘇云特字上當有非字俞云一本作非直注之是也直持固得通用而非字

則必當有墨子蓋謂非空棄之而已且可以合驩聚衆也今脫非字則義不可通下文正作

非直注之汗壑而棄之也當據補案蘇內者宗族外者鄉里皆得如具

飲食之此謂祭祀與兄弟賓客爲獻酬又詩小雅湛湛露孔疏引尙書大傳云燕私者

夫婦擇其令辰以昭祀其先祖於是乎合其州鄉朋友婚姻比爾兄弟親戚是祭祀

并燕州鄉朋友等即所云宗族鄉里也秋儀云如而同是也謂使鬼神饗祭祀也雖

使鬼神請亡請畢本作誠今依此猶可以合驩聚衆驩吳鈔本

道藏本吳鈔本改

作歎下同

取親於鄉里。

亡字絕句。亡無也。此字前文此作是。此書此類甚多。必寫誤。請當作情聚衆絕句。李本衆作聚。

今執無鬼。

者言曰。

李本無今執以下至士道八十字。

鬼神者固請無有。

請畢本作誠。今依道藏本。吳鈔本改。請當作

情固誠無有之也。

是以不共其酒醴粢盛犧牲之財。吾非乃今愛其酒

醴粢盛犧牲之財乎。

吳鈔本挽非字。又今在乃上。以文義校之。疑當在吾上。今吾語前後屢見。

其所得者

臣將何哉。

臣字誤。畢云一本無此字。疑一本臣作巨是也。秋儀云疑目未知孰是。

此上逆聖王之書。內

逆民人孝子之行。而爲上士於天下。此非所以爲上士之道

也。

舊本脫之字也。字王云。上文曰則非所以爲君子之道也。與此文同一例。今據補。

是故子墨子曰。今吾爲祭

蘇云。鬼下當有神字。李本無。

祀也。非直注之汗壑而棄之也。上以交鬼之福。

是故以下至篇末五十一字。疑當以上文校之。疑當云若鬼神誠有。

畢云。若神當云若鬼神。詒讓案。

下以合驩聚衆。取親乎鄉里。若神有

則

此豈非天下利事也哉。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

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鬼神之

有也。將不可不尊明也。

尊明謂尊事而明著之。以示人也。即明鬼之義。

聖王之道也。

非樂上第三十二

荀子富國篇楊注云。墨子言樂無益於人。故作非樂篇。李本無上字。

子墨子言曰。仁之事者。

俞云。仁之事者。當作仁人之所以爲事者。見兼愛中篇。詒讓案。疑當云仁者之事。下文云。仁者之爲天下

可證。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以爲法乎天下。利

人乎。卽爲不利人乎。卽止。且夫仁者之爲天下度也。非爲其

目之所美。耳之所樂。口之所甘。身體之所安。以此虧奪民衣

食之財。仁者弗爲也。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鐘

鳴鼓。琴瑟竽笙之聲。

爾雅釋樂云。大鍾謂之鏞。說文金部云。鏞大鍾。渣于之屬。

以爲不樂也。非

以刻鏤華文章之色。

畢云一本無華字。

以爲不美也。非以物粢煎炙

之味。以爲不甘也。

楊吳鈔本作芻說。文火部云。煎熬也。方言云。煎火乾也。凡有汁而乾謂之煎。

非以高臺厚

榭。邃野之居。以爲不安也。

王引之云。野卽宇字也。古讀野如宇。故與宇通。周禮職方氏。其澤藪曰大野。釋文野劉音與。與

房。易林恒之剝曰。深堂邃宇。君安其所。皆其證。若郊野之野。則不得言邃。且上與高臺厚榭

吾八豈ノ誤ナルベシ。

臣將ハ將日ノ誤ニシテ、目ハ以ナリ、以ハ思フト訓ズ。

交鬼ノ下ニ神ヲ脱ス。

若神有ハ若鬼神誠有ニ作ルベシ。

○非樂ハ、音樂ヲ排斥スルコト。

仁之事ハ、仁人之事ノ誤。

華ノ字ハ衍。物ハ牛羊、拳ハ犬豕。

邃野ノ野ハ字ト通ズ、奧深キ家屋ヲ云フ。鹽鐵論十二卷ハ、前漢昭帝時代ノ人桓寬ノ撰。

雖ハ唯ニシテ、下ノ無ト連讀ス。

措斂ハ籍斂ニシテ、人  
民ニ租稅ヲ課シ、之ヲ  
收ムルコトヲ云フ。

措斂ハ籍斂ニシテ、人  
民ニ租稅ヲ課シ、之ヲ  
收ムルコトヲ云フ。

不倫下與之居一  
字義不相屬矣。雖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  
其樂也。然上考之不中聖王之事。下度之。一本度作者。不中  
萬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樂之非也。今王公大人

雖無造爲樂器。王云。雖與唯同。無語詞也。說見尙。以爲事乎國家。非  
直措潦水折壤坦而爲之也。折舊本譌拆。今據道藏本與鈔本及王校正  
坦爲垣是也。壞疑壞字之誤。措者說文手部云。把也。今鹽官入水取鹽爲措。拆者說文戶部  
云。岸卻屋也。一切經音義引說文作卸屋也。隸變作斥。俗又加手耳。行潦之水而措取之。毀  
壤之垣而拆卸之。不足爲損益。若王公大人造爲樂器。豈直如此哉。故曰非直措潦水折壤  
垣而爲之也。案畢俞說並非也。此折當讀爲適。耕柱篇云。夏后開使飛廉折金於山川。此義  
與彼正同。說詳彼注。壤謂土壤。坦讀爲壇。聲近。段借字。韓詩外傳。閔子曰。出見羽蓋。龍旂旒  
裘相隨。視之如壇。士矣。莊子則陽篇。觀乎大山。木石同壇。與此書義並同。壤坦猶言壇土也。  
墨子意謂王公大人作樂器。非措取之於水。適取之於地。所能得。故下文即言將必厚措斂  
乎萬民。以爲鐘鼓等也。諸說並未得其情。高下有絕。加板曰措。此承上高臺厚榭而言。

將必厚措斂乎萬民。王云。措字以昔爲聲。措斂與籍斂  
同。案王說是也。籍斂見節用上篇。以爲大鍾鳴

鼓琴瑟竽笙之聲。古者聖王亦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爲舟車。  
既以成矣。以王校。日吾將惡許用之。畢云。惡許猶言何許。王引之云。  
言吾將何所用之也。文選謝眺

在郡臥病詩李注曰。許猶所也。許所聲近而義同。說文所伐  
木聲也。詩曰。伐木所。今詩作許。許洪說同。惡許猶何所。  
之陸。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休吳鈔本作息。言小人  
萬民出財齎而予之。予吳鈔本作與。周禮掌皮云。歲終則會其財。齎鄭注云。財  
或爲資。又彙人云。掌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注云。齎給  
市財用之直。此謂萬民出財齎。以給爲舟車之費也。不敢以爲感恨者何  
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則樂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即我  
弗敢非也。然則當用樂器。譬之若聖王之爲舟車也。即我弗  
敢非也。譬吳鈔本作辟。王云。此文兩言然則。兩言即我弗敢非也。皆上下相  
應。舊本譬之以下十六字。誤入上文。竽笙之聲之下。今移置於此。民  
有三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  
患也。然即當爲之。撞巨鍾。王引之云。即與則同。當與儻同。詒讓案。當嘗字通  
擊也。巨。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畢云。文選注。而揚干戚。小爾雅  
大義同。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畢云。文選注。而揚干戚。小爾雅  
揚舉也。干戚。民衣食之財。將安可得乎。荀子勸學篇。揚注云。安語助。王  
舞者所執也。民衣食之財。將安可得乎。引之經傳釋詞。得下補。而其二  
字云。安猶於是也。言衣食。即我以爲未必然也。意舍此。王云。此下有脫  
之財。將於是可得而具也。即我以爲未必然也。意舍此。文不可考。俞云。

民出云云トハ人民ガ  
財貨ヲ出シテ舟車ヲ造  
ルノ費ニ供スルコト。

措斂ハ籍斂ニシテ、人  
民ニ租稅ヲ課シ、之ヲ  
收ムルコトヲ云フ。

措斂ハ籍斂ニシテ、人  
民ニ租稅ヲ課シ、之ヲ  
收ムルコトヲ云フ。

措斂ハ籍斂ニシテ、人  
民ニ租稅ヲ課シ、之ヲ  
收ムルコトヲ云フ。

措斂ハ籍斂ニシテ、人  
民ニ租稅ヲ課シ、之ヲ  
收ムルコトヲ云フ。

措斂ハ籍斂ニシテ、人  
民ニ租稅ヲ課シ、之ヲ  
收ムルコトヲ云フ。

措斂ハ籍斂ニシテ、人  
民ニ租稅ヲ課シ、之ヲ  
收ムルコトヲ云フ。

措斂ハ籍斂ニシテ、人  
民ニ租稅ヲ課シ、之ヲ  
收ムルコトヲ云フ。

措斂ハ籍斂ニシテ、人  
民ニ租稅ヲ課シ、之ヲ  
收ムルコトヲ云フ。

即我ノ下ニ以爲ノ二字  
ヲ脱ス。

延鼎トハ鼎ノヒツクリ  
カヘリタル者ヲ云フ、  
鼎ハ上部大ニシテ下部  
小、正ニ鍾ト相反ス、  
此文ハ鍾ヲ虚ケ吊ルシ  
テ、之ヲ擊タザルトキ  
ハ、ヒツクリカヘリタ  
ル鼎ノ如キ者ニ過ギズ  
ト云フコト。  
惟勿ノ二字ハ唯ト訓

此三字乃承上文而作轉語也。意通作抑論語學而篇抑與之與漢石經抑作意是其證也。抑舍此者言姑舍此弗論而更論它事也。上文言樂之無益於飢者寒者勞者下文言樂之無益於大國攻小國大家伐小家而以此三字作轉語王謂此下有脫文非也。句舍此謂舍上文申民之利也。今有大國即攻小國有大家即伐小家。強劫弱。衆暴寡。詐欺愚。貴傲賤。寇亂盜賊。並興不可禁止也。然即當爲之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天下之亂也將安可得而治與。即我未必然也。俞云。我下脫以爲。是故子墨子曰。姑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爲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無補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王公大人唯母處高臺厚榭之上而視之。唯舊本作惟。今據吳鈔本改。鍾猶是延鼎也。延鼎蓋謂復覆之鼎。玉藻有覆義。鍾上弁下侈。與鼎相反。虛縣弗擊。則與鼎復覆相類。又疑延當讀爲璧羨之羨。周禮玉人鄭注云。羨猶延也。典瑞注云。羨不圓之貌。延鼎謂如鼎而橢不正圓。見氏賈疏云。古鍾如今之鈴不圓。延疑延。延鼎謂寶鼎也。按廷庭誤。庭斯書素廟字。傳寫誤爲庭。遂又作廷。弗撞擊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撞擊之。惟勿撞擊。勿語詞。惟勿猶云。唯母唯無。蘇云。勿當作母。書中多用母字。蓋與務通非是。將必

遲ハ稚ト通ズ。

明不轉朴ノ明ハ目ヲ謂  
ヒ、朴ハ朴ノ誤、朴ハ變  
ト通ズ、其意ハ目ノ働  
キノ宛轉變動自由ナル  
コト、下文ノ眉之轉朴  
モ、亦明之轉朴ノ誤。  
當年ハ壯年ノ人ヲ云  
フ。

拊樂ハ音樂ヲ奏スルコ  
ト。

不使老與遲者。王云。遲讀爲穉。遲字本有穉音。遲穉又同訓。爲晚。廣雅遲穉也。擊言使老穉使奏之。耳目不聰明。股肱不畢強。擊之。本義也。然則可使當年者奏之也。當年者此丈夫亦不利乎民。老與遲者。耳目不聰明。股肱不畢強。畢疾也。義詳兼。聲不和調。明不轉朴。畢云。朴疑正字。玉篇云。朴補目切。目骨俞云。明下文作眉。疑音字之誤。此句作明。則涉上文耳目不聰明而誤也。朴當作朴。亦以形似故誤。朴者變之段字。尙書堯典篇於變時雍。孔宙碑作於卞時雍。卞卽其例也。上句云。聲不和調。此云音不轉變。正以類相從矣。案俞以朴爲朴。近是。明卽謂目也。似不誤。言聲言不分明也。朴謂聲不文也。下文明作肩。李本作眉。其非也。將必使當年。王云。當年壯年也。當有盛壯之義。晏子外篇曰。兼壽不能殫其也。女有當年而不績者。淮南子齊俗篇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婦人當年而不織。管子揆度篇曰。老者誰之當壯者遣之。邊成當壯卽丁壯也。丁當一聲之轉。因其耳目之聰明。股肱之畢強。聲之和調。眉之轉朴。畢云。眉一本作明。案云。眉曰西王母之山卽名也。詩猗嗟。使丈夫爲之廢。丈夫耕稼樹藝之時。使婦人爲之廢。婦人紡績織紉之事。今王公大人唯母爲樂。唯舊本作惟。今據吳鈔本改。句下同。虧奪民衣食之財。舊本譌時。今從王校正。時當作財。以拊樂如此多也。廣雅釋詁云。拊擊也。書舜典。予擊石拊石。僞孔傳云。拊亦擊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

大人ノ上ニ王公ノ二字ヲ脱ス、鑄然ハ閑靜ノ貌。

其說云云ノ一句ハ、其說將必不與賤人必與君子ノ誤、其意ハ音樂ヲ只一人ニテ聞クモ、樂シキコトナケレバ、必ス下流ノ人カ、乃至上流ノ人ト與ニ聽クニ至ルベシ。

樂萬ノ萬ハ萬舞ト稱スル舞ノ名ナリ、下文ノ萬人ハ、此舞ヲ奏スル伶人ヲ云フ。

短褐ノ短ハ短ノ借字ニシテ、短褐トハ勞動者ノ服スル粗布ノ短衣。

從容ハ舉動ト云フガ如シ、醜羸ノ二字ハ衍。

掌ハ常ト通ズ。

考ハ惟母ヲ惟無ニ作ル。

也。今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既已具矣。

畢云、据上文當有王公二字。

大

人鏞然奏而獨聽之。

畢云、鏞字說文玉篇俱無。鏞蓋鏞字以音近訛。

將何樂得焉哉。其

說將必與賤人不與君子。

王云、此本作必將與賤人與君子。下文與君子聽之。與賤人聽之。即承此文而言。今本作不與所與共聽者非賤人則君子也。王校未塙。此下當更有與君子聽之五字。

聽之。

畢云、舊脫首廢君子聽治與賤人聽之。

廢賤人之

從事。今王公大人。

惟母爲樂。虧奪民之衣食之財。以拊樂如

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昔者齊康公

安王時。詒讓案。齊康公與田和同時。墨子容及見其事。但康公衰弱屬於田氏。卒爲所遷廢。恐未必能興樂如此之盛。竊疑其爲景公之誤。惜無可校證也。

興樂

萬。熙史記五帝紀。作衆功皆興。揚雄勸學新引。作庶績咸喜。是與興喜一聲之轉。其

義得通。興樂萬者。喜樂萬也。樂即本篇非樂之樂。萬謂萬舞也。蘇云。此亦見太平御覽。興樂

當爲萬舞之萬。萬人猶舞人也。興樂猶興樂舞也。斯於事義爲協。若以數言則樂至萬萬

人。雖傾國之力。不足以供之。雖至無道之君。不聞有此。審爾則墨子當先以爲譏。而篇中尙

無此意。則萬非人數。曉然矣。案蘇說是也。周禮鄉大夫舞師並云。興舞。鄭注云。興猶作也。即此興樂萬之義。萬舞也。萬人之萬又同。

萬人不可衣

短褐。

短褐即短褐之借字。說文衣部云。短豎使布長襦。粗衣。方言云。襦。其短者謂之短褐。又云。復襦。江湘之間謂之澧襦。即短之俗。墨子書。此及魯問公輸三篇。字

並作短。韓非子說林上篇。賈子新書過秦下篇。戰國策宋策。史記孟嘗君傳。文選班彪王命論。並同。史記秦本紀。夫寒者利短褐。徐廣云。一作短。小襦也。索隱云。蓋謂褐布豎裁爲勞役

之衣。短而且狹。故謂之短褐。亦曰豎褐。列子力命篇云。衣則短褐。殷敬順釋文云。短音豎。許慎注淮南子云。楚人謂袍爲短。又有作短褐者。誤。荀子大略篇云。衣則豎褐不完。楊注云。豎

褐。僮豎之褐。亦短褐也。案短豎並短之同聲假借字。唐人說或讀短如字。或以短爲字誤。或釋豎爲僮豎皆非也。

俗寫誤。從米。蘇云。御覽食云。御覽作糟糠。曰。食飲不美。面目顏色不足。視也。衣

服不美。身體從容醜羸不足。觀也。

畢云。一本作身體容貌不足。觀也。王平御覽引作身體從容不足。觀也。王

云。醜羸二字。後人所加也。楚辭九章注。廣雅釋訓曰。從容舉動也。古謂舉動爲從容。身體從容不足。觀謂衣服不美。則身體之一舉一動。皆無足觀也。後人乃加入醜羸二字。夫衣服不

美。何致羸其身體。且身體從容不足。觀與面目顏色不足。視對文。加醜羸二字。則與上文不

對矣。鈔本北堂書鈔衣冠部三引。此作身體從容不足。觀無醜羸二字。太平御覽服章部十

飲食部七。畢云。掌一本作常。詒誤案。掌常字通。下同。而掌食乎人者也。

誤。下掌常誤。謂不事耕稼而食乎人者。是故子墨子曰。今王公大人。惟母爲樂。虧奪民衣食之財。

以拊樂如此多也。母道藏本。與鈔本並作無字。通。舊本爲下。拊樂字。今據王校補。爲下。脫樂字。是故子墨子

曰爲樂非也。今人固與禽獸麋鹿蜚鳥貞蟲異者也。

蜚與飛通貞蟲

詳明鬼下篇宋翔鳳云貞通征此言蜚鳥征蟲即三朝記所謂蜚征也案宋說是也莊子在宥篇云災及草木禍及止蟲釋文引崔譔本作正蟲亦即貞蟲也征正字貞正並聲近段借字今爲昔稍通是也。今之禽獸麋鹿蜚鳥貞蟲因其羽毛以爲衣裘。

因其蹄蚤以爲絳履。以爲絳屨。吳鈔本絳作袴畢云袴即鞞正因

其水草以爲飲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樹藝。唯舊本作惟今從吳鈔本改唯雖字通蘇云惟當作

雖亦不紡績織絰。衣食之財固已具矣。今人與此異者

也。賴其力者生。史記高帝紀以臣無賴集解晉灼云賴利也畢云生舊作主下同以意改雄雌謂男女也。穉字恐衍。

力者不生。君子不强聽治。即刑政亂。賤人不强從事。即財用

不足。今天下之士君子以吾言不然。然即姑嘗數天下分事。

治政。而觀樂之害。蘇云即與則通用王公大人蚤朝晏退。聽獄

力。置其思慮之智。蘇云非命篇置作彈詒讓案置聲近字通內治官

蘇云非命篇置作彈詒讓案置聲近字通內治官

蚤八爪ト通ズ。

考ハ稼ノ下穉字アリ。

天下分事トハ、各人ノ分業ヲ云フ。

置ハ穉ト通ズ。

叔粟ノ叔ハ殺ト同ツ。考ハ叔ヲ升ニ作ル。

緒ハ紵ト同ジ、緇ハ織ルト訓ズ、終ハ緇ノ誤ニシテ、帛ヲ云フ。

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此其分事也。

農夫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叔粟。叔舊本作升王云升當爲叔叔與叔同大雅生民篇藪之佳藪

檀弓啜菽飲水左氏春秋定元年隕霜殺菽釋文竝作叔管子戒篇出冬蔥與或叔莊子列御寇篇食以芻叔漢書昭帝紀以叔粟當賦竝與菽同尙賢篇云蚤出莫入耕稼樹藝聚菽粟是其證也草書叔升二形相似晏子諫篇合升斟之微以滿倉廩說苑正諫篇升斟作菽粟齊策先生王斗文選任昉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注引作王叔漢書古今人表作王升後漢書周章字次叔叔或作升文選左思魏都賦注引張升反論陳琳答東阿王牋注作張叔及論昭七年左傳正義作張叔皮論皆以字形相似而誤非命篇多聚升粟誤與此同

此其分事也。婦人夙興夜寐。紡績織絰。多治麻絲葛

緒。緇布繆。畢云緇舊作細盧云當爲緇與捆同非命下正作捆繆鄭君注禮記云緇也繆讀如緇王云繆當爲緇凡書傳中從臬之字多變而從參故繆誤爲

繆集韻細織也細布繆猶言細布帛說文繆帛如紺色或曰深緇從系臬聲讀若臬玉篇子老切廣雅曰繆謂之繆檀弓布幕衛也繆幕魯也鄭注曰繆繆也繆讀如繆今本檀弓亦譌作繆又說文繆旌旗之游也從糸繆聲玉篇所銜切兩字判然不同案王說是也前辭過篇作捆布繆繆即繆之誤細捆捆並細之俗詳非命下篇

此其分事也。今惟毋在乎

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是故國家亂而社

稷危矣。今惟毋在乎士君子說樂而聽之。

吳鈔本惟毋作唯無即必不

曰孰爲ヨリ樂也ノ一句ハ、孰爲而廢、大人之聽也、治賤人之從事、曰樂也、改ムベシ、其意ハ、大人マタ賤人ヲシテ、其分業ヲ廢セシムル者ハ、誰ノ所爲カ、曰ク音樂ノ所爲ナリ。

湯之官刑トハ、殷湯ノ刑法ヲ云フ。

能竭股肱之力。盡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是故倉廩府庫不實。今惟毋在乎農夫。說樂而聽之。惟吳鈔本。即必不能蚤出暮入。多聚叔粟。叔舊本作升。今據王校。耕稼樹藝。多聚叔粟。是故叔粟不足。正又舊本挽是故叔粟四字。王據上下。今惟毋在乎婦人。說樂而聽之。即不必能夙興夜寐。畢文補。今惟毋在乎婦人。說樂而聽之。即不必能夙興夜寐。畢舊脫能字。以意增。詒讓案。依上文當作必不能。紡績織維。吳鈔本作織。多治麻絲葛緒。網布繆。今依盧校正。是故布繆不興。曰孰爲大人之聽治而廢國家之從事。曰樂也。俞云。而廢二字當在大人之上。國家二字當作賤人。後人不達文。言大人聽樂則廢聽治。賤人聽樂則廢從事也。上文曰與君子聽之廢。君子聽治與賤人聽之廢。賤人之從事。是其證也。布繆不興四字衍。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左傳昭六年叔向曰。商有亂政而作湯刑。竹書紀年。祖甲二十四年。重作湯刑。呂氏春秋。孝行覽云。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高注云。商湯所制法也。李本無何以以下。至篇末百八十。曰其恒舞于宮。畢云。其孔書云。敢有詒讓案。舞與鈔本。作武字通。伊訓僞孔傳云。常舞則荒淫。是謂巫。

奏スルハ之ト相似アリ、故ニ此言アリ。絲二衛ノ衛ハ、牧本ニ小川泰山ノ說ヲ引キテ、衛ノ誤トナス、衛ハ小爾雅ニ斤十爲衛ノ文アリ、サレバ在位ノ人ハ、絲二十斤ノ罰ヲ課セラハ、小人否トハ、庶人ハ自分賤シキ故、自ラ寬大ニセラレテ、罰セラレザルナリ。西京雜記六卷ハ晉ノ葛洪撰ト稱スルモ不明。似二伯黃徑ハ意味不明ナルモ、牧本引證ノ小川及ヒ松崎兩氏ノ說ニヨルニ、似ハ以ノ誤、伯ハ伯ニシテ百ト通ズ、徑ハ經ト通ズ、其意ハ、小人ハ二百ノ黃色ノ經ヲ罰トシテ、課セラレルト。

風。僞孔傳云。事鬼神曰巫。畢云。是孔書作時。文見伊訓。其刑君子出絲二衛。畢云。此緯字假音。說緯非絲。數量之名。畢說未允。衛疑當爲術。術與遂古通。月令。徑術。鄭注。讀爲遂。是其例。西京雜記。鄒長倩遺公孫弘書云。五絲爲繅。繅爲升。倍升爲緇。倍緇爲紀。倍紀爲縵。倍縵爲繅。遂即繅也。此段借作術。又譌作衛。遂不可通。耳。有罪出絲也。衛疑衛誤。斤十謂之衛。小人否。似言小人則無刑。此官刑故嚴。爲客。即倍之省。猶書呂刑云。其罰惟倍。言小人之罰倍於君子也。句。似一伯黃徑。此而獨遺其刑。以下數句。蓋魏晉時傳本已不可讀。故置不取。非命下篇節引下文作大誓。疑此下文自是周書。與湯刑本不相家。因有說誤。遂消提莫辨也。蘇云。伯黃二字或伊尹之訛。亦非。舞伴伴。舞伴伴。畢云。舞當爲舞。舞與謨音同。孔書作聖謨。洋洋元遺山續古今考。亦引作洋洋。顧云。此正是舞字。故用之以非樂。二十五篇書何足據。耶案。顧說是也。此猶詩魯頌闕宮云。萬舞洋洋。毛傳云。洋洋衆多也。伴與陽通。詐也。黃言孔章。畢云。黃孔書作嘉。是王引之云。畢此句不通。按意氣。陽自得。以音通。黃言孔章。說非也。舞伴伴。黃言孔章。上帝弗。故下文云。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從飾樂也。東晉人改其文曰。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則與墨子非樂之意。了不相涉。而畢反據之以改原文。慎矣。案王說是也。黃疑當作其。其篆文作。黃古文作。艾二字形近。非命下篇引大誓云。其行甚章。與此語意略同。下文上帝弗常。四句。彼引大誓亦有之。秋。上帝弗常。儀云。黃疑黃是也。孔甚也。章明也。上帝弗常。而改之曰。厥德非常。九有以亡。蓋未知尙爲常之借字也。九有以亡。玄鳥奄有。





弗利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士君子請將欲求興天下之利。  
請畢本改誠云舊作請一本如此  
案請誠字通詳前圖請當作情  
 除天下之害當在樂之為物將不可  
 不禁而止也。

墨子閒詁卷八終

墨子閒詁卷九

非樂中第三十三闕

非樂下第三十四闕

非命上第三十五

漢書藝文志注蘇林云非有命者言儒者執有命而反  
 勸人修德積善政教與行相反故譏之也如道云言無  
 吉凶之命但有賢不肖善惡祭法孔疏引孝經援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  
 任慶有遭命以譎暴有隨命以督行受命謂年壽也遭命謂行善而遇凶也隨  
 命謂隨其善惡報之白虎通義壽命篇及王充論衡命義篇說三命略同墨子  
 所非者即三命之說也李本無上字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為政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  
 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  
 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故何也子墨子言  
 曰執有命者以襍於民間者衆執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則富  
 命貧則貧命衆則衆命寡則寡命治則治命亂則亂命壽則

○非命トハ運命ヲ非ト  
スルコト。

命雖強勁何益哉トハ、天命ニ對シテハ、如何ナル強キ者モ、抵抗シガタシ。阻害ノ意。

言曰ノ二字誤倒、言必立儀トハ、空漠ナル議論ニテハ、其甲斐ナシ、必ズ標準ナカルベカラズ。運鈞トハ、陶工ノ用ヒル輪器ニシテ、同轉スル者ナリ、其上ニ測景機ヲ據置キ、東西ヲ正シ、朝夕ヲ測ラント欲スルモ、不可能ナルコト。

三表ハ三種ノ標準ナリ、或ハ云フ表ハ法ノ誤ナリト。

壽命天則天命王云此下有雖強勁何益哉以上說王公大人

下以駟百姓之從事畢云駟阻字假音說文云駟从馬且聲劉達注左思賦引說文于助反駟勁疑致字言修德以致命亦無益也說音故執有命者不仁姓之從事故不仁也故

當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明辨然則明辨此之說將柰何哉

子墨子言曰必立儀吳鈔本無曰字案疑當作言必立儀今本曰言二字涉上誤倒管子禁藏篇云法者天下之儀也尹注云儀謂表也

言而毋儀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運中

或儀共當作儀廣雅云運轉也高誘注淮南子云鈞陶人作瓦器法下轉鈞者史記集解云

篇作員音相近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為鈞索隱云韋昭曰鈞木長七尺有絃所以調為器

也言運鈞轉動無定必不可立表以測景詒讓案管子七法篇云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

猶立朝夕於運鈞之上尹注云均陶者之輪也立朝夕所以正東西也今均既運則東西不

可準也案運員音近古通國語越語廣運百里山海經西山經作廣員百里莊子天運篇釋

文引司馬彪本作天員立朝夕謂度東西也周禮大司徒云日東則景夕日西則景朝司儀

云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考工記匠人云畫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晏子春

秋雜篇云古之立國者南望北斗北戴樞星彼安有朝夕哉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云正朝

夕者視北辰漢書音義曰陶家名模下員轉者為鈞韋昭曰鈞木長七尺有絃

所以調為器具也按運運轉也故云立朝夕言居于此而窺於彼也得其實難矣是非

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表儀義同左文六年

非命中篇非命下篇此段文義大略相同皆作何謂三表子墨子言曰有

言有三法法說文作灋表古文作灋字形相近何謂三表廣雅釋詁云諛度也原諛字通劉歆

本之者本謂考其本始下有原之者列女傳頌小序云原度天道此原之

亦謂察度其事故也有用之者於何本之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於

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圖前後皆作耳目之請請當於

何用之廢以為刑政盧云廢置也中篇作發王云盧說非也廢讀為發故中篇

儀云廢疑發是也下篇有發而為刑語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謂言有三

表也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為有蓋嘗尚觀於

聖王之事蓋上舊本有益字王云或以命為有絕句下文云豈可謂有命哉益即蓋

以為防徐廣曰蓋一作益今云益蓋者一本作益一本作蓋而後人誤合之耳蓋與益同益

何不也檀弓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孟子梁惠王篇蓋亦反其本矣嘗試也尚與上同言

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為有則何不試上觀於聖王之事乎下文曰今天下之士君子或

以命為有益嘗尚觀於先王之書益亦蓋字之譌案王校是也今據刪有字句按益字衍

下文又無之古者桀之所亂湯受而治之紂之所亂武王受而治

廢ハ發ト同シ。

一本有ノ下ハ益字アリ。

史記ノ還蓋ハ、遮リ覆フコト、若シ徐氏ノ如ク、蓋ヲ益トナサバ、地名トナル。

一本蓋字益二作ル。

先王之憲云云トハ、先王ノ法ニ、福禍トモ人カノ如何トモスルコト能ハザル者ナリ、恭敬ナリトテ、何ノ益ナク、暴亂ナリトテ何ノ害モナシ、何事モ思フママニ行ヒ、以テ運命ニ委スベシト云フ者アルカ、恐ラクハ此ノ如キ法ナカルベシ。

吾當未鹽數ノ鹽ハ盡ノ誤、其意ハ先王之書中ニアルコトハ多キ故、盡ク之ヲ列舉スルコト難シ。本方ハ大較ナリ、五者ハ三者ノ誤ニシテ、上文ノ憲刑誓ヲ云フ。

据下 在於湯武則天下治。豈可謂有命哉。然而今天下之士

君子或以命爲有蓋嘗尙觀於先王之書。蓋舊本亦譌益王據上文改有字句益當作蓋

先王之書所以出國家。畢云舊脫以字据下文增布施百姓者。畢云舊脫此字据下文增

憲也。爾雅釋詁云憲法也周禮秋官有布憲管子立政篇云布憲於國國語周語云布憲施舍于百姓韋注同爾雅先王之憲

亦嘗有曰福不可請而禍不可諱。諱當讀爲違同聲假借字禮記緇衣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也鄭注云違猶辟也

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聽獄制罪者刑也先王之

刑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

整設師旅進退師徒者誓也先王之誓亦嘗有曰福不可請

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是故子墨子言曰李本無是故以下至知

之百三 吾當未鹽數當疑尙之譌畢云鹽盡字之天下之良書不可

盡計數大方大方即大較也後漢書郎顛傳李注云而五者是

也。畢云五當爲三即上先王之憲之刑之誓是今雖毋求執有命者之

言不必得。雖唯通母語詞詳尙賢中篇秋儀云雖疑唯未知孰是按求字句心必之誤錯差也言今雖求於良書執有命者之言不必得不可亦可乎

不亦可錯乎。錯與廢義同今用執有命者之言是覆天下之

義覆天下之義者是立命者也。立字與立朝夕之立相照如運鈞上

百姓之誅也說百姓之誅者。畢云爾雅云誅告也陸德明音義云沈音粹

道之言也俞云誅讀爲悻說文心部悻憂也猶曰百姓之憂也故曰說百姓之誅者是滅天

下之人也畢釋非是案俞說是也誅罵也謂也執有命者沮百姓從事則百姓罵之也

是滅天下之人也然則所爲欲義在上者文當作義人在上今

本按入字在何也曰義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

有幹主。畢云幹當爲幹此管字假音詒讓案後漢書竇憲傳李注云幹主也或曰古

通用但此幹字似當讀如字說文木部云幹本也幹者本幹對枝言之也荀子儒效篇云以

枝代主而非越也楊注云枝枝子若然冢適謂之幹支子謂之枝幹主者猶言宗主耳句

封於亳。畢云當爲薄說文云亳京兆杜陵亭也从高省毛聲史記集解云徐廣曰京

王時自有亳王號湯非殷也此亳在陝西長安縣南若殷湯所封是河南偃師之薄書傳及

本書亦多作薄惟孟子作亳蓋借音字後人依改亂之顧炎武不考史記反以此譏許君地

一本毫字毫二作ル。

幹主ハ宗主ニシテ、一家ノ主トナリ、祭祀ヲ司ル者ナリ云フ。

幹ハ悻ニシテ憂ト訓ズ。

執有命者云云トハ、有命論者ノ言論ハ、必ズシモ理ヲ得タル者ニアラザレバ、之ヲ廢スベキニアラザルカ。

里之謬是以不狂為 **絕長繼短**。禮記王制云凡四海之內絕長補短方三千里孟

策秦策韓非說秦王曰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又楚策莊辛對楚王曰今楚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此云絕長繼短猶國策云斷長續短也 **方地百**

**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移則分**。畢云言財多則分也移或多字洪云禮記郊特牲順成之方其

蜡乃通以移民也鄭注移之言羨也移古通作侈 **率其百姓以上尊天事鬼**

**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歿其世**。吳

鈔本作沒下同 **而王天下政諸侯**。政正通正猶長也詳親士篇 **昔者文王封**

**於岐周**。孟子離婁篇云文王生於岐周趙注云岐山下周之舊邑漢書地理志云右

畢云岐岐 **絕長繼短方地百里**。舊本作地方今從道 **與其百姓兼**

**相愛交相利則**。王云是以上不當有則字蓋即利字之誤而衍者上下文是以天

上脫移字下脫分字上文曰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移則 **是以近者安其政**

**遠者歸其德聞文王者**。脫作字 **皆起而趨之罷不肖股肱**

**不利者**。荀子成相篇云君子賢而能容罷楊注云罷弱不任事者國語齊語云罷士

無伍韋注云無行曰罷管子小匡篇尹注云罷謂乏於德義者 **疲勞者不**

移則分トハ、財貨餘リ  
アレバ、人ニ分ツコト。  
禮記郊特牲ノ意味ハ、  
天子カ蜡(十二月ノ祭)  
チ行フトキハ、其豐作  
ノ地方ダケ、之ニ加ハ  
ルコトヲ許シ、酒食ニ  
醉飽セシムルコト。  
政ハ正長ノ義。

交相利ノ下ノ則チ改メ  
テ、侈則分ノ三字トナ  
スベシ。

罷ハ疲勞シタル者、不  
肖ハ愚ノ者、股肱不利  
者ハ、手足ノ活動十分  
ナラザル者。

處而願之曰云云、上文  
ノ人人ハ文王ノ領地ヘ  
往カント思ヘドモ、往  
クコト能ハザレバ、其  
土地ニ居リナガラ、徒  
ラニ希望シテ曰ク、如  
何ニセバ、我等ノ土地  
ガ文王ノ領土トナル  
カ、若シ此ノ如クナル  
トキハ、我等ハ坐ナガ  
ラニシテ、文王ノ民ト  
同ジク幸福ヲ得ルニ至  
ルベシト、吾則吾利ハ  
則吾ノ誤。

勸賢ノ下ニ、沮暴ノ二  
字アルベシ。

崩叛ハ陪(背ト通ズ)叛  
ニ同シ。

肖者手足 **處而願之曰柰何乎使文王之** **地及我吾則吾利**。蘇

不仁者 **處而願之曰柰何乎使文王之** **地及我吾則吾利**。蘇

我字衍文或去上吾字亦可俞云則上 **豈不亦猶文王之民也哉是以**

**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歿其世而王天**

**下政諸侯**。政舊本作征蘇云征當從上文作政蓋政者正也征政古通用案 **鄉**

**者言曰**。畢云鄉同疑 **義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

**鬼神必有幹主萬民被其大利吾用此知之是故古之聖王**

**發憲出令設以為賞罰以勸賢**。畢云中篇作勸沮是王云原文是勸賢

暴二字勸賢承賞而言沮暴承罰而言尙賢篇曰賞不當賢而罰不當暴則是為賢

者不勸而為暴者不沮矣尙同篇曰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可以沮暴皆其證 **是**

**以入則孝慈於親戚**。親戚即父母也詳兼愛下篇尙 **出則弟長於鄉**

**里坐處有度出入有節男女有辨**。辨別同尙賢中 **是故使治官**

**府則不盜竊守城則不崩叛**。崩當為倍之段字尙賢中篇云守城則倍畔

書時訓篇云遠人背叛倍與崩一聲之轉古字通用說 **君有難則死出亡則**

上之所罰ヨリ故罰也マ  
テノ十三字三句ハ衍  
文。

上之所賞ヨリ故賞也マ  
テノ十三字三句ハ衍  
文。

不長ハ不長トナスハ  
シ、教誨シテ倦マザル  
ヲ長ト云フ。

送。此上之所賞。而百姓之所譽也。執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  
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固非以其賢之故賞之也。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  
暴故罰也。王引之云。不與非同義。故互用。命云。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十三字。當爲衍文。說詳下。是故入則不  
慈。孝於親戚。出則不弟。長於鄉里。坐處不度。出入無節。男女  
無辨。是故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崩叛。君有難則不死。出亡  
則不送。此上之所罰。百姓之所非毀也。執有命者言曰。上之  
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  
也。命者之言曰。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此文是說罰事。故述執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今上文衍上之所罰云云。此文衍上之所賞云云。皆於文義未合。即此文之罰賞倒置。而其傳寫誤行之跡。居然可見矣。辨別也。以  
此爲君。則不義。爲臣。則不忠。爲父。則不慈。爲子。則不孝。爲兄  
則不良。爲弟。則不弟。良爲兄義。不甚切。疑良當爲長。逸周書諡法篇云。教誨則弟。長於鄉里爲文。尚賢中篇云。出則不長。弟鄉里。國語齊語亦云。不長弟於鄉里。諡法云。愛民長弟曰恭。此並以長教幼爲長。幼事長爲弟。淺人不解長字之義。而改爲良。遂與上弟

仲虺之告ノ告ハ誥ナ  
リ、僞古文尙書マタ此  
語ヲ載ス。

心塗ハ心志トナスハ

長之文不相應矣。李本良作是。非也。兄良十義之一。而強執此者。此特凶言之所自生。而暴  
人之道也。舊本作者。道藏本作昔。畢據下文改。特舊本譌。持王云。持字義不可通。持也。下文同。案王校是也。當爲特。呂氏春秋忠廉篇注曰。特猶直也。言此直是凶人之言。暴人之道。今據正。李本者作也。然則何以知命之爲暴人之道。昔上世之  
窮民。貪於飲食。惰於從事。是以衣食之財不足。畢云。舊脫食字。據上文增。而  
飢寒凍餒之憂至。不知曰。我罷不肖。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  
且貧。昔上世暴王。昔舊本譌作若。王據上文改。昔今從之。道藏本與鈔本。竝作速。却必曰。我命固且貧。困。不忍其耳目之淫。心塗之辟。畢云。塗猶術。王引之云。畢說淫。心志之辟。竝見中篇下篇。作心意。亦心志之譌。心有所向。故云塗。又按下文作志。恐寫誤。辟避同。不順其親戚。遂以亡失  
國家。傾覆社稷。不知曰。我罷不肖。爲政不善。此四字屬下。必曰。吾  
命固失之。於仲虺之告。書敘云。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禮記緇衣。尹吉日。鄭注云。吉當爲告。告古文誥字之誤也。  
曰。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僞孔傳云。言託天以行虐於天下。乃  
誣上天。以帝伐之惡。畢云。非命中作式是惡。式伐形相近。之是音相近也。一本伐作式。非也。冀喪厥師。僞

襲厥師ノ襲ハ、用ト通シテ以テト訓ズ、其意ハ、前述ノ如ク、夏ノ桀王ガ天命ヲ恃ミシ故ニ、上帝之ヲ惡ミテ、其軍ヲ敗ラシメタリ。

禍厥先祖祀不祀ノ祀ハ、祇ト同シ、祖先ヲ棄テテ祀ラザルコト。

無廖排漏ハ、中篇ノ毋廖其務ノ誤、考ハ排ヲ無ニ作ル。天亦縱棄云云ハ、前述ノ如ク、紂王ハ命アルコトヲ自信セシカバ、天ハ之ヲ見放シテ、保護セザルナリ。

降綏ハ安心ナリ、賢可ハ賢能ナリ。

傳云天用桀無道故不善之式用爽明也用商受王命用明其衆言爲主也畢云孔書作帝用不滅式商受命用爽厥師襲用爽爽音同江聲云帥衆也言桀執有命天用是憎惡之用喪其衆孫星衍云此言湯之所以非桀之執有命也於太誓曰用爲賢聲相近

紂夷處天志中篇作紂越厥夷居不冝事上帝鬼神天志中篇無鬼神二字畢云孔

書作乃夷居弗禍厥先神祀不祀天志中篇禍作棄祀作祇畢云孔書作遺

事上帝神祇禍厥先神祀不祀厥先宗廟弗祀祀同示詒讓案說文示部

云祀安也易曰祀既平今易坎九五作祇既平釋文云祇京乃曰吾民有命天

作祀是祇祀聲近古通用之證一本禮作祀李本同未考乃曰吾民有命天

中篇無民字孔無廖排漏道藏本作扁案此當從中篇作毋廖其務義詳彼注天

書民上有有字志中篇作無廖其務亦誤畢云孔書作乃曰吾有民有

命罔懲其侮漏疑戾誤戾天亦縱棄之而弗葆畢云孔書無此文案舊本

罪也一本下無作排未考天亦縱棄之而弗葆天志篇作棄在之下王云縱之棄當

作縱棄之縱棄猶放棄也中篇作天不亦棄縱而不葆天志篇作此言武王所以

非紂執有命也畢云紂下据上文當有之字今用執有命者之言則上不聽

治下不從事上不聽治則刑政亂下不從事則財用不足上

無以供粢盛酒醴供吳鈔祭祀上帝鬼神下無以降綏天下

賢可之士舊本挽下無以三字王據上文補爾雅釋詁云綏安也外無以應待諸侯之賓客

將養ハ持養ノ誤。

內無以食飢衣寒將養老弱俞謂將養爲持養之誤詳尙賢中篇故命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而強執此者此特凶言之所自生特舊本亦譌持依王校改而暴人之道也是故子墨子言曰李本無是故以下至篇末五篇作中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實欲天下之富而惡其貧篇作中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

非命中第三十六 李本無此篇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由文學之爲道也由爲義相近下篇云今天下之君子之爲文學

出言談也則不可而不先立義法若言而無義譬

猶立朝夕於員鈞之上也畢云義上篇作儀義儀同則雖有巧

工必不能得正焉然今天下之情僞未可得而識也故使言

有三法三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其本

而ハ以ト同シ。義法ハ儀法ト同シ。員鈞ハ運鈞ト同シ。上篇ヲ見ヨ。

刑ノ下ニ政ヲ脱ス。  
士君子ノ下ニ、或以レ命  
爲レ有ノ五字ヲ脱ス。

考本然胡ノ下不字ヲ脱  
ス。

亦嘗ノ下ニ有字アル  
シ。

之也考之天鬼之志。聖王之事。於其原之也。徵以先王之書。用之柰何。發而爲刑。畢云。据上。篇有政字。此言之三法也。今天下之士君子。盧云。此下當有或。以命爲有五字。或以命爲亡。我所以知命之有與亡者。以衆人耳目之情。知有與亡。有聞之。有見之。謂之有。莫之聞。莫之見。謂之亡。然胡不嘗考之百姓之情。畢云。舊脱不字。据下文。然胡不亦見。尙同下篇。此文繁言之。則云。然則胡不。秋儀云。胡下脱不。是也。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見命之物。以下文校之。亦嘗下當有有字。聞命之聲者乎。亦嘗下脱有字。命之物。言其命而聞之乎。則未嘗有也。若以百姓爲愚不肖。耳目之情不足。因而爲法。然則胡不嘗考之諸侯之傳言流語乎。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有聞命之聲。見命之體者乎。則未嘗有也。然胡不嘗考之聖王之事。古之聖王。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而勸之爲善。發憲布令以教誨。長短經運命。篇引無布字。明賞

有命ノ上ニ、執字アル  
ベシ。  
今故先生對之ハ今胡先  
生非之ノ誤、其意ハ有  
命ノ說モ、古來ヨリア  
ル者ナルニ、何故、先生  
(墨子ヲ云フ)ハ之ニ反  
對セラルルカ。  
曰夫有命者云云ハ、墨  
子之ニ答ヘテ曰ク、有  
命論者ハ、其說ガ古來  
相傳ナルコトヲ言フ  
モ、聖人ノ說ナルカ、抑  
墨人ノ說ナルカヲ知ラ  
ザルナリ、不志ノ志ハ  
識ト通ズ。  
列士ハ大夫ヲ助クル  
夫。桀大夫ハ後傑ノ大

罰以勸沮。舊本挽明字。今據長短經引補。又勸沮。長短經作沮。勸。勸。吳鈔本作賞。非。若此則亂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爲不然。昔者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此世不渝。變也。而民不改。上變政而民易教。政治要長短經。並作正。國民當作下。其在湯武則治。其在桀紂則亂。安危治亂。上長短經有。在上之發政也。則豈可謂有命哉。長短經。無則字。夫曰有命云者。亦不然矣。今夫有命者言曰。有命上疑挽執字。我非作之。後世也。非後世。我作之也。自昔三代有若言以傳流矣。今故先生對之。畢云。未詳。生當爲王。案。顧校季本。吳鈔本。並作王。俞云。此子墨子託爲先生之言。以折執有命者之說。畢謂。生當爲王。非是。案。疑當作。今胡先生非之。諸校並未得其義。若斯也。此書曰夫有命者。不志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畢云。多有之說已見。日夫有命者。不志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下篇作不識昔也。志即識字。與讀如歎。詒讓案。不志不識。並猶云不知。意亡昔三代之禮記哀公問鄭注云。志讀爲識。識知也。志去聲。下文作識也。暴不肖人也。意與抑同意。亡語詞詳非。攻下篇畢云。亡同無也。何以知之。畢云。言有命之說。不識出之昔者聖善人乎。意初之列士桀大夫。說苑臣術。篇云。列士



教順ノ順ハ訓ト同ジ。

而天下皆曰云云トハ、前述べ如キ好結果ヲ得ルトキハ、天下ノ人ハ之ヲ評シテ曰ク、畢竟列士等ノ努力ニヨリテ、之ヲ得シ者ニテ、決シテ天命ノ所爲ナリト云フ者ナシ。不纏ハ不糾ト同ジ、制抑セザルコト。考ハ七テ戈ニ作ル。敵ハ驅、畢ハ雄免ヲ捕フルノ網、七ハ、いぐるみ。

虛厲ハ人家斷絶スルコト。

者所以參大夫也。桀與傑字通。白虎通義聖人篇引禮別名記云。萬人曰傑。說文入部云。傑。教也。材過萬人也。呂氏春秋孟秋紀高注云。才過萬人曰傑。毛詩衛風邦之桀兮。傳云。桀特立也。桀傑同。慎言知行。此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有以教順其百姓。畢云。順同訓。詒讓案。舊本此下有故。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有以教順其百姓。故上得其君長之賞。下得其百姓之譽。列士桀大夫。聲聞不廢。流傳至今。而天下皆曰其力也。必不能曰我見命焉。見字。吳鈔本。能曰下有闕文。下文必不能曰我罷不肖。我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窮。是其證也。秋儀云。故上以下十七字疑衍。是也。是故昔者三代之暴王。不繆其耳目之淫。繆云。言不糾其繆。詒讓案。繆卽糾之段字。不慎其心志之辟。治要作僻。畢云。僻同。辟。僻。外之。馭騁田獵畢弋。畢云。說文云。馭。案。騁。畢本作聘。馭。孟。子。盡。心。篇。云。馭。騁。田。獵。國。語。齊。語。云。田。狩。畢。弋。內。沈。於。酒。樂。而自必不能曰以下。至此凡四十五字。舊本誤入下文。身在刑僇之中。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爲無用。暴逆百姓。使下不親其上。是故國爲虛厲。公。孟魯問二篇。並作戾字。通。畢云。陸德明莊子音義云。李居宅無人曰虛。死而無後曰厲。繁猶云煩。身在刑僇之中。國家以下。

考ハ我罷不肖ヲ罷不肖ニ作ル。故ハ固トナスベシ。

外ノ下ニ之ヲ脱ス。

繁飾有命トハ、有命ノ說ヲイロイロニ文飾スルコト。

用闕師ハ用喪ニ厥師ニ誤。

至此凡三十五字。舊本誤入上文。必不能曰之上。不肖曰。三字。舊本。畢據下文增。王移置於此。舊本不顧上。又衍一字。王據下篇刪。不肖曰。三字。今據補。我罷不肖。舊本無我字。畢據一本增。顧校季本有。我爲刑政。不善。必曰我命故且亡。故下文作固同。命字句非也。故。雖昔也。三代之窮民。治要窮作。亦由此也。蘇云。由與猶同。由猶通。內之不能善事其親戚。畢云。事一本作視。詒讓案。親戚謂父母。詳兼愛下篇。外不能善事其君長。外下疑。挽之字。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使身至有饑寒凍餒之憂。饑上下篇並作。飢。吳鈔本同。必不能曰。畢云。必舊作心。以意改。案。顧校季本正作必。我罷不肖。我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窮。雖昔也。三代之僞民。亦猶此也。繁飾有命。以教衆愚。樸人久矣。治要。無樸人二字。王云。愚樸。下衍。語。王言篇。民敦而俗樸。聖王之患。此也。故書之。竹帛。琢之。金石。於先王之書。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用闕師。畢云。闕當是喪。厥師二字。下篇作用。爽。厥師。孫星衍云。厥爲闕形相近。告誥通。仲虺之誥曰。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

式商受命用爽厥師闕字當作厥此語夏王桀之執有命也湯與仲虺共非之先

王之書太誓之言然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曰紂夷之

居夷道也而不肖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祀也以天志中

校之闕亦當讀為厥與上闕師同此當云棄闕先神示而不祀也示祇同傳寫誤作六校者

不僚因此書其字多作方遂又改爲其復誤移著先神上不知闕即厥字不當更云其也天

志篇正作棄厥先神祇不祀可證非儒下篇其道不可以期日我民有命毋僂

世期晏子春秋作示亦示方其三字展轉譌變之比例也其務畢云言毋勦力其事也上二篇俱當從此孔書作罔懲其侮義異或云僞秦誓不

足據不如此文詒讓案母僂當爲侮僂二字平列言紂惟陵侮僂辱民是務也苟

子強國篇云無僂乎族黨而抑卑其後世無母冊古通無僂與抑卑文天不亦棄

相僂與此母僂義亦正同楊注釋爲無刑戮之恥失之縱而不葆吳鈔本作保畢云文與上篇小異王云孟子滕

文公篇注曰不亦者亦也畢本不亦作亦不非此言紂之執有

命也武王以太誓非之有於三代不國有之曰上有字當讀爲

古逸書不字疑誤詒讓案不疑當作百三代百國或皆又蘇云所引蓋

古史記之名隋書李德林傳引墨子云吾見百國春秋女毋崇天之有命也

命三不國亦言命之無也命三疑當爲今三下當說代於召公之執

令於然此有說誤疑當作於召公之非執命亦然召公蓋即召公爽亦周書佚篇之

言武王所以非紂執有命且敬哉無天命惟予二人而無造

也是其證周禮大司徒有造言之刑鄭注不自降天之哉天降之哉寫誤得之

言云造言訛言惑衆二當作一不自降天之哉疑當作不自天在於商夏之詩書曰命者暴王作之且今天下

降自我得之爲之士君子將欲辯是非利害之故吳鈔本當天有命者畢云

夫不可不疾非也王云呂氏春秋尊執有命者此天下之厚害

也是故子墨子非也非下當非命下第三十七無此篇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則必不可而不先立儀而言畢云一本作

而言蘇云當作不可不先立儀而言必字誤上而字衍俞云則必不可當作則不可中篇曰則

不可而不先立義法是其證也不可而者不可以也王氏念孫說秋儀云此當作不是也

若不先立儀而言譬之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焉也我以爲

雖有朝夕之辯吳鈔本作辨必將終未可得而從定也是故

言有三法何謂三法曰有考之者有原之者畢云舊脫有字一本

棄闕其先神ハ、棄厥先神示ノ誤。

不亦ハ亦ナリ。

三代不國ハ三代百國ノ誤ニシテ古史ヲ云フ。

命三不國ハ、今三代百國ノ誤。考ハ三ノ下代字アリ。於召公之執令於然ハ、於召公之非執命亦

然ノ誤、且ハ曰ノ誤。惟予二人而無造言トハ、周公召公二人ハ天命アリナドト虚言ヲナシテ、人ヲ惑スコトナシ、不自降天云云ノ入字ハ、不自天降、自我得之ノ誤、其意ハ、禍福ハ自分ノ所爲ニヨリ、之ヲ得タル者ナルコト。當天ノ天ハ夫ノ誤。

非ノ下ニ之ノ字ヲ脱ス。

必可ハ不可ノ誤。考ハ必ヲ此ニ作ル。

請ハ情ト通ズ。

有<sub>レ</sub>有用<sub>レ</sub>之者。惡<sub>レ</sub>乎考<sub>レ</sub>之。考<sub>レ</sub>先聖大王之事。惡<sub>レ</sub>乎原<sub>レ</sub>之。察衆之  
 耳目之請<sub>レ</sub>。畢云。据前篇當爲情。詰讓案。請情古。通。不必改字。請恐情字。情實也。惡<sub>レ</sub>乎用<sub>レ</sub>之。發而爲政乎  
 國。察萬民而觀之。此謂三法也。故昔者三代聖王禹湯文武  
 方爲政乎天下之時。曰。必務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之  
 人。而教之爲善。是故出政施教。賞善罰暴。且以爲若此。則天  
 下之亂也。將屬可得而治也。國語魯語章。注云。屬適也。社稷之危也。將屬  
 可得而定也。若以爲不然。昔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  
 王治之。當此之時。世不渝而民不易。畢云。文選注引此治作理。世  
 作時。民作人。皆唐人避諱改。  
 上變政而民改俗。存乎桀紂而天下亂。存字。作在是也。存乎湯武  
 而天下治。同上。天下之治也。湯武之力也。天下之亂也。桀  
 紂之罪也。若以此觀之。夫安危治亂。存乎上之爲政也。則夫  
 豈可謂有命哉。故昔者禹湯文武。方爲政乎天下之時。曰。必

令問ハ令聞ト同ツ。

爲命兩字ノ間ニ、有字  
ヲ脱ス。

功道術ノ功ハ衍文。

爲力兩字ノ間ニ、其字  
ヲ脱ス。

若以說ハ以若說ノ  
誤。  
考ハ觀之ヲ觀以ニ作  
ル。

而矯ノ而ハ、能ト通ズ。  
考ハ弋ヲ戈ニ作ル。

使飢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者得治。遂得光譽令問  
 於天下。羣書治要問作聞。尚同下。篇亦云。光譽令問問通。夫豈可以爲命哉。據下文命上。故  
 當有其字。  
 以爲其力也。故固。今賢良之人。尊賢而好功道術。治要功作蓄。畢云。一本無  
 功字。疑巧誤。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賞。下得其萬民之譽。遂得光  
 譽令問於天下。亦豈以爲其命哉。又以爲力也。力上亦當  
 有其字。然  
 今夫有命者。不識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亡。昔三代之暴  
 不肖人。與。意亡詳非攻下篇。蘇云。也字衍。意讀如抑。亡當作亦。案蘇說非。若以說觀之。則必非昔三  
 代聖善人也。若以說疑當作以若說。秋儀云。以疑之是也。必暴不肖人也。然今以命爲  
 有者。昔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於此乎不  
 而。疑然誤。矯其耳目之欲。畢云。而讀如能。一本無此字。非案畢讀是也。陳壽祺說同。而從其心意  
 之辟。王據中篇以心意爲心志之。今案志意義同。似非譌字。外之毆騁田獵。畢弋。內湛於酒  
 樂。畢云。中篇湛作。沈。畢弋之誤。而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爲無用。暴逆百

遂失其宗廟。遂與隊通法儀篇

又曰ノ又ハ必ノ誤。

術ハ述ト通ズ。

運樸ノ運ハ樸、故ニ運樸トハ、樸實ノ人ヲ小兒ノ如ク輕蔑スルコト。

姓。遂失其宗廟。其言不曰吾罷不肖。吾聽治不強。必曰吾命固將失之。雖昔也三代罷不肖之民。亦猶此也。不能善事親戚君長。甚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是以身有陷乎飢寒凍餒之憂。其言不曰吾罷不肖。吾從事不強。又曰吾命固將窮。昔三代偽民。亦猶此也。昔者暴王作之。窮人術之。記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此皆疑衆遲樸。述史記樂書作術。秋儀云窮下脫人。是也。人王引之云。遲字義不可通。遲當爲遇字之誤也。遇與愚同。晏子春秋外篇。盛爲聲樂以淫愚民。墨子非儒篇。愚作遇。莊子則陽篇。匿爲物而愚不識。釋文愚一本作遇。韓子南面篇。愚贖。愚情之民。宋乾道本。愚作遇。秦策。今愚惑與罪人同心。姚本愚作遇。言此有命之說。或作之。或述之。皆足以疑衆愚樸。樸謂質樸之人也。中篇作教衆愚樸。是其證。畢說非。案遲疑當爲樸。管子重令篇云。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飢餓之色。而工以彫文刻鏤相釋也。謂之逆。尹注云。釋。釋也。莊子列御寇篇云。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駟釋。莊子釋文引李頤云。自駟而釋。莊子也。案莊子稱與管子同。李說未瑣。此遲樸似亦即駟釋。願樸之意。與中篇文自不同。不必改爲愚也。疑當作癡。衆疑愚誤。遲遲鈍樸素樸。先聖王之患之也。固在前矣。是以書之。竹帛。鏤之。金石。琢之。盤盂。傳遺。

後世子孫。

遺吳鈔本作示。案此文亦見兼愛下。天志中貴義魯問諸篇並作遺。則吳本非是。

曰何書焉存。

王云焉猶

於也。案王說是也。此倒句。猶云存於何書。

禹之總德有之。曰。

蘇云。總德蓋逸書篇名。息國名。總德書名。

允不著。

著疑當爲若。允不若。信不順也。

惟天民不而葆。

吳鈔本惟作唯。畢云。而同能葆同保。顯明也。不著著也。詩云。不顯。註不顯顯也。同法。而爾

也。葆保也。愛民不保命。天防其民之凶。心。或加之咎。不慎其德。則焉得保天命。

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

命以命于下民。帝以之憎其遠衆。

于下。帝式是增。

畢云。當作惡或憎字。江聲云。式用也。增讀當爲憎。說文憎

民。此無命爲有之。故曰矯天命。

惡也。或作帝式是惡。或作帝伐之惡。伐之字誤。當从式。是孟子盡心下篇云。士憎茲多口。趙岐注。解憎爲增多之增。則增憎字通。顧云。增即憎字。明道本晉語。懼子之應且增也。今本作憎。易林。渙之蠱。獨宿增夜。

道藏本韓非子論其所增。用爽厥師。

爽上篇作爽。惠棟云。周語單襄公曰。晉

彼用無爲有。故謂矯。公羊僖三十三年。何注云。詐稱曰矯。若有而謂有。夫豈爲矯哉。

爲吳鈔。昔者桀執有命而行。湯爲仲虺之告。以非之。太誓之言也。於去發。

孫星衍云。或太子發三字之誤。莊述祖云。去發當爲太子發。武王受文王古人之書。或合二字爲一。如石鼓文。小魚作鯨。散氏銅盤銘。小子作夢是也。此文太子字。或合書作奪。其下闕壞。則似忒字。因誤爲去耳。詩思文篇正義。引大誓曰。惟四月太子發。上祭

於去發ハ於太子發ノ誤、太誓三篇ノ中上篇ヲ太子發ト稱ス、太子發ハ文王ノ太子發ニシテ、武王ノ名ナリ。

考ハ禹ヲ息ニ作ル。總德ハ逸書ノ篇名、允不著惟天トハ天威ノ赫然トシテ明カナルヲ云フ、民不而保ハ民不能保ニ通ズ、既防凶心ノ既ハ、无ノ誤ニシテ、无ハ無ナリ、其意ハ人民モシ此天威ヲ保ツコト能ハズ、又苦心ノ生ズルコトヲ止メズンバ、必ズ天罰ヲ蒙ルニ至ルベシ。天命ノ下ニ布命ノ二字ヲ補ヒ下文ノ下ト連讀スベシ、帝式是増ノ式ハ用ト訓ツ、増ハ憎ト通ズ、爽ハ喪ノ誤。

散氏銅盤銘ハ、金石萃編卷二ヲ見ヨ。畢トハ文王ノ陵。

天有顯德云云ノ有ハ、右ニ通シテ、祐ト同訓、其意ハ天ハ明德ノ人主ヲ助ケル者ニシテ、天ノ行事ハ掩フベカラザル者アリ、彼ノ殷王(紂)ノ暴逆ナルコト、以テ鑑戒トナスニ足ル、彼殷王ハ自ラ天命アルコトヲ信シ、恭敬又祭祀ハ之ヲ行フモ其益ナク、亂暴ヲナシタリトテ、特ニ差支ナシト思ヒテ我儘勝手ノ事ヲナス。上帝云云ノ常ハ尙ニシテ右ト同義、上述ノ如キコトアリシカバ、天帝ハ紂ヲ助ケズ、九有即チ九州亡ブニ至レリ。考ハ不常ヲ不帝ニ作ル。上帝不順トハ上帝ハ如此コトヲ喜ズ、祝降其喪トハ祝ハ斷ト訓ズ、其意ハ天ガ殷ヲ亡スコトヲ云フ。受之大帝ノ帝ハ商ノ

誤、其意ハ大商即チ殷ノ後ヲ承ケテ天下ニ君タルヲ云フ。曰子胡云云ノ尙ハ上ト通ズ、曰トハ、更ニ一步ヲ進メテ論端ヲ開キタル故ニ、曰ノ字ヲ加フ。從十簡之篇云云。牧本ニヨレバ、古文分チテ十簡トナス、末簡ヨリ首簡ニ至ルコトヲ云フコト。惟舌ハ喉舌ノ誤。

眠ハ唇ノ略ニシテ、口吻ヲ云フ。將欲ノ下ニ、爲字ヲ脱ス。

考ハ敢ノ下息字アリ。

於畢下至於孟津之上。又云。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於王舟。王跪取出以燎之。注曰。得白魚之瑞。即變稱王。應天命定號也。疑古大誓三篇其上篇。以太子發上祭於畢發端。至中下兩篇。則作於得魚瑞之後。無不稱王矣。故學者相承稱大誓上篇爲太子發。以別於中下兩篇。亦猶古詩以篇首字命名之例也。案孫莊俞說。近是。陳喬樞云。去字疑是告之譌。非及去發。曰惡乎君子。惡莊校改於。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鑑不遠。鑑吳鈔本作監。在泰誓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爲鑑不遠。在彼夏王。案僞古文不足據。蘇說非也。彼殷王。蘇云。殷宜作夏。泰誓曰。厥鑑惟不遠。在彼夏王。案僞古文不足據。蘇說非也。后之世。謂湯誅桀也。後武王誅紂。今之王者。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蘇云。此四句。今書泰誓在厥鑑惟不遠之上。上帝不常。九有以亡。蘇云。二語。今泰誓無之。上句見伊訓。下句見咸。有一德。詒讓案。常當讀爲傳云。人能常其德。則安其位。九有諸侯。桀不能常其德。湯伐而兼之。並襲此文。而失其指。不帝不以上帝爲帝。故喪九州。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泰誓僞孔傳云。祝斷也。天惡紂逆道。斷絕其命。故下是喪亡之誅。非樂上篇。引湯官刑。亦有此。惟我有周。受之大帝。畢云。文略見孔書泰誓。蘇云。四語。末句作降之百祥。受之。陳喬樞校同。云商字作帝。昔紂執有命。非是。此節皆有韻之文。作商則與上文叶。今訂正之。案莊陳校是也。

而行。昔下吳鈔。武王爲太誓去發以非之。去發亦當爲太子發。陳喬樞謂當云周公旦告發以非之。非之。卽說不足據。曰子胡不尙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記。從十簡之篇以尙皆無之。蘇云。尙當作上。古字通用也。俞說同。詒讓案。皆無之。謂若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爲文學。出言談也。吳鈔本。天下非將勤勞其惟舌。畢云。惟一本作頰。王云。惟與頰形聲俱不相近。下無之字。非將勤勞其惟舌。若本是頰字。無緣誤而爲惟。一本作頰者。後人以意改之耳。惟舌當爲喉舌。喉誤爲唯。因誤爲惟耳。潛夫論。詒讓案。慎已。喉舌以示下民。今本喉作唯。其誤正與此同。凡從侯從佳之字。隸書往往譌。隸書侯字作侯。佳字作佳。二形相似。海內東經。少室在雍氏南。一曰緱氏。緱與雍形相近。晏子諫篇。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韓子說疑篇。推侈作侯。修淮南兵略篇。疾如鏃矢。高注曰。鏃。鏃。箭羽之矢也。今本鏃作鏃。後漢書。戚宮傳。妖巫維汜。維或作緱。方言。雞。雞。徐魯之。謂之雞。子。今本作秋。侯子。皆以字形相似而誤。而利其唇眠也。唇字省文。說文云。吻。口邊也。又有唇字。云。或从月。从唇。此省日耳。中實將欲其國家。眠。即唇省文。同吻。欲以利其言談。故非譏之。利。利口之利。此句有挽字。吳鈔。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蚤朝晏退。蚤。舊本作早。今聽獄治政。終朝均分。朝而分。而不。敢怠倦者。何也。無此字。是今據刪。秋儀云。息。恐衍是也。曰。彼以爲強。

墨子問詁 卷九 非命下

一本叔粟ヲ升粟ニ作

統ハ絲ノ誤。

必治。不强，必亂。强，必寧。不强，必危。故不敢怠倦。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殫其思慮之知，吳鈔本作智內治官府，外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强必貴，不强必賤，强必榮，不强必辱，故不敢怠倦。今也農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强乎耕稼樹藝，多聚叔粟，叔舊本誤升，今據王校正而不<sub>レ</sub>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强必富，不强必貧，强必飽，不强必飢，故不敢怠倦。今也婦人之所以夙興夜寐，畢云：見栗已而不<sub>レ</sub>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强必富，不强必貧，强必

以字据上文增 强乎紡績織維，多治麻統葛緒。畢校統作統云，說文云：案吳鈔本不挽。統當爲絲，非樂篇作多治麻絲葛緒是其證。墨子書言麻絲者多矣。未有音王云畢說非也。統當爲絲，非樂篇作多治麻絲葛緒，是與麻並舉矣。蓋俗書統字作統，與絲相似，故絲爲古今之通稱。若統爲絲，則不得與麻並舉矣。蓋俗書統字作統，與當依畢讀作紵。說文糸部云：紵，絲也。紵，絲屬。細者爲紵，布而細曰紵。重文紵，云紵或从緒省。此與說文或體。 拊布縿。畢云：說文云：縿，束也。此俗寫案孟子滕文公篇云：聲同。蘇謂絮通非是。拊，履織席。趙注云：拊，猶叩。拊，也。織履欲使堅，故叩之也。孫氏音義云：案許叔重云：拊，織也。从木者誤也。淮南子脩務訓云：拊，纂組。高注云：拊，叩也。此文本書凡三見，辭過篇作拊，非樂上篇作拊，惟此作拊，與孟子淮南書字同，然拊與拊三

黃若ハ藉若ノ誤ニシテ、タトヒト訓ズ。

天鬼不使ノ使ハ從ト訓ズ、天鬼ノ喜バザルコトナク。

服不氏ノ乏トハ、革ニテ作リタル屏風ノ如キ者ナリ。

字。說文竝無之。惟禾部有稭字，故畢以爲卽稭之俗。蓋从囙从困，聲形竝相近，故展轉譌變，錯異如是。要皆稭之俗別矣。縿當依王校作縿，詳非樂上篇已見。而不<sub>レ</sub>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强必富，不强必貧，强必煖，不强必寒。故不敢怠倦。今雖毋在乎王公大人，黃若信有命而致行之。畢讀黃字句斷云：此貴字假音。俞云：黃字乃藉字之誤。藉若猶言假如也。本書屢見。案俞說近是。畢讀非。雖唯之誤。已見。 則必怠乎聽獄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農夫必怠乎耕稼樹藝矣。婦人必怠乎紡績織維矣。王公大人怠乎聽獄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則我以爲天下必亂矣。農夫怠乎耕稼樹藝，婦人怠乎紡績織維，則我以爲天下衣食之財將必不足矣。若以爲政乎天下，上以事天鬼，天鬼不使。畢云：當爲便字。王云：爾雅使從也。天鬼不從猶上文言上帝不順耳。小雅爾無正篇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鄭箋訓使爲從管子小匡篇魯請爲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邢請爲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謂不從也。使非便字之誤。案王說是也。醫事天。 下以持養百姓。持舊本作待。王云：待字義不可通。待養當鬼無敬。天鬼不使。

榮辱篇曰：以相羣居，以相持養。楊倞注：持養，保養也。分言之，則曰持曰養。管子明法篇曰：小

兵振ノ共ハ失ノ誤、振ハ損ト同義。

臣持祿養交。晏子春秋問篇曰。士者持祿游。百姓不利必離散。不可得用也。是以入守則不固。出誅則不勝。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共亡其國家。

失與共相似。說文振有所失也。尙賢篇云。失損其國家。傾覆其社稷。振損古字通。天志篇云。國家滅亡。振失社稷。齊策云。守齊國唯恐失振之。皆其證。振失也。傾覆其社稷者。此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有命者之言。不可不強非也。

非也。舊本此十三字批落不完。作當若有命者言也。七字。王云。此本作當若有命者之言。不可不強非也。淮南脩務篇注曰。強力也。言有命之言。士君子不可不力非之也。中篇作不可不疾非亦力也。下文曰。將不可不察而強非者。此也。是其證。日命今本言上脫之字。也。上脫不可不強非五字。則義不可通。案王校是也。今據補。日命者。暴王所作。窮人所術。非仁者之言也。今之爲仁義者。將不可不察而強非者。此也。

非儒上第三十八 闕。非儒下第三十九。以折儒也。故親士諸篇無子墨子言曰者。翟自著也。此

○非儒トハ儒者ヲ排斥シタルコト。

孔叢子七卷ハ、舊傳ニヨレバ、秦末ノ人孔鮒達衣淺帶トハ、大衣博帶、解果ハ冠ノ被リ風ニテ、高キコト、殺シテ教ノ誤トナス、行爲ノ偽ハ爲ト通ズ、惡者ノ者ハ衍文、舉其上客ノ擧ハ與ト通シテ、交際ト云フ、健然ハ安然ト同一義。親有術尊賢有等ノ術ハ、殺ト通ズ、其意ハ關係ノ親疎ニヨリテ、親愛ニ差等ヲツク、賢明ノ程度ニヨリテ、尊敬ノ等級ヲ設ケルコト。五經文字三卷ハ、唐ノ大曆年間ノ人、張參ノ撰。五服之節云トハ、五種ノ喪服即チ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總麻ヲソレソレ親疎ニヨリテ著スルコト。後子ハ長子ヲ云フ、其ハ期ニ通ジテ、一年間ノ喪ヲ云フ、戚族人ハ親戚ヲ云フ。

無子墨子言曰者。門人小子臆說之詞。并不敢以誣翟也。例雖同而異事。後人以此病翟非也。說文云。儒柔也。術士之稱。案荀子儒效篇云。逢衣淺帶。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繆學難舉。不知法後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衣冠行爲。已同於世俗矣。然而不知惡者。其言談說。已無以異於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分別。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積足以揜其口。則揚揚如也。隨其長子事。其便辟。舉其上客。健然若終身之虜。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是周季俗儒。信有如此所非者。但并以此非孔子。則大氏誣誣增加之辭。儒墨不同術。亦不足異也。畢氏強爲之辯。理不可通。李本無下字。王引之云。此卽中庸所謂親親之殺。尊賢之說。文殺字從殺。殺聲。而無殺字。五經文字曰。殺古殺字。今案殺字蓋從殺。又殺聲。說文又殺也。也。從ノノ相交。或從刀。作劉。廣雅。劉殺也。哀元年左傳。艾殺其民。艾與又同。是又卽殺也。故殺字從又。而以尤爲聲。又字篆文作。今在尤字之上。故變曲爲直。而作又。其實一字也。說文無又部。故殺字無所附。而不收。殺與術並從尤聲。故聲相近。轉去聲。則殺音色介。反術音遂。聲亦相近。故言親疏尊卑之異也。孔穎達禮記正義云。五服之節。降殺各異。是尊賢之等。案墨子下文。亦專舉喪服言。其禮曰。喪父母三年。有舊本下蓋欲破親親有殺。以佐其兼愛節葬之說也。畢云。其字涉下文。伯父叔父兄弟庶。母死喪之三年。下無其字。是其證。畢讀其爲其。而以喪父母三年其爲句。大誤。案王說是也。今據刪禮經。妻。畢云。舊脫此。後子三年。節葬篇。伯父叔父兄弟庶。卽指喪服經。妻。字据下文增。戚族人五月。以上述喪服。若以親疏爲歲。案公孟篇正作期。戚族人五月。並詳節葬篇。

子其。畢云。與期同。詒讓。戚族人五月。並詳節葬篇。

親伯父宗兄而卑子也ノ  
家ノ嫡長、而ハ如、卑子  
ハ庶子、若以親疏云云  
ヨリ此マテハ、儒者ノ  
喪服ノ矛盾セラルコト  
ヲ、親疎及ビ尊卑ノ兩  
點ヨリ詰問シタルナ  
リ。

考ハ列尸ヲ列尸ニ作リ  
テ斂字ナシ。  
其親死列尸弗斂トハ親  
死スルトキハ、遺體ヲ  
其儘ニ置キテ、棺中ニ  
斂メズ、二日目ニ始メ  
テ小斂、其翌日大斂ヲ  
行フ、登屋云云トハ、子  
孫ハ親ヲ以テ死シタリ  
トセズ、或ハ屋ニ上リ、  
或ハ井ヲ窺ヒ、鼠穴ヲ  
カキワケ、洗濯器ヲ探  
リテ、之ヲ求ムルコト、  
士喪經ニ記スル如ク、  
當時人死スレバ、子孫  
ハ東ノ軒ヨリ登リテ屋  
ノ中央ニ立チ、北面シ  
テ衣ヲ揮ヒ、以テ死者

ノ靈ヲ招キ、嗚呼某(死  
者ノ名)ヨ、返リ來ルベ  
シト、此禮ヲ復ト云フ、  
墨子ノ所説ハ此事ヲ説  
キ、其至愚ニ非レバ、自  
ラ欺グコト大ナルヲ詰  
ル。  
如其亡也ノ如ハ知ノ  
誤。  
取妻以下ハ、儒家ノ昏  
禮ヲ記シタル者ナリ、  
其意味ハ夫タルベキ者  
ハ、親ヲ妻ヲ迎フルニ、  
黑色ノ端正ナル禮服ヲ  
着シテ、馬者ノ僕御ト  
ナリ、妻ノ家ニ到ルヤ、  
手綱ヲトリ、緩(車ニ上  
ルトキ)、タヨル紐ノ如  
キ者)ヲ之ニ授ケテ乘  
ラシム、其ノ妻ヲ尊敬  
スルコト、恰モ親ヲ迎  
フカ如シ、祇禱ノ祇ハ  
絃ノ誤ナレバ、玄端ニ  
改ムベシ、如仰ノ仰ハ  
御ノ誤。  
下則ノ上ニ父母ノ二字  
ヲ補フベシ、事親ノ二  
字ハ、父母ノ誤ナルガ  
如シ。  
儒者ノ下ニ、曰ノ字ヲ  
脱ス。考ハ傳ニ作ル。  
晏子春秋外篇ノ意味  
ハ、内心ヲ修ムルハ困  
難ナルコトナレバ、力

月之數。則親者多而疏者少矣。是妻後子與父同也。  
若以尊卑爲歲月數。則是尊其妻子。與父母同而親伯父宗  
兄而卑子也。  
宗兄見曾子問。言適長爲宗子者。故下文云。其宗兄守其先宗廟數  
十年。盧云。似當云。而卑與子同也。王引之云。而卑子也。當作卑而庶  
子也。而讀爲如。言卑其伯父宗兄如庶子也。上文云。伯父叔父兄弟庶子其  
今本卑而二字  
倒轉。又脫庶字。王念孫云。親伯父宗兄親當爲視。言視伯父宗兄如庶子之卑也。視親字相  
似。又涉上下文親字而誤。淮南兵略篇上視下如弟。今本視譌作親。俞云。王氏引之謂而讀  
爲如。當從之。惟謂當作卑如庶子。則以意增益。未爲可據。今按視伯父宗兄如卑子者。卑子  
卽庶子。乃取卑小之義。僖二十二年左傳。公卑邾杜注。曰卑小也。故凡從卑得聲者。竝有小  
義。漢書衛青傳。得右賢裨王十餘人。師古曰。裨。王小王也。若言裨將也。然則卑子之稱。正與  
裨王裨將一律矣。案俞說。近是。卑子疑  
當爲婢子。見左文元年傳。卑卽婢之省。  
逆孰大焉。吳鈔本  
逆孰到。其親死列尸  
弗斂。非也。此本作列尸弗斂。今本脫斂字耳。死三日而後斂。則前二日猶未斂也。故曰  
列尸弗斂。列者陳也。鈔本北堂書鈔地部二。  
引此正作列尸弗斂。案王校是也。今據補。  
登屋窺井。挑鼠穴。探滌器。而  
求其人矣。此非喪禮之復也。士喪經云。復者升自前東。築中屋北面。招以衣。曰皋某  
並喪禮所無。蓋謾語也。其親死而不信。疑在屋上或井中。  
挑鼠穴。欲挑致之。滌器。洗器也。其形深則又疑而探其內也。  
以爲實在。則贖愚  
甚矣。書鈔地部引實作誠。畢云。說文云。贖。愚也。愚。贖也。玉篇贖。陟降  
切。顏師古注。漢書古音下紺反。今則竹巷反。意親實在此中。如其亡也。

必求焉。僞亦大矣。  
王引之云。如其亡也。二句與僞字義不相屬。如當爲知。言既  
爲僞。取妻身迎祇禱爲僕。畢云。說文云。祇。敬也。禱。衣正幅。則禱亦正意。與端  
也。與袷相似。故袷誤爲祇。袷。禱即玄端也。周官司服。其齊服有玄端。素端。鄭注曰。端者取其  
正也。服虔注。昭元年左傳曰。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端與禱同。故說文以禱爲衣正幅也。玉  
篇袷。黑衣也。淮南齊俗篇。尸祝袷。大夫端冕。高注曰。袷。純服。袷。黑齋衣也。卽周官司齊  
服玄端也。莊子達生篇。祝宗人玄端。卽淮南所云。尸祝袷也。詒讓案。士昏禮。親迎主人僞  
弁。纁裳。緇袍。郊特牲。說諸侯則玄冕。此云玄端者。蓋據庶人  
攝盛之服言之。身迎親也。祇。敬也。禱。長衣也。謂盛服也。  
授人綏。鄭注云。婿御者親而下之綏。所以引升車者。僕人必  
天志下篇。以御其溝池。王氏引之謂御當爲抑。隸書抑御兩形相似而誤。正可與此互證。詒  
讓案。此非昏禮之親迎也。若然。墨氏之昏禮。無親迎。家。有嚴君。父母之謂也。嚴莊也。  
昏禮威儀如承祭祀。  
顛覆上下。  
妻此顛覆也。悖逆  
父母下則妻子上。  
畢云。言爲妻子法則。案此疑當重父母二字。父母下則妻子。言喪  
畢說失之。圖上。妻子上。父之尊。侵事親。若此可謂孝乎。儒者  
父母下妻子。圖上。妻子上。父之尊。侵事親。若此可謂孝乎。儒者  
難者在內。而儒者無其外。儒亦誤作傳。圖者下疑脫曰字。  
迎妻妻之奉祭祀。  
吳鈔本。妻不重。疑當作迎妻與之奉祭祀。說文昇部。與古文作。最與妻篆文形近。又涉上而  
誤。禮記哀公問。公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

墨子問詁卷九 非儒下  
二九



ヲ用フベキ者ナリ、然  
ルニ儒者ハ、外見ヲ街  
フ、無其外ノ無ハ、嫌ト  
通シテ、媚ビルコト。  
妻之ハ與之ニ改ムベ  
シ。  
弗散ノ散ハ服ノ誤、守  
奉ノ下ニ、宗廟ノ二字  
ヲ脱ス。

夫憂妻子云云ノ憂ハ愛  
ノ本字、儒者ガ妻子ヲ  
愛重スルコトハ、已ニ  
大ナル過失ト云ハザル  
ベカラズ、然ルニ其過  
チ文飾シテ曰ク、妻子  
ヲ愛スルハ其親ヲ重  
ズル故ナリト。  
考ハ私字ナシ。

幸否トハ幸不幸ト同  
意、有極トハ一定ノ道  
理アルコト。  
逸周書中ノ禍福ノ上ニ  
以ノ字ヲ脱ス。

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子將守宗廟、故重之。  
乎。墨子所非與哀公言相類、子將守宗廟、故重之。  
親之後也、敢不敬與、言迎妻者、其  
妻之奉祭祀、其子守宗廟、故重之。  
應之曰、此誣言也。其宗兄守其先  
宗廟數十年、死喪之其、兄弟之妻奉其先之祭祀、弗散

盧云、當爲服、則喪妻子三年、必非以守奉祭祀也。  
謂致敬也。則喪妻子三年、必非以守奉祭祀也。  
夫憂妻子以大負案、則喪妻子三年、必非以守奉祭祀也。  
憂憂、今詩商頌長發、作優、案古無優字、優厚字、止作憂、今別作優、而以憂爲憂、愁字、墨子書  
多古字、此亦其一也、以與已同、言偏厚妻子、已爲大負、德案、乃又飾辭、文過、託之奉祭祀、守  
宗廟、故下云、又曰、所以重親也、絕句、案累也、憂妻子  
之奉祭祀、以大負累而云、爲重親也、使妻子行之也、有曰、有當讀、所以重親、

也、爲欲厚所至私、輕所至重、也、李本至作生、非也、欲爲厚  
也、爲欲厚所至私、輕所至重、也、李本至作生、非也、欲爲厚  
也、爲欲厚所至私、輕所至重、也、李本至作生、非也、欲爲厚

也、爲欲厚所至私、輕所至重、也、李本至作生、非也、欲爲厚  
也、爲欲厚所至私、輕所至重、也、李本至作生、非也、欲爲厚  
也、爲欲厚所至私、輕所至重、也、李本至作生、非也、欲爲厚

也、爲欲厚所至私、輕所至重、也、李本至作生、非也、欲爲厚  
也、爲欲厚所至私、輕所至重、也、李本至作生、非也、欲爲厚  
也、爲欲厚所至私、輕所至重、也、李本至作生、非也、欲爲厚

也、爲欲厚所至私、輕所至重、也、李本至作生、非也、欲爲厚  
也、爲欲厚所至私、輕所至重、也、李本至作生、非也、欲爲厚  
也、爲欲厚所至私、輕所至重、也、李本至作生、非也、欲爲厚

也、爲欲厚所至私、輕所至重、也、李本至作生、非也、欲爲厚  
也、爲欲厚所至私、輕所至重、也、李本至作生、非也、欲爲厚  
也、爲欲厚所至私、輕所至重、也、李本至作生、非也、欲爲厚

政之本ノ上ニ、倍ノ字  
ヲ補フベシ。

浩居ハ傲居ト同シ。

人氣ハ乞人ノ誤、蠶鼠  
藏トハむぐらもちト云  
フ田鼠ハ、常ニ食物ヲ  
積貯ル者ナリ、以テ食  
ルニ譬フ、羶羊視トハ  
牡羊ノ如キ目付チナシ  
ト、利チ得ントスルコ  
ト。

力 吳鈔本 不能爲焉。羣吏信之、則怠於分職、庶人信之、則怠

於從事、吏不治、則亂。農事緩、則貧、且亂、政之

本。而儒者以爲道教、是賊天下

之人者也。且夫繁飾禮樂、以淫人、

久喪僞哀、以謾親、

立命緩貧、而高浩居、

本棄事而安怠傲、

亦云得 情於作務、

於飢寒、危於凍餒、無以違之、

氣 爾雅有羶鼠、陸德明音義云、孫炎云、羶者、頰裏也、郭云、以頰內藏食也、字林云、即鼠也、說

文云、臙臙也、玉篇云、臙、胡簾切、田鼠也、羶、舊作親、誤、詒讓案、夏小正云、正月田鼠出、田鼠者



太平御覽ノ馮作粉、脂粉ヲ云フハ、卷七百十九ヲ見ヨ、疑在此トハ、畢沅以爲ラ、御覽引證ノ本文ハ、墨子ノ此處ヨリ採リシ者ナルベシト、以テ今ノ墨子ノ遺漏ナ證ス。

又曰君子勝不逐奔以下ハ、儒者ノ軍法ヲ譏リタルモノナリ。

施則助之云云ノ文義不明、牧本ニ松崎謙堂ノ說ヲ載セテ曰ク、若シ敵軍ヲ助ケテ、胥車即チ輻重ヲ送ル兵車アルトキハ、仁人ハ之ヲ奪取セズシテ、却リテ助ケルコト、田本ニハ施ヲ移ト訓ズ、敵軍ノ移ルトキハ、其胥車ヲ助ケ、若シ仁人也云云ハ、戰事ハ爭鬪ノ結果ヨリ、始メテ生ズル者ナレバ、仁者ノ間ニハ戰爭ノ生ズルキ理由ナシ、何トナレバ仁者ハ決シテ爭ヲ好マズ、若シ自己ニシテ正シカラザレバ、直チニ服從スル故ナリ、何故相ノ下ニ與テ暴交爭云云トハ、前邊ノ如ク、戰爭ハ仁者ノ間ニ行ハルベキ者ニ非ズシテ、暴人同士ノ間ニ行ハル者ナレバ、縱令ヒ力ヲ極メ盡シテ、儒者ノ所謂仁義ノ兵法ヲ行フトモ、來暴人ナレバ、君子トナルベキ筈ナシ。聖將

是始以木爲車郭注云世本云奚仲作車此言吉光明其父子共創作意以是互稱之續漢書與服志劉注引古史考云黃帝作車引重致遠其後少昊時駕牛禹時奚仲駕馬依譙周說奚仲駕馬車非其所作司馬彪劉昭並從之於義爲長巧垂作舟畢云北堂書鈔引作鍾太平御覽引有云禹造粉馬彪劉昭並從之於義爲長巧垂作舟類賦引作工鍾太平御覽引有云禹造粉疑在此俞云巧垂當作功垂字之誤也周官肆師職注曰古者工與功同字然則功垂即工垂也莊子胠篋篇擢工鍾之指釋文曰鍾音垂堯時巧者也堯典咨垂女共工是稱工垂者工其官垂其名案山海經海內經云義均是始爲巧鍾是始作下民百巧楚辭九章亦云巧鍾又見七諫俞說未塙圖巧當作工下同然則今之鮑函車匠陸德明音義云劉音僕說文云鮑柔革工也从革包聲讀若朴周禮曰柔皮之工鮑氏鮑即鮑也鮑與鮑同皆君子也而羿仔奚仲巧垂皆小人考工記攻皮之工函鮑函鏡也鮑與鮑同皆君子也而羿仔奚仲巧垂皆小人邪因循而行者君子則鮑函車匠皆君子而羿仔奚仲巧垂皆小人邪且其所循人必或作之邪羿仔奚仲巧垂始作弓甲車舟者皆小人邪也邪古通吳鈔本作耶圖今言所述之事其始必有作之之人也然則其所循皆小人道也其因循而行者皆是古小人所爲乃小人也又曰畢云又舊作君子勝不逐奔戰不逐奔司馬法仁本篇云人道也又曰人以意改君子勝不逐奔也其因循而行者皆是古小人古者逐奔不過百里又天子之義篇云古者逐奔不遠墨子所述揜函弗射揜函弗射與殺梁同荀子議兵篇亦云服者不禽奔命者不獲揜函弗射之意不欲奄卒主人也此揜函亦奄卒之意謂敵困急則不忍射之也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云宋襄公曰寡人聞君子曰不推人於險不迫人於阨即此義又疑函當爲伯之誤說文曰部云伯小阱也今經典通作陷漢書司馬遷傳函糞土之中而不辭漢紀函作陷於義亦通

被鏡者施則助之胥車畢云施舊作強据下文改案畢因下文施字兩見故不可射也施則助之胥車據改然施強義並未詳似言軍敗而走則助之挽重車而文有挽誤強一作施下文作施按作施非矣應之曰若皆仁人也則胥積畜待用也敵強則助其氣積畜車而可待用也無說而相與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無故從有故也弗知從有知也無辭必服見善必遷何故相而今本脫之則義不可通相與謂相敵也古謂相敵與相與襄二十五年左傳一與一誰能懼我哀九年傳宋方吉不可與也越語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與字並與敵同義言既爲仁人則無辭必服見善必遷何故兩相敵也上文若兩暴交爭其勝者欲不逐奔掩函弗射施則助之胥車雖盡能猶且不得爲君子也意暴殘之國也聖將爲世除害聖下疑興師誅罰勝將因用儒術令士卒曰舊本儒作傳王云傳術二字義不可通傳術當爲儒術母逐奔云云相似而誤上文儒者迎妻儒皆儒者之言也故曰用儒術令士卒隸書儒或作儒傳或作傳二形誤作傳案王說是也今據正母逐奔揜函勿射施則助之胥車暴亂之人也得活戰勝將暴亂之人已已天下害不除王云也字涉此言暴亂之人爲天下害聖人興師誅罰將以除害也若用儒術令士卒曰母逐奔云云則暴亂之人得活而天下之害不除矣是暴亂之人下本無也字是爲

羣殘父母而深賤世也。

戴云賤乃賊字之誤。言與暴亂之人爲羣殘父母而深賊世也。

不義莫大焉。

又曰君子若鍾。

畢云君舊作

擊之則鳴。

李本聲作擊聲。擊之則鳴。聲罪之聲鳴也。

弗擊

不鳴。

此亦見公孟篇。公孟子告墨子語。學記云善待問者如撞鍾。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畢云此出說苑。云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無明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邪。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撞之以筵。豈能發其音聲哉。案說苑所云與此文義絕不相應。畢按證未當。

仁人事上竭忠事親得孝務善則美有過則諫。

俞云得字務字傳寫互易事親務孝言事親者務爲孝也與事上竭忠相對得善則美言有善則美之也與有過則諫相對。

此爲人臣之道也。今擊之

則鳴弗擊不鳴隱知豫力。

畢云言隱其先知豫事之識。俞云豫猶儲也。荀子語相魯篇孔子爲政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賈是豫與儲義通。隱知豫力兩文相對。言隱藏其知儲蓄其力也。畢失其義。并失其讀。案畢讀固誤。俞釋豫爲儲亦非。豫當爲舍之段字。豫从予聲。古音與舍同部。節葬下篇云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親爲之者矣。隱知猶彼云隱謀豫力即彼云舍餘力也。號令篇云舍事後就亦與此義同。豫古無儲訓。荀子不豫賈豫當如周禮司市注誑豫之義。家語改豫作儲。乃王肅私定非古訓也。

若將有大寇亂盜賊將作若機辟將發也。

畢云辟同闢案畢說非也。莊子逍遙遊篇云中族訓云靜莫恬淡。宋本莫作漠。漠莫並通。

若將有大寇亂盜賊將作若機辟將發也。

雖有君親之大利弗問不言。

若將有大寇亂盜賊將作若機辟將發也。

漢書賈誼傳顏注云

若將有大寇亂盜賊將作若機辟將發也。

爾雅釋言云漠清也。

若將有大寇亂盜賊將作若機辟將發也。

漢書賈誼傳顏注云

若將有大寇亂盜賊將作若機辟將發也。

爾雅釋言云漠清也。

世云云ノ聖ノ下ニ、人字ヲ補フベシ、其意ハ聖人ガ、人民ノ爲ニ暴亂ヲ誅シテ之ヲ征服スルヤ、儒者ノ兵法ヲ用フルトキハ、暴亂ノ人ハ幸チ得ルモ、天下一般ノ善チ除クコト能ハザルナリ。暴亂之人也ノ也ハ衍文。又曰君子若鍾云云ハ、儒者ノ寡言沈黙ヲ識リタル者ナリ、禮記ノ學記ニ曰ク、善待問者如撞鍾云云ト。考ハ擊ヲ聲ニ作ル。得務ノ二字チ互易スベシ。隱知トハ知謀ヲ隱スコト、豫力ノ豫ハ舍ト通ジテ、力チ惜ミ出サザルコト。

周禮司市注ノ誑豫ハ王念孫ノ說ニヨレバ、豫モ誑ノ轉聲ニシテ、詐リ欺クコトヲ云フ。若機辟將發也トハ、機辟ハわなノ類ニシテ、

此所ハ危難ノ俄ニ起ルコトヲ譬ヘタルモノナリ。夫執後不言之朝トハ、平素沈黙ヲ守リテ、假令君主ノ利アルコトアルモ、之ヲ朝廷ニ述ベザルコト、物見利使己ノ使ハ、便ノ誤、自己ニ利益ナルコトアレバ、人ノ先ニ立チテ之ヲ言フコト。會噎ノ會ハ噎ト通ズ、兩字皆食物ノ咽ヲ塞グコト、以テ言論セザルコトニ譬フ、唯其云云近辭ナリ。其ハ、某ノ誤ニシテ用誰急云云ノ誰ハ雖ノ誤、遠行ハ遠行、其意ハ前述ノ如ク、儒者ハ沈黙ナル故、假令國家ノ事急ナルノ際ト雖モ、遠方ニ隱ルルコト。

於機辟死於罔罟釋文引司馬彪云辟罔也又山木篇云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鹽鐵論刑德篇云罔羅張而縣其谷辟陷設而當其蹊則機辟蓋掩取鳥獸之物辟字又作臂楚辭哀時命云外迫脅於機臂兮上牽聯於矰維王注云機臂弩身也案爾雅釋器云矰謂之矰司馬彪釋辟爲罔蓋即以爲矰之借字王說與司馬義異未知孰是 他人不知己獨知之雖其君親皆在不問不言是夫大亂之賊也以是爲人臣不忠爲子不孝事兄不弟交之疑友 遇人不貞良夫執後不言 圖以下至後言十六字錯簡 之朝物 執後不言謂拘執居後 見利使己雖恐後言 蘇云使當作便雖當作唯俞云雖當作唯古字通也 利焉則高拱下視會噎爲深曰惟其未之學也 正與此文反復相明言苟無利 則君雖言之而已亦以未學謝也 正所以破儒者擊之則鳴弗擊不鳴之說 君若言而未有言而未有有利焉則高拱下視 說文手部云 會噎爲深 讀若快噎飯室也會與噎同 日唯其未之學也 唯舊本作惟據吳鈔本改其當爲某 用誰急 誰當作雖蓋言事急則退避而遠行荀子非十二子篇云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此所非與彼相類 夫一道術學業仁義也皆大以治人小以任官遠施周偏 舊本皆譌昔周譌用並從王校正偏吳鈔本作偏 近以脩身 舊本脩作循 畢本同王云與偏同畢本改爲偏非詳非攻下篇 王云此文本

墨子問詁卷九 非儒下